

第36年

42

$18.00

編者話

今刊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金劍紅梅」。三十九門、七十六派的盟主——白震東，因兩個蒙面客的來訪，便被帶走了，從此杳無音訊，生死成謎。十年後其子白玉龍大婚之時，於賀禮中發現了白盟主所使金劍，其之生死又引起種種猜測……這是篇武林秘辛故事，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故事語言簡練，情節緊凑，內容更是引人入勝，疑幻疑眞。究竟傳說中的「紅梅宮」是否眞的存在呢？武林中人苦苦追尋，連看官一閱本文亦心急難熬，恨不得一口氣讀完它，種種謎團，有待親愛的讀友自己去解。

*　　*　　*

今續刊「小子統吃」之二，以饗愛好者，請繼續欣賞辛士先生撰著的故事。

麥磊先生撰著的短篇「英雄本色」短小精幹，打鬥場面緊張刺激，頗堪茶餘飯後欣賞一番。

*　　*　　*

下期將刊載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撰著的民初故事「逼婚」。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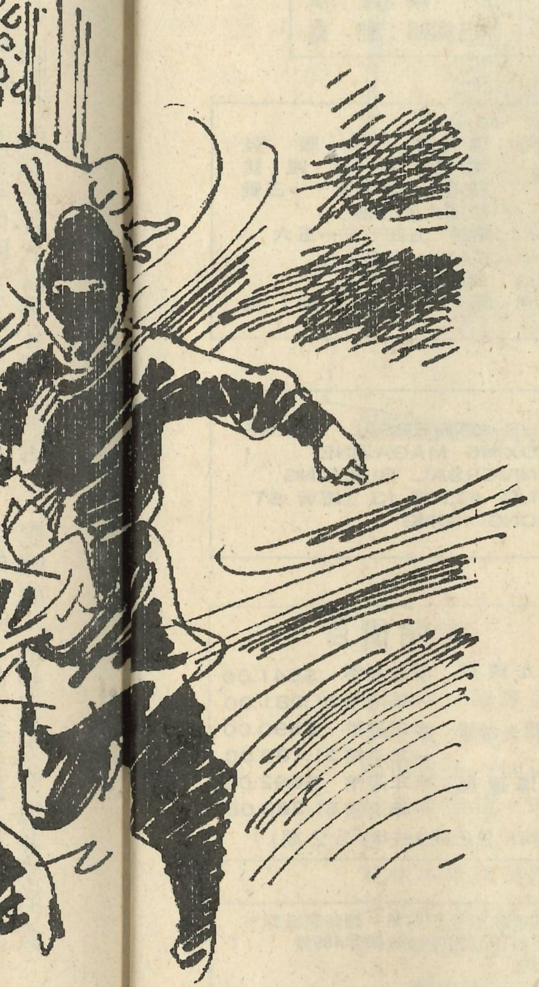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2期
（總號185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金劍紅梅

新派俠情武林秘辛錄／石中奇・文
可飛・圖



怪客蒞臨　盟主失踪

大喜的吉日已過七天了，可是整個莊子中，仍然洋溢着那股難以形容的喜氣，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不是嘻開笑口的，那七天的熱鬧，固然使莊子中人忙了個暈頭轉向，五湖四海來的賓客究竟有多少，也沒有人數得清，只是總管彭大叔在事後計算過，光只是肥大的黃牛，便屠宰了三四十頭，各款美酒飲下了六百多罈，整座岳陽城中，足有三天沽不到酒喝，因為所有的美酒，全叫城東十八里的金劍莊的莊丁挑去了。

岳陽金劍莊，在武林名氣極響，早幾年，各門各派未曾結盟之前，莊主的金劍令，已儼然可以號令江湖黑白兩道，正邪各派的人見了，莫不承讓三分，那自然是莊主金劍白震東仁俠過人，武藝超羣之故。

後來各門各派結盟，正邪分明，金劍白震東順理成章成為了第一位盟主。

根據各派協議，盟主七年一任，可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第五年夏天，一個風雨之夜，金劍莊上突然有兩名蒙面人來訪。

那兩名蒙面人來到的時候，正是大雨傾盆之際，他們身上穿着魚皮水靠，頭上又戴着極大的頭笠，騎着兩匹黑馬，直奔到莊前，要見莊主白震東。

金劍白震東本來就是非同等閒之人物，再加上成為了武林之中，三十九門、七十六派的盟主後，更是身份極高，普通人難以見到他的面目，尤其是來的兩人，裝束詭異，並且蒙住了面，是以一到莊前，便被人攔住了。

金劍莊的莊丁，一面攔住了來人，一面已去飛報莊上的總管彭大叔，那兩個蒙面人也沒發作，也不下馬，只是在大雨之中等着。

彭大叔是金劍莊上的總管，他的來歷沒人知道，是多年之前莊主自關外帶來的，莊主對他十分尊敬，而他對莊主也同樣尊敬，莊主事無大小，彭大叔都要經手經腳管理。

這時，彭大叔冒着雨來到了莊前，他身形矮胖，看來十分滑稽但卻和藹可親，他來到了那兩個蒙面人之前，打量了兩人一眼，道：「兩位是……」

那兩人不等他講完便說道：「我們來見白盟主。」

彭大叔笑道：「外面雨很大，請兩位進莊後再說。」

那兩人卻搖頭道：「不，我們等着，請告知盟主，我們要見他。」

彭大叔仍然是滿面笑容，道：「那麼，兩位尊姓大名，請告之在下以便通報。」

那兩個蒙面人卻不肯講出自己的姓名來，其中一個人，一欠身伸手在馬鞍旁邊的袋中，取出了一隻盒子來，向彭大叔一拋道：「接住！」

彭大叔一伸手，將盒子接住，那人又道：「將這盒子交給白盟主，他自然會來見我們的。」

彭大叔當時也沒有多說什麼，拿了盒子就走。

在莊子大門口的莊丁，在彭大叔離去後，心中還在好笑，在想着如果莊主就這樣會冒雨出來和這兩人相見，那未免太好笑了。

可是，他正在這樣的想着，卻看到莊中，一前一後疾掠出兩個人來。

掠在前面的正是莊主白震東。

這時，雨勢極大，而白震東向前奔來的勢子，又急驟到了極點，雨點落在他的身上，又一齊飛濺了起來，宛若他的身前，罩着一個雨水組成的罩子一樣，蔚為奇觀。

而跟在白莊主之後的，當然是彭大叔。

那時，彭大叔在金劍莊上也有十多年了，可是莊上的人從來也未曾見過他練過武功，唯有這一次，他跟在白莊主之後，身法之快竟不下於白莊主。

但卻可能是白莊主先走一步，是以他和白盟主之間，始終隔着兩三丈。

一看到白莊主奔出來，馬上那個蒙面人中的一個，立時飛身到了另一匹馬上，變成了兩人共騎，而空出一匹馬來。

白莊主飛掠而前，只講了一個字：「走！」

隨着這一個「走」字，他身形掠起，便落到那匹黑馬之上，緊接着兩匹駿馬，各自撒開四蹄，向莊外疾馳而去。

那時，彭大叔剛好追到大門口，只聽見他大聲叱道：「莊主何去？」

等到他這四個字出口，兩匹馬已在六七丈開外了，只聽得白莊主道：「不必等我！」

也沒有人知道他這「不必等我！」四個字是什麼意思，總之，金劍莊莊主，武林三十九門、七十六幫派的盟主，威震天下的高手，武林泰斗金劍白震東，在雨中一去就沒有回來過。

那一年，少莊主白玉龍十七歲。

白玉龍是白震東的獨子，但是那件怪事發生的時候，他卻並不在金劍莊上，在他十歲那年，他就被白震東送到了湘西大俠「一手擎天」魏非子那裡，去習魏非子的擎天劍，一柱功，兩項絕技。

白震東在離開之後，當天沒有回來，第二天也沒有回來，第三天仍然沒有回來，莊中的人已亂成一團，一直等了足足二十天，偵騎四出，仍未曾有白莊主的音訊，像是白莊主這一去，就此便消失了一樣。

彭大叔在第二十一天頭上，派人到湘西去將少莊主白玉龍叫了回來，少莊主白玉龍回到了金劍莊，白盟主已失踪了一事也就傳了開去。

這是整個武林都爲之轟動的大事，武林之中稀奇古怪的事情本來就很多，可是，像金劍白震東那樣身份地位的人物，居然會在一件如此神秘的事件中失了踪，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在接下來半年之中，各門各派的高手，幾乎全自動地聚集在金劍莊中，一面派人偵騎四出，一面知會天下所有武林中人，不論是邪是正黑白兩道，全力偵查金劍白震東的下落。

可是，不論人們怎麼樣努力，白震東始終如同石沉大海一樣，一點消息也沒有。第二年便在金劍莊上，公舉崆峒派離山道長爲代盟主。

而金劍莊中來往的人不絕，一直到了第三個年頭上，才漸漸地少了起來。金劍白震東既然失踪了已有三年，那麼一般人均認爲他已死了。

可是，盟主之位却是七年一任的，是以崆峒離山道長在未滿七年之前一直是代盟主。

在這三年之中，彭大叔和當日大雨之中守在莊門口的幾個莊丁，不知接受了多少次盤問，盤問他們當時發生的情形。

而幾個莊丁，根本說不出所以然來。因當時大雨如注，他們之中雖有兩個人出來攔阻兩個蒙面人，可是那兩個蒙面人却由始至終，未曾下過馬。

而且蒙面人的身上，穿的是魚皮水靠，他們原來的服裝如何也不得而知，根本無法知道他們究竟是何等樣人。

而彭大叔也只可以說出多一點線索來。因爲那兩個蒙面人，是曾經將一件東西交給他，讓他去轉交莊主的。

而白震東則是一見到了那東西，就立時離去，就此一去不回的。

於是，每一個來到了金劍山莊的人都問彭總管，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彭總管自己也記不清楚將那句話說了多少遍，那是件竹根織成的竹盒，看來年代已十分之久，已經泛着紅色，在盒上似乎有個字，但他也未曾在意，只覺得這盒子拿在手中，十分沉重。

至於金劍白震東看到了這盒子之後，反應如何，彭總管也不知對人講過多少遍了，當時，金劍白震東正背負雙手，站在簷下看雨，彭總管將竹盒交到他手上，他立時全身一震道：「人在哪裡？」

彭總管只答了一句：「就在莊外。」

白震東一聽，身形立時掠起，向外掠去，彭總管跟在後面追了出來，這情形是很多莊丁都看到的，在上了馬之後，白震東又叫了一句：「不必等我！」

在整件事件中，金劍白震東，祇講了「人在哪裡？」和「不必等我。」這兩句話，然後，他就再也不回來，神秘地失踪了。

* * *

今年，少莊主白玉龍已二十七歲了。

金劍白震東失踪的事，早已被人淡忘，只被當着一件極神秘的事，偶然地傳說着。而離山道長代盟主期滿之後，又公舉了華山派的掌門人吳塵雲爲盟主，武林中人已很少齊集金劍莊了。

而這次金劍莊中又大大熱鬧了起來，那是因爲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的婚事之故，新娘魏金鳳是白玉龍師妹，也就是大俠魏非子的女兒。

而他們兩人早就在相戀，只不過因白震東神秘失踪之故，近這六七年來，他們兩人聯袂走遍天下尋找白震東，是以才將婚事躭誤了，直到白震東失踪足足十年，任何人都認爲再也沒有找回他的希望了，這才回到金劍莊來安排這婚事。

這一雙新人，不但他們的上一代是聲震武林的人物，就是他們本身在這近十年來的南闖北蕩之中，也不知幹了多少鋤强扶弱的俠義的事，聲名也早已大噪，提起「龍鳳雙俠」四字，無人不知。

他們的婚事，可說是白震東失踪之後，武林中自動齊集金劍莊之後的第一件大事，來賀的賀客，究竟有多少，也根本無人知道，岳陽城中有整整三日沽不到美酒，算來也絕不是什麼出奇之事了。

大喜當日之後第二天，來賀的賀客，便陸續地離去，到第七天，幾乎所有的賀客全都走了，只有幾個和大俠魏非子生死之交的老朋友，還和魏非子一起在金劍莊上，但是他們却十分知趣，絕不去擾及新娘及新郎這一對新婚夫婦，只是自顧自的喝酒論武。

第七天早上，在金劍莊喜氣洋洋中，少莊主白玉龍和新夫人魏金鳳携着手，來到大堂之上。

大堂的一角，堆滿了賀客送來

的禮物，而彭大叔則指揮十來個莊丁，正在搬運那些賀禮，衆人一看到少莊主夫婦出現，都停下來叫道：「少莊主、魏女俠。」

彭總管「呵呵」一笑道：「你們也太不會叫人了，現在還叫魏女俠麼？」

這十來個莊丁也笑了起來，又補叫了一聲道：「少莊主夫人。」

彭總管又道：「少莊主已成家了，也不該叫少莊主了，你們以後還是改稱莊主吧！」

那十個莊丁湊趣，又齊聲道：「莊主，莊主夫人。」

白玉龍心中也暗嘆了一聲，他聽到了「莊主」這個稱號，就想起了他離奇失踪了十年生死不明的父親。

但是魏金鳳却是對自己獲得的這個新稱呼，感到了羞意，她身形頎長幾乎和白玉龍一樣高，容貌清麗，這時微微羞紅了臉，更見嫵媚。

白玉龍的心中自然是喜氣洋洋的成份居多，他也笑了起來道：「彭大叔，這幾天可眞辛苦你了。」

彭總管笑道：「這算甚麼，我與你父親……」

他才講到這裡，便想起在這樣的場合之下，提起老莊主來，似乎不大適合，是以他立時住了口，改口道：「莊主，各方好漢送來的禮物，我已看過了，有幾十件特別名貴的，也已放在那，請莊主過目。」

白玉龍揮揮手道：「收起來就是，無非是金銀珠寶，有甚麼好看的。」

彭總管道：「是，可是有一箱東西，却是十分怪異，在禮簿竟查不出那是甚麼人送的，莊主可要看看這箱子麼？」

白玉龍劍眉微微一揚道：「那許是送禮人太多了，一時漏了登記也是有的。」

他一面說一面拉着魏金鳳，又待向外走去，可是彭總管却又說道：「莊主，我看這箱子，總有點怪異之處，我已準備將箱子打開來，莊主既然來了，何不一齊看看呢！」

魏金鳳道：「究竟有甚麼異處啊？」

彭總管道：「我也說不上來……來人，將那隻鐵箱子抬過來。」

立時，有人答應，向大廳一角走去，白玉龍和魏金鳳一起抬頭看去，只見大廳一角落上，放着一隻約有兩尺高、六尺長、兩尺寬的鐵箱子，那隻鐵箱子磨得精光閃閃錚亮，一點銹跡也不見。

那樣大小，那樣的形狀，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一看，便不禁暗皺了皺眉，因爲那樣子，太像是一隻鐵棺材，或許彭總管所說的怪異正是指此而言吧！

而他們看了之後，也的確升起了一種十分怪異之感來，不論箱中放着甚麼珍貴的東西，用這樣的一隻箱子裝了來，這總是有點說不出的詭異。

這時，足足有十二個莊丁，圍在那隻鐵箱之旁，用牛筋搓成的索子，繞住那鐵箱，才將鐵箱抬了起來，這十二個莊漢全是身强力壯的漢子，既然是金劍莊的莊丁，自然也都是練過武的，可是他們抬起那鐵箱子，却仍然額上青筋暴現，脚步踉蹌！

由此可知，這一隻鐵箱子實是沉重之極！

白玉龍一看到這種情形，心中更是起疑，忙道：「放下！」

那十二個莊丁一鬆手，「砰」地一聲響，那鐵箱子落了下來，他們齊齊吁一口氣。

白玉龍問道：「彭大叔，這鐵箱如此沉重，抬來的時候，至少也有四五個人才能抬得動，難道是甚麼人送來的，竟無人發覺麼？」

彭大叔搖搖頭道：「沒有，直到前天起，開始清理禮物，才發現放在禮物堆中。」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一步踏了過去，只見那鐵箱子上，有一柄十分結實的鎖鎖着，白玉龍一手握住那把鎖，道：「你們讓開些，或許是有甚麼仇人要來暗算我，也說不定。」

給白玉龍這麼一說，衆人都大大緊張起來，一齊向後退去，只有魏金鳳和彭總管二人，還在箱子旁邊，魏金鳳已然接過了一個壯丁遞過來的一柄長劍，白玉龍手上用力一扭，「卡」地一聲，已將鎖扭斷了。

魏金鳳忙道：「你退開！」

白玉龍向後退出了一步，魏金鳳劍尖向箱蓋上一挑，已將箱蓋挑了起來。

在箱蓋被揭開的那一剎間，大堂上的氣氛，實在是緊張到極點，人人屏氣靜息，一聲不出。

可是，等到那箱蓋被揭了開來之後，人人向內看去，却又不禁一呆。

箱子之中又有另一隻箱子，那箱子也是鐵的，只不過較小而已。

彭總管忙道：「莊主，魏大俠和幾位高手，正在後院飲酒，可要叫他們一齊來了？」

白玉龍這時，心中雖感到了極大的疑惑，但是他搖搖頭道：「不必驚動他老人家，彭大叔，我和你一齊將這箱子提出來。」

彭總管道：「只怕我沒有那麼大的力道。」

白玉龍道：「彭大叔何必客氣，你是眞人不露相而已。」

彭總管「呵呵」一笑，道：「莊主既然這樣說，我倒非露一手不可。」

他們兩人一齊伸手，抓住箱旁的鐵環，各自發出了一聲大喝，竟將那隻鐵箱，硬生生自大鐵箱中提了出來。

他們兩人將這隻鐵箱提出，魏金鳳踏前一步，手起劍落，一劍向箱上的鎖削下去！

她手中的那把長劍，本來只是普通的靑鋼劍，但是魏金鳳自幼練武，內功極深，她的內力到處，金石為開，只聽得「錚」地一聲響，火星四濺，那柄鎖已經被削落，白玉龍一脚將箱蓋踢了開來。

箱蓋一開，衆人又是「咦」了一聲的驚呀！

那箱子中是什麼東西，仍然看不見，所看到的仍是一隻箱子。

魏金鳳的脾氣十分剛烈，一見這等情形，已然大怒，「哼」一聲道：「這人倒也大膽，竟來和我們開這樣的玩笑！」

白玉龍沉聲道：「看來不是開玩笑，彭大叔，再來！」

他們兩人一伸手，又將第三隻箱子提了起來，仍由魏金鳳一劍將鎖削斷，可是箱子之內，却仍然是一隻晶光錚亮的鐵箱子。

箱子之中是箱子，不到半個時辰，大堂之內擺滿了鐵箱子，鐵箱子一隻比一隻小，到了第十隻，已只有兩尺來長，三寸來高，三寸多寬。白玉龍將箱子托在掌中，冷笑道：「我就不相信這箱子裡面，還是箱子。」

他話一說完，猛地身形一轉，手腕一翻，將托在手上的鐵箱，用力向另一隻大鐵箱上砸去，只聽得「砰」地一聲巨响，那隻小鐵箱被白玉龍那一砸之力，碰得裂了開來。

那第十隻鐵箱中，果然不再是鐵箱了。只聽得「錚」的一聲，自箱中滾出來了一件東西來，刹那之間，人人祇覺得金光奪目，幾乎睜不開眼來。

而一看到那股金光，每一個人都由心底裡發出「啊」地一聲驚呼之聲。

而白玉龍、魏金鳳兩人在一怔之後，立時足尖一點，一陣風也似的向前掠了過去。

當他們掠向前去之際，他們已看得清清楚楚，自第十隻鐵箱之內跌了出來的，乃是一柄通體純金的金劍，那金劍之所以令得每一個人都吃了一大驚，那是人人都一看便認出，那正是老莊主白震東仗以成名，珍逾性命，寸步不離，十年之前和老莊主一齊失踪的那柄金劍！

在人人認為白震東的失踪已成定局，幾乎已無可挽救之際，這柄金劍突然出現，那自然是震人心魄之極的事情。

是以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不約而同一齊向前掠去，一掠到了近前，便立時一齊伸手，俯身去拾那柄金劍，他們兩人出手一樣快，眼看他們一起抓住劍柄時，突然之間，斜刺裡一股極大的力道撞了過來。

那一道力勁竟然將已然名滿武林的龍鳳雙俠，撞得不由自主的向外跌出了一步，而緊接着一隻手疾伸過來，已將劍握住。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變化，更令得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齊皆一呆，他們連忙定睛看去，却見握住金劍的不是別人，正是彭總管。

這時的彭總管，和平時的庸庸碌碌的彭總管判若兩人，只見他握劍凝立，氣勢非凡的雙眼之中，精光四射，望定了那柄金劍！

金劍劍身上發出來的光芒，十分燦爛奪目，但是彭總管的雙眼，却一眨也不眨，金光映在他的臉上，更顯得他的神情極之肅穆！

這時候，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心中盡皆駭然，剛才那股力道，令得他們跌出了一步，雖說力道是出其不意撞了過來，但是也足見對方的武功之高。

而白玉龍雖然是從小就和彭總管在一起，可是彭總管究竟是什麼來歷，他却也一無所知，他也曾向很多武林高手問過，但却是沒有人知道。

白玉龍一直以為彭總管雖然會武功，但是一定不如自己遠甚，却不料今日方知，彭總管的武功，竟然在他之上，而且如今，那柄鋒銳之極，削金斷玉的金劍，正在他的手中，這更是如虎添翼了。

看他的臉上神情如此的特異，誰知道他的心中在想些什麼？

兩人互望了一眼，各自全神戒備，只見彭總管衣袖忽然一捲，「呼」地一股勁風，將一隻鐵箱捲了起來，緊接着，只見他手臂一揮，一股金虹過處，「錚」的一聲响，那隻鐵箱已被剖成兩半。

那更證明他手中的金劍，就是老莊主白震東的東西。

直到被剖成兩半的鐵箱，「砰砰」兩聲响跌在地上，彭總管才恢復了常態。將金劍遞了過去，道：「莊主，你看，這確是老莊主的金劍！」

他將劍遞向白玉龍，白玉龍本來是應該立刻伸手去接的，可是這時候，他的心中已然對彭總管生了無限的懷疑，是以竟猶豫了一下。

還是魏金鳳立時踏上一步，彭總管倒轉劍柄，魏金鳳伸手接過，

只見那金劍長雖不過兩尺，但是却極沉重，也不知是什麼鑄成的，只覺得金光奪目，令人幾乎不能逼視。

魏金鳳接劍在手中，才道：「彭大叔，原來你武功如此之高，遠在我們之上。」

彭總管像是不願意談及這個問題，是以立時岔了開去，說道：「莊主、夫人，這件事非同小可，我看非要請魏大俠來不可了。」

這件事的確非同小可，當年，白震東的失踪，一直是一個謎，如今，和白震東寸步不離的金劍，却又突然被當作白玉龍結婚禮物送到了莊中來，這不是更令事情撲朔迷離了麼？

在白震東失踪之後的十年，多數人都認為白震東當時，不知被甚麼引了開去，一定是中了埋伏，死於非命了，只不過他的仇家做事十分乾淨，是以才歷十年之久，一點線索也找不到。

可是，如今這柄金劍被送了回來，這種推測，却又要改變了。

這柄金劍乃是武林之中，數一數二的稀世奇珍，有天下第一神劍之稱，有甚麼人得了手，竟肯將這樣的利器輕易的放棄了呢？

若說有人害了白震東之後，不敢用這柄劍，怕引起名門正派的人，一齊為白震東盟主報仇，那也是說不過去的事，白震東若被人所害，那麼害他的必然是旁門邪派的一等一的高手，窮凶極惡之徒，這等人得了金劍還有甚麼忌憚的？

金劍被放得如此之繁複送了回來，可是金劍莊上却連劍是甚麼人送來的也不知道。

旁的不說，就這一點，金劍莊就算是栽了一個老大的觔斗了！

白玉龍聽得彭總管這樣說，沉聲道：「請魏大俠！」

兩個莊丁立時一聲答應，向外便走。

可是那兩人未跨出大堂，忽然聽得有人一面叫，一面奔了進中，叫道：「彭總管，彭大叔！」

叫的是兩個人，奔進了大堂，臉色蒼白，氣急敗壞，道：「彭大叔，噢少莊主……他們……竟又來了！」

白玉龍、魏金鳳，彭總管三人，異口同聲問道：「甚麼人又來了？」

「那……那兩個騎黑馬的蒙面人！」兩個莊丁喘了幾口氣，才掙扎着講了出來。

白玉龍等三人一聽，又失聲叫道：「甚麼？」

「就是……那兩個幪面人！」

彭總管的臉色首先一變，一揚手道：「莊主、夫人，你們快去和魏大俠他們會齊，待我先出去會會這兩個蒙面人。」

魏金鳳一聲長笑道：「彭大叔，這是甚麼話？他們居然敢找上門來了，難道我們還怕他們不成？」

彭總管雙手連連搖道：「常言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若不是有恃無恐，他們怎會有那麼大膽子先送金劍後再現身？」

那兩個自外奔進來的莊丁，一直在喘息着，直到此際，才插上一句話：「那兩個蒙面人說，要少莊主出去見他們！」

白玉龍一聲冷笑，道：「彭大叔，你別攔住我們，若不出去見他們，以後還如何立足在武林之中？」他說着，一拉魏金鳳，兩人身形一齊掠起，便向外竄了出去。

彭總管一頓足道：「快去告訴魏大俠，請他們速速趕來莊門口！」

幾個莊丁，心知事情非同小可，立時拔脚奔了出去，彭總管邁開大步，身形如飛，也向莊子之外直撲了出去，刹那之間，全莊皆知，十年前帶去了莊主的那兩個蒙面人又來了！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携手奔出，轉眼之間便到了莊門口，隔老遠便看到在兩排木栅之間，兩匹極其高大的黑馬。

那兩匹黑馬全身上下，一根雜毛也沒有，烏光黑亮，一望而知是非同小可的神駒，在馬背上的，則是兩個黑衣人。

那兩個黑衣人的全身上下，除了黑色之外，甚麼顏色也不見，他們的頭上用黑布套頭，除了兩隻手指頭大的圓洞中，可以看見他們眼珠之外，別的甚麼也看不到。

人是純黑的，馬也是純黑的，以致遠遠看去，人和馬簡直是混為一體。

有十來個莊丁，一字排開，攔在這兩個人的面前，可是却相隔有兩三丈遠近，不敢逼近去。那十來個莊丁，一看到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趕到，齊齊鬆了一口氣，發一聲喊道：「少莊主來了！」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越過了衆人，同時又向前踏上了四五步，方始站定。

他們兩人才一站定，便見那兩個蒙面人在馬上，略欠了欠身道：「少莊主，請恕我們有急務在身，不能下馬相見。」

白玉龍趕出莊來時，心中實是充滿了敵意，可是這時那兩個蒙面人一開口，却是十分客氣，這令得白玉龍也不禁一呆，他沉聲道：「兩位何人？要見我，却是為甚麼事？」

那兩個蒙面人立即道：「少莊主，此處不是說話之所，請隨我們

來。」

白玉龍聽了又驚又怒道：「這是甚麼話，我是金劍莊莊主，何以在我的莊上，反倒不是說話之所？」

他們只講了這幾句話，彭總管首先趕到，只是他身如怪鳥也似的直拔了起來，越過了木柵落在莊門口，倏地轉過身來，他這一來，已將蒙面人的退路截住。

而且，彭總管分明是一路向前奔來，一路已吩咐好了的，在他一翻出了木柵之後，立時又有三五十莊丁，各執兵刃，迅速無比地繞了出去，分成兩行排列，將蒙面人一齊堵住。

那兩個蒙面人却連頭都不回，仍然端坐黑馬之上，沉聲道：「其中原因，少莊主如今自然難明，但若是肯跟我們前來的話……」

他們齊口發話，可是才講到這裡，只聽得一下巨喝聲自莊內傳了出來，那人一下巨喝聲，乃是迅速無比自遠而近逼了過來，而且來勢之快疾，實在是難以形容，宛如天際響起了一個焦雷一樣，聲隨人到，五條人影已突然到了近前。

只見在最前面的一個，一身灰布長袍，身高足在六尺開外，灰鬚灰髮，氣勢非凡，約在六十歲上下，正是湘西大俠一柱擎天魏非子大俠。

而魏大俠身後四人，兩個是矮老頭子，頭大手大，樣子十分滑稽，頂門光禿禿，臉色紅潤，滿臉皆是笑容。

這兩個人，便是黑道邪派中人聞名喪膽的祁連二老。

除了祁連二老之外，一個瘦個子，一身青衣，却是神行無影蔣無方蔣大俠，另一個却是頭陀，一臉苦相，像是隨時可以哭了出來一樣，那是浙東苦竹林的苦頭陀，佛門神功非同小可。

這五個人，無一不是頂尖的高手，他們一齊趕到，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為若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還會給那兩個蒙面人走脫的話，那簡直是不可想像了。

魏非子一到便厲聲地問道：「你們是誰？」

那兩個蒙面人，像是根本不知道疾趕而來的五人全是頂尖兒的武林高手一樣，仍是端坐馬上，竟像是無動於衷一樣。

魏非子一喝，他們也並不回答，只是再次道：「少莊主，請跟我們來，實有要事相告。」

魏金鳳的脾氣已是剛烈，但是她的父親魏非子的脾氣，更是又急又暴烈，他一問得不到回答，又是霹靂也似的一聲大喝，一提眞氣，整個人如同怪鳥也似的拔了起來。

他離那兩個蒙面人本就極近，這一掠而起，已到了兩人的頭上，只見他雙臂疾伸，十指箕張，已向兩人的肩頭直抓了下去。

看他的情形，像是想將這兩個人，硬生生地從馬上一起抓了下來。

那兩個蒙面人在魏非子拔身而起之後，只是略略地抬頭向上望着，及至魏非子的雙手，帶着「嗤嗤」的風聲疾抓了下來，他們才各自伸出一隻手指來，向上指着，但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

在不明底細的人看起來，魏非子那一抓的勢子如此驚人，那兩人只伸出一隻手指來又有什麼用呢？定然要被抓下馬來了。

可是，這等情形看在幾個會家子的眼中，他們都盡皆吃了一驚。

他們一眼便看出，那兩個人豎起了手指來，實在是以靜制動，是極其上乘的功夫，不論魏非子抓向他們何處，他們的手指，一定可以先一步彈中魏非子的脈門要害，使得魏非子那一抓變成了毫無力道。

而衆人之中，心中最吃驚的自然是身在半空之中的魏非子，因爲他已看出，自己那兩抓根本已沒有法子使出來了。

如果他不顧一切抓下去的話，那麼吃虧的一定是他自己，而不是對方。

可是，他一拔而起之後，隨着雙手抓出，眞氣下沉，身子已然向下壓去，急切之間，武功再高也不能再立時提氣上升，是以他在倏忽之間，五指忽然張開，變抓爲掌，「呼呼」兩掌，便向下拍出。

他在發出兩掌之時，身子已在兩人的上面，是以那兩掌一發，掌力立時將兩人罩住。

只聽得兩人所騎的黑馬，顯然也感受到了魏非子那兩掌强大之極的壓力，而急嘶了起來。

那兩個蒙面人的身子，向後一仰，五指也是一伸，翻手一掌，迎了上去。

電光石火之間，魏非子的雙掌，已各和一個蒙面人的手掌相交，只聽得「叭叭」兩聲響，魏非子發出了一聲怪嘯，身子騰空而起。

這一次，他足足騰起了丈許，方始眞氣下沉，向下疾落了下來。

這一下，雙方對掌的結果，却是令得衆人的心中大爲駭然，魏金鳳忙道：「爹，你……沒事麼？」

魏非子已然站起，他臉色十分難看，也不答魏金鳳的話，但是從他剛才那一聲怪嘯，聽來依然眞力充沛，綿綿不絕這一點看上來，他並沒受傷，而他的身子之所以騰空而起，也只不過是因爲剛才對掌之際，他已然身在半空，是以無處着力之故。

魏非子一落地，祁連二老便向前走來，一面呵呵笑道：「兩位原來是高人啊！」

那兩個蒙面人冷冷地道：「高人之稱愧不敢當，但我們此來，只是想請少莊主借一步說話而已。」

祁連二老仍然是笑聲不絕的笑道：「十年之前，你們引走了老莊主，現在又想將少莊主引走了麼？」

那兩個蒙面人似乎十分不耐煩的道：「事情和兩位無關，兩位何以喋喋不休？」

祁連二老笑道：「你們講得對了，我們兩個人出了名的討厭，而且最喜歡管閒事，越是有人不想我們管，我們就是偏要管。」

他們一面說，一面漸漸地向前逼去。他們向前的去勢十分慢，可是話一講完，他們的動作却突然變得快疾無比！

只見他們身形一矮，身子忽地一閃，竟然閃到了兩匹馬的馬腹之下，緊接着只聽得他們一聲大喝，雙手向上，雙臂一振，竟然將那兩匹黑馬，連人帶馬一起托了起來。

那兩匹黑馬，四蹄亂踢，亂嘶不已。而馬上那兩個黑衣蒙面人，各自發出了一聲怒喝，一翻身落了下來，手指揚起，嗤嗤有聲，便向祁連二老點來。

祁連二老自是雙手托住了馬腹，對於那兩個蒙面人的這一招，急切之間却是難以還手。

但是，就在蒙面人向祁連二老攻出之際，苦頭陀、蔣無方兩人，也早已大踏步向前走了過來，齊聲道：「看掌！」

他們兩人全是名門正派中的高手，因爲他們出手之際，蒙面人是背着他們的，是以兩人在出手之前，都叫了一聲，那是不願意背後偷襲之意。

果然，他們一叫，兩個蒙面人便顧不得再去攻祁連二老，立時轉過身來，「砰砰」二聲，與苦頭陀和蔣無方兩人，各自對了一掌。

苦頭陀和蔣無方兩人，都看到這兩個蒙面人適才和魏非子的情形，心知對方的武功極高，是以這兩掌，運足了七八成功力。

可是，及至對方回掌相對，那兩個蒙面人却像是不堪一擊一樣，身子立時向後，疾退而出。

他們兩人一退，祁連二老也將兩匹黑馬，向外疾拋了出去，拋開了七八尺，那兩匹馬當眞神駿非常，被拋出七八尺遠後，仍然挺立，馬腿並未斷折。

祁連二老一拋出了黑馬，剛好兩個蒙面人的身子，向後疾退而來，兩人也同時大喝道：「看掌！」各自一掌，向前疾推而出。

那兩個蒙面人各自還擊一掌，也像是不堪一擊，陡地又打橫竄了出去。

看來，他們像是被祁連二老的掌力，震得往外躍了出去，可是也就在他們向外躍出之際，只聽得守在門外的彭總管大聲叫道：「莊主小心！」

白玉龍在魏非子等五大高手一到之後，早已不將這兩個蒙面人放在心上，心中以爲他們定會將兩人逮住，而他們一被擒住，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父親十年之前跟着他們離去，究竟身在何處，一切的一切自然可以明白了。

是以事情和他雖然有直接關係，但是他却一時也沒有動手的打算，直到彭總管忽然一叫，他才陡然一驚。

就在他一驚之際，那兩個蒙面人已挾着一股勁風，漆也似的黑身形，已向他疾撲了過來，來勢之快簡直無法形容。

原來剛才那兩個蒙面人，和祁連雙老對掌，和苦頭陀、蔣無方對掌，一觸即退並不是掌力不强，而是早有預謀。

看起來他們像是被人家的掌力震退，但是，事實上他們早已算好了方向，一退再退之後，身形已變得向白玉龍疾撲而去！

白玉龍一聲怪叫，百忙之中雙掌一起，向前疾拍而出，他年少英雄，這兩掌的力道也着實不弱，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叭」兩聲響，他那兩掌，已一齊擊中了兩個蒙面人的胸前！

可是那兩個蒙面人，却還要厲害，竟然也硬受了他的一掌，就在白玉龍的手掌擊中他們的胸前之際，兩人動作一致，一伸手就抓住了白玉龍的左右手腕。

這之前完全是電光石火之間，一剎那所發生的事情，離得白玉龍最接近的自然是魏金鳳，魏金鳳一見夫婿被擒，心中又驚又怒，一揚手中金劍，蕩起一股金光，又向前疾攻而出。

那柄金劍她自始至終抓在手中，這時疾攻而出，勢力實在是猛烈無比。

然而，她的動作快，那兩個蒙面人的動作却更快！

就在她一劍攻出之際，兩人的身子已向上疾拔了起來，向上疾拔的力道，只是那兩個蒙面人的，但是向上拔起的却有三個人！

因爲白玉龍已被兩個蒙面人一邊一個的抓住不放，白玉龍脈門被扣，連掙扎的力道也使不出來，蒙面人橫在半空，兩人之間相距約有五六尺，在他們之間，便是被拉住了雙手，成一「大」字形的白玉龍。

兩個蒙面人一到了半空之中，立時撮唇尖嘯，只見那兩匹黑馬，

揚起馬蹄向後狂奔了過來，兩人的身形立時下沉，竟恰好一人落在一匹馬上，黑馬立時向後狂衝而出，兩個蒙面人也不坐下，就站在馬鞍之上，白玉龍仍然在他們的中間。

在場的幾個人可以說全是一生闖蕩江湖的高手，但是這樣的陣仗，他們卻也是從未見過，一時之間全是呆了一呆。

那兩匹黑馬的走勢，何等之快，就在衆人一呆之間，已經衝出了莊門口，來到了彭總管的面前。

彭總管見了大喝一聲，道：「莊主莫怕。」

只見他一面叫一面一伸手，在身邊一個莊丁的手中搶過一柄單刀，身形着地便滾，刀光霍霍直向馬蹄上滾去。

這種地趟刀法，本是專砍馬蹄，是十分有用的，然而那兩匹黑馬，卻在彭總管一滾向前之際，便立時躍了起來。

兩匹馬一齊躍起，彭總管的一連幾次砍，齊皆砍空，馬已然越過了他了。

彭總管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怪嘯聲，猛地一刀，那一刀勢子之猛，實在是難以形容，簡直就如同他連人帶刀，一齊向前撲去的一樣，幾乎連他整個人，也成了那柄刀的一部份。

刀光如虹，衹聽得「刷」地一聲過處，血泉猛湧，那一刀竟將右邊的那匹黑馬的一條後腿，活生生地砍了下來。

然而，這一刀卻仍然未能阻止那兩個蒙面人！

就在一匹黑馬倒地的一剎那，馬上所坐的蒙面人，身形疾拔而起落到了另一匹黑馬之上。

而那匹黑馬的走勢，並不因有三個人在馬背上而變得慢了些，只見把蹄下的塵土揚起，等到莊中人紛紛竄了出來之際，已在十來丈開外了。

魏金鳳急叫道：「快備馬！」

魏非子道：「現在備馬還來得及麼？」

他一面說，一面「颼」地已向前掠了出去，去勢快絕，祁連二老、苦頭陀、蔣無方、魏金鳳等六人，也連忙跟在後面。

這六個人之中，蔣無方號稱神行無影，輕功之高已稱獨步天下，六人雖是魏非子最先追去，但是追了二三十丈，蔣無方身形如烟，便已「刷」地在魏非子的身邊掠過了。

前面是一匹黑馬，黑馬之後，離得最近的是蔣無方，再後面便是苦頭陀等三人，魏非子爲了照顧衆人之中，輕功最差的魏金鳳，反而落了最後。

衆人在眨眼之間，便奔得看不見了，向前望去只見路面之上，烟塵滾滾，卻不見人馬！

直到這時，被嚇呆了的莊丁才一齊向總管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問着，可是十人之中，倒有九人都是問「彭總管怎麼辦」的這句話。

彭總管在一刀將馬腿砍了下來之後，一直呆立不動，直到衆人圍了上來發問，他才突然一聲大喝道：「你們都給我滾開去！」

彭總管平日爲人極之和藹可親，莊丁都十分敬服他，金劍莊上的莊丁，都是從來未見過彭大叔發那麼大的脾氣。

一時之間，誰也不敢出聲，都靜悄悄的退了開去。

彭總管喘了兩口氣，來到那匹黑馬之旁，那馬早已死去，而血流得滿地皆是，死得極慘，彭總管在馬頸之間摸索着。

馬頸上的鬃毛極長，彭總管的手伸了進去，摸索了片刻便拉出了一條極細的金鍊來。

他用力的將條金鍊拉斷，拉了出來，只見金鍊之上，有一面指甲大小的金牌繫着，在那金牌之上，刻有一個「龍」字。

彭總管衹向那金牌看了一眼，一看到那個「龍」字，臉色便已大變，一伸手扯住了金牌，身子向後，連退了好幾步，呆立不動。

這時，有幾個莊丁好奇心重的，實在想問個明白，但是看見彭總管的臉色大爲不善，卻沒有人敢出聲。

彭總管一直在莊外呆立着，莊中的人也個個都六神無主，足足過了一個時辰才看到有人奔了過來，在最前面的正是祁連二老。

跟在祁連雙老身後的是苦頭陀、魏非子扶着魏金鳳，魏金鳳臉色慘白，雙眼紅腫，她的手中，則仍然握着那柄金劍。

衆人來到了近前，停了下來，魏非子沉聲道：「金鳳，妳不必太傷心，妳蔣二叔已追了上去，就算追不到，也必然可以獲得多少線索！」

魏金鳳本來是强忍着，這時經父親一勸，反不由自主忍不住，放聲大哭了起來！

試想她新婚才七天，正是兩夫婦如膠似漆之際，卻突然生出這樣的變故，想起十年之前，白老莊主也是被這兩個蒙面人引走！一去之後便無音訊，如今，同樣的事，又臨到了自己丈夫的身上，自己有可能從此失去了白玉龍，她如何不哀痛欲絕呢？

魏非子看着愛女痛哭，也是心如刀割，可是，自己這方面，高手如此之多，卻仍然被兩個蒙面人將白玉龍劫走了，若不是彭總管出手，只怕對方的馬腿也傷不了，那有甚麼話好說？

他長嘆了一聲，卻見彭總管已向他走來，一攤手，道：「魏大俠，你請看，這是從馬頸上解下來的。」

魏非子拈了起來一看，他的臉色本就難看，可是當他一眼看到了那塊指甲大小的金牌時，和牌上的那個「龍」字之後，他的臉色卻整個成了青灰色。

他一震之後，立刻抬起頭來道：「甚麼？是紅梅宮來的……龍仙子？」

一聽魏非子這樣講，祁連二老和苦頭陀三人也是一呆。

非但他們三人一呆，正在痛哭的魏金鳳也突然止住了哭聲。

彭總管緩緩的點頭，道：「是。」

祁連二老齊聲道：「那定然是人僞扮的，紅梅谷的傳人，傳了幾百年，人人都道紅梅宮中，龍姓一家數代只生女子，武功絕頂，可是有誰見過來？世上根本有沒有紅梅宮龍仙子！」

苦頭陀道：「二位說得是，那定然是僞扮的，藉口紅梅宮龍仙子之名好叫我們不再追查此事，世上焉有這樣的一座紅梅宮？」

魏非子「嗯」了一聲，臉色略好看了些，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彭總管沉聲道：「各位錯了，紅梅宮眞是有的，而且宮主人龍仙子的武功之高，可說是普天之下，無人能及。」

魏非子厲聲道：「你怎知道？」

彭總管的聲音，卻是十分鎮定道：「因爲我曾在紅梅宮做過事。」

魏非子一聽倏地伸手，便向彭總管的肩頭抓來，他那一抓，突如其來，可是彭總管的身子一縮便避過去。

魏非子一抓不中大喝道：「往哪裡去？」只見他踏身進步，第二抓又已抓出。

彭總管怪叫道：「魏大俠且聽我說，金劍白莊主於我有救命之恩，是以我才冒生命之險，將自己曾在紅梅宮中一事講出來。」

魏非子的那一抓，已經將要抓到了彭總管的胸前，可是他聽得彭總管這麼說，便硬生生地收住了勢子，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彭總管呆了半晌，只見他伸手，向他自己的下頸之上摸去，不一會，便見他已然慢慢地揭起了一層「皮」來，那被揭起的，自然不是他的眞正臉皮，而是一張製作極爲精巧的人皮面具。

那張人皮面具被慢慢的揭起，在面具之下的，是雪白得極爲可怕的臉色，等到整個人皮面具被揭了之後，只見在衆人面前的彭總管，容貌和衆人熟知的彭總管截然不同。

而祁連雙老首先叫了出來，道：「鹿兄，是你！」

魏非子也大吃一驚，叫道：「你，閣下莫非是在廿多年前遠走關外，從此便未見在武林中露面的青城掌門人，聖手劍鹿威！」

彭總管——聖手劍鹿威緩緩地點了點頭。

這實在駭人聽聞的事。

要知道金劍白震東，雖然是武林之中三十九門、七十六派的盟主，但是那些門派，是絕不包括青城、峨嵋、少林等大派在內的。

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在武林中的地位十分之高，而若不是武功極高的人，自然也不能當此重任，是以，青城掌門早數十年，便已有「聖手劍」之稱的鹿威，當然也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

雖然說是金劍莊的總管，也不是普通人能當得了的，但是與青城掌門比起來，身份卻是相去得太遠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爲什麼青城掌門聖手劍鹿威，竟然會銷聲匿跡，戴着人皮面具，在這裡當了多年總管，而不回去青城山呢？

祁連雙老與鹿威本是相識的，這時心中更加駭然道：「鹿兄，這卻是爲何？這卻是爲何？」

聖手劍鹿威長嘆了一聲，道：「還不是爲了紅梅宮。」

衆人又問，道：「紅梅宮又怎麼樣？」

鹿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各位，我此際眞正身份已然暴露，隨時隨地可以有殺身之禍，至於紅梅宮的一切，我也不會對各位說明，因爲若是對各位說了，無異是害了各位。」

魏金鳳哭道：「那麼……玉龍他……難道……就此一去不回了嗎？」

鹿威踏前一步，向魏非子拱手道：「魏兄，若是你信得過鹿某人的話，請將令嫒交給我，我帶她到紅梅宮去見少莊主，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魏非子心中爲難之極，有關紅梅宮的傳說，武林中不知多少，那就像民間傳說陰間閻王殿一樣，雖然人人傳說，而且人人提起害怕，但事實上卻是人人皆以爲那是並不存在的。

如今，突然知道那原來是眞的存在的，而且似乎比傳說中還更加可怖，這時的心情，實在是難以形容，魏非子伸手抓住了女兒的手臂，他雖是縱橫江湖中的大俠，但這時卻也有些不知所措。

還是魏金鳳她立時一抹眼淚道：「彭大叔，既然只有這辦法，那我跟你去！」

苦頭陀道：「鹿施主，那紅梅

宮和金劍白震東之間又有什麼瓜葛？」

鹿威搖搖頭，道：「這我也不知道，若是我知道白莊主早和紅梅宮有瓜葛的話，那麼十年之前白莊主離莊而去，我便可以知道他是到了紅梅宮去的了。」

各人吸了一口氣，道：「他……他在紅梅宮中？」

鹿威道：「我想是如此，魏姑娘，妳要知道，妳跟我前去是凶險絕倫的。」

魏金鳳斬釘截鐵地道：「再凶險我也要去，若是我失了玉龍……」她說到這裡，淒然一笑，未曾再向下說。

然而，她根本不必再向下說，因爲誰也知道，若是她沒有了白玉龍，等於沒有生趣，而如今她不畏凶險，無非是死中求生。

魏非子苦笑了一下，道：「鹿兄，那麼你……」

鹿威道：「若不是昔年遇救，我早已死了，如今已偷生了十多年還有什麼好說的？來人，備八匹健馬來。」

險死還生　絕藝難求

不多久，八匹健馬被牽了出來，鹿威和魏金鳳翻身上了馬。八匹健馬向前疾馳而出，他們日夜不停，每當一匹馬跑得口噴白沫倒下來之後，他們立即換上了另一匹健馬繼續向前疾馳。

四天之後，八匹馬祇剩下兩匹了。

而在這四天之中，他們兩人也向西趕出了近七百里的路程，已然到了湘西一帶崇山峻嶺人烟不到之處，這四天的急馳，死了六匹健馬，聖手劍鹿威和魏金鳳兩人也疲憊不堪了。

第四天傍晚時分，他們來到了一個滿是楓樹的山谷之中，楓葉紅似烈火，映着漫天晚霞，觸目處更全是一片紅色，說不出淒厲奇幻。

一到了那個山谷，鹿威便翻下馬，魏金鳳神色憔悴，勒住了馬道：「彭大叔，到了紅梅宮了麼？」

鹿威却並不回答，只是緩緩地搖了搖頭，在一塊大石上坐下來，魏金鳳連忙也下了馬，來到了他的身前，又叫道：「彭大叔……不，鹿掌門……」

鹿威揚起頭來苦笑道：「妳還是叫我彭大叔的好，妳叫我彭大叔，這可以使我自以爲身份還未曾暴露，那樣——我晚上睡也睡得安穩一些。」

魏金鳳此際，聽得聖手劍鹿威如此說法，心中的駭然，實在是難以形容，同時，她心中也是感激之極，因爲鹿威對紅梅宮是如此之害怕，但是爲了讓她去找白玉龍，他却又毫不猶豫地去犯險。

她呆了半晌才道：「彭大叔，那紅梅宮……當眞是這樣的可怕麼？」

鹿威閉上了眼睛，晚霞映在他的臉上，反映出一層微弱的光芒來，以致他的臉容給人看來十分怪異，魏金鳳又問道：「那麼，你當日又是何以會到那麼可怕的地方去的？」

鹿威仍是木然地坐着，過了好半晌，才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魏金鳳呆了一呆，道：「彭大叔，你是爲了求財，上紅梅宮去的？」

鹿威搖搖頭，道：「當然不是，我這樣說，只不過是一個譬喻，人爲財死，我輩武林中人，財雖不求，但爲來爲去，爲的是甚麼？」

魏金鳳道：「自然是爲了武功！」

鹿威道：「是啊！我就是爲了求武功而去紅梅宮的。」

魏金鳳乃是性子十分爽直的人，心直口快，她一聽鹿威這樣說，立時不以爲然道：「彭大叔，你是青城掌門人，青城內功、劍術，皆天下馳名，你還去求甚麼武功？」

鹿威的雙眼，仍然是閉着，這時，暮色四合，而他的臉容已然有點看不清楚了。

他緩緩地道：「武學之道，豈有止境？青城派的武功，固然已不錯了，但是和紅梅宮比較起來，却又是差得太遠了！」

魏金鳳反駁道：「彭大俠，我仍然不明白，武林相傳，都道有一座紅梅宮，紅梅宮的主人，全是絕色的女子，但是究竟是不是眞有紅梅宮，却始終沒有人知道，何以你會立意去尋找的？」

鹿威又苦笑了兩聲，道：「這其中原因，原是外人難明的，只有歷代青城派掌門人才明白的。」

魏金鳳吃了一驚，因爲青城派乃是武林之中勢力極盛的派別，而今這件秘密，當然也是和整個武林有關的了。是以她屏住了氣息，聽鹿威說了下去。

鹿威繼續緩緩地道：「青城派的劍法，本來不是出類拔萃的，但自第九代掌門人青雲上人之後，青城劍法奇招百出，聲名大著，妳可知道是爲了甚麼？」

魏金鳳說道：「這位前輩乃是百年之前武林中的異人，他創了許多精妙之極的招數，是以才使青城劍法大放異彩。」

鹿威點着頭道：「是的，武林中人人是如此之說，但是事實上，

青城派歷代掌門人，却都知道事情絕不是那樣的，那些精妙之極的劍法，絕不是青雲上人自己創出來的，而是有人傳授他的。」

魏金鳳吃了一驚，失聲道：「人家教他呀？」

鹿威道：「是的，但青雲上人却也沒有說出，那幾招使得青城派有劍法獨步天下的劍法，是甚麼人教他的，他只是留下了一隻盒子，和幾句遺言，他的遺言是：如果青城派以後的掌門人，若是自信將他傳下的劍法，全已練成了，而青城派又有極大的危機之時，方可打開這隻盒子來觀看。」

魏金鳳聽得十分緊張起來，青城派乃是武林中的大派，差不多有關青城派的事，一直都是武林中人談話的資料。但是，却也從來沒有一個人，提起過青城派之中，還有這一段秘事的。

她忙道：「那盒子中裝的是甚麼？」

鹿威慢慢地道：「妳且先聽我說下去，在青雲上人之後，又傳了兩代，這兩代的掌門人，資質較差，一生勤練青雲上人所傳的劍法，至全部練成，也已垂垂將老，是以他們也未曾去動那盒子的腦筋。」

魏金鳳又忍不住的接口說：「再傳下來就是你了，你不是青城第十二代掌門麼？」

鹿威長嘆了一聲，這時候，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他臉上的神情如何，已完全沒有法子看得清楚了，他說：「是的，我師父在七十二歲的那一年，將掌門之位傳了給我，在他將掌門之位傳給我之時，當然也將那隻盒子，和太師祖青雲上人的話傳了給我。」

鹿威說到這裡，苦笑了一下，停了好一會，未曾再向下講去。

魏金鳳好幾次想要催他，但是，魏金鳳却也聽得出鹿威的話，說到後來，顯然十分傷感，可能已牽動了他的心事，是以她也不敢出聲。

過了足有半盞茶時，鹿威才又道：「我當掌門之際，才只不過三十歲，畢竟年紀太輕，不知厲害，自以爲是，幾乎當時就想將那盒子打開，但碍於師父尚在，我却不敢，一直到我師父八十一歲那年去世，我葬了師父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打開了那隻盒子。」

魏金鳳聽得心頭陣陣亂跳道：「那麼彭大叔，你當時可是將青雲上人所傳的劍法，全都學齊了麼？」

鹿威苦笑着道：「若是學全了，也不會有今日了，青雲上人當年所傳的劍法，雖然只有七招，但是每一招有七式的變化，每一式變化之中，又有七種不同的使法，變化之多，實在是難以言喻，以我的資質而論，就算學上一生，也是學不全的。」

魏金鳳道：「那麼，你……爲什麼打開了青雲上人遺下的盒子？」

鹿威聽了「嘿嘿」地笑了起來，他的笑聲是十分怪異，顯見得他的心境十分的複雜，他笑了好一會，才道：「魏姑娘，我不信你不知道我爲什麼要打開這盒子，貪婪之心，是人皆有之，雖然青雲上人的那七招劍法，足以夠我練一生的了，但是我却希望，在那盒子之中，有更多精妙劍法。」

他說到這裡，略頓了一頓，才又道：「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世間有不少人，早已有了他們一世也吃不盡的金銀。但是，一樣希望獲得更多的金銀財寶，豈不是同一個道理？」

魏金鳳也嘆了一聲，道：「人爲財死，似乎是沒有止境的了。」

鹿威繼續道：「我打開那隻盒子，裡面是一張地圖，和一封信，那張地圖上說明了紅梅宮的所在地，而那封信却是青雲上人寫給打開盒子的後代青城派掌門人的，在信中，他說，他當年因爲一個極其偶然的機緣，在紅梅宮中住了一年，在那一年中，他學會了七招劍法，然而，這七招劍法和紅梅宮博大精深的武功相比，只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後代青城派掌門人，若是將七招全學全了，那麼，依循地圖上指示出的途徑，到紅梅宮去，或者可蒙紅梅宮主人接見，再傳七招，那麼青城劍法就更加可以發揚光大了。」

魏金鳳不由自主，吐了吐舌頭，說道：「紅梅宮的武功，竟然這麼厲害，這似乎不大可能的，這多半是青雲上人言過其詞吧！」

鹿威又「嘿嘿」地笑了起來，道：「當時，我一看完了這封信，所想的完全與妳一樣，而且我比妳更甚，我根本不相信有那麼一座紅梅宮，我決定依着地圖上所繪的地點前去，然後再回來，告訴世人，世上根本沒有什麼紅梅宮！」

魏金鳳道：「你立即去了？」

鹿威的聲音，更變得十分緩慢，道：「是的，我去了，在離開青城山的兩個月之後，我找到了紅梅宮，不！我可以說始終未曾見過紅梅宮……」

鹿威的話，令得魏金鳳莫名其妙，而鹿威自己，却又苦笑了起來。

*　*　*

按照鹿威所說，他找到了紅梅宮，但是却又始終未見過紅梅宮，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年，他

離開了青城山之後，在路上絕不招搖，也根本沒有人知道青城掌門人聖手劍鹿威，已經不在青城山了，他照着那地圖上所繪的地點，首先，到達了湘西的山區，在山區中又走了四五天。

在四五天之中，他簡直一個人也未曾遇到過，直到那天下午時分，他聽到了潺潺水聲，循聲來到了一條小溪之旁，才看到兩個少女。

那兩個少女，正坐在那道小溪之旁，各持着一支綠得如同碧玉也似的鈎竿在垂釣。

鹿威一看到那兩個少女，心中便不禁一奇，因爲這一帶崇山峻嶺，猛獸不絕，再說山中的毒蛇，可以說是隨處都是，他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仗劍而行，尚且要十分小心，如何會有少女在此釣魚？

而且，看那兩個少女的裝束，也是十分奇特，都披着輕紗，竟像是王公大臣公卿府中的公主小姐一樣，絕不是普通獵戶或是苗女。

於是鹿威心中呆了一呆，立時停了下來。

那時，他離那道小溪大約還有三四丈，而那兩個少女，却是背對着他的，鹿威停了一下，之後，那兩個少女也沒有什麼異動。

鹿威本來是不相信有什麼紅梅宮存在的，但是，他如今看到了這兩個少女，又想起了那張地圖上的指示，此處離紅梅宮，已只不過是十來里的路程，他的心中，也不禁動搖了起來，立時想到，會不會眞的有紅梅宮，而這兩個少女，正是紅梅宮中的人呢？

他一想及此，眞氣一提，身形陡地掠起，落在離小溪丈許的一塊大石之後。

那時的聖手劍鹿威，接掌青城掌門已有九年，武功已然極高，他倏起倏落，可以說是一點聲音也沒有，他是一派掌門，這時隱身在大石之後，窺伺這兩個少女，當然也不會存什麼惡意的。

他只是心中好奇，想弄清楚那兩個少女，究竟是什麼來歷而已。

他才一躲起，便聽得那兩個少女都「格格」地嬌笑了起來，左首那個道：「看來，我們今天，倒可以釣到一條大魚了。」

另一個道：「是啊，怕不有一百多斤重。」

鹿威聽到這裡，便不禁一呆，那道山溪，寬不過二丈，水也並不深，若說在溪中，竟然有一百多斤重的大魚，那是絕對難以令人相信之事。

那麼，這少女這樣說，却又是什麼意思？

鹿威畢竟是久歷江湖之人，他一聽出對方的話中有因，便立時想到，不管怎麼樣，自見了人，不去打招呼，却躲到了石後，這總不是一件應該的事，而且，還大有失自己一派掌門的身份。

鹿威一想及此，連忙準備自大石之後轉身出去，可是，他祇不過直起了身子，便突然聽得「嗤嗤」兩下，極其勁疾的破空之聲過後，眼前兩點精光一閃，兩枚暗器已然襲向他的肩頭。

那兩枚暗器的來勢之快，實在是無以復加，而且，暗器來勢，也是奇特之極，並不是平平向前飛來，而是自上而下突然地罩了下來。

鹿威一見暗器射到，身形立時向後疾退了出去，可是一退，那兩枚暗器竟然直追了過來。

鹿威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吃一驚，暗忖：這是什麼功夫，暗器發出之後，竟然還會自動追人，這豈非匪夷所思之事麼？

他一面吃驚，一面定眼向前望去，一看之下，他心中更是不禁啼笑皆非。

原來向他射來的那兩點精光，並不是什麼暗器，竟然是兩隻精光閃閃，約有寸許大小的魚鈎，甚至在魚鈎之上，還有魚餌在。

而由於釣綫極細之故，是以當魚鈎向前飛來之際，鹿威只見兩點精光向前飛來，並未曾見到釣絲，便以爲是暗器了。

那兩個魚鈎，是有釣絲連繫着的，那麼，鹿威向後一退間，自然也會向前追來，這似乎不是什麼奇怪之事。但是，鹿威繼而一想，心中却又是駭然之極。

因爲那釣絲如此之細，當然極難着力，而且那兩隻魚鈎，能有多重，越是輕的東西，要將之揮動如意，當然也越是艱難，可是，那兩魚鈎，却像是活的一樣，他才退出，便追擊而到。

鹿威見對方一聲不出，便已然動手，心中自不免有氣，他身再退，連忙大聲說道：「兩位姑娘，且慢動手，我有話說。」

這時，那兩個少女早已站起身來，轉過身來，她們兩人俱都是只有十六七歲的年紀，十分俏麗，一聽鹿威大聲呼叫，其中一個道：「妳看，魚兒叫我倆停手，別釣他呢！」

另一個道：「那可不行，難得有這樣的大魚，怎可以罷手！」

其中一個則道：「說得是。」

她們一面語言清脆，咭咭咯咯地講着，一面手中却絲毫不慢，只見釣絲抖動，魚鈎已向鹿威連攻了三四下。

鹿威是何等身手之人，這三四下，自然被他避了過去。

只不過他雖然避開了那三四下

攻擊，却也不免弄得手忙脚亂，狼狽非常了，這時，他也顧不得對方是兩名少女，一反手，「錚」地一聲，已將長劍拔出鞘來，「颼颼颼」一連便是三劍，削向那兩根釣絲來。

他那三劍，劍招何等緊密，劍花朶朶，那兩根釣絲，就在他的眼前晃動，看來實是萬萬沒有削不中的道理的，可是，他三劍一出，那兩根釣絲，仍在緊密之極的在劍影之中晃動，非但他的劍鋒削不到釣絲，而且，釣鈎先後疾欺了過來，一左一右，「颼颼」兩聲，將他的兩隻衣袖一齊扯了下來。

鹿威心中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他連忙身形疾展，向後退了開去，而那兩個少女，各鈎走了他一隻衣袖之後，也連忙後退了開去。

只聽得之中一個道：「咦！剛才這一招，不是『梅枝斜動』的幾式變化？」

另一個道：「像是很像，但是這人苦練得不夠好，若是他練得好，那我們就釣不到他了，咦，這人怎麼會這招劍法？」

那一個道：「是了，我曾聽得宮主說過，在我們宮中住過一年，那人是什麼青城派的。」

另一個立時抬起頭來，道：「哦！那麼，他可是那個什麼青城派的人麼？」

那人立時道：「呸，他怎麼會是？這件事，已近二百年了，他怕就是青城派的什麼傳人。」

她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說着，而鹿威的狼狽尷尬也可說到了極點。

他乃是一派掌門，而且劍法精奇，武林馳名，由他「聖手劍」的這個外號，便可見一斑了，可是如今，對方只是兩個少女，却不但說他的劍法練得不到家，而且，只憑兩根釣竿，已將他的兩隻衣袖扯了去，這實在使他無地自容了。

但是，她們在交談之中，鹿威却也可以明白，這兩個少女的確是紅梅宮中的人！

他想起青雲上人遺書中的話，倒也不敢發作，只是勉强一笑，道：「兩位姑娘可是紅梅宮中來的麼？」

那兩個少女眼睛轉着，黑白分明，看來稚氣未除，十分天眞。

只聽她們道：「是啊！你是青城派的麼？」

鹿威忙道：「是，在下是青城派的十二代掌門聖手劍鹿威。」

他連名帶姓，道出了自己的身份，這實在是正常之極的事情，可是那兩個少女一聽，却突然笑得前仰後合，嘻嘻哈哈地大笑了起來，笑得鹿威忍不住的問道：「妳們笑什麼？」

那兩個少女漸漸止住了笑聲，道：「你……名字叫鹿威也就罷了，那『聖手劍』三個字，却是何意？」

鹿威一怔道：「那是江湖朋友送我的外號呀！」

那兩個少女仍然抿嘴微笑，道：「你叫聖手劍麼？這可糟蹋了這個那麼好聽的外號了，照我們看來，你應叫無袖劍才對！」她們一面講，一面仍在笑着。

鹿威却已忍無可忍了。

要知道武林中人爲利、爲錢，但是皆不如爲名之甚，那兩個少女剛才那番話，可以說是對鹿威極大的一種侮辱。

鹿威聽了之後，心中勃然大怒，那是必然的事了。

可是，那兩個少女却像是一點也不覺得事態的嚴重，反像是十分有趣一樣，仍笑之不已，鹿威實在想發作，但却又不知對方的深淺，而且自己的確是一來便被人家鈎去了兩隻衣袖，人家要嘲笑他，他也是無法可施，是以祇得乾瞪眼睛怒視着她們。

正在這時，忽然又聽得有人叫道：「妳們兩人在這裡作什麼？」

那聲音十分柔和，也是出自一個女子之口，可是來勢却十分之快，轉眼之間，已到了近前，鹿威忙定睛望去，只見來的是個二十出頭的女子，一樣罩着輕紗，飄然而來，恍似仙子下凡一樣。

那女子一到，兩名少女笑得更是有趣了，指着鹿威道：「陳大姐，這個人……的外名，竟叫聖手劍，可是我們和他開了個玩笑，他的兩隻衣袖就被我們扯了下來，妳說可笑不可笑呢？」

那女子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但是她却叱道：「別不懂規矩，這位聖手劍能找到這裏，那想必是第十二代青城掌門人了！」

鹿威一聽得有人叫出自己的名頭來，心中總算略鬆了一口氣，忙道：「正是在下，青城和紅梅宮之間，早年有一段淵源。」

那女子不待鹿威說完，便打斷了他的話頭，道：「是的，我聽得宮主說過，百年之前，有一位青城派的人，獲得七招劍法而去，當時的宮主曾答應他，他，或者是他的傳人，若將這七招劍法練成了，來到紅梅宮中，可以再獲傳七招劍法的。閣下莫非就是爲了求劍法而來的麼？」

鹿威聽了，心中已不是味兒，他來的時候，萬丈雄心，想證明紅梅宮事實上並不存在，但是如今，這個目的已達不到了。

然而，却做夢也想不到，對方只是幾個少女，自己的地位，便低得像是走投無路，前來求取劍法的

人了，他乾笑了兩聲道：「相煩姑娘，帶我去見紅梅宮主人……」

那女子態度十分溫文，聽了之後，微微一笑，道：「宮主輕易不見人，現在，你要見她也沒有用，先得讓我看看，那七招劍法，你是不是眞的練成了！」

鹿威此際，當眞啼笑皆非，他已是武林中「第一高手」了，但這時，却要被人考驗起他的功夫來了！

鹿威心中有氣，說道：「怎樣使給妳看呢？」

那女子道：「你喜歡一人施展，就一個人施展。」

鹿威嘿嘿冷笑，道：「若是不願呢？」

那女子側頭一想，道：「照說呢，那七招劍法，你若是練成了，那麼，我站在這裡不動，你應該可以削下我的一角衣袖來。」

鹿威越聽越不像話，因爲對方這樣說法，根本是未曾將他放在眼中。

他冷笑道：「只是一角衣袖？」

那女子仍然十分溫和地笑着，道：「是啊！若是你劍法未精，那只怕一出手，便給我將劍拿了過來啦！」

話說到這地步，鹿威實在不能不出手了，他自後踏前一步，道：「如此，在下放肆了。」

那女子却擺擺手，道：「且慢，有一件事，閣下是已知道的了？」

鹿威問：「什麼事？」

那女子道：「當年，我們早幾代的宮主，答應你們青城派那代掌門人的時候說了，必須將七招劍法練成了，才能夠再前來。」

鹿威沉聲道：「我知道了。」

他在講這句話時，心中不免自己打了一個突，因爲那七招劍法，有好幾個精奇的變化，他根本未曾練成，他自己是知道的。

但是，他却不能不硬着頭皮那樣的說。

那女子緩緩的說道：「那麼，若是你不能夠削去我的袖角，後果你也是知道的了？」

鹿威一呆，道：「什麼後果？」

那女子輕描淡寫的道：「那便要在紅梅宮中做上二十年苦工！」

鹿威心頭更驚，那女子又道：「你若是自感不能，那麼儘可以回去，我和她們兩人，定會在宮主面前，替你隱瞞你會來過一事的。」

鹿威心想：自己對那七招劍法，雖然未曾全部練成，但是也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敗在自己的劍下，對方若是站着不動，自己連發七劍，要是不能削下她一角衣袖來的話，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是以他一聲長笑，道：「姑娘的一片好心，鹿某人心領了。」

那女子輕輕嘆口氣道：「好，那麼，你就請動手吧。」

鹿威一張手臂，身形斜轉，突然之間，反手便是一劍，那一劍的劍勢奇絕，劍身戰動，乃是自下而上，倒削上去的！

這一招，也是青雲上人得自七招劍法中的「梅影扶疏」。

那一劍鹿威削向那女子的纖腰，他心中已打好了算盤，這一劍的削出，那女子若是身形不動的話，必然身形向後仰去來避他這一劍的。

那麼，他立刻改招，改招爲「暗香流動」，就立時可以將對方的衣袖削下一角來了。

兩招奏功，那麼，對方自然可以帶自己去見這個紅梅宮的主人了！

他心中計算得十分好，而在他的一劍削出，之後，那女子果然上身向後仰了下去。

一見這等情形，鹿威的心中更是大喜，他長劍在那女子的腰際突然掠過，他手腕一沉，一劍已打橫掠了出去，在他削出那一劍之勢，已將這一劍的好幾個變化，一起使上。

剎那間，只見劍影縱橫，看來不但可以將對方的衣袖削下一角來，而且，可以將對方的衣袖，整個削了下來一樣！

可是，就在他的一招使出之際，那女子的身子，竟然軟得像是沒有骨頭似的，她身子仍然向後仰着，但是，却突然向旁轉了過去。

鹿威「颼颼颼」幾劍，竟然一齊削了個空！

那女子却即叫道：「可惜，這一招，最後兩個變化，若是你練成的話，已經可以成功了。」

鹿威的心中，實在是震驚之極，但是他的手下，却是絲毫不慢，長劍一挺，「古枝突出」，「颼」的一劍，已直插對方的腰際。

那女子剛才在說話之際，身子已直了起來，鹿威有三劍刺到，眼看劍尖挾着「嗤嗤」的勁風，直逼了過來，電光石火之間，離她胸前只不過三寸，她的身子又突然側了一側。

她身子一側，「颼」地一聲響，長劍便在她的胸前擦了過去。

也就在這時，那女子嘆了一聲，伸指就在鹿威的長劍劍背之上叩了一下。

那一叩，並沒有什麼力道，但是也使得長劍發出「錚」地一聲響，只聽得她道：「最後三個變化，却是何處去了？」

鹿威大叫一聲，道：「還有四劍！」

他身子突然向前衝來，但衝出了一步，却突然反手橫劍，長劍竟然攻向那女子的頸際，那女子一低頭，鹿威身形再移，已到了那女子的身側，手起劍落，一劍向那女子的衣袖疾削而去。

當他長劍削下之際，是對準了那女子的衣袖，可是，他的長劍才削下，那女子的手背却已向上直揚了起來，手背揚起，衣袖自然也跟着揚起。

長劍下削之勢十分凌厲，衣袖上揚，却是輕輕飄動，兩下勢子一急一緩，眼看衣袖在鹿威長劍的劍鋒之旁擦過。

由於鹿威這一劍，是疾向下削去的，是以衣袖向上掠起，在劍鋒上擦過，等於是劍鋒在衣袖上飄了一下，並不能將她衣袖削下。

但是，在這樣情形之下，鹿威手上的長劍，只要有小小一個變化，可以打橫削或是反挑，削出的一劍，是一定可以將對方衣袖削下一角來的。

然而，鹿威却難以做到這一點。

那一招，的確還有一個變化，是使劍打橫，但是他的劍法却未曾練得到這一地步。

看來，那女子對他所練的那七招劍法，實是了然於胸，而且此際，還是特地給他機會，但是，鹿威藝技未精，却是無法做到。

鹿威眼看那女子的衣袖正向上飄了上去，他急忙後退了一步，第五招「梅花五出」已突然地攻出。

他變招也不能說不快，那一招，也使得極其美妙，像是有五柄長劍，一齊向前刺了出去。

那五柄劍影，任何一柄刺中了對方衣袖的話，再一翻手腕，衣袖也定然可以被割下一角來的了。

但是，鹿威那一招使出之際，那女子的手背猛地一揮，却已到了其身後，鹿威的第五劍，又一齊刺空了。等到第五劍走空之後，鹿威的心頭怦怦的亂跳，身子一斜，第六劍接着使出。

那七招劍法之中，一、三、五、七招簡，二、四、六招繁，那三招繁的，鹿威練得更是不到家，這第六劍自然不能奏功！

他連發了六劍，那女子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連一動也未曾動過，只不過是身子側轉、後仰，如此而已，可是鹿威不要說未曾削下她的一角衣袖來，竟連她的衣邊，也不曾沾過一下。

眼看只剩下最後的一劍了，鹿威由於心頭亂跳，已不由自主的喘起氣來，他心想：這一劍若再是不中，那自己一世英名可說是完了。

他一面心中焦急，一面心念電轉，突然間，他先不發劍，却是身子一側，整個人向着對方直撞了過去，他的意思是，他一撞了過去，對方的身子非讓開不可，對方的身子一動，那麼，他就算第七劍再削不中，也有話可供下台了，是以，他在向前撞去之際，用的力道也是十分之大。

這種打法，當然有點跡近無賴，尤其是像他的身份，更是大大地不該，所以他才向前撞出，那一直在旁觀看的兩名少女，便嘩然的大叫了起來。

就在那兩名少女的嬌呼聲中，鹿威的身子已快要撞中那女子了。那女子雙眉微皺道：「這是什麼劍招？」

她一面說，一面疾伸手，竟按住了鹿威的肩頭，鹿威的肩頭被她按住，身子便再難向前逼出，鹿威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但是他看出有機可乘，還不肯就此罷手，身子雖不能逼向前去，手起劍落，欲一劍將對方的衣袖削了下來。

然而，他這一劍才只削到了一半，那女子已然揚起了手來，食中兩指竟然將那一柄長劍緊緊的挾住，一用力，鹿威五指不由自主一鬆，那柄長劍已被那女子硬奪了過去。

那女子奪過長劍，仍然以兩指挾住了劍尖，發出一聲冷笑，手一抖，祇聽得「啪啪啪」三下响聲，那柄長劍已經斷成了四截。

這時候，鹿威已臉如死灰了。

他實在想不到，自己不但失敗，而且敗得如此之慘。

那女子的聲音，這時也不像一開始時那麼樣的溫和，而且變得十分之冷峻，她冷冷的道：「你將這七招劍法，練得如此走樣，竟然敢閱先人遺函，你先人遺函中，定必指明這七招劍法，是得自紅梅宮，也必然說明了要練成七招劍法，方可再獲傳七招劍法，如今你既不遵先人遺囑，若是被你離去，這豈不是壞了紅梅宮的名頭，你只好終生在此做苦工了。」

鹿威一面心頭黯然，一面早已在凝聚眞氣，在那女子講話時候，他不動聲色，那女子才一講完，他陡地用力一掙，後退了半步！

他一退出了半步，雙掌一搓，掌風轟然，兩掌向前疾推而去。

他雖然已向後退了半步，但是兩人之間的距離，還是極近的，這兩掌的去勢又凌厲，實在是萬無一失的。

他心中也早已想好了，這兩掌一中的話，翻身便走回青城山去。

可是，他求全身而退，却竟也在所不能！

眼看他兩掌，已將接近到了那個女子的胸前了，只聽得那女子一聲嬌叱道：「大膽！」

隨着那一聲嬌叱，鹿威忽覺得雙腕突然一緊，一時之間，他連對方是怎麼樣出手都不曾看得清楚，左右雙腕已被那女子牢牢的扣住了。

他脈門被扣，如何還掙扎得來，只見那女子臉有怒容，雙手突然向前一送，五指一鬆，鹿威的雙手，不由自主「叭叭」兩聲，在自己的左右臉頰上重重的打了一巴掌。

而不等他有什麼動作，肩頭之上又一痲，那女子衣袖拂起，袖角已然拂中了他的「肩井穴」，而他的身子，也咕咚栽倒在地了。

* * *

聖手劍鹿威徐徐在講述着當年在紅梅宮中的事，魏金鳳越聽越駭然，像是鹿威所講的女子，隨時會從黑暗中冒了出來一樣。

她在鹿威突然停止了敍述之際，吸了一口氣道：「彭大叔，那麼……那女子的武功之高，你是無法抵抗的了，她可就是紅梅宮主人？」

鹿威又是苦笑起來，道：「她是什麼人，我一直不知道，但是後來，我却也知道，在紅梅宮中像她這樣功夫的，只不過三四流而已，至於主人……嘿嘿……」

他的乾笑聲變得十分的苦澀，道：「我却始終未曾見過。」

魏金鳳呆了片刻，才道：「那麼，你在被點倒之後，又怎麼樣了？」

鹿威呆了好半晌，他站起身來，在黑暗之中，可以看到他的身形正在緩緩地來回踱着方步，魏金鳳屏息靜氣，等着他繼續說下去。

* * *

鹿威一跌倒地上，那兩個少女就走了過來，應聲道：「這人如此可惡，不如將他送去餵狠吧！我們養的狠，好久沒有吃過活人了。」

鹿威穴道被封，動彈不得，也出不了聲，可是她聽得那兩個少女在講述將活人餵狠這等殘酷之事，竟說得如此輕描淡寫，若無其事，他的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劇烈地發起抖來了。

只聽得那女子道：「這人若不是青城派的，那還用說麼，他既是青城派的，我却是得問一問宮主，但你們可先將他抬到狠谷中去，等我回來再說！」

那兩個少女道：「好啊！好啊！」

片刻之間，找來了山籐，將鹿威的雙手反縛了，又用一根樹枝，穿過了他的雙手，一前一後的將他抬了起來，向前飛奔而去。

鹿威這時已四十歲了，而且他是一派掌門，在武林之中的身份地位何等之高，可是他這時却被當作了小毛賊一樣抬着走！

他被兩個少女抬着，臉部離地只不過尺許，他也不知被抬往何處，以及走了多少路，只是在不到半個時辰之間，他便被撞了十七八次，撞得鼻青臉腫，吃了不少苦頭。

可是，他在一路上所吃的苦頭，比起他以後的遭遇却完全不算甚麼了！

那兩個少女在奔出了近半個時辰之後，便停了下來，鹿威直到此際，才能看清楚眼前的情形，他是在半山腰，離地約有兩丈許的一塊大石上。

向下望去，下面是一個小小的山谷，約有畝許方圓，乍一看，那山谷似乎空蕩蕩地，甚麼也沒有，但是當鹿威定眼一看清楚時，却不禁魄散魂飛。

原來山谷之中，動也不動，或蹲或臥或伏，少說也有近兩百頭青狠。

那種青狠，每一條足有七尺來長，默然伏着不動，但是白牙森森都是露出在外面，而且，滴溜溜的眼珠子，這時也一齊停在鹿威的身上。

鹿威想起那女子去請示宮主，若是宮主一聲令下，將他活活餵狠，那麼他的死法……鹿威想到這裡，實在是心膽俱寒，身子又忍不住發起抖來。

只聽得那兩個少女的那一個道：「咦，妳看，他在發抖，莫非害怕麼？」

另一個道：「自然是了，如果就此將他放下去，多半嚇軟成一團，不一會便成了一堆白骨，那有甚麼好看，悶死了。」

那一個道：「我倒有一個辦法，陳大姐還沒有回來，我們先用山籐，將這人吊了下去，去引那些青狠的饞吻可好？」

另一個拍手道：「好啊！好啊！」

鹿威一聽得這兩個少女這樣說，心中的驚駭，實在是難以形容，他心中一驚，氣血翻騰，體內的眞氣運轉，陡地快疾了好幾倍。他內息運轉一遍之後，突然之際只覺身上一鬆，已將穴道衝了開來。

鹿威一將穴道衝開，便尖聲叫了起來，他一面叫一面喘着氣：「兩位……兩位姑娘……千萬不能如此……千萬不能！」

那兩個少女道：「怕甚麼？現在只不過是玩玩罷了，又不是眞的將你餵狠！」

竟不由分說，將籐穿過了他的被縛的手腕，便將他向下縋了下去。

鹿威的穴道被他自己的眞氣衝開了之後，本來可以一躍而起，但是，也不知那兩個少女中的哪一

個，始終將一隻手按在他的背心「靈台穴」上，令得他心頭狂跳，却是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

待他被縋了下去，雖然他氣力恢復了，可是却已身在半空中，而且他的雙手被反縛，除雙脚可飛踢之外，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的身子被慢慢地縋下去，到了離地只有丈許之際，那些青狠還是一動也不動，鹿威心中還存了半分僥倖之心，這些青狠不動，多半是經過訓練的，活人餵狠，這等事多半只是她們的說笑而已，若是這樣，自己大可以放心了。

他心中這樣想着，身子又下縋了兩尺，也就在此際，突然聽得「呼呼呼」三下响，三條馬駒大小的青狠，挾着三股勁風，已然向上直撲了上來，撲得最高的那頭，一條又長又紅，熱氣四冒的舌頭，幾乎要舔到了鹿威的臉上！

鹿威心中吃驚之極，忍不住高聲驚呼了起來。

在他的驚呼聲中，只聽那一個少女埋怨另一個少女道：「別放得太低了，萬一陳大姐回來，說宮主講的別將他餵狠，但他却已然死了，那時怎麼辦？」

另一個則回答道：「妳說得是，但是我們也不必擔心，十之八九他是逃不了的。」

一面說，一面鹿威又覺得自己的身子，向上被提起了兩三尺來。

那些青狠，敢情十分乖巧，當鹿威的身子被提高了向上升之際，牠們想是明知撲不到了，是以盡皆伏着不動，只是望定了鹿威。

鹿威剛才險險的被一條青狠舌頭舔到了臉上來，實在已經亡魂皆冒，在這樣的情形下，他也顧不得自己是甚麼一派之尊了！

他語帶哭音，道：「兩位，兩位快將我拉上來，我……快將我拉上來！」

站在石上的兩個少女，像是覺得十分有趣，「格格」的笑個不已，却非但不將鹿威的身子提起來，反而又將他的身子突然降了下去！

他的身子向下一沉，又有七條青狠向上突然地撲了起來。

鹿威一面尖叫着，一面雙脚連忙踢出，他的武功，也當眞不錯，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只聽「噗噗」四下响聲，他已將四頭青狠踢得怪聲四起，在半空之中，直跌了出去。

然而，另外還有三條青狠的利爪，却已抓了上來。

眼看他必然要命喪在那兩三匹青狠的利爪之下了，他的身子又被那兩個少女提着上昇了起來，那兩三頭青狠才又落下地。

鹿威冷汗直冒，身子一提了上去又苦苦的哀求。

可是，任他怎麼樣哀求，那兩個少女却仍是無動於衷，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如此美麗的兩個少女，心腸居然會如此之狠之殘酷。

鹿威被縋下去又被拉了上來，也不知有多少次了，雖然他明知在那女子回來之前，那兩個少女是不會將他來餵狠的，但是，有的狠竄得高，有的狠竄得低，那兩個少女却也是算不準的。

有好幾次，當然是千鈞一髮之差，才倖免於難，鹿威雖然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但是這樣的精神折磨，他却難以忍受。

是以到得了後來，他幾乎已陷入半昏迷和半瘋狂的狀態中，他除了雙脚亂踢，尖聲呼叫之外，連眼前的事物也看不清楚了。

他也不知道那兩個少女的惡作劇是甚麼時候才停止的，而當他的神智又漸漸恢復之際，他祇覺得全身冰也似的冷，像是被浸在冰水中的一樣。

當然，他並不是被浸在冰水之中，而是他全身已被他自己的汗水濕透了，此際，山風再一吹，便冷得發抖而已。

而當他神智清醒之後，他發現自己被反縛的雙手，也已被解開了，他掙扎着站了起來，只見那個女子，已站在他的面前，而那兩個少女，則躲在那女子的身後，在向他做着鬼臉。

到了這地步，聖手劍鹿威的身份、架子，甚麼也不再存在了，他只是變成了在死亡邊緣，力求生存的人，而不論這個人原來的身份地位怎樣，一到了這等地步，都是一樣的了，對操縱着他的生死的人，奴顏卑膝，希望得以不死！

鹿威這時，甚至連身子也不敢站直，他的身子不斷地發着抖，那女子望了他片刻，在那片刻間，鹿威簡直覺得比一年還更長。

他結結巴巴，想說甚麼，但是由於他的身子實在抖得太厲害，是以甚麼話也講不出來。

那女子則已冷冷地道：「鹿威，我已問過宮主了，宮主說……」

當她講到這裡的時候，鹿威緊張得幾乎又要昏了過去，但是那女子並沒有停頓，立時道：「——你既是青城弟子，暫時可免一死……」

鹿威聽到這話，方始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但是那女子的話却還沒有講完，只聽得她接道：「但是你不遵先人遺訓，却要在此終生做苦工，若萌逃生之意，立時活活餵狠，你可聽到了麼？」

這時，在驚險欲絕之下，一聽暫時可以不死，那裡還顧得去考慮其他？竟然自然而然地道：「多

謝……宮主恩典。」

那女子哼了一聲道：「你不想餵狠，最好記得我今天的話。」

鹿威又戰戰兢兢地道：「是，我記得了！」

* * *

鹿威的聲音，又靜了下來。

當他講到他自己如何被那兩個少女，在那滿是青狼的山谷中，縋下去又吊上來之際，他的聲音，一直在發着抖，有時候，一個字甚至要抖了很久，才能夠講得出來，當然講得十分緩慢。

當他靜下來後，那已經是午夜時分了。

魏金鳳越聽越是緊張，在鹿威停了下來之後，過了許久，她才道：「彭大叔，你……也將自己講得太過份了吧！你絕不是那樣的人！」

鹿威突然尖聲笑了起來，道：「我是的，我是一個儒夫，我是一個膽小鬼，我完全屈服了，我看到她們的影子，就嚇得發抖，我只是順從她們做着苦工，我甚麼都做，我根本已不再是一個武林高手，一派掌門人，我……只是一個卑賤的奴隸！」

魏金鳳大聲道：「不，你不是！」

鹿威仍在喘着氣，道：「我是的，我是的。」

魏金鳳道：「彭大叔，你不必自己作賤自己了，你當然不是儒夫，如果你是儒夫的話，那麼，你還會有這個勇氣，陪我再到紅梅宮來麼？」

鹿威喘聲更急了，在他的急促的喘氣聲中，又可以聽得出他斷續發出的尖笑聲來。

他所發出的聲音，實在不是一個正常的人所能發出來的。

魏金鳳心中十分害怕，她又道：「彭大叔，你不必難過，唯有最勇敢的人，才能再敢到紅梅宮去，你說是不是？」

可是，鹿威的尖笑聲，却是越來越尖銳了，他一面笑，一面却講出了一句，令得魏金鳳吃驚之極的說不出話來，他道：「魏姑娘，妳，妳怎知道我有勇氣，陪妳到紅梅宮去，妳怎知我有勇氣？」

魏金鳳在一驚之下，一時之間，竟至於講不出話來，她祇看到在黑暗之中，鹿威的身子，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後退去！

鹿威的臉上神情怎樣，她自然看不清楚，但是她看到了鹿威的身子，正向後退。她自然可以知道，那是怎麼的一回事了！

她陡然地吸了一口氣，大叫道：「彭大叔……」

鹿威的身子一震，依稀可以看出他雙手在亂搖，同時，也可以聽得他用發抖的聲音道：「別……叫我……你叫我……也沒有用的。」

魏金鳳急叫道：「一路上都是好好的，何以你……忽然變了卦。」

鹿威道：「我……不敢想，這些年來，我什麼也不敢想，一路上，我也什麼都不敢想，可是如今，我却什麼都想起來了，我……我實在害怕……魏姑娘，我實在害怕，我……是逃出來的，只要我再一見到她們，我一定要被活活的餵青狼了。」

他講到這裡，停了一停，又尖聲叫道：「我會活活地被餵青狼的啊！」

魏金鳳哼了一聲，說道：「彭大叔，那麼，你既慷慨答允，帶我上紅梅宮找玉龍的時候，難道竟未曾想到你會活活地餵青狼的麼？」

鹿威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在黑暗之中聽來，他發出的聲音，就像是有好幾隻風箱在同時扯動一樣，好一會，他才道：「當時，我是覺得我應該帶妳來，因爲玉龍……他顯然是被帶到了紅梅宮中……」

魏金鳳像是被一枚針刺中了一樣，立即踏前一步尖聲問道：「你說玉龍，他……他在紅梅宮中，會……會怎麼樣？」

鹿威簡直像是在向魏金鳳哀求了，他道：「別……問我，魏姑娘，別問我！」

魏金鳳却是不能不問，她也不由自主的喘起氣來，道：「你說……玉龍他可能被她們……活活……餵狠了？會不會？會不會？」

魏金鳳猛地踏前了幾步，雙手緊緊地抓住了鹿威的雙臂，用力搖晃着，不斷地問道：「會不會？會不會？會不會？」

可是，鹿威却始終沒有回答。

魏金鳳一連問了二十來聲，鬆開了手，哭了起來，道：「她們爲什麼要那樣？爲什麼……她們……要這樣，爲什麼她們要帶走我的……玉龍？」

鹿威的身子，又向後退了幾步，道：「魏姑娘，我……我要走了。」

魏金鳳道：「好，你走好了，你怕她們，我不怕，我一個人去！」

鹿威道：「妳……去……只怕……只怕……」

可是他的話也沒有說完，身子却是越退越後了。

這時，天色本就黑得可以，再加魏金鳳的眼淚模糊，在鹿威退了七八步之後，鹿威已經在她的視綫中消失了。

魏金鳳叫道：「彭大叔，彭大叔！」

魏金鳳聽鹿威叙述當年紅梅宮中事……

黑暗之中，一片寂靜，分明鹿威已經走遠了。

魏金鳳一個人站在黑暗之中，在半個時辰之前，她是絕對料想不到，突然之間事情會變成這樣子的！

如今，只有她一個人了。

當然，一個人也好，兩個人也好，都絕改變不了她去找玉龍的決心，可是，紅梅宮在什麼地方呢？最主要的是白玉龍如今在什麼地方，如果他在紅梅宮的話，那麼，他的生死如何？

魏金鳳在黑暗之中，又呆立了許久，才頹然的坐了下來，黑暗像是一大團棉絮一樣的包圍着她，她的身子一直在發抖着。

她想要尖聲大叫，好將心中的恐懼，憤怒，一起叫了出來。

但是，當她一張開口之後，她却只是不由自主地喘起氣來。

因爲剛才，鹿威的話實在太使人驚怖了，就像是紅梅宮中的人，全不是人，而是一羣殘酷成性，以殺人爲樂的魔鬼一樣！

而如今，白玉龍落在這一羣魔鬼的手中，正在受着什麼折磨？她的丈夫，她的白玉龍，她要百般的呵護，她要用全副心神，令他快樂的人，如今却在一羣魔鬼的手中。

一想到這一點，魏金鳳的心就碎了。

她不明白紅梅宮的那羣人爲什麼會那樣，她自然更不明白，金劍白震東和紅梅宮龍仙子有什麼關連，而這種糾葛，却又使白玉龍惹禍上身！

她想搶天呼地大哭，但是她並沒有哭出聲來，她只是緊緊地咬着下唇，直咬到痲木。

天色越來越黑，可憐的魏金鳳，就在那樣的黑暗之中，懷着驚怖、焦慮、痛苦、憤怒交集的心情，無可奈何地坐着。

* * *

白玉龍被那兩個蒙面人夾在中間，他的雙腕，仍然爲人所制，馬兒在向前飛馳，白玉龍慢慢地鎮定下心神來，在他心神一鎮定之際，他立時覺出，在那兩個蒙面人身上，都有一股淡淡的幽香傳出來。

男人身上，是絕對不會有這樣的香味的，白玉龍的心中陡地吃了一驚，因爲那兩個蒙面人，剛才所表現的武功，是如此之高，而她們若是女子的話，那實在是令人駭異的事了。

白玉龍在江湖上走動，已非一日，但是像今日這樣的奇事，他却還未曾遇到過，這時他雙手脈門被扣，就算他有一身武功也是施展不出，只得勉力運轉眞氣，以不變應萬變。

那匹黑馬的去勢快疾，轉眼之

際便已馳出了好幾里，可是白玉龍却隱隱約約，聽得後面似乎有人在不斷地叫喚自己！

他好幾次回頭望去，却又看不到甚麼，漸漸地叫聲近了，白玉龍雖然還未曾看到叫他的是甚麼人，但是他却聽出，那正是神行無影蔣無方。

白玉龍的心中陡地生出了希望，他也大叫了起來道：「蔣三叔，蔣三叔！」

那兩個蒙面人聽得白玉龍高聲呼叫，齊皆冷笑一聲，說道：「你不必叫了，他追不上咱們的，若是追上了，那是他自己倒霉！」

白玉龍沉聲道：「你們是誰？帶我到何處去？」

那兩個蒙面人並不回答，再聽得蔣無方的聲音越來越近，突然間，已然可以看到他的人了！

蔣無方的身形，十分瘦削，而這時他向前奔來的勢子，也可以說快到了極點，眞不愧被稱爲「神行無影」這個外號，他才一出現的時候，離那匹黑馬足有十來丈，但是一點一點的追近，到了最後，只有丈許近了。

白玉龍回頭一看，他看到了蔣無方越來越近，心中又驚又喜，不住地叫道：「蔣三叔小心，這兩人的武功十分邪門。」

蔣無方也不回答，只見他身形陡地掠起，又逼近了二尺，只見他手揚處，七點金星，疾似電光向前激射而去。

那七點金星一出手，白玉龍的心中又定了一半。

因爲白玉龍一看便看出，那是神行無影蔣無方除輕功以外的另一項絕技，「七星追風鏢」，那七枚金星，乃是七枚長才寸許的金鏢，堪稱爲百發百中，這時在那麼近的距離發出，就算射不中人，也可以射中那匹黑馬。

只要黑馬一中了暗器，那麼自己也可以趁機掙脫，和他們動手了！

是以，白玉龍一見蔣無方脫手射出了七點金星，體內的眞氣大盛，猛地一掙！

他是想配合着蔣無方的「七星追風鏢」掙扎開那兩個人，立刻可以出招動手。

却不料他這裡用力一掙時，只覺得脈門之上一緊，刹那之間，全身乏力，體內眞力一齊被那兩個人襲來內力震散！而在此同時，騎在最前的蒙面人，伸手在馬頸之上，「叭」地拍了一掌，同時發出了一下尖呼聲！

隨着那一下的尖呼聲，那匹黑馬，一聲長嘶，突然四蹄騰空，向上躍了起來。

這一躍，足足躍出了五六丈遠近，騎在馬背上，簡直就像是騰雲駕霧一樣，那七點金星「颼颼」向前飛來，可是暗器的來勢雖疾，却還比不上那匹黑馬突然向上竄去的勢子來得快，是以七星追風鏢，始終未曾射中那匹馬，却發出錚錚之聲，一起跌在地上。

而黑馬突然竄起之後，向前奔出的勢子更快，簡直就像是旋風一樣，迎風逼來的勁風，逼得白玉龍這樣武功的人，也有連氣都透不過之感。

他再回頭看去，只見神行無影蔣無方的氣力漸漸不支，又已落在七八丈後了，而且，越落越後，終於看不見了！

隨着神行無影的漸漸墮後，白玉龍的心也在不住地向下沉。

他知道，連神行無影也追不上自己，那麼，世上已沒有甚麼人可以追得上自己了，那自己將被這兩個蒙面人帶到何處去呢？自己的命運，是不是和父親一樣，從此消失不見了？

細說因由　始知身世

白玉龍的心中又是焦急，又是憤怒，他好幾次想要開口追問，又因黑馬跑得實在是太快，所以他一開口，還沒發出聲來，勁風撞了過來，便令他閉口不迭了。

那黑馬馱着三個人，以如此驚人的速度奔馳着，竟足足奔了一個時辰，這一個時辰中，只怕少說也奔出了七八十里了！

突然之間，馬兒轉進了一條小路，穿過一片樹林，勢子便慢了下來，白玉龍向前望去，只見前面有一所灰色的宅子。

那宅子十分大，全是灰磚砌成的，單看外表，已給人以十分陰森的感覺了，白玉龍這時有機會開口，他連忙問道：「你們將我帶到這裡來幹甚麼？這裡是甚麼所在？你們又是甚麼人？」

可是那兩個蒙面人却是一聲不出，黑馬直來到了宅前，白玉龍才注意到了宅子的圍牆相當之高，但是却根本看不見有門。

馬兒一奔到牆前，那兩個蒙面人的身形已拔了起來，白玉龍仍然被他們兩人各抓住了一隻手腕，提在中間。

那兩個蒙面人的輕功也極高，兩丈來高的圍牆一躍而過，輕輕落到地上，又帶着白玉龍向前奔去，刹那之間，穿過了好幾條走廊，停在一個大廳上。

那大廳之中，光線十分陰森，只見正中一張椅子，椅子上坐着一個蒙面人，一見白玉龍便道：「他就是白震東的兒子麼？」

那蒙面人的聲音十分尖，一聽

就知道是個女子。

那兩個蒙面人齊聲道：「是。」

坐着的蒙面人道：「爲什麼要抓住了他的手？莫非他不願意來了？」

那兩個蒙面人又道：「是。」

坐着的那個蒙面人道：「行了，放開他。」

那兩個蒙面人一齊鬆開手來，白玉龍雖然被制住了那麼久，但是他體內的眞氣，却在盡可能地運轉，是以這時，當兩個蒙面人一鬆開了手，他立刻發作，只聽得他一聲大喝，突然一掌，向左側一人攻出。

左側那人連忙向後退去，可是白玉龍的那一招，看來去勢勁猛之極，但實際上，却是虛招，一掌才發，他的身子突然向右撞去，反手一抓，抓向另一個黑衣人的面門，這兩下虛中帶實，聲東擊西，可稱矯若游龍，實在妙絕！

那另外一個黑衣人顯然未曾防到白玉龍的身子突然向他撞來，而且還反手一抓，是以一聲驚叱間，「嗤」地一聲響，臉上的黑巾已被撕去。

白玉龍一得手，立時轉過身來。

他轉過身來，向那蒙面人一看，不禁呆了一呆。

那蒙面人的確是一個女子，不但是一個女子，而且，十分之年輕，十分之美麗。

那女子至多只有二十歲上下年紀，這時候，似笑非笑，似嗔非嗔，正以一種十分嬌羞，却又薄帶惱怒的神情，望定了白玉龍！

白玉龍呆呆地站着，那被撕去了黑巾的女子，也站着不動，另外兩個蒙面女子，一坐一立，也沒有人出聲，刹那間，雙方僵持了起來。

過了半盞茶時間，白玉龍才一聲斥責，道：「妳們，妳們究竟是什麼人？」

那坐着的蒙面人却不回答白玉龍的問話，只是沉聲道：「月蘭，妳且退下。」

那被撕去了臉上黑巾的美貌女子，恭順地答應了一聲，便低着頭，迅速地向後退了出去，可是她在臨出之際，却還向白玉龍望了一眼。

那一眼，只望得白玉龍心頭怦怦亂跳。

因爲那少女在這一眼之中，實是包含了極深的情意，白玉龍雖是新婚燕爾，但是却也不免因爲對方的這一望，而生出遐思來。

那少女迅即從邊門中退了出去，白玉龍的眼光不由自主望着她的背影，當那少女的身影終於看不見時，他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茫然之感來。

這時，那個坐着的蒙面女子才叫道：「白少莊主！」

白玉龍一聽得這一下的叫喚，心中陡地一凜，暗忖：自己是怎麼了，身在險地吉凶未知，如何會爲對方一個美貌少女而着起迷來？

他連忙鎭定心神，轉過頭去，那蒙面女子又道：「我們全是紅梅宮來的。」

白玉龍陡地吃了一驚，失聲道：「紅梅宮？」

他在叫了一聲之後，又自己問自己也似地道：「世上眞的有一座紅梅宮？」

需知武林中關於紅梅宮的傳說雖然多，但大都是當作海外蓬萊仙島一樣地傳說着。至於是不是眞的有一座紅梅宮，那是誰也不能確定之事，是以白玉龍聽到了之後，心頭大是吃驚。

那個蒙面女子的聲音雖然還是冷冰冰的，但是聽來已比剛才順耳得多，只聽得她道：「我們是紅梅宮來的，那麼自然是有紅梅宮的了。」

白玉龍這時候心中的疑問一個接一個而生，他忙又問道：「那麼，家父十年之前是被妳們帶去的，他是到紅梅宮中去的麼？」

那蒙面女子道：「不錯，他本來就是在紅梅宮中的，可是他却帶你逃了出去。但不論他怎樣改名換姓，我們總是找得到他的，十年之前，他就是被我們找到了之後，又回到了紅梅宮去的。」

白玉龍不等對方講完，已經連聲反問道：「什麼？妳說什麼？」

他的心中起先是驚駭，但是到後來，却越聽越覺得奇怪，那蒙面女子說什麼「他本來就是在紅梅宮中的」，又說什麼「帶着自己逃出去」，更說什麼「改名換姓」？這實在可以說是白玉龍有生以來所聽到的話中，最是荒誕之極的話了！

他等到對方講完，只覺得好笑，是以「哈哈」大笑了起來。

那蒙面女子沉聲道：「你笑什麼？」

白玉龍道：「我笑妳的話，實在太無稽了。」

蒙面女子「哼」地一聲道：「我說的話，全是事實，你怎說我無稽？」

白玉龍心中又好氣又是好笑，道：「妳說家父他本就是紅梅宮中的，又說什麼他帶着我自紅梅宮中逃了出來，這還不可笑麼？」

那蒙面女子却沉聲道：「這有何可笑之處呢？」

白玉龍聽了，不禁一怔，因爲這明明是可笑之極的事，但是那婦人却硬說不可笑，一件事可笑與否，本來漫無標準，你說可笑，他

說不可笑，爭下去又何時完了！

白玉龍略呆了一呆道：「我說好笑，是因爲這事絕無可能！」

蒙面女子冷冷地道：「不是絕無可能，而是你一直不知道而已！」

白玉龍揚起了雙眉，但是他還未曾出聲，那蒙面女子又問道：「白震東號稱金劍，他的金劍，自何而來？他的一身武功，又是從那裡學來？你的母親是誰？他的來歷如何，你可知道麼？」

那蒙面女子一連幾個問題，不禁將白玉龍問了個目瞪口呆！

那是幾個他應該答得出來的問題，但是他却又的確一無所知，甚至連他的母親是誰，他也不知道，當然，他曾問過自己的父親，但是白震東的回答，說他的母親是一個鄉下女子，難產身亡如此而已。

這時，那蒙面女子這樣問他，他當然不能將他父親搪塞他的話回答對方。

他呆住了作聲不得，那蒙面女子又道：「我不妨告訴你，白震東本來是一個放牛娃兒，他在十二歲那年，他無意中救了一個被毒蛇咬了脚的女孩子，當時他不顧自己的危險，替那女孩子吮毒，那女孩子感他相救之德，是以將他帶到了紅梅宮去的。」

白玉龍像是身在夢中一樣，他道：「那麼……那女孩子又是甚麼人？」

「女孩子就是當今的紅梅宮主人。」

白玉龍突地一跳，他想說些甚麼，可是他心頭的驚駭，實在太甚，是以他不知該說些甚麼才好。

那蒙面女子道：「你且坐下，待我細細說紅梅宮中的一切與你聽聽，因爲你也快要到紅梅宮中去了！」

另一個蒙面女子，一聽得這句話，立時轉身出去，搬了一張椅子來，放在白玉龍的身邊，可是白玉龍也不坐下，他只是呆呆地道：「我要到紅梅宮去了？」

蒙面女子道：「紅梅宮建造至今已有二百多年了，本來是一家世家，爲奸臣所害，避難逃到了一個遍地是紅梅的山谷之中建造起來的，這家人家百餘人，有男有女，本來上下齊心，在山谷之中，如同世外桃源一樣，日子過得十分之好，可是，漸漸地，家中的男子便不安份起來了，他們不肯一直隱居在山谷之中，開始的時候，還只是一個兩個的溜出谷去，後來，成羣結隊地不在山谷，走去繁華世界中，花天酒地，另結新歡！」

白玉龍聽着這個奇妙悠遠的傳說，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詫異之感。

那蒙面女人略頓了一頓，才又繼續道：「薄倖的男人，使得紅梅谷中的女子，受盡了苦楚，終於，她們忍不住了，她們設法將散處在外地的男子全找了回來，在那年八月中秋，等谷中的男子都齊集在紅梅谷之時，一齊將他們毒死了！」

白玉龍的身子猛地一震，道：「妳說甚麼？」

但那蒙面女子却全然無動於衷，仍然是聲音淡淡地說下去，說道：「從此，紅梅谷改稱紅梅宮，但是紅梅宮中，已沒有男子了。」

白玉龍雙手連搖，道：「不對，不對，武林傳說，紅梅宮中全是龍姓的女子，若是宮中沒有男子，那些人早已死光了。」

蒙面女子只是冷冷的望了白玉龍一眼道：「自那時候起，紅梅宮中若是有了男人，那便是宮中女子物色來的丈夫，他們一入紅梅宮之後，終生不得外出，這是紅梅宮中的規矩。」

白玉龍聽到對方這樣子講，又想起了剛才那蒙面女子說自己要到紅梅宮去，他心頭更是駭然，道：「這算是甚麼，紅梅宮中的女子既然要嫁人，何以這樣待人。況且，結婚生子，也不一定全是生女兒的。」

蒙面女子的聲音冷酷如冰，說道：「只有女孩子留下來，男嬰盡皆送去谷外，交與積善人家撫養，無人知道孩子的來歷身份。」

白玉龍又搖頭道：「妳越說越不對了，剛才妳還說我父親當年，是帶我一起逃出來的，我不是男孩子麼？何以沒送給人家？」

蒙面女子道：「你父親是宮主的丈夫，第一年，宮主就懷孕生下你來了，照宮中的規矩，三日後，你就會被遺棄，但是第二天，你父親便帶着你逃走了。」

白玉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他所聽到的一切，全是他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他的母親竟是紅梅宮的主人，這話是從哪裡說起。但是，白玉龍却一點也不知道，那蒙面女子所說的全是大實話。

最清楚這件事的，當然還是青城掌門人聖手劍鹿威。

* * *

聖手劍鹿威在紅梅宮的附近山洞居住，當他做苦工的時候，有手執長鞭的婦人監視着他們，鹿威曾看見有一個苦工想逃，但長鞭呼嘯而下，一連兩鞭，將那苦工的背脊，抽開成兩邊。

鹿威不敢逃，他每天都害怕得發抖，苦工自然不止他一人，然而他也無法知道別的苦工之間的心意，和他們的身份，當然，人家也絕不知道他的身份，因爲苦工和苦

工之間，是絕對不准交談的。

但是，鹿威心底深處，却一直想着要逃走。

他是堂堂一派掌門，本來在武林之中何等風光，如今過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幾乎任何女子，都可以盡情來侮辱他，踢他，打他。

他，一定要逃出去。

要逃出去的意念，隨着日子的過去越來越强烈，當他決定付諸實行的那天晚上，是一個無風無月，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

那一夜的午夜時分，他腹貼着地，像是一條蛇也似的自他存身的山洞中爬了出來，他武功造詣本來就是不弱的，爬行之際，要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也不是甚麼難事。

這些日子來，他已經觀察到，要逃出去，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必須通過谷口，通常谷口處是有四個人守着的。

鹿威這時已知道紅梅宮中，任何一個人的武功都在自己之上，是以他絕不打算硬闖出去，他只是想偷出去！

他貼地爬着，足足過了半個時辰，才看到了谷口點着的燈籠，由於天色極黑，是以那幾盞燈籠，看來也是特別明亮，在燈籠之旁，是四個婦人坐在石上。

那谷口只有丈許來闊，那四個婦人坐在石上不動的話，他是絕對無法通得過去的，他的心中十分沮喪，他停了許久之後，才再輕輕地向前，一寸一寸地移動着，直到他若是再走一步，就一定會被發現，他才又停了下來。

那四個婦人，兩個一邊，面對面地坐着，也不說話，而且，一些也沒有移動的意思，而時間却一點一點的過去，足足等了大半個時辰，鹿威的心中，才暗嘆了一聲，他明知要偷出去，是沒有可能的了，還是先退到了存身的山洞中去，慢慢再打主意好了。

正當他要向後退出之際，只見那四個婦人霍地站了起來，齊聲喝道：「甚麼人？」

當那四個婦人站起身來，喝問甚麼人之際，鹿威的全身血液幾乎都凍結了起來，他只感到全身一陣陣發熱，一陣陣地發麻。

他似乎又感到那又大又兇的青狠，一尺來長的紅舌，又向他的臉上舔來。

他實在是嚇呆了。

也幸而他整個人都嚇呆了，只見他僵直直地站着不動，像個死人一樣，甚麼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他的雙眼仍是定定的望着前面，只見那四個婦人，喝問了一聲之後，其中的兩個，突然身形拔起，向外疾撲了出去。

而也直到此際，鹿威才看到谷口外不遠處，有一條黑影，迅疾無比地閃了一閃，而那兩個婦人正是向這條人影撲去的，而剛才的那一下喝問，當然也是對谷外的人影而發，並不是那四個婦人發現了他。

鹿威弄明白了這一點之後，他三魂已去了兩魂，七魄已少六魄，他的兩腿，像是被釘在地上一樣，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

那兩個婦人向谷口外撲出，一剎那間，便隱沒在黑暗之中，傳來了幾下呼叱之聲，除了那兩個婦人的呼喝聲之外，還有一個却是十分低沉的男人聲音。

鹿威一聽那男人的聲音，心中便苦笑了一下，那男人能不被活活餵狠，已算是大幸了！

可是，事情的發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幾下呼喝聲過後，只聽得那兩個婦人，各自發出了一聲驚呼，分明是吃了虧！

那兩下驚呼聲傳了出來，另外兩個婦人，也一齊向外掠了出去。

當那兩個婦人也向外掠了出去之後的一剎那間，鹿威還是呆呆地站着，但是他立即便想到，如今谷口沒有人，是自己逃去的最好機會！而且，谷外已來了不少高手，說不定能助自己一臂之力，此時如果不走，只怕會等上十年八年，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可是，他的心中在叫着走啊，走啊！但是他的雙腿，却還是牢牢的釘在地上，難以挪動半步，可見他剛才所受的驚嚇，實在不小了！

他伸手在身後摸索，摸了一塊有尖角的石塊，握住了重重地砸在自己的腿上，一見了痛，他人才陡然跳了起來，向外疾撲而出。

他才一撲出谷外，便看到外面一條黑影正如鬼魅般行動閃忽，在和兩個婦人苦鬥，另外兩個婦人則已經倒在地上。

鹿威一掠了出去，那兩個婦人已喝了一聲：「甚麼人？」

可是，由於她們的一喝，令得她們略一分神，那人影立時得手，只聽得「呼呼」兩下響，兩個婦人的身子直飛了起來，在鹿威頭上掠過，跌在他的身後，沒有了動靜，也不知是死是活。

而那條黑影在一將兩個婦人拋了出來之後，立時閃了一閃，向前掠去，鹿威這時仍是嚇得雙腿發軟，他一見那人要走，更是駭然之極了，忙不迭的叫道：「朋友，救我一救。」

他才叫了一聲，一股勁風便向前直撲了過來，他還沒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手腕一緊，便被撲過來的人抓了個實。

接着，他的身子便被那人帶着，騰雲駕霧也似的，向前直掠了出去。

他也不知奔了多少遠，他只知道當天色濛濛亮之際，那人停了下來，那是在一條山溪的邊上，水聲潺潺，他也直到此時，才看清楚那男子是一個和他差不多年紀，貌相十分威武的男子。

而令得鹿威奇怪不已的，是那男子的手中，抱着一個長形的包裹，這時，他正在全神貫注，小心翼翼地將那個包裹揭了開來。

而當那男子將那包裹揭開一角之際，鹿威更詫異得不由自主「啊！」了一聲，叫了出來。

原來那是一個出世不久，至多不過三五天的嬰孩。

那男子望着那嬰孩，臉上顯得十分喜悅的神色來，他將嬰孩緊抱着，像是怕被人搶去一樣。

好一會，他才抬起頭來，向鹿威望過來。

鹿威早已注意到那男子的衣著華麗，雖然從紅梅宮出來，但絕不是苦工，是以他一見到對方向自己望了過來，便連忙跪了下去，道：「多謝尊駕相救之德。」

那男子嘆了一口氣，道：「你先別謝我，我們是不是逃得出去，還不一定哩！」

鹿威顫顫兢兢地問道：「昨天晚上，我們已奔出了多少路？」

那男子道：「大約一百來里，來，我們再逃，可以逃多遠，便逃多遠。」

他又握住了鹿威，一齊向前奔了去，直奔到黃昏時分，才到了一個小林中，歇了一夜，第二天，第三天，他們不停地走着，直到了第五天，他們進入了岳陽城中，才停了下來。

他們在岳陽城中住了沒有多久，便在岳陽附近，買了一大片田地，建了一個莊子，那男子便是那莊中的莊主，人人都稱他白震東白莊主。

而聖手劍鹿威，從那時候起，便成了彭總管。

人人都只知彭總管和白莊主是一齊從北邊來的，但是却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底細，甚至可以說，多少年來，沒有人見過他們的眞面目，因爲他們自從建莊以來，便一直戴着極其精緻的人皮面具。

白莊主的武功，自然驚世駭俗，而他特地要使自己出名，因他知道紅梅宮中的人要找他，一定想不到他會如此招搖的，十多年下來的他，竟然當起了武林三十九門、七十六派的盟主，結果是在十年前，他還是失踪了！

* * *

十年前，金劍白震東的失踪，彭大叔的心中是隱隱有數的，但是他却不能肯定。

他更不敢妄動，因爲白莊主是被紅梅宮找了回去，他離開了金劍莊的話，等於是自露馬脚了，所以他一直在金劍莊中躭了下來，直到白玉龍——就是當年的那個孩子也成了親。

而當鹿威在那匹黑馬的頸際，發現了那塊刻有「龍」字的金牌之後，他的心中實是駭到了極點，可是當時，他想及當年，若不是白震東相助，自己萬難從紅梅宮中逃得出來的，如今，只怕他已屍骨成灰了，是以一時勇氣勃發，自願和魏金鳳一起到紅梅宮去。

如果一離開了金劍莊，就去紅梅宮的話，那麼，鹿威或許也豁了出去，不顧死活了，可是，紅梅宮離金劍莊，却有着好幾天路程。

在那幾天之中，鹿威却是越想越怕，越怕越不敢向前去，而在離紅梅宮越來越近之時，他終於做了黑夜逃兵，讓魏金鳳一個人呆在黑暗之中。

* * *

魏金鳳一個人在黑暗中，她心中實在害怕極了，黑暗中雖然什麼也看不見了，可是她却感到，自己的四周圍，像是站滿了青面獠牙的魔鬼。

她坐着，一動也不敢動，像是她如果一動，那些魔鬼便會一齊撲了過來一樣。

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黑暗之中，僵坐了多久，她心中只是不住地在想：「我要去，我不能像彭大叔一樣的逃走，我非去不可。」

她的確非去不可的，因爲鹿威告訴她，她的丈夫是在紅梅宮中。

魏金鳳坐了許久，天像是不會再亮一樣，魏金鳳慢慢地站了起來，伸手向腰際摸了一摸，她觸及了那柄沉重的金劍。

一路上，彭大叔怕金劍碍眼惹出麻煩來，是以一直命她用黑巾裹着，不使光華外露，這時，魏金鳳伸手一摸到了劍柄，立時一抖手，將裹住金劍的黑巾抖了開來，刹那之間，自他的身邊暴起了一團金光，那團金光，遠可達丈許開外。

魏金鳳掣了金劍在手，略定定神，四面望了一遍。

四周圍實在什麼人也沒有，靜悄悄地，只有附近一帶的鳥兒，被突如其來的金光，驚得向上撲翅飛了起來，發出了一些聲音。

魏金鳳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握着劍慢慢地向前走去，她雖然不知道紅梅宮在什麼地方，但是彭大叔一直帶她向前走，方向她總是知道。

她夤夜向前走去，夜色似乎越來越濃，到後來，不但夜色濃，而且山中似乎還起了濃霧，金劍上發出來的光芒雖然很强烈，但是向前望去，過了七八尺之外，便只是黑糊糊一片，什麼也看不見了。

魏金鳳的武功造詣很高，可是這時候，她心慌張，一脚高一脚低的向前走着，眼看又走了一個多時辰，算來天也應該亮了。

魏金鳳停了下來，只聽得遠處似乎有潺潺的水聲傳了出來，那自然是前面有一道小溪之故，魏金鳳陡地想起彭大叔說過，他第一次來紅梅宮，就是在一道溪旁遇到了紅梅宮的人。

魏金鳳一想及此，心中不禁陡地緊張起來了。

也就在此際，她突然聽到前面似乎有人發出了一聲冷笑之聲。

魏金鳳其實也未能肯定前面是不是眞的有人在冷笑，但就是這一下疑眞疑幻的聲音，却已經令得她身子陡地一戰。

她疾聲問：「有……有人麼？」

她心情緊張，是以她的聲音十分尖銳，在靜寂的黑夜中，聽來又是刺耳之極。

她這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前後又是一下冷笑聲，但是這下冷笑聲却比剛才的那一下清楚了許多，可知發出冷笑聲的人，是自遠而近，迅速地迫近來的，可是除了冷笑聲之外，却又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魏金鳳只覺得四周的黑暗，宛如是一塊其大無比的冰塊，將她包裹在中間，令得她的身子，也冷得如同冰塊的一部份！

她又道：「是誰？」

這一次，除了那種陰森之極的冷笑聲之外，總算已有了回答，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那女子冷冷的道：「妳是誰？這裡不容人走近，妳快走吧！」

那講話的女子就在魏金鳳的前面，但是恰在金劍的光芒照射之外，是以魏金鳳看不清那是什麼樣的女子，可是魏金鳳十分機伶，她一聽得對方這樣講，便立時想到，這裡離紅梅宮十分接近了，對方之所以如此說法，自然是因爲她是紅梅宮中的人！

魏金鳳心念電轉，已經打定了主意，但是她却裝出了一副十分恐懼的樣子，道：「我是在深山中迷了路途的，原不知自己來到了何處，尊駕莫怪。」

那女子的聲音，聽來像是溫和了些，只聽得她道：「那麼，妳便別向前來了，快向後退去。」

魏金鳳竭力向前望去，可是天色實在太黑了，她什麼也看不見了。

然而那女子就在她的身前講話，對方所站的方位，魏金鳳是弄清楚了，魏金鳳已經立心要到紅梅宮去尋找丈夫，那實在是沒有退縮

的餘地，她心中此際所打的主意，便是想出奇不意地將那女子制住，逼她帶自己到紅梅宮去的！

是以她剛才一面講話，一面早已運足全身眞氣。

此際，她一聽得那女子命令她退後去，她立時大聲道：「是。」隨着這一聲「是」字，她的身形已疾拔了起來。

可是，她的身形疾拔而起，却不向後退出，而是向前疾撲了出去。

這時，固然霧濃、天黑，但是金劍所發的光芒仍能照亮六七尺距離，那發話的女子站在六七尺開外，魏金鳳自然是看不到她的，這時魏金鳳的身子突然向前撲去，金劍所發出的光芒也向前撲，突然之際，那女子已經現身出來。

刹那之間，魏金鳳看到對方的身形，又高又瘦，她也來不及端詳對方，手中金劍一沉，一招「天崩雲散」，正是她父親魏非子所傳擊天劍中絕妙招數，已經向下砍去。

刹那之間，只見金光燦然之中，幻出百十劍影，猶如百十點帶着金光的流星，一齊迸散了開來，劍氣森森，一齊向那女子的身上罩了下來。

這一招實在是來得太過突然之極，是以那女子的身形，突然一呆，一時間，像是不知道該怎麼躲避才好。

而魏金鳳的出手何等之快，那女子身形一滯間，點點金光已經將她的頭部罩住了，魏金鳳一見自己出手得利，心中大喜。

她的目的乃是想逼那女子，將自己帶到紅梅宮去，並不想取對方性命，是以她一見自己的劍招已將對方的頭部罩住，她的劍招不再加緊，身形一沉間，右手食中二指，齊向那女子背部點去，她是準備一點中對方背後的穴道，便立時再伸手拿向她的後頸，將她制住。

魏金鳳的武功着實不弱，變招之快也無出其右，她右手「啪」的一聲，擊中了對方的背部，立時一揚手，身形下沉，雙足落地，而左手已化擊爲抓，五指箕張，一屈一伸間，已經牢牢地抓住了那女子的後頸，同時，那一招「天崩雲散」也已斂去，却將金劍架在那女子的頸際，令得對方更加不敢妄動。

這一切，本就是電光石火，一刹那的事，而那女子自始至終未曾動過，魏金鳳一得手便沉聲喝道：「妳是紅梅宮中的人麼？」

那女子「嘿嘿嘿」地乾笑了三聲，道：「妳知道紅梅宮麼！妳是來找紅梅宮的麼？」

魏金鳳道：「正是。」

那女子又是乾笑了幾聲，說道：「妳知道我是紅梅宮中人，却居然還敢向我動手，妳的膽子可當眞不小啊，妳是什麼人？」

魏金鳳性子本就甚傲，她聽對方講話的口氣，似乎任何人見了紅梅宮中的人，都應該低聲下氣才是，心中不禁有氣，冷笑一聲，道：「那也不算甚麼大膽，妳還不是被我一出手，就被我制住了麼？」

那女子聽了之後，却又乾笑了起來，道：「是麼？」

那時候，魏金鳳的五指正牢牢地抓住了那女子的後頸，大拇指並還用力壓住在她的督脈之上，那和扣住對方的脈門一樣，對方實是沒有反抗的餘地，可是對方却還想不承認被自己制住，這豈非可笑之極？

魏金鳳心想，若不是先讓她吃一些苦頭的話，只怕自己想要她帶到紅梅宮去，也不會有那麼順利！

是以，她一聲悶哼，道：「妳還不知麼？」

她一面說，一面抓住了那女子的後頸的五指，陡地加上了三成力道。

她在加上三成力道之際，是已然準備聽到那女子的告饒哀求聲的，可是，當她手指的力道才一透出，便突然覺得，刹那之間，那女子的後頸，變得又硬又滑，簡直如同長期浸在水中的石頭一樣，幾乎拿捏不住了。

魏金鳳這一驚非同小可，她連忙想加强指力時，可是却已然遲了一步。

那女子的後頸非但變得又硬又滑，而且，刹那之間有一股極强的力道震了出來，那股力道直衝向魏金鳳的掌心，令得魏金鳳不由自主的五指一鬆，連手臂也向上揚了起來。

而當魏金鳳的五指鬆開之際，由於對方頸後的一下子反震實在太爲强烈，令得她的五指發了一陣「格格」聲來，幾乎斷裂開來。

當剛才魏金鳳發覺對方頸硬如石，自己竟抓不住之時，她心頭的駭然，已非同小可，何況此際，這時她簡直已來不及感到害怕，她右手才一揚起，連考慮也來不及考慮，左手「颼」的一劍，已向那女子的背後，電也似的刺了出去！

她本來是無意取對方的性命的，可是此時她已知對方的武功極高，想起彭大叔所說，關於紅梅宮中的一切，她心驚肉跳之餘，實是無法不殺傷對方以求自保！

是以，她那一劍是直對着對方後心刺出的。

可是她這一下出手雖快，對方的身形動作却來得更快，就在金光暴展，金劍向前刺出之際，那女子已突然轉過身來。

她不但轉過身來，而且倏忽地

伸指向劍尖彈了出來。

那一彈，就發出了「錚」的一聲響，恰好彈在劍尖之上，魏金鳳只覺得一股大力，由劍尖而到劍身，由劍身而到劍柄，向她的掌心一撞，她右手五指也不由自主一張，金劍已脫手飛起。

金劍脫手並不是向上飛起，而是向她的面門疾撞了過來！

而且，由於金劍脫手之際，是劍尖受力的！是以劍尖轉了一轉，變成了一柄金光燦爛，令人不能逼視的金劍，劍尖向着魏金鳳的面門疾插了過來！

那金劍的來勢之疾無與倫比，魏金鳳陡地一怔間，連躲避的念頭都未曾起，劍尖上的寒芒已然逼近，令得她俏臉生疼！

魏金鳳在那一刹那之間，只來得及發出一下呼叫！

而那一下呼叫聲中，她心中的憤怒，驚駭，寃屈，實是一齊發洩了出來，這一下呼叫聲，自然也是駭人之極，魏金鳳的偷襲不成，一定要被金劍穿過面門而死於非命的了！

可是，就在她那一下叫聲出口之後，金劍的來勢突然停止了！

金劍仍停在半空，劍尖就抵在她的眉心之間，令得她的額上陣陣發痲！

但是劍的來勢停止了，金劍並沒有穿過她的額角，魏金鳳已然嚇得呆了。也不懂去躲避，只是那樣呆呆地站着一動也不敢動。

過了許久，魏金鳳才漸漸定過神來，可以看清眼前的情形。

也直到此時，她才看清那柄向自己面門飛過來的金劍，它之所以突然停止，是因爲那女子在千鈞一髮之際握住那劍柄之故！

魏金鳳慢慢地噓了一口氣來，那女子哼地一聲道：「你以爲可以將我制住，那豈不是太不自量力了嗎？」

魏金鳳的神色在金劍的光芒之下，顯得金慘慘地十分駭人，她本來以爲自己已出手制住了對方，可以令得對方將自己帶到紅梅宮去的，可是轉眼之下，情勢急轉直下，却變成了這個樣子。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她實在是沒有甚麼話好說！

她祇是睜着眼望住那女子，只見那女子的神情十分冷酷，正在不住地乾笑，又道：「妳要找紅梅宮有甚麼事？」

魏金鳳心中雖然驚駭，但是一聽對方這樣問，她心中怒意又生，尖聲道：「我要到紅梅宮去找人！」

那女子冷冷道：「找甚麼人？」

魏金鳳喘了幾口氣道：「找我丈夫！」

那女子像是呆了一呆，道：「找妳的丈夫？妳的丈夫是甚麼人？他怎會在紅梅宮中？就算他到了紅梅宮中，妳又怎知道他的行踪？」

魏金鳳聽得對方大有推得一乾二淨之意，心中更是大怒，厲聲道：「是妳們派了兩個蒙面人，裝神弄鬼的將他搶走的，還來問我麼？」

那女子又是一呆，道：「妳說是白玉龍？」

魏金鳳一聽得自那女子口中，叫出了自己丈夫的名字來，她的心中不禁感到一陣難過，如此說來，白玉龍眞的是在紅梅宮中了。

她强忍着心頭的疼痛道：「是的，就是他。」

那女子搖搖頭，指住了魏金鳳的額角的金劍也放了下來，看來，像是在刹那間，她態度和善了許多，只聽得她道：「妳一定弄錯了，白玉龍是昨天黃昏才到紅梅宮的，他怎會有什麼妻子。」

魏金鳳怒道：「他怎會沒有妻子？他若是沒有妻子，那麼我是他的什麼人？天下武林上千高手曾參加我們的婚禮，那豈是假得了。」

那女子斬釘截鐵地道：「我不理會妳假的眞的，妳不會是他的妻子。」

魏金鳳怒得臉色更加蒼白道：「妳胡說！」

那女子的聲音，聽來更是和悅，只聽得她道：「我絕不是胡說，白玉龍若是已有妻子，何以他已答應和宮主的外甥女月蘭成婚。」

魏金鳳的身子猛地抖了起來，道：「妳，妳……說什麼？」

那女子一字一頓的道：「他已準備在近日內，和宮主的外甥女月蘭成婚，月蘭姑娘美若天仙，和他正是天生一對，妳還在這裡叫嚷什麼？」

魏金鳳整個人都呆住了，但是她却不是呆立着不動，而是在不住地發抖，那女子乾笑着，也不知道她這時在乾笑是什麼意思，只見她手一揚，「刷」地一聲，將那柄金劍插在魏金鳳面前地上。

她身形閃後退去，道：「妳還是快離去吧，算妳運氣好，遇到了我，要不然，妳有十條命也早已不見了，妳在此留着無益，越快走越好！」

她一面講着，一面身子一弓，已然不見了。

魏金鳳仍然站着，發着抖。

而她自己的感覺上，她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站着，還是坐着，她祇覺得自己被一團無窮無盡的黑暗包圍着，而那一大團的黑暗，却是在不斷的旋轉着，是以連她也在旋轉。

她祇覺得自己的身子，在不斷

的旋轉，但是却不知道將轉向何方，她甚至沒有法子想。

眞的，叫她想什麼？她知道丈夫可能是在紅梅宮中受苦，像彭大叔一樣，甚至已可能被活活地餵青狼了，但是事實上，白玉龍却要在紅梅宮中，另娶一個貌如天仙的女子爲妻了。

自己的丈夫竟是這樣的人麼？難道他已然將他的新婚妻子忘却了，還是他怕被紅梅宮中的女子捉去活活餵青狼，是以才不能不答應呢？

魏金鳳祇覺身子越轉越是劇烈，終於，她倒了下來，她祇覺得自己像是倒在一團棉絮之上，倒在一團雲上，而她却跌穿了這團雲，是以她從半空之中直落了下來，跌向一個無底的深淵。

* * *

白玉龍使勁搖着頭，那蒙面女子所講的話，實在是太無稽了，那是不可信的，她是在胡說八道。

可是，白玉龍却又沒有法子否認那蒙面女子所說的話，因爲她對於那蒙面女子適才所問的幾個問題，却是一個也答不出來。

白玉龍呆怔了半晌，才說道：「我不信。」

那蒙面女子笑了起來，像是她感到白玉龍的固執，太以幼稚一樣，她道：「等你到了紅梅宮中，見了你的父母，你自然就信了。」

白玉龍抗聲道：「我爲什麼要到紅梅宮中去？我不去。」

那蒙面女子又笑了起來，道：「你不去？那可不行啊！就算宮主肯讓你不去，我也肯讓你不去，只怕月蘭也不肯讓你不去的了。」

白玉龍心中吃了一驚，失聲問道：「月蘭又是誰？」

蒙面女子說道：「你眞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看你剛才兩人相望着，眼光分不開的情形，你自然是明知故問了。」

白玉龍一聽，心中不禁暗暗叫苦！

他已經知道被蒙面女子稱作「月蘭」的，就是剛才那個美貌的少女，白玉龍絕無意否認，剛才所見到的那美貌少女之際，心中曾動了一下，但是那是人之常情，至於那蒙面女子說，那美貌少女不肯放過自己，這却令得他心頭爲之駭然。

他忙道：「我知道她是誰了，可是妳這樣說法，却是何意？」

那蒙面女子道：「紅梅宮中，每年一次，在外間尋得男子回宮作配偶，來宮中的男子不知誰人才是他的妻子，宮中少女人人蒙面，來紅梅宮的男子，將誰臉上的蒙面黑紗揭去，那麼，被揭去黑紗的少女便是他的妻子了，這是多少年來相傳的規矩了。」

白玉龍越聽越不是味道，等到那蒙面女子講完，他不禁呆了。

那蒙面女子道：「本來，這事是例由宮主作主的，如今，你既然已將月蘭的蒙面黑紗撕去，我倒也做得了主，而且，宮主極鍾愛月蘭，這正是天設良緣了。」

白玉龍到了這時，實在不能不出聲了，他搖手道：「尊駕你只怕不能作主，我新婚不久，娶的是湘西大俠魏非子的女兒。」

那蒙面女子道：「我知道，但那有什麼關係呢？你一入紅梅宮，便再也不能出來，那魏大俠的千金也不知你到了什麼地方，你在紅梅宮中成婚不成婚，又與她有什麼大相干？」

白玉龍又驚又怒道：「不行，那怎麼可以？我不到紅梅宮去，我也不相信妳的話，月蘭姑娘這麼美麗，怕會嫁不出去麼？我要告辭了！」

他明知自己要想退出這所屋子去，絕對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事情發展到了這地步，却逼得他非走不可了！是以他的話一說完，雙手向坐着的蒙面女子拱了一拱，身子已向後疾退而出！

他向後退出之勢十分快疾，轉眼之間，已到了門口，那蒙面女子輕輕嘆了一聲，道：「你是走不了的。」

可是就在那一下嘆息聲中，白玉龍的身子已經掠出了門口。

白玉龍心中一喜，暗忖自己已出了門口，要離開這裡，第一步總算是成功了，他身形一轉，向前面的走廊突然疾穿了過去，穿出了兩三丈，立時轉了一個彎。

可是他才一轉彎，便陡地一呆，他被帶進來的時候，一個人也不曾遇到，是以他剛一闖出了門口，心中才陡地一喜，以爲自己可以走脫了，但這時候他才轉往走廊，便看到前面，一個身披艷黃色輕紗的少女，飄了過來。

兩少女來勢十分之快，身法也極之美妙，是以她看來像是在水面飄行一樣，白玉龍只不過是呆了一呆，那少女已到了他的面前。

白玉龍定睛一看，那少女不是別人，正是月蘭，這時，她已經換了裝束，是以看來更加美艷動人，不可逼視。

白玉龍一看到是月蘭，立時向後退去，可是月蘭已一伸手，將他的手握住，無限嬌羞，柔聲道：「表哥，你……你可是來找我麼？」

白玉龍心弦亂跳，又慌又驚，忙道：「不，不是，我是想離開這裡。」

月蘭怔了一怔，揚起秀眉，水靈靈的大眼睛，望定了白玉龍道：「表哥，你要離去？」

白玉龍苦笑道：「月蘭姑娘，妳……妳怎麼叫我表哥？」

月蘭抿嘴一笑，道：「七姑還未曾對你說你是誰麼？我媽是宮主的妹妹，我不叫你表哥，却叫什麼？」

白玉龍嘆了一聲道：「原來那是七姑，她倒的確對我說了，可是我並不相信……她的話，月蘭姑娘，剛才我……我……」

白玉龍講到這裡，伸手向月蘭的臉上指了一指，才又道：「我……撕去了你的臉上黑巾，那是因爲我不知道是落在什麼人的手中之故，我不到紅梅宮去，妳知道，我才新婚不久……」

月蘭臉上一直是帶着十分嬌柔的笑容，可是白玉龍一路向下說，她臉上的笑容便一路褪去。

白玉龍看到她臉上的神情，心中也知道不妙，可是這却是一件非立時說明不可的事，若是再因循下去，那麻煩就更大了。

是以白玉龍還是硬着頭皮，將話說下去。

在他說完了之後，月蘭緩緩地道：「你對我說這樣的話，是什麼意思？」

白玉龍道：「月蘭姑娘，妳是聰明人，還有不明白麼？我不想和紅梅宮有什麼關係，我只是想離去。」

月蘭搖搖頭道：「那怎麼可以？你父母可全在紅梅宮中，我問你，你說你新婚不久，你娶那妻子可有父母之命麼？」

這一問，不禁令得白玉龍突然怔了一怔。

要知道古人守禮，娶妻這等大事，若是不承父母之命，那是不可想像的事，雖然學武之士，江湖兒女，在禮法上比較隨便些，但是婚姻大事，自然也要有父母之命的。

而白玉龍娶魏金鳳，當然是沒有父母之命的。

因爲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母親是什麼人，而他的父親却也早已在他十七歲那年神秘失踪了，他何來而得父母之命？

他怔了一怔之後才說道：「月蘭姑娘，妳……這不是明知故問麼？」

月蘭一笑道：「那就是了，你回到紅梅宮中去，就可以知道父母之意了。」

白玉龍猛地一掙，掙脫了月蘭的手，身子向後退去，月蘭的神色變得十分之難看，沉聲說道：「表哥，這件事不容你反悔的。」

白玉龍急道：「我根本未曾做過什麼，又有什麼反悔不反悔？」

月蘭臉色變得更慘，她眼中淚花亂轉道：「你將我蒙面黑紗撕去，這還說沒有什麼？你……你怎說得出這樣的話來？」

看到月蘭這麼傷心，泫然欲滴，楚楚可憐，白玉龍的心中也不禁軟了下來，可是他的心中才一軟，便突然的告訴自己，這是心軟不得的，這件事，自己實是萬無妥協的餘地，否則，置魏金鳳於何地？

白玉龍正色道：「月蘭姑娘，妳想想，我被兩個蒙面人從自己的家門口硬捉了來，若是有機會的話，怎麼不撕下蒙面人臉上黑巾來，看看敵人是何等樣人？」

月蘭一跺足道：「那你爲什麼揀中我？」

* * *

白玉龍當時突然出手，雙手先攻左，後攻右，那全是爲了聲東擊西之故，他又怎麼知道自己左邊的是什麼人，右邊的是什麼人，是以他聽得月蘭這麼說，實在是令他啼笑皆非了。

正在他不知怎麼回答才好之際，忽然聽得七姑的聲音傳了過來，七姑分明還是坐在那廳堂之上，但她的聲音傳了過來，却令得聽到她聲音的人，感到她就在對面一樣。

只聽得七姑道：「月蘭，何必與他多說，到了紅梅宮之中，他就什麼也不記得了。」

月蘭頓足道：「七姑，他說不到紅梅宮去！」

七姑「哈哈」的笑了起來，道：「傻孩子，那是由妳作主的啊！怎容得他作主，紅梅宮中女尊於男，妳聽他的作甚。」

月蘭一聽滿臉皆是喜容，歡呼道：「七姑說的是。」

她一低頭，向白玉龍一笑道：「表哥，可得委屈你一下了。」

白玉龍忙道：「別……」

可是，他只叫出了一個「別」字，月蘭的衣袖，已然疾拂了起來，白玉龍祇覺得她衣袖拂起，一股幽香撲鼻而至。

白玉龍並不是未曾親近過女子的人，可是他的妻子魏金鳳，英姿颯爽，豪氣畢露，是一個女中的丈夫，和月蘭此際的那種嬌媚，那種艷麗，却是大不相同，這時，他突然一呆，月蘭的衣袖袖角，已然帶起了「嗤」地一聲響，向白玉龍的肩頭疾點下去。

白玉龍的身子急忙向旁一側，可是他的身子向旁一側間，月蘭的整個衣袖却已一齊向下罩了下來，白玉龍覺得眼前一黑，心知不妙，肩頭一麻，「肩井穴」正被封住。

緊接着，只覺得身子被人扶住，不消說，扶住他的自然是月蘭，月蘭在他身邊叫道：「七姑，七姑，我已將他的穴道封住啦！」

七姑笑道：「那妳將他抱上馬

車去不就行了嗎？總不成要七姑來幫手。」

月蘭俏臉一紅，低聲道：「表哥，你可別怪我，到了紅梅宮中，你就不會再想念外面了。」

白玉龍怒睜雙目，可是他的穴道被封，却是無可奈何，月蘭雙臂一緊將他抱了起來，白玉龍只覺得月蘭緊貼着自己，雖有衣服阻隔，也令他感到十分異樣，他心中不住的苦笑，却只好聽憑月蘭將他抱到一個院子中，放進一輛馬車之內。

那車廂之內陳設十分華麗，車墊軟綿綿地，而且，在整個車廂之中，都散發着一股又甜又膩的香味，令人心猿意馬。

月蘭將白玉龍的身子扶正，靠在椅墊上，然後，向他做了個鬼臉，走出了車廂，將門關上，接着，便聽蹄聲得得，輪聲轆轆，車子已向前駛了去。

車廂的車門上，是鑲着明瓦的，向外望去，依稀可以看到外面的景物，白玉龍看到一棵接着一棵的大樹，他知道馬車已到了官道之上了。

他心知自己一定是被送到紅梅宮中去，而只要一到了紅梅宮之後，就再也不能出來了。他的心實在又驚、又怒、又急，又亂成了一片。

但是，在過了幾個時辰之後，他心中已漸漸的平靜了下來，他知道急是沒有用的，自己一定要設法在沒到紅梅宮之前逃了出來。

看來，這輛車只有一個駕駛者，而駕車的人九成就是月蘭，因爲月蘭的武功十分高，但如果自己也可以運氣衝開被封住的穴道，那是一定可以有機會逃走的。

而剛才那樣心煩意亂，連眞氣都難以凝聚，還談什麼將穴道衝開。

他一想到這裡，便屏除了雜念，什麼也不想，就像平時練功一樣，漸漸地，他體內的眞氣已漸凝聚於丹田，開始慢慢向上升起來，他被封的穴道，乃是左肩穴，是以眞氣向左肩穴逼去。

可是，他眞氣運行，只不過來到了左脅之際，便難以再向上逼近。

白玉龍並不灰心，他一次逼不成，再來第二遍，眞氣一次一次地向上衝着，每一次向左肩之上衝來的眞氣，都比上一次大了一些。

這樣也不知過了多久，他體內的眞氣，已積聚出一股極其强勁的力道來，已然可以一點點地逼近肩頭了，終於，他的肩頭上，發出了極輕微的「波」地一聲響，緊接着，全身一鬆，他被封住的穴道，已被衝開了。

本來，白玉龍在武林中的名聲，雖然十分響亮，但是他一身武功，要和紅梅宮中任何人相比，都還是相去太遠了，如果月蘭眞是全力封住了他的穴道的話，他是絕對衝不開的。

但是，紅梅宮中的少女，平日格於禁令，只在紅梅宮中居住，雖然每年都有幾個男子進入宮中，但又不知輪到誰嫁出去，當眞的寂寞春心。

血洒石碑　廢棄法規

這次月蘭離開紅梅宮之前，宮主曾特地對她說過玉龍的來歷，並吩咐她好好的將玉龍接來宮中，她一路前去之際，已然是芳心蕩漾了，直至見到白玉龍如此瀟洒英俊，一表人材，自然更是心醉了。

等到白玉龍無意之中，撕去了她臉上的黑紗，她心中的高興確是難以形容，她對白玉龍既然大有情意，下手自然不會重，是以只不過運了兩、三成力道，所以白玉龍才能運本身眞氣將穴道解開。

白玉龍一覺得身上一鬆，心中的高興，實在是難以形容，幾乎出聲大叫了起來。

當然，他並沒有眞正的叫出聲，他只是恨恨地睜開了眼睛來。

他上了馬車之後，便一直在運氣，馬車已到了什麼地方，他完全是不知道的，直到此時，穴道衝開，他睜開了眼睛，這才知道，原來天色已經是黑了，車廂內已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了。

白玉龍略等了片刻，覺出馬車仍在向前駛着，白玉龍緩緩地直着身子，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啪」地一聲鞭響，馬車突然停了下來。

白玉龍大吃一驚，心想：莫非自己早先輕輕動了一下，駕車的月蘭便已經知道了麼？他不敢再動，只聽得不是一個輕微的聲響過處，突然車門被打開來。

白玉龍一動也不敢動，只是斜着眼向一旁望去。只見外面的天色，已是十分之漆黑，可以影影綽綽看到許多樹影，車子是停在一個林子之中。

而車門一打開，一個俏生生的人影，便站在車門之旁，白玉龍不必看清楚她的顏面，便已知道那正是月蘭了，白玉龍的心中十分緊張，因爲他不知何以月蘭忽然打開了車門來。

只聽月蘭連聲叫道：「表哥，表哥，你不必發怒，拉車的馬兒脚程很快，明日此時我們已在紅梅宮中了。」

她講到這裡，略頓了一頓，道：「等你到了紅梅宮中，你才知道人間仙境，世外桃源也不過如此，你就不會再想着別人了！」

白玉龍聽了，自然也不敢出聲，但是他在心中却哼地一聲，心忖：任你紅梅宮是世外桃源，只要是我不願去的地方，我一樣不願去，況且，紅梅宮中可有和我情意深重的魏金鳳麼？

他心中憤然地在想，忽然又聽得月蘭幽幽地嘆了一聲道：「表哥，剛才你對我講的那些話，眞令我傷心死了，人家都說紅梅宮中的少女，是我最……好看，你難道不喜歡我麼？」

她一面說着，又嘆息了幾聲。

白玉龍只盼望她快快的講完，再趕着車子趕程，那麼他就有機會逃走了。

可是月蘭雖然住了口，但是她人却還站在車門之旁，過了片刻，只見她一伸手，自懷中摸出一顆夜明珠來，白玉龍祇覺得眼前一亮，就像是在一個黑暗的夜裡，突然出現了半輪明月一樣，在眼前出現了一團十分柔和的銀輝。

而月蘭的身形一縱，也進了車廂來。

她進了車廂，先將那顆明珠塞進了車頂的一個凹槽之中，然後，坐在白玉龍的身邊，怔怔的望着白玉龍，白玉龍不能給月蘭知道自己那被封的穴道已衝開，是以也只得一動也不動，回望着她。

這時，月蘭雙頰緋紅，在珠輝的映照之下，更顯得明麗動人，她望了白玉龍好一會兒，才轉過頭去，可是却還靠着白玉龍坐了下來。

白玉龍只覺得她鬢邊的秀髮，不斷地拂在自己的臉上，癢酥酥地，令人感到說不出來的舒服，也感到說不出來的煩惱。

白玉龍竭力地忍住，只聽得月蘭先是輕輕地嘆息着，但接着又十分地陶醉地低聲唱了起來，她的歌聲曼妙，吐氣如蘭，更令人心醉，聽得白玉龍已忍不住要轉身，欲將她緊緊的抱住。

但是白玉龍却竭力忍着，他不斷地想着兩件事，一件是他絕不能終生在紅梅宮中渡過，另一件事是他和魏金鳳是夫妻，江湖上人人知道他們兩人是「龍鳳雙俠」，若是他到了紅梅宮中另娶一個女子爲妻，那麼這種事，絕不是他這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應做的！

月蘭唱了片刻，將頭靠在白玉龍的肩上，又低聲道：「表哥，你對我難道一點也不動心麼？我就不信世上有這樣的鐵石心腸的人，表哥，若是我將你的穴道解開來，那你……你……會對我怎麼樣？」

她講到最後的一句，心頭小鹿亂撞，幾乎連白玉龍也可以聽到她的心跳聲音了，而她的羞意大增，那句話的聲音，也低得幾乎聽不到了。

白玉龍一聽到月蘭這種說法，心中陡地一動，他知道，月蘭一定立即就要解開他的穴道來了，而如果由月蘭解開了他的穴道，那麼月蘭必然對他有了戒備，他也沒有逃走的機會了！

那也就是說，他只有在這時，出其不意向月蘭下手，才有逃走的可能。

他眞力早已凝於右手，這時，又迅速地將力道逼入食、中二指，那可以說是他畢生功力之所聚了，他知道月蘭的武功極高，不如此，不足以封住她的穴道，而她的武功既高，自然也不怕出手誤傷了她的。

他眞氣凝聚了之後，只聽得月蘭道：「表哥，如果我解開你的……」

月蘭的話還沒有說完，白玉龍已經陡地發動了——他在出手之前，身子自然不能有什麼動作，因爲他只要身體一動，月蘭就必然發覺的，是以他只是以手向上一抬，便立時向前點去。月蘭是緊挨着他而坐的，白玉龍用這樣的手法去點她的穴道，自然祇好點她的「乳根穴」，月蘭在喁喁獨語，再加上她離白玉龍又近，一點防備也沒有，話還未說完，「乳根穴」上一麻，穴道已被封住。

而白玉龍一出手，點中了月蘭的身子，他也不管是不是已將月蘭的穴道封住，立時一個翻身，已向車廂之外，疾翻了出去。

他翻出了車廂，足尖點地，「颼」地便向外撲出兩三丈，回頭看去，不見月蘭自車廂追出來，心中大定，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月蘭的聲音，自車廂傳了出來，道：「表哥，你敢走。」

一聽到月蘭的聲音，白玉龍又大吃了一驚，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但是月蘭的聲音雖怒，却不見她人從車廂追出，白玉龍略一定神間，立即想到，那一定自己雖然用足了全力，但是月蘭的武功極高，勉强將她的穴道封住，却不能令她不能說話，只不過令她的身子不能動彈而已。

白玉龍本來可以不理睬月蘭，獨自離去的，但他爲了表示自己走得光明正大，是以站定了身子道：「月蘭姑娘，妳可不能怪我偷襲，那是妳自己不好，我闖盪江湖，行俠仗義，我離不開武林，武林中也有多少不平事要我來管，我怎可以一生在紅梅宮中虛渡？況且我已有妻子，也絕不會再迷戀別人的。」

他的身形又向外閃去，但是月蘭又叫道：「你先別走，我還有兩句話要說，你却是非聽不可。」

白玉龍明知月蘭的武功如此之高，這幾句話工夫，她可能已能運眞氣將穴道衝開追上來了，是以他實不願意再久留。

但月蘭說得如此嚴重，却又不能不聽，是以他略一猶豫了一下，道：「妳快說。」

月蘭道：「表哥，你不知道紅梅宮中最恨男人逃脫，你父親是宮主的丈夫，在逃脫紅梅宮中十七年後，被帶回紅梅宮中去，尚且受了十年黑牢之苦，你現在逃，不論你逃到何方，你想想，有可能逃得出紅梅宮的搜索麼？等到你再被捉住時，只怕宮主和我雖然有心護你，格於宮中數百年相傳的規矩，你也非被處死不可的了，你還是快回來吧。」

這一番話月蘭說得十分急促，也十分眞摯，白玉龍靜靜聽完，心知她說的一定是實話，其用意也絕不是在恐嚇自己。

但是，白玉龍仍然無法接受，他只是呆了一呆，道：「月蘭姑娘，多謝妳提醒我這一點，我知道了，我唯有立刻和我妻子，遠走他方，浪跡天涯就是了。」

他話一說完，立時轉過身，飛也似的向前掠了出去，他的去勢何等之快，一個起伏便是三五丈遠近，「颼颼颼」地不停向前竄出，但是自從他一向前掠出之後，月蘭就在不斷地叫着。月蘭叫道：「表哥，你別走，你走不脫的，你別走，你走不脫的！」

她翻來覆去，叫的就是這兩句話，白玉龍一直向前不停地奔着，可是月蘭的聲音，却一直傳入他的耳中，像是月蘭就在他的身後追了過來一樣。

白玉龍好幾次以爲月蘭眞的是追了上來，急急回頭看去，可是身後却又沒有人，他一口氣奔走了近十里，月蘭的聲音才聽不見了。

由此可見月蘭一直在車廂之中，只不過她的內力極之深湛，是以才能將聲音源源不絕地逼了出來，逼出幾里外。

在聽不到月蘭的聲音之後，白玉龍才喘着氣，停了下來，這十里的狂奔，他也覺得十分乏力了，以前，他祇是聽得武林中人傳說關於紅梅宮中的事，但如今，他却是眞的遇到了紅梅宮中的人！

而且，照那七姑的說法，他本是紅梅宮中出生的，還是紅梅宮主的兒子。

這實在是他絕想不到的事情，而這時他想了起來，心中只有苦笑，他定了定神，心想自己被月蘭架走，金鳳不知急成甚麼樣了，自己自然應該立即回去金劍莊去見魏金鳳，見了她之後，帶她去躲一陣，再作打算。

主意打定，他立時認明了方向，向前又奔了出去，他不敢走大道，只揀僻靜的小路走，走了半夜，天色已漸漸地亮了。

他看出了自己所在的地方，離金劍莊大約還有七八十里，若是不作停息，有三個時辰，便足可以趕到金劍莊了。

但是天色大明，他却不敢公開地向前走去，他順着小路，又向前走出了里許，來到了一個小村莊中，用了幾分銀子，買了一套破爛的衣衫，又赤着雙脚，戴上一頂頭笠，這才低頭向前疾行。

不到兩個時辰，他便經過了岳陽樓，繼續向東走去，十來里路程，轉眼就到了。他來到了金劍莊的大門口，只見莊中靜悄悄地，而且莊門口也沒有莊丁，他心中不禁十分奇怪，也不除下頭笠，直向莊中闖了進去，一直走到了大議事廳，才看到了魏非子魏大俠，祁連二老，神行無影蔣無方四人，坐在交椅之上。

他們四人雖是坐着，可是臉色蒼白，坐的姿勢，也是十分怪異，白玉龍一見，驚叫了一聲：「師父，三位前輩！」

可是魏非子等四人，只是望定了他，却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白玉龍心中更驚，一個箭步，來到了魏非子的面前，便看出他是被人點了穴道。

白玉龍這時，也顧不得吃驚了，自然是先解開了魏非子的穴道要緊，他用力一掌，拍向魏非子的肩頭，魏非子發出一陣劇咳，身子一挺，揚起手，指着白玉龍罵道：「蠢才，你回到金劍莊來作甚？」

白玉龍才一解開了他的穴道，便被他戟指大罵，那實在令他莫名其妙。

就在此際，只聽得身後，傳來了「噹」的一聲響，白玉龍更是大惑不解，連忙轉過頭去看，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禁涼了半截。

只見隨着那一下鑼響，四個蒙面黑衣人，已從門邊之中，走了出來，白玉龍已不是第一次看見到這樣裝束的蒙面黑衣人，他自然一看就認得出，那是紅梅宮中的高手。

而這時，白玉龍自然也明白何以魏非子的穴道一被解開，便指着他戟指大罵了，因爲紅梅宮中的人早已到了金劍莊，那自然是專等他的，而他居然一路不懈地趕來自投羅網，那也難怪魏非子罵他是蠢才！

然而白玉龍一點不後悔，他是非回來不可的，他不回來，金鳳怎知他究竟去了何處？

是以他呆了一呆之後，立時問道：「師父，金鳳呢？我是逃回來見她的。」

魏非子神情顯得十分沮喪，他苦笑着道：「金鳳去找你了，她是和聖手劍鹿威一起去的，可是祇見鹿威被他們帶了回來，却不知金鳳怎樣？」

白玉龍只聽得莫名其妙，道：「什麼聖手劍鹿威？可是失踪了已近二十多年的青城派掌門麼？」

魏非子嘆聲道：「這事說來話長，聖手劍鹿威，就是金劍莊上的彭總管。」

白玉龍聽得更是一呆，但是他還想問時，却又聽到了「噹」的一聲鑼響，又是四個黑衣蒙面人走了出來。

一共八個蒙面黑衣人，分開來站在大廳四角，這八個人，雖然頭部全罩着黑紗頭罩，但如果細心看去，仍然可以看得出她們全部都是女子。

白玉龍又問道：「那麼彭大叔？」

他這句話才出口，再是「噹」一聲響，只見一個身形高大的蒙面黑衣人舉着一塊老大的木板，向外走了出來，有一個人的身子，就被固定在那塊木板之上，他的手腕、足踝、頸際，皆有熟牛筋穿過木板綁住，令他的身子不能動彈。

只見那人的臉色蒼白到不像是生人的地步，而那人的衣着，白玉龍雖然十分熟悉，可是白玉龍又從沒見過那人！

他正在發怔間，木板上的那人却已睜開了眼來。

看官，要知道這時，被綁在木板上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聖手劍鹿威，而白玉龍之所以認他不出，那是因爲他在金劍莊的時候，長年累月戴着人皮面具，他的本來面目，金劍莊上只有老莊主白震東一個人才知道。

這時，他被抬着出來，睜開眼睛，一眼看到白玉龍，他立時聲嘶力竭地叫了起來，道：「少莊主，救救我，少莊主，你一定要救我。」

白玉龍一聽得鹿威開口，他的聲音白玉龍是認得的，立時大驚道：「彭大叔，是你，你怎的變了樣子？」

鹿威喘着氣，道：「少莊主，你……你……要救救我，我被她們捉住了，我是從紅梅宮逃出來的，現在又被她們捉住了。我……我……她們不知怎樣處死我，你替我求求情。」

白玉龍聽得鹿威的聲音如此淒厲，心中也不禁發出了陣陣寒意，他苦笑道：「彭大叔，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怎能替你求情呢？」

鹿威的身子一動也不能動，除了看到他的眼珠亂轉之外，就只見到他的肚子和胸口，正在猛烈的一起一伏，只聽得他叫道：「少莊主，你不知……你……你是紅梅宮主人的兒子，她們能不聽你的話麼？」

白玉龍一聽，身子猛地一驚，大聲問道：「你……你怎麼知道？」

鹿威道：「我怎麼不知道，你父親是和我一齊從紅梅宮中逃出來的，那時他帶着你，而你出世才只不過兩天，少莊主，你救救我。」

白玉龍這時，只覺得耳際「嗡嗡」一直響着，像是天際連續不斷，響起了十七八個焦雷一樣。

他是紅梅宮主人的兒子，這件事，「七姑」早已和他說過的，對於七姑的話，他本可以不相信的，但是連鹿威也這樣說，這却不能不信了！

他原來眞是紅梅宮主人的兒子！

這不是太好笑，也是太可悲了麼？

就在呆若木鷄之際，已經聽得那托了木板出來，身形高大的蒙面女子，將木板倚柱一放，道：「鹿威，你廿七年前學技不精，違了先人之訓，擅離紅梅宮，本當將你餵狠，你可知道麼？」

鹿威被綁在床板上，這時身子不住地發着抖，他張大了口，呼嗤呼嗤地透着氣，道：「我知道，我知道……仙姑，饒命……」

這時，魏非子已然走了過去，將祁連二老及蔣無方三人穴道解了開來，四人面面相覷，却都站着不動，事實上，他們就算是想離開，也在所不能，因爲八個蒙面黑衣女子正守着大廳的四角，誰能闖得出去。

而當他們聽得聖手劍鹿威，在不斷地呼叫「仙姑饒命」，他們都不禁皺起了眉頭，心中暗暗嘆着氣，但是他們也十分同情鹿威。

鹿威雖然曾當過青城掌門人，在武林中的地位也十分之高，但是一個人到了生死關頭，自然只顧求生，那裡顧得了什麼地位，什麼尊嚴？

那高高的蒙面女子「嘿嘿」冷笑了兩聲道：「可是宮主念在你是青城派中人，因爲紅梅宮和青城派早年略有因果，是以饒你不死，你就應該謝天謝地了，可是你却還是逃了出來。」

鹿威頭上冷汗直標，說道：「仙姑，我……我知錯了，我仍然回去，我再回紅梅宮去做苦工。」

那蒙面女子一聲冷笑，道：「私自逃脫的人，哪有活着回去紅梅宮的？若是有，那只有一個，因爲他是宮主之夫，是以才是例外，你也想麼？」

鹿威眼珠轉向白玉龍望來，道

：「少莊主，你替我求求情！」

那蒙面黑衣女子不等白玉龍開口，便道：「誰也求不了情，你該受五掌之刑而死，第一掌。」

她「第一掌」三個字才一出口，手揚處，「呼」地一掌，便已向鹿威的左腕拍去，出手之快，實是難以形容，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鹿威發出了一下淒厲之極的怪叫聲，他的左小臂，已然陷進了木板之中。

當然那一掌，令得他臂骨全碎，他痛得全身發顫，怪聲嚎叫，那蒙面女子已然又喝道：「第二掌。」

她出手快絕，「呼」地第二掌，已然又拍向鹿威的右臂，鹿威又是一聲怪叫，雙眼上翻，已然昏死了過去。

白玉龍看到這裡，實在忍不住，踏前一步，厲聲叫道：「住手！」

那蒙面女子慢慢的轉過頭來，雙眼中，精光暴射，望定了白玉龍。

白玉龍實是被她的目光望得遍體生寒，但是他却也絕不畏懼，他沉聲道：「妳已毀了他雙手，就算他有什麼不是，那也夠了。」

那蒙面女子一聲冷笑道：「他該受五掌之刑而死，我祇不過擊了兩掌，你是什麼東西，膽敢來向我求情，可是活得不耐煩了麼？」

白玉龍的一生之中，可以說是從來也未曾受過這樣的責罵，他心中更怒，厲聲道：「妳又是什麼東西？難道妳說他要死，他便非死不可了麼？」

那蒙面女子「嘿嘿嘿」地冷笑起來，笑聲之中十分陰森可怖，令人心頭駭然，她笑了幾下，才道：「我是什麼！我是紅梅宮的掌刑。」

白玉龍這時心中實是怒極，紅梅宮，紅梅宮，什麼全是紅梅宮，好好的金劍莊，也因為紅梅宮而變得一片冷清，而他新婚燕爾，日子過得何等甜蜜也全被紅梅宮破壞了，是以他狠狠的「呸」了一聲，道：「紅梅宮又是什麼東西？」

那蒙面女子的身子陡地一震，她的臉上神情如何，自然不得而知，但是她的身形震動，也可以看得出，她從來未曾聽見過有人對她說過那樣的話。

只聽得她發出了一下極其難聽的怪叫道：「紅梅宮與世絕緣，也絕不會去擾及世人，但什麼人從紅梅宮中逃出來却絕不輕恕。」

白玉龍怒道：「放屁！紅梅宮莫不成了人間地獄？否則何以不准人出來，哼哼，我看紅梅宮決不是什麼好東西，妳們不是曾經強逼我到紅梅宮去的麼？」

那蒙面女子聲音冰冷，一字一頓，說道：「白玉龍，你太過份了，我將鹿威帶到金劍莊來行刑，就是想叫你看一看，自紅梅宮中逃出來的人，會有什麼下場，好叫你心中怵然而驚，自動回到月蘭的身邊去。」

白玉龍這時早已豁了出去，仰天「哈哈」一笑道：「妳以為這樣可以嚇倒我，那未免太可笑了，妳既然身在金劍莊，那麼妳要殺他，除非先殺了我。」

白玉龍這一句話才一出口，只聽得魏非子發出了一聲驚叫道：「玉龍！」

白玉龍身形挺立道：「師父，我知道你為什麼叫我，你可是對我說，我萬萬不是她的對手麼，那我也知道，但是我仍然要喝她住手。」

魏非子發出一聲驚呼之聲，臉色十分驚惶，可是白玉龍毫無懼色，侃侃而談，却令得他也勇敢起來，只聽得他大聲道：「說得好！」

那蒙面女子轉身去，厲聲道：「什麼？」

魏非子大聲道：「玉龍說得對！」

蒙面女子學着他的聲音說道：「說得對！」

她一個「對」字出了口，「呼」的一掌，已向魏非子當頭劈下來，魏非子身形一矮，右手的食 指向上倏地翹起，「嗤」地一股勁風，直指那蒙面女子掌心的「勞宮穴」，這股指風，正是他獨門的「一柱功」，他外號「一柱擎天」，這「一柱功」猶在他的「擎天劍」之上。

當下，只見他指力疾襲而去，照理來說，那蒙面女子是非變招以避不可的。

可是，那蒙面女子却只是一聲冷笑，那一掌，仍然壓了下來。

電光石火之間，魏非子只覺得自己所發出的指力，竟被對方强大無比的掌力，壓得向下沉了下來，魏非子心知不妙，立時想抽身退避時，哪裡還來得及？只聽他發出了一聲怪叫，那蒙面女子的手掌向下一壓，五指一緊，已將他的手指緊緊抓住。

那蒙面女子一抓住了魏非子的手指，厲聲喝道：「螳臂擋車，不自量力！」

在她的喝罵聲中，魏非子用力向後掙扎着，而白玉龍也已奮不顧身，向前直撲了過去，雙掌齊出，「叭叭」兩聲，一齊擊中了那蒙面女子的背部。

可是，他那兩掌擊了下去，却如中了敗絮一樣，所發出的力道，如石沉大海一樣，毫無着落，白玉龍還想再進招時，那蒙面女子的身子，已向後撞了過來，一股大力，將白玉龍的身子撞得向後直飛了出去。

而在白玉龍的身子向後飛出之間，只聽得「波」地一聲，同時又聽得魏非子發出了一聲慘叫聲，身子向後疾退了開去。

而白玉龍身在半空之中，也看到了魏非子身形踉蹌，頭上大汗如雨，他揚着手，身子發戰，向後退去，而他的右手食指，却已不見，一股血泉，自他的右手中指和拇指之間，直噴了出去。

敢情那蒙面女子已經將他的食指生生的拔了下來。

緊接着，只聽「砰」地一聲，魏非子跌在地上，又是一聲巨響，白玉龍的身子，撞在一條大柱之上。

那一撞之力，實是堪稱大到了極點，只聽得那一下巨響過處，那一條大柱，竟然被撞離了柱墩，向下沉來，等到巨柱落地之際，又是一聲巨響，連得屋樑也嘩啦啦一聲，坍了下來了。

刹那之間，瓦落如雹，摟頭蓋臉的向白玉龍的頭上落了下來，白玉龍在地上滾開去，一躍而起。

剛才那一撞，雖是他的背脊撞向大柱，但是，那蒙面女子，却分明用了隔山打牛之力，借白玉龍的身子，傳進內力，是以雖將柱子撞歪，白玉龍却是一點損傷也沒有。

這時，大廳的一角，已經倒了下來，白玉龍的心頭駭然之際，他才躍了起來，便看到祁連二老和蔣無方三人，正在圍攻那蒙面黑衣女子。

那蒙面女子雖然受三人圍攻，但是却一點也沒有叫人相助之意，那八個蒙面女子，仍然各自站在大廳的一角，一動也不動。

白玉龍喘了一口氣，一個起伏，來到了魏非子的身邊，魏非子斷了一指，這對於一個終日掄刀動槍的學武之士來說，本來就不算是什麼大傷！

可是，魏非子的情形，却又有所不同，一則，他的手指，乃是被對方硬生生地拉了下來，常言道十指痛歸心，疼痛可想而知，二則，他右手食指一斷，他數十年苦練的「一柱功」，也就算是完了。

是以這時他雖然已自封穴道，止住了流血，但是他仍然臉如死灰，身子却在不斷地發抖，白玉龍來到了他的身邊，道：「師父，你怎麼了？」

魏非子喘着氣道：「玉龍，我們鬥不過這些妖婦的，你快走！」

白玉龍這時，若是肯自顧自逃走的話，那麼，他剛才也不會怒斥那蒙面女子了，他身形昂然而立，正待再向前撲去時，只聽得那蒙面女子道：「白玉龍，你走不了的。」

白玉龍一聲長嘯道：「誰要走？」

就這兩句話工夫，只聽得「砰砰」兩聲，那蒙面女子雙臂一分，雙掌已擊在祁連二老的胸口，祁連二老口中鮮血狂噴，向後跌翻了出去，萎頓於地上。

而蔣無方一見對方雙臂張開，胸前門戶大開，看出有機可乘，一拳便向對方胸前疾攻而出。

可是，那蒙面女子的動作，當眞快到了極點！

蔣無方在攻出那一拳之際，她的臂分明還是張開在外面的，但等到蔣無方的那一拳攻到了她面前之際，她雙手却突然合攏起來。

蔣無方被稱「神拳無影」，輕功是何等之高，一見蒙面女子合攏手勢，立時要抽身而退，可是却已慢了一步。

只聽到「啪」地一聲響，蒙面女子的雙掌，一齊拍向蔣無方的拳頭，蔣無方的拳頭，簡直就像一團麵粉一樣，被她一拍之下，一聲慘叫，等到那蒙面女子的雙手放開之際，蔣無方的右手，已不復成形了，蔣無方痛得額頭上的汗，一滴一滴地滴了下來，向後踉蹌退出了幾步，坐倒在地上。

那蒙面女子一聲冷笑道：「白玉龍你是自己前去，還是等我來捉？」

白玉龍挺胸而立，神情傲立的道：「妳動手好了。」

蒙面女子一聲大喝，道：「你至死不悟，我也難以手下留情了。」

只見她手一揚，五指如鈎，已向白玉龍當胸抓了過來，可是她也就在她五指帶起颼颼的指風抓了過來之際，只見一條人影，斜斜地飛了過來，攔在蒙面女子和白玉龍的兩人之間。

那人是從大廳坍了一角，屋頂的破洞之上躍下來的，但是他何以能凌空斜飛，那實是令人莫名其妙，除非那人的內功，實已到了極點。

而當那人站定之後，白玉龍更是一呆。

只見那人身上，穿着一件極不合身的寬大之極的黑色長袍，直拖在地上，更奇怪的是，那人的頭上，竟套着一個竹籮，那竹籮大約可以裝一斗米，其大小恰好將一個人的頭，完全套住。

這樣的一個人，可以說全然無法知道他是何等樣人的，而他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突然攔在白玉龍與蒙面女子之間，當然是想救白玉龍的了。

白玉龍此際，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心知蒙面女子的武功太高，那人好意來幫自己，只怕會連他也一齊遭殃，是以他忙道：「朋友，你讓開。」

那人並不出聲，蒙面女子已厲

聲喝道：「你是誰？」

那人並不回答，突然揚起掌來，一掌便向蒙面女子拍了出去。

這一掌，掌勢飄忽之極，而且掌拍出之際，一點聲息也沒有，就像她那一掌，一點力道也沒有一樣，蒙面女子哼地一聲，道：「又來一個送死的！」

只見她手一晃，一掌迎了上去，電光石火之間，「啪」的一聲，兩人雙掌已然相交。

白玉龍心中暗嘆了一聲，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是什麼人，若是那人死在蒙面女子手下的話，他心中實是過意不去。

可是，兩人雙掌相交，結果却是出人意料之外，只見那蒙面女子的身子忽然一搖晃，再晃，接着，便見她騰騰騰地向後連退三步，砰地一聲，坐倒在地上，鮮血自她的黑紗之中，湧了出來。

一直站着不動的八個人，這時不約而同，身形閃動，向前圍了上來。

但是那蒙面女子身形一挺，手在地上一按，已經站了起來，沉聲說道：「別動手！」

她已然受了內傷，再高叫了一聲，已不住的喘起氣來，喘了幾聲，才又道：「你們不是他的對手，動手也是無益，快退到我身後來。」

那人一聲不出，身形疾閃，已來到了那蒙面女子的背後，蒙面女子發出了嘿嘿地幾聲乾笑，道：「尊駕何人，留下名來。」

可是，那穿着黑袍頭戴竹籮的人，却是一聲不出，只見他手腕一翻，又是一拳的向前拍出。

那蒙面女子悶哼一聲，一揚手，和那八人身形一起向後，疾退了出去，穿過了倒塌的牆，到了大廳之外，那人向前連趕出了三步，又連出了三掌，那蒙面女子剛才一掌被人震成內傷，如何還敢還手。連連後退，心知那人在此，自己是無法逞強，氣得她一聲大喝道：「你竟敢和我紅梅宮作對，叫你定無好收場，咱們後會有期！」

她雖然受了內傷，但是身形仍是十分矯捷，帶着八個人疾掠了起來，轉眼之間，便已看到她們奔出金劍莊，越走越遠了，直到她們走得看不見了，才見那頭戴竹籮的人轉過身來。

那白玉龍等人全被剛才那一剎發生的事，弄得呆了，因爲在他們看來，那個蒙面女子的武功，已然可以說高到了極點，但是忽然之間，又來了這樣一個怪人，竟在一招之間，便將那個蒙面女子擊退！這樣看來，這怪人的武功之高，實在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直到此際，那怪人轉過了身子，白玉龍才忙行了一禮，道：「多謝尊駕相救，不知尊駕尊姓大名？可否見告麼？」

那人並不出聲，只是一步一步向前走了過來，他頭上戴着的一頂竹籮，他自己可以從竹籮的縫隙中看人，但是人家却是難以看得到他。

白玉龍心頭生寒，正待向後退去，可是那人却已突然伸出手來，握住了白玉龍的手，拉着白玉龍，向外便奔，身法快絕，白玉龍只覺得耳際「呼」地一下風响，眼前根本什麼也看不到了，只覺出人已出到了大廳之外，依稀聽魏非子叫他之聲。

接着，第二個起伏過處，他人已出了金劍莊之外，被那人拉着，白玉龍不斷地向前奔了出去，勁風撲面，令得他想要開口詢問，都在所不能，約莫過了半個時辰，那人才突然停了下來。

白玉龍定了定神，發現自己是在一個小山丘之中，那小山丘十分清靜，有好幾棵古木，在一株古木之下，有一個女子，正背着他坐着。

白玉龍一看到那女子的背影，心頭便卜卜跳，失聲叫道：「金鳳！」

他一叫，那女子陡然轉過身來，不是魏金鳳是誰？白玉龍也不知道那怪人是什麼時候鬆開了他的手，他陡然向前奔去了，魏金鳳也向他奔了過來，兩人迅速地接近，接着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他們緊緊的抱着，互相一次又一次叫着對方的名字，大有不相信自己還有見面的可能一樣，好一會，白玉龍才問道：「金鳳，妳怎麼會在這裡？」

魏金鳳淚如泉湧，道：「我到紅梅宮找你去，可是紅梅宮中人說，你就要和一個叫月蘭的姑娘結婚了，我……」

白玉龍只覺得心頭一熱，也不由自主落下了淚來，但是他一面却在笑着道：「別傻了，我怎會再娶別人？只有妳是我的妻子。」

魏金鳳將頭靠在白玉龍的胸前，她仍然在抽泣着，道：「我哭昏了過去，醒來之後，我只覺得天地茫茫，再也沒有辦法可想，我迷迷惘惘，走上了一個極高的山峯，我叫着你的名字，叫得聲也啞了，我向山峯之下跳了下去……」

白玉龍大聲叫道：「金鳳……」

魏金鳳道：「若是我跳了下去，那麼我和你，就只好來世相見了，可是我才一跳起來，衣服就被人抓住了，那人穿着一件黑袍，頭上套着一個竹籮，我不知他是什麼人，是他帶我到這裡來的。」

白玉龍「啊」了一聲道：「我也是他帶我來的。」

兩人這才一齊向四面望去，却看到那人，仍然在山坳之中，離他們遠遠地，坐在一塊大石上，那人的頭上，仍然戴着竹籮。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連忙來到那人的面前，兩人互相望了一眼，不約而同雙膝一曲，齊齊跪了下去，白玉龍道：「尊駕能使我們夫妻兩人，再度相逢，恩同再造，請受我們夫婦一拜！」

他們一齊拜了下去，那人也不相阻攔，也不出聲，等到兩人拜畢，那人才長嘆了一聲。

白玉龍忙又道：「尊駕對我們恩重如山，若是我們竟不識恩人的眞面目，實在是一件大憾事了。」

那人又嘆了一聲，從他的嘆息聲聽來，他的心中，像是十分愁苦。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正在心頭愕然之間，已見那人舉起手，慢慢地將頭上的竹籮除了下來。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連忙定眼看了過去。

一看之下，他們更加發怔。

只見那人在除去頭上所帶竹籮之後，竟是一個將近六十的老婦人，只不過雖然歲月無情，在她臉上留下了滿臉皺紋，但是她却十分雍容華貴，可見得她年輕之時，實是一個罕見的美人兒了。

白玉龍以前從來未曾見過這樣一個老婦人，却覺得心中陣陣發熱，就像是見到了最近最親的親人一樣。

魏金鳳一見對方是個老婦人，也不禁一呆道：「婆婆，妳救了我們，不怕得罪紅梅宮麼？」

那老婦人忽然笑了起來，她笑得十分異樣，笑聲中夾雜着太多的無可奈何，笑了好一會，才聽得她道：「我？我爲什麼要怕紅梅宮？我就是紅梅宮的主人！」

她就是紅梅宮的主人，這一句話的每一個字，簡直就像是一個霹靂一樣，打在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心頭之上，令得他們不由自主，退出了兩步。

可是，在退出兩步之後，白玉龍却發現對方的目光，一直望着自己身上，那種目光，令得他感到不論躲到何處，都不能避得了，而且，在她的目光之中，可以找到數不盡的關注，白玉龍有生以來，還未曾被這樣的目光注視過。

他的心中陣陣發熱，而且也覺得心酸，他的口唇抖動着，好一會，終於自他的口中，道出了一聲呼叫：「娘！」

那老婦人的淚水，慢慢地落了下來，一聽白玉龍的叫聲，她忙不迭叫道：「孩子！」

白玉龍衝了過去，那老婦人緊緊的抱住了他的頭，這實在令魏金鳳呆住了！

好一會，白玉龍才抬起頭來，道：「娘，七姑所說的，全是眞的？」

老婦人滿臉淚痕道：「眞的，全是眞的。」

魏金鳳走了過來，用疑惑的眼光，望了望白玉龍，又望了望那老婦人，白玉龍拉着了魏金鳳的手道：「娘，這是妳的媳婦。」

老婦人道：「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她是我的好媳婦了。」

白玉龍又道：「娘，爹可好麼？」

老婦人點點頭，道：「他好，但是我和你爹命就苦了，我們竟生活在紅梅宮中，你爹捨不得親生骨肉分離，在你出世之後兩天，就帶着你逃了出來，其實，我又何嘗捨得？可是紅梅宮中的規矩如此。」

老婦人苦笑着又道：「紅梅宮中的規矩，數不清的規矩，絕不能留男孩子在宮中，孩子，要不然我怎會一生你下來，就看不見你了呢？」

她又抹了淚，才道：「你爹在外面，改名白震東，我早已知道了，因爲他用的那柄金劍，是我私下送給他的，可是這件事祇有我一個人知道，他改名換姓，變易容貌，可是他却不隱藏這把金劍，可知他心中是對我好的，而且也知道，我是不會爲難他的，我只是希望紅梅宮中的人再也找不到他。可是十年前，他還是被人找到了，他被人找到，我也是喜歡的，因爲我終於又可以見到了他，但是，我的兒子呢？我和天下的娘，沒有甚麼不同，我能不想念自己的兒子嗎？」

白玉龍又激動的叫道：「娘！」

老婦人又笑了起來道：「孩子，爲娘的糊塗了，不知你已娶了這樣好的妻子，竟命人將你帶到紅梅宮中來，想你在紅梅宮中住上一世，現在我知道了，你們可以不必再理會紅梅宮甚麼了！」

白玉龍大是歡喜，道：「娘，那你在救我之時，何以要套住竹籮？」

紅梅宮主苦笑道：「我怕被她們認出來。」

白玉龍駭然道：「娘，妳是紅梅宮主人啊！」

紅梅宮主道：「是的，但是紅梅宮歷代傳下來的規矩，却一直刻在一塊大石上，連宮主也要遵守，除了我之外，宮中有掌刑、執法，我雖然是宮主，却也不能獨斷獨行。」

白玉龍苦笑道：「娘，那麼，我們想要不理會紅梅宮，也是在所不能的？」

紅梅宮主慢慢地站起來，說道：「但是我却有法子，令得紅梅宮中歷代相傳的規矩，變得一文不値，變得無人理睬，變得……」

她顯得十分激動，陡地住聲，握住了白玉龍和魏金鳳的手道：「就算單單爲你們兩人，我也值得那樣做了！」

白玉龍雖然不知道母親要怎麼樣做，可是他心中却也隱隱感到事情非同小可，他忙道：「娘！妳要廢去紅梅宮中一切法規，可是得冒險麼？」

紅梅宮主的聲音，在刹那之間，又變得十分平靜，道：「不，不必冒甚麼險的，孩子，你們抬起頭來，讓我好好地看看你們。」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一齊抬起頭來，紅梅宮主望着他們，好半晌，她才嘆了一聲道：「行了，孩子，我走了，你們放心好了，紅梅宮的那許多法規被廢之後，再也不會有人來麻煩你們了。」

她慢慢地向後退去，退出了好幾步，突然身形一閃，便失去了踪跡。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望着她的去向好一會，白玉龍才將自己被那兩個蒙面女子擄去之後的情形經過，向魏金鳳詳細地敘述了起來……

* * *

一個月之後，在一個十分平坦，綠草如茵的山谷之中，許多人默立在一座新墓之前，站在最前面是金劍白震東，在白震東身後的，則是白玉龍和魏金鳳。

在他們三人身後的，還有許多人，魏非子、祁連二老，有一手已裝製成了鐵鈎的神行無影蔣無方，還有許多年紀長幼不同的女子，以及一些滿臉皆是感激之容的男子。

在那些女子之中，月蘭也在，月蘭的雙眼，一直定在白玉龍的背影之上，一臉皆是悲怨之色。

山谷中人雖多，但是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好一會，才聽白震東以十分沉重，十分悲痛的聲音道：「紅梅宮數百年相傳法規是重女棄男，男人一入紅梅宮，終生不得離去，違者立死，數百年來，不知使多少人流盡傷心淚，也不知枉送了多少人命……」他講到這裡，頓了一頓，山谷中倒有一大半人，發出了一聲長嘆。

白震東又道：「當年立下法規的人曾將各條法規，一齊刻於石上，並且註明，若有那一代宮主，想廢棄法規的話，必需將她本身的鮮血，洒滿法規的每一個字，各位，紅梅宮第九代宮主，以本身鮮血，廢棄法規，令我們得以超脫生天，而她……她自己……」白震東講到這裡，再也講不下去，語言哽咽，突然之間，他放聲大哭了起來。

他一哭，一大半人，都跟着唏噓不已，這些人本來全是在紅梅宮中受着種種法規約束的男女，紅梅宮主的壯舉，令得他們也搬開了壓在自己身上的大石，白震東不斷的悲泣着，白玉龍和魏金鳳也不住地抹着眼淚，山谷中的人，有的已一聲不響的向外走了出去，有的還在飲泣吞聲。

漸漸地，在山谷中的人已越來越少了，只見一個人突然撲上墳上，號哭不已。一面哭一面道：「紅梅宮主，我的命是你救的，我的命是你救的。」

那人正是聖手劍鹿威，還是白震東將他扶起來，一直到了天色漸漸地黑下來，山谷中已只剩下了金劍莊中的人了，這幾個人才慢慢地向山谷之外走去。

暮色罩了下來，山谷中迅即黑暗，那以自己鮮血，廢棄了紅梅宮中法規的紅梅宮主的墳墓，也完全被黑暗吞沒了。

（全文完）

湖海恩仇錄／麥　磊・文　可　飛・圖

英雄本色



劍芒如電　血霧漫天

在一個嚴寒的下午，一個灰袍人，騎着一個在雪地上爬行的大漢，來到了虎堡。

負責看守堡門的白臉老張，他的臉立刻由白色變成灰色，灰得就像這來者的衣服一樣。

老張向來自誇膽子比別人大，但這畢竟只是自誇自讚而已。

現在，他已被嚇得魂不附體。

因爲他已經認出，在地上爬行着、給人當作牛一般騎着的紫面大漢，原來竟是威震北五省已十餘年的金衣堂主——環刀無敵向無羣。

向無羣是虎堡的常客。

這十餘年來，他一直都與虎堡堡主魯山君保持着很密切的往來。

他上次到虎堡的情景，白臉老張還記得很清楚。

那是今年的上元佳節，向無羣是在子夜時份，他坐在一輛敞篷的金色馬車，左擁美人，右手捧玉樽，帶着滿身酒氣，在十餘從僕、艷婢簇擁下而來。

他雖然長得粗壯，但是很喜歡花。

上次他來的時候，那輛馬車堆滿着千嬌百媚的花，整輛車子看來就像是一個美麗的花球。

連站在稍遠的白臉老張，都能嗅到了陣陣醉人的花香。

花香醉人，酒也醉人，他身邊的美女，更是令人意蕩神飄。

向無羣又怎能不醉？

霎時有個神秘的刺客忽然從車底冒出，反手一劍刺向向無羣咽喉的時候，白臉老張算是大開了眼界：

向無羣的反應，簡直比艷陽天的飛鷹還更清醒、迅捷。

他原本握玉酒樽的手，彷彿在忽然間就變了一種無堅不摧的厲害武器。

他把玉樽放在自己的頭上，接着以手爲刀，斜斜的劈向這刺客的右腕上。

一陣清脆的骨折聲響起，這個刺客的右手算是完了。

向無羣冷笑，忽然駢伸五指，向這刺客臉上抓去。

刺客急避，身子向後飛躍。

向無羣却已拿掉了他的刀，當刺客急退的時候，這把刀却猶如電光般向他的胸膛射去。

刺客無法避閃。

即使世間上絕大多數可以稱爲「一流殺手」的人，也同樣無法避開。

所以，這刺客的下場，只有一

個字——死。

直到很久以後，白臉老張才知道，這刺客原來竟是江湖中聞名變色的「一刀斷魂」溫藏。

溫藏殺人，絕少失手。

他唯一失手的一次，是在十年前刺殺少林方丈寒一大師。

那一次，寒一大師都幾乎死在他的刀下。

以武功而論，溫藏不及寒一大師。

但溫藏却處心積慮，在少林寺混了三年，才有機會發出那致命的一擊。

他這人最大的長處就是有耐性。

爲了要殺一個人，他可以等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一輩子。

他後來沒有再去行刺寒一大師，是因爲聘請他的僱主，已經逝世。

像溫藏這種殺手，天下間沒有幾個人能避過他的襲擊的。

但向無羣却能，而且在很輕鬆的情況下，用殺手自己的刀，把這個可怕的殺手殺掉了。

能夠在一擧手間就宰了溫藏的人，這人當然也是相當可怕的。

但現在，向無羣却像頭牛般被人騎着來到了虎堡。

這灰袍人是誰？

究竟他是瘋了，還是向無羣瘋了？

* * *

「虎嘯震中原」魯山君也不相信這件眞實的事。

他認識向無羣，更深切了解他的個性和武功。

向無羣並不是永遠不敗之神，假如有人告訴他，向無羣敗了，他會相信。

但現在他手下向他報告的事，却令他無法相信。

他幾乎像一陣急勁的北風，從堡中大廳裡，飛掠出堡外。

他終於看到了一件令他無法相信，而偏偏又是事實的怪事。

* * *

魯山君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這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地方上，自己的弟子面前，露出如此吃驚的神色。

他是一個硬漢，從五歲到現在五十歲爲止，從來都不會遇事慌張，呆若木鷄。

但現在，他簡直就像遇見了世間上最奇怪，也最可怕的一件怪事。

他的背樑上竟然感到一陣寒涼。

他身穿貂裘，本不該覺得寒冷，但他現在却感到了渾身冰冷。

這種寒意，並不是來自嚴寒的北風，而是從他的心底裡散發出來的。

突然，他的目光盯在灰袍人的臉上。

這灰袍人一言不發，也在看他。

魯山君吸了一口寒氣，顎下有點灰白的鬍子在迎風飄蕩。

「在下魯山君，是這座小堡之主。」他抱拳一禮，緩緩的向灰袍人說道：「敢問這位兄台，怎樣稱呼？」

灰袍人冷冷的道：「你不配問。」

魯山君一怔，繼而冷笑道：「在下是本堡堡主，若連我都不配問，只怕本堡之中沒有任何人配問尊駕的大名了？」

灰袍人却搖頭。

魯山君寒芒四射：「我不配問，誰配問？」

灰袍人緩緩的說道：「周鐵民。」

魯山君一怔：「周鐵民？」

他轉望向身旁一個藍衫中年人問道：「本堡之中，誰叫周鐵民？」

這藍衫中年人叫范禪，是虎堡的總管。

范禪眉頭一皺：「本堡確有周鐵民其人存在，但他只是廚房中的一個老雜役，而且向來體弱多病……」

魯山君臉色一變，目注灰袍人：「聽尊駕的口氣，似乎本堡主連區區一個老雜役都比不上？」

灰袍人說道：「是的，連他的一根指頭都比不上！」

范禪冷笑一下，踏步上前：「在下是虎堡總管，姓范名禪，江湖上朋友都稱呼在下幻雲平。」

灰袍人目光一閃，淡淡地道：「我知道。」

范禪冷冷道：「尊駕連本堡雜役的名字都這麼清楚，恐怕本堡上下人等，你都俱已瞭如指掌？」

灰袍人默然。

范禪向爬在地上的向無羣看了一眼，接道：「在下現在只想你別再侮辱向堂主，同時更要你說出，究竟用甚麼方法暗算向堂主的！」

灰袍人冷冷一笑，忽然伸出手敲向無羣的腦袋：「我是不是曾經暗算過你？」

向無羣立刻用力的搖頭道：「沒有，你沒有暗算我，是我甘心情願給你騎着走的。」

灰袍人望着范禪，道：「你聽見了沒有，我沒暗算他。」

范禪怒道：「那你一定是用卑鄙的手段，威脅着向堂主。」

灰袍人沉吟着，又伸手去敲向無羣的腦袋：「是我威脅着你嗎？」

「不，絕不是這樣。」向無羣居然展顏一笑，「是我求你三天三

夜，你才肯讓我爲你做牛做馬的。」

灰袍人大笑。

「范總管，你聽清楚了沒有？」

范禪吸了一口冷氣，凜然道：「我不管這許多，總之，你現在是不能再騎在向堂主的背上了。」

灰袍人淡淡道：「你憑甚麼在我面前說這種話？」

范禪道：「不憑甚麼，就是憑在下的一雙手。」

灰袍人就盯着他的手，緩緩道：「聽說你這一雙手，曾爲虎堡除去不少强敵？」

范禪冷冷的道：「不錯，你若配稱『强敵』，那麼將會是死在這雙手下的第二十七人！」

灰袍人擺了擺手，臉上木無表情：「你最好別輕擧妄動，否則你這雙手……」

范禪冷笑：「只要尊駕有本事，這雙手我是隨時可以讓你給卸下來的。」

他雙眉微動，已待出手。

向無羣却厲聲喝止：「住手，你是絕對接不上他一招的！」

范禪的臉色又是一變。

以金衣堂主向無羣的身份，喝令他「住手」，他本來無論如何都要乖乖的住手的，否則，非但不給向無羣面子，而且也會被堡主責罵的。

但此刻的情況，却是太不相同。

姑勿論向無羣爲了甚麼理由甘願被人如此侮辱，但他現在的形態，已是大大失了金衣堂主的身份。

而最令范禪忿然的，是向無羣說的那句話：「你是絕對接不上他一招的！」

這句話，向無羣也許是一時着急而說了出來，可在范禪耳中聽來，却極不是味道。

於是他把心一橫，冷笑道：「范某若是連這位兄台一招都接不下，也不必再在江湖上混了。」

說罷，霍然從斜裡探出左手，急抓灰袍人脅下要害。

他的出手不可謂不快。

但更快的還是灰袍人的手。

范禪急變招，手向下沉，改抓灰袍人的腰。

但他的手還沒有沉下，一道金光已急速的劃過。

金光閃處，血影飛揚……

范禪的一隻左手竟然一出手就已給對方卸了下來。

范禪的臉色慘變，但仍不服氣，右手一式三變，帶着一股勁風，急襲灰袍人的面門。

突地，人影一閃，魯山君已出手阻攔范禪。

「范禪，使不得！」

范禪切齒道：「屬下與他拚了。」

「拚了？」魯山君臉色一寒，叱道：「你憑什麼跟人家拚？再拚下去，可連這一隻手也保不住了。」

他說的是實話，范禪也是明白的。

但他確實是下不了台。

魯山君急呼白臉老張：「張勝，快扶總管入內！」

白臉老張急忙扶走了范禪。

魯山君神色凝重，對灰袍人道：「尊駕此番來到敝堡，是存心來找樑子麼？」

「我不是來找樑子，而是來找周鐵民的。」

「是否只要找到周鐵民，你就會馬上離開此地？」

「那個自然。」

「但那范禪的手……」

「我可以賠他。」

「怎麼賠法？」

「每根指頭賠一兩。」

「那麼……是賠償五兩？」

「不錯，這已是很公道的了。」

灰袍人說着，隨手一抛，掏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

魯山君接過這五兩重的銀子，臉上的表情已完全僵硬。「尊駕這是太侮辱咱們的人了。」

爬在地上的向無羣忽然大聲叫道：「魯堡主，他要找的是周鐵民，祇要把周鐵民交出來，什麼事都好辦了。」

魯山君望着他，心頭不由一陣絞痛。

這本是他的朋友。

在江湖上，能成爲魯山君的朋友的人並不多，而向無羣本是魯山君最欣賞的其中一個。

但現在，魯山君愛莫能助，而且根本不知道這悶葫蘆裏裝的是什麼藥？

他沉默了很久，忽然大聲叫道：「魯騰！」

一個錦衣大漢走到他面前。

這人叫魯騰，是魯山君的侄兒。

「你帶廚房的周鐵民出來，說有人找他。」

魯騰領命，立刻回堡內去找周鐵民。

但他很快又回來。

魯山君沉聲喝道：「那周鐵民呢？」

魯騰的臉色有點鐵青，說道：「他死了。」

「死了？」魯山君怒道：「他怎麼會無緣無故的死掉了？」

魯騰苦着臉道：「他上吊。」

魯山君怒聲喝道：「爲什麼他要在這時候上吊？」

魯騰答不出。

他又不是周鐵民，而且對這個

老頭兒的認識也不深，當然不知道周鐵民爲什麼會在這時候上吊自殺。

灰袍人却在這時候淡淡的說：「我知道他爲什麼要自殺。」

魯山君問道：「你知道？那是爲了什麼？」

灰袍人淡淡道：「不爲什麼，因爲他知道我已來了！」

這就是他的答覆。

* * *

周鐵民的屍體已被抬了出來。

灰袍人似是很仔細的檢視過，然後才緩緩地接道：「不錯，他就是鐵指文四。」

魯山君一凜：「什麼，周鐵民是鐵指文四？」

灰袍人說道：「若不是文四，我也不會親自來這裡找他，難道你以爲我空閒得太無聊，要來找一個老雜役尋開心？」

魯山君怔着。

他做夢也想不到，在自己堡中的一個老雜役，原來竟是中原鼎鼎大名的鐵指文四。

魯山君在江湖上無疑已是個很有身份的人，却仍然無法與文四相提並論。

早在二十年前，文四便已是中原鐵衛盟七大長老之一。

直到十年前，鐵衛盟毀了，盟主也不知去向，七大長老祇剩下二人，其中一個就是鐵指文四。

但不久，文四也失踪了。

誰也想不到，在十年後，文四竟然會藏身在虎堡之內。

* * *

鐵指文四以前是怎麼樣的人，可現在已變成了一具屍體。

灰袍人看了很久，臉上終於露出了滿意的神色。

「很好，這老賊終於畏罪自戕了。」

向無羣仍然在他的胯下，聞言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走了？」

灰袍人點點頭。

向無羣又在爬行。

灰袍人忽然道：「你爬得太慢，倒不如站起來，咱們一起走。」

向無羣居然用力的搖頭，「不，這樣不好，我爬快一點就是。」

魯山君忽然振臂一叫。

「向無羣！我實在無法再忍受下去，你站起來。」

向無羣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只顧用力的在地上爬行。

魯山君突撲前，向那灰袍人說道：「他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你要這樣的折磨他？」

灰袍人冷冷道：「這不關你的事，而且你就是要管也管不了！」

魯山君鬚髮皆豎，厲聲大叫道：「嚴疾雨，我知道我的武功不如你，但你還不肯放過他，我只好與你拚了！」

「拚了？」灰袍人嘿嘿一笑：「你剛才不是在教訓總管嗎，問他憑甚麼來跟我拚？」

魯山君呆住了。

灰袍人臉色冰冷，慢慢的接道：「你現在既然知道我就是嚴疾雨，應該知道嚴某的脾性，可不是好惹的！」

魯山君仍然攔阻他的去路道：「只要你願意放過向無羣，甚麼條件我都可以答應你。」

嚴疾雨冷冷一笑：「假如我想要你的腦袋呢？」

魯山君大聲道：「只要你眞正願意放過向堂主，魯某這顆已老的人頭，就算給你割了下來作夜壺，却又何妨？」

嚴疾雨目光一閃：「如此說來，你倒是一條漢子。」

魯山君道：「敝堡雖然在江湖上沒有太响亮的名氣，但堡中上下，不論職位高低，全都不是怕死的好漢。」

嚴疾雨道：「這番話好响亮。」

魯山君又在大聲叫，道：「向無羣，你若還當我是你的朋友，你就馬上給我站起來！」

向無羣目中似已露出很痛苦之色。

他忽然在地上嘶叫着：「魯堡主，你若還當我是個人，你就馬上回堡，咱們的事，你不該管，甚至以後連想都不必再想。」

魯山君怔住。

他實在不明白，向無羣何以甘願受此奇恥大辱。

他站在那裡，兩腿似已被釘子牢牢釘在地上了。

向無羣又在爬行。

他漸漸的爬遠去，而且越爬越快。

他似已瘋狂，似已變成了一個無可救藥的瘋子。

但魯山君知道他其實沒有瘋。

向無羣仍然是向無羣。縱然他現在變成了這副樣子，魯山君仍然沒有改變以往對他的看法。

他知道，這件事其中一定隱藏着某種秘密。

他回到堡中之後，忽然問堡中的副總管夏侯勇道：「寒星呢？怎麼整天都不見他？」

夏侯勇連忙去找寒星。

但找了半天，還是找不到寒星。

沒有人知道寒星去了甚麼地方。

寒星姓卓，二十三歲，是魯山君的關門弟子。

他天資聰穎，悟力過人，雖然在衆弟子之中，他年紀最幼，但却

已盡得師父眞傳。

魯山君最疼愛的弟子，也就是卓寒星了。

但就在這一天，卓寒星忽然失踪了，連和他最合得來的副總管夏侯勇都不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 * *

寒夜，雪花在飛舞，老鵬在一個小鎭的街頭上瑟縮。

老鵬是個乞丐，一個又老又體弱多病的老乞丐。

他身上的破棉襖，實在抵禦不住這種嚴寒的天氣，所以，他想去找一瓶酒。

但他沒有銀子，所以，祇好去借。

在這個小鎭，他唯一能借到銀子的地方，是黑鼠穴！

黑鼠穴是個和狗窩差不多的地方，住在這裡的人，也就叫做黑鼠。

黑鼠和老鵬都是窮光蛋，但黑鼠却往往會有些意外之財。

那些所謂意外之財，其實也就是不義之財。

原來黑鼠是個小偷。

老鵬知道他昨夜幹了一宗買賣，最少也刮了好幾千兩銀子。

除非黑鼠在賭場輸光了，否則他一定肯借點錢給自己買酒的。

黑鼠本來就不是個吝嗇的人，尤其是對老鵬，就更加大方得很。

老鵬已經六十多歲了，而黑鼠還不夠三十歲。

這一老一少在一起的時候，別人看來，總是覺得他們是一對父子似的。

* * *

當老鵬找到黑鼠的時候，黑鼠正在蒙頭大睡了。

老鵬敲了敲桌子。

「黑鼠，黑鼠！」

黑鼠掀開殘舊的棉被，睡眼惺忪的望了望來人，才「噢」的一聲說：「我道是誰，原來是老鵬，坐！坐！」

老鵬沒有坐。

這裡本來就沒有甚麼地方可以讓老鵬坐下來的。

他勉强一笑，開門見山的向黑鼠道：「我想向你借點銀子去打酒。」

黑鼠揉了揉眼睛，却「唉」的一聲嘆了一口氣。

老鵬心中一凜，心知不妙。

「黑鼠！你又輸光了？」

黑鼠點點頭，苦笑道：「我這個人什麼都好，長相很好，幹買賣的手法也很好，人緣又好，唯一最要命的，就是賭運不好。」

老鵬乾咳了一聲：「這才是他媽的最要命的事，這可慘了，連你都沒有銀子，今個兒晚上怎麼渡過？」

黑鼠道：「你是很挺得住窮的好漢，怎會爲了幾兩銀子而發愁？其實憑你的功夫……」

「住口！」老鵬臉色一沉，道：「這兩個字兒，你再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起。」

「唉！這本來是事實嘛！」

「黑鼠，你再提起這件事，以後再也看不見我了。」

「老鵬，你不要自盡罷？」黑鼠眨了眨眼睛，忙道：「既然你不高興，我以後永遠不提它就是了。」

老鵬皺眉道：「你眞的又輸光了？」

黃鼠苦着臉道：「老鵬，你看我像是那種有錢睡得着早覺的人麼？若不是已輸得一乾二淨，現在恐怕還在陸大頭的賭坊裡磨菇着呢。」

老鵬嘆了口氣，道：「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這一晚可難熬的了。」

黑鼠道：「我還有點……」

老鵬目光突地一亮，道：「是不是還有點錢？還是還有點酒？」

黑鼠搖搖頭道：「兩樣都不是，是還有點肚疼。」

老鵬突地又露出失望神色，嘆道：「我瞭解你這個人，每逢輸了錢之後，總是會頭疼、肚子疼、鼻子疼、脚趾也疼。」

黑鼠想了想，却是什麼辦法也想不出來。

突聽一人在門外淡淡笑道：「只要兩位不嫌棄在下，今天晚上，我倒願做個東道主，請兩位到福華居喝個痛快如何？」

黑鼠、老鵬互望一眼，臉上都現一片狐疑的神色。

只見門外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藍衫的青年。

老鵬臉色微慍瞪目道：「你是誰？」

藍衫少年抱拳微笑道：「在下姓卓，名寒星。」

老鵬雙眉一緊：「我只是個老叫化，他却是個癟三，你爲何要請我們喝酒？」

藍衫青年忽然臉色凝重了起來，朗聲吟道：「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渡玉門關。」

老鵬聞言，目光一變，亦自接吟道：「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

藍衫青年接道：「由來征戰地，還人有見不！」

老鵬聽第二句，面色更嚴肅起來，搖手道：「年輕人，你吟錯了，不是『還人有見不』而是『不見有人還』。」

藍衫青年神情凝重，道：「『不見有人還』也就是『還人有見不』，這道理就等於兵即是賊，賊即是

兵。」

老鵬點點頭，目光如電盯着這藍衫青年道：「你叫卓……卓寒星？」

「在下正是卓寒星。」

「鐵指文四與你怎樣稱呼？」

「師徒。」

「師徒？」老鵬皺了皺眉，嘆道：「他早年曾立誓，永遠不再收徒弟，想不到現在他還是收了一個弟子。」

「你誤會了。」卓寒星搖搖頭，道：「他不是我的師父。」

老鵬怔住：「剛才你不是說，你和文四是師徒？」

「不錯，但誰是師父，誰是徒弟，你却掉轉了。」

「什麼？掉轉了？」老鵬的臉色變得很不好看，冷然道：「難道是文四拜你爲師？」

卓寒星微微一笑，點頭。

老鵬「呸」的一聲，「年輕人，這種謊話可沒有趣，而且也是不高明的。」

卓寒星淡淡道：「這並不是謊話，你不相信，那是無話可說。」

老鵬瞳孔收縮，冷冷的道：「在武林中，雖然不乏師父比徒弟年輕的先例，但常言道『學無前後，達者爲師』，除非你的本領，尤在文四之上。」

卓寒星搖搖頭道：「這一點已不可證實，而在下也不想在這種事上花費時間與功夫。」

老鵬冷冷一笑道：「別的事情我可以不聞不問，但是你竟說自己是鐵指文四的師父，我這個老叫化可不大服氣。」

黑鼠揉了揉鼻子，也插口道：「我也一樣不服氣。」

卓寒星苦笑。

老鵬冷笑道：「不管你是師父還是徒弟，也不管你是寒星還是月亮，你現在就要證實自己的武功比鐵指文四更强不可。」

卓寒星吸了一口氣，只得道：「要怎麼樣的證實法？」

老鵬道：「很簡單，文四與我的本領，僅在伯仲之間，只要你能勝得我這個老叫化，我就相信你確是文四的師父。」

卓寒星道：「這怎可以？」

老鵬怒道：「你以爲老叫化子是可以隨便給你哄騙的了，你究竟是甚麼人？」

卓寒星道：「是虎堡堡主魯山君的關門弟子卓寒星。」

「呸！這是他娘的越說越不像話了。如此算來，文四豈不是叫魯山君祖師爺了？」

卓寒星道：「那倒不是，在下的武功，其實與魯堡主沒多大的關係。」

「好混帳的一派胡言。」老鵬冷笑不迭：「你前言不對後語，放的儘是狗屁猪屁。」

卓寒星道：「闞長老你誤會了。」

「好小子。」老鵬冷笑道：「既然知道老夫是闞血鵬，還敢大放胡言，老夫倒要看看你究竟是有多大的能耐？」

說罷，身形一晃，霍的劈出一掌。

雙方距離並不遠，這個掌的來勢又是快如閃電，卓寒星似已無法閃避！

「砰！」

一聲沉實的異响，闞血鵬這一掌已擊在卓寒星的胸膛上。

這個叫老鵬的叫化子，原來竟然就是鐵衞盟七大長老之一「血靈神君」闞血鵬。

闞血鵬與鐵指文四是多年的老友，卓寒星自稱是文四的師父，這自然是令到闞血鵬大不服氣的。

但闞血鵬絕非想要了結卓寒星的性命。

他這一出掌，只是施展一種特殊的手法。

這種手法很特殊，只要一經拍在對方的身上，拇指和尾指即會擊中其要穴，剎那間即可令對方全身軟綿綿，連一點力道也提不起來。

當然，只有眞正的高手，才能做到這一個地步。

闞血鵬是高手。

他這一掌已拍在卓寒星的胸膛上，而且，拇指和尾指都已分別擊中了他的膻中穴及氣海穴。

卓寒星中了這一掌，臉上却沒有半點驚慌的神色，仍然紋風不動的站在原處。

闞血鵬臉色一沉：「想不到年紀輕輕，已能移位換穴。」

卓寒星道：「這只是雕蟲小技，何足掛齒。」

他並非驕傲，而是在他來說，這的確並非難事。

但是，闞血鵬却給他氣得連肺都要爆破了。

因爲便是他自己，也未必能做到這一點，但卓寒星却以「雕虫小技」四個字來形容，又豈能不令到這位闞長老大動起無名肝火。

「卓寒星，老夫不再手下留情了！」闞血鵬已動了眞怒，而且也知道這姓卓的年輕人，果然絕非平常之輩。

但他還是絕不相信，卓寒星會比鐵指文四更强。

他更不相信文四會拜他爲師。

文四在七大長老中，向來性情孤僻冷傲，除非他瘋了，否則，絕不會在這一把年紀的時候，還去拜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爲師。

這簡直是荒謬，不可置信的事。

除非是卓寒星的本領，眞的遠比文四高明，那麼文四才會拜這位年輕人爲師父。

但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卓寒星怎可能會比文四更厲害？

闞血鵬不相信，除非連自己也敗在他手上。

這時候，他已決心讓這姓卓的年輕人吃點苦頭。

他身法一變，人如旋輪，掌似旋渦，剎那間便將卓寒星圈入一團凌厲已極的狂飆中。

這一陣的攻勢，自比剛才那一掌兇險得多。

但只見卓寒星雙肩一沉，身形矯若游龍，闞血鵬雖然攻勢有如排山倒海，但却始終無法傷得了他分毫。

闞血鵬一凜，不再猶豫，抖擻精神，施展生平所學最得意的一套絕藝——大鵬散手。

「嗨！」他一聲吆喝，左足向前一跳，上半截身子有如巨鳥般斜撲過來，右手虛晃三招，似有若無，但最後仍然由虛化實，直向卓寒星的臉部搗了過去。

這幾下招式，看似平平無奇，實則暗藏無數妙着，可攻可守，非但招式險絕，在闞血鵬手中施展出來，更是火候老到，堪稱已達登峯造極之境。

他向卓寒星臉門上攻過去的那一招，已是十拿九穩，最少已有了九成勝券。

然而，他的估計居然還是有了錯誤。

他很清楚自己的這一招的威力，在「知己知彼」這句兵法至理名言中，上半闕他是百分之百完全瞭解。

但對於卓寒星這個年輕人的武功，他的估計就未免錯誤了。

只見卓寒星身形風轉，闞血鵬的出手雖然極快，但是卓寒星却更加快，也更加刁鑽。

闞血鵬的招式一下比一下緊密，然而對卓寒星却無法構成眞正的威脅。

兩人的身形有如閃電般的快速，乍合又分。

闞血鵬的目光銳利如鷹，但卓寒星却絲毫不爲此所震懾。

他的目光甚至比闞血鵬更鋒銳、更逼人。

闞血鵬終於臉色再變。

他突然一聲咆哮，雙掌激起駭人的呼嘯聲，狂揮拍出。

連卓寒星的衣袂頭髮，都爲之飛揚不已。

但他的眼神、脚步仍然是那麼堅定。

他也揮掌，而且只以單掌對抗。

闞血鵬運勁掌力凝重如山，力足開碑裂石。

這已是他最後能考驗卓寒星的一着。

這不但是在考驗卓寒星，也是在考驗着自己。

黑鼠站在一旁，不禁爲之看得目定口呆。

他是個小偷，也曾經一度失手。

那一次，他是在一間細小而發霉的客棧裡面，向一個帶着黑色包袱的漢子打主意。

他趁這漢子睡覺的時候，以極快速度而且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法，盜去了那個黑色的包袱。

他沒有走眼。

這個黑色的包袱，裡面果然藏有不少銀兩和金葉子。

但有一點他却是看錯了。

這個黑色包袱的主人，原來竟是盜賊中的盜賊，也就是中原五大强盜之一的「殺人不眨眼」宋天方。

當他知道自己闖出大禍的時候，已經遲了。

宋天方最少帶着十幾個面目猙獰、長相兇殘的大漢，在包圍着自己。

黑鼠求饒，但無效。

宋天方被江湖中人稱爲「殺人不眨眼」，他這個外號可也不是給人白叫的。

黑鼠這次可遭殃了。

他自忖必死無疑。

然而，他沒有死，因爲在最危急的關頭，老鵬忽然出現。

但那時候，黑鼠仍然沒有抱着任何的希望。

他還大聲叫嚷，叫老鵬快點離開這裡，否則，難免白賠一條老命。

但老鵬却微笑着，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

他沒走多遠，一把大砍刀已向他沒頭沒腦的劈了下來。

黑鼠以爲老鵬必然變成了刀下之鬼。

但結果恰恰相反。

他連一丁點兒的事也沒有，但那個握着大砍刀向他沒頭沒腦劈下來的彪形大漢，却反而被自己的刀砍掉了腦袋。

這傢伙恐怕見到了閻王之後，還不知道自己的刀是怎麼樣被人奪去，更不知道在怎樣情況之下被人砍掉了腦袋。

羣盜自然大怒，紛紛向着老鵬撲了過去。

黑鼠此時嚇得快要撒尿了，心中暗暗爲老鵬擔心。

但他的擔心却是多餘的。

老鵬原來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那些强盜雖然人多勢衆，而且氣勢洶洶，但一拚之下，全都不是

老鵬的對手。

最後，宋天方親自動手。

宋天方是羣盜之首，武功也是羣盜之中最厲害的人。

但老鵬還是很輕鬆的，就把這些强盜收拾了下來。

若非親眼所見，黑鼠實在很難相信，這個貌不驚人的老頭兒，竟然如此的厲害！

然而，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更有强中手，這兩句話兒，可說是永遠錯不了的。

闞血鵬曾技壓羣盜，想不到今天晚上，竟然會栽在這一個後生小子的手中。

他和卓寒星這一拚，輸了。

他是輸得一敗塗地，也輸得口服心服。

闞血鵬呆在那裡，怔怔地望着自己的雙掌。

卓寒星也有點難過。

當然，他並不是為了自己而難過，而是為了闞血鵬。

＊　＊　＊

連黑鼠都沒出聲，氣氛是沉默，而又是那麼尷尬的。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闞血鵬才長長的吐了口氣，說道：「我是老了，不中用了。」

卓寒星正想說些安慰他的話，見他又是搖搖頭，說：「不，這不能作為失敗的藉口。」

他忽然盤膝坐在地上，嘆道：「敗了就是敗了，就算老夫再年輕三十年，甚至再活三十年一直不斷在勤練武功，仍然不是你的對手。」

卓寒星沉聲道：「闞長老言重了。」

「不，這是事實。」闞血鵬盯着他，點頭道：「我現在已經完全相信你的話，以你這份驚人的身手來說，已足夠成為文四的師父了。」

卓寒星道：「在下成為文長老的師父，其實是一時誤會。」

闞血鵬道：「其中情形，卓公子能否一一告知？」

卓寒星道：「有一次，文長老喝醉了酒，硬要找在下比試武功。」

闞血鵬皺眉道：「他絕少與年輕一輩比試武功，想來那一次他已醉得很是厲害。」

卓寒星點點頭。

「在下當然祇得順着他，跟他玩了幾招，哪知道他却越玩越來勁，全力與在下週旋。」

闞血鵬道：「他敗了？」

卓寒星道：「不，他贏了。」

「這怎麼可能？」闞血鵬震然站了起來。「憑你的武功，絕不該敗在他手下，除非你故意相讓。」

卓寒星並不否認。

闞血鵬點點頭道：「不錯，一定是你故意相讓，後來又怎麼樣了？」

卓寒星道：「三天後的一個晚上，他忽然抓住在下。」

闞血鵬道：「是不是他又喝醉了，要再和你比個高下？」

卓寒星道：「這一次，他可沒喝醉，而且頭腦比誰都更清醒。」

闞血鵬眉頭一皺。

「他既然沒有輸，為什麼要再找你比拚？」

卓寒星道：「他說，他已想通了，三天前的比划，在下故意相讓的，他又說，士可殺不可辱，寧願敗在我手中，然後拜我為師，但決不能領受我這種情。」

闞血鵬頻頻點頭：「對，換上是老夫，也是這種想法。」

卓寒星道：「在下無奈，只好跟他眞正的較量一番。」

闞血鵬嘆了口氣，緩緩道：「以你的武功，眞正和他較量下來，自然是穩操勝劵。」

卓寒星道：「這一次，在下不敢相讓，結果是勝了他。」

闞血鵬道：「接着，他就要拜你為師？」

卓寒星道：「不錯，在下初時堅決拒絕，但文長老却以死要脅。」

闞血鵬道：「所以你就成了文四的師父了？」

「不錯。」

「這是文四的福氣。」

「但他已死了。」

「什麼？」闞血鵬的瞳孔陡地睜大兩倍。

「文長老已經死了！」卓寒星黯然的說：「他給了我一封信，要在下轉交闞長老。」

闞血鵬從卓寒星手中接過一封信，立刻拆開。

閱後，闞血鵬的手在抖顫，臉上已毫無血色。

「那惡賊……那惡賊畢竟還是再來了，他想要趕盡殺絕……」

卓寒星深深地吸了口氣，「你是說銀手老妖端木絕？」

闞血鵬愕住，你也知道端木絕其人的名字？」

卓寒星緩緩的點頭，道：「是文長老把一切告訴我的。」

闞血鵬咬了咬牙：「除了銀手老妖，天下間又有誰能迫得文四自盡？」

卓寒星道：「但文四自盡，並不是被銀手老妖逼得走投無路的。」

闞血鵬驚問道：「不是銀手老妖又是誰？」

卓寒星道：「是嚴疾雨。」

他語聲略頓，又一字一字的說：「是灰鵬嚴疾雨逼死文四的。」

灰鵬嚴疾雨，也就是那個騎着向無羣而來的灰袍人。

＊　＊　＊

就在這一個嚴寒的晚上，嚴疾雨也來到了黑鼠穴。

黑鼠穴本來只是一個小偷的家。

黑鼠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簡陋的地方，忽然間會同時來了這許多武林一流高手。

嚴疾雨彷彿是一具灰色的幽靈，忽然就站在卓寒星的背後。

卓寒星沒有動。

他沉默着。

闞血鵬也在沉默着，黑鼠却在微微的發抖。

每個人都感到一股濃重的殺氣，從這個灰袍人的身上散發出來。

這種氣氛，甚至比刑場上的劊子手，和劊子手手中的刀斧更可怕。

「你就是魯山君的闞門弟子卓寒星麼？」嚴疾雨首先問。

「正是。」

「你應該已知道，我就是灰鵬嚴疾雨。」

「我知道。」

「魯山君雖然在江湖上薄有名氣，但他的武功，根本就連做你的徒孫也不如。」

「嚴先生，這樣說話，未免是太過份了。」卓寒星臉色一沉，聲音也是極沉。

嚴疾雨淡淡的道：「魯山君絕不是你眞正師父，這就跟鴨子絕不會生一隻駝鳥蛋的道理一樣。」

卓寒星道：「在下承認是另有一番際遇，所以才練到這一身武功。」

嚴疾雨道：「難道你不覺得，偷練別人的武功，是一件背叛師門的事嗎？」

卓寒星冷一笑道：「即使這算是背叛師門，也毋須閣下為我擔心。」

嚴疾雨冷冷道：「這個自然，只是，嚴某想知道，傳授你這一身驚人武功的高人，究竟是哪一方神聖？」

卓寒星道：「你沒有知道的必要。」

嚴疾雨道：「何以見得？」

卓寒星忽然從腰間拔出一把軟劍，霍然轉身，目注嚴疾雨的臉部，道：「因為你即將會變成一個死人！」

軟劍寒光四射，顯非凡品。

嚴疾雨淡淡一笑：「好一把寒霜軟劍，即使魯山君，也不配用它。」

卓寒星冷冷的盯着他：「你已逼死了文長老，還要再殺闞長老，未免咄咄逼人，太不留餘地了！」

嚴疾雨道：「你若知道這兩個老賊以前幹過甚麼事，就不會怪責嚴某心狠手辣。」

卓寒星冷冷的道：「我知道，他們曾經把中原魔教的追魂九使全都廢掉武功，還刺瞎了他們的眼珠。」

嚴疾雨望着他，目光中忽然充滿了怨毒之意，「你既然連這些事都知道，就不該偏幫着這兩個人，為虎作倀。」

「你錯了，」卓寒星冷冷笑道：「為虎作倀的絕不是他們而是閣下。」

嚴疾雨道：「中原魔教，是中原武林救星，也只有銀手帝君一人，才可以把頹弱的中原武林壯大起來，對抗異域高手的侵犯。」

卓寒星冷冷道：「你這番話，也許只有白痴才會相信。」

嚴疾雨道：「識事務者為俊傑，此時此際，正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與其弄得身敗名裂，何不與本教忠誠合作。」

卓寒星叱道：「身敗名裂四字，只有爾等狐羣狗黨之輩，才會用得着。」

嚴疾雨目光一寒：「既然善言相勸，充耳不聞，那麼嚴某人只好用强了。」

卓寒星軟劍已待出手，突見一人從角落暗處出現，大聲道：「嚴先生，讓向某來對付這不知死活的小子。」

卓寒星心頭一陣絞痛。

昔日威震武林的金衣堂主向無羣，現在竟然甘心為中原魔教賣命。

向無羣的改變，非但可惜，也使人為之惱恨。

＊　＊　＊

向無羣手執一支短槍，殺氣騰騰的向卓寒星衝了過來。

卓寒星厲聲喝道：「向堂主，你要清醒一點，別中了歹人的圈套。」

向無羣彷彿耳朵聾了。

他甚麼也沒有說，只是揮槍挺進。

卓寒星還想再說兩句，但向無羣的槍，已幾乎插進了他的咽喉。

卓寒星只能閃避。

突聞闞血鵬大喝道：「卓公子，讓我來對付這個混蛋！」

他在地上隨手拾起一支木棒，身形一展，怒射上前，攔住了向無羣。

向無羣也不理會攔阻自己的是甚麼人，鐵槍招式一轉，疾刺闞血鵬！

在他刺出一槍的時候，四週冒出了數十個頭紮黃巾，身穿白衣的大漢。

這地方本來就很狹小，忽然湧來了幾十個大漢，可說把這裡擠得

水洩不通。

黑鼠的臉色登時驟變。

他只是個小偷，雖也曾練過點武功，但在這等場合，簡直就是一無用處。

卓寒星也看出黑鼠處境形勢不妙，立刻叫道：「這位兄台，你立刻靠到牆角去。」

黑鼠立刻依言站靠牆角。

卓寒星以身掩護，怒道：「以多欺少，恐怕到最後還是要後悔莫及。」

嚴疾雨大笑。

「兄弟們，把他的舌頭一寸一寸的割下來，且看到時誰才後悔。」

數十個白衣漢子齊聲附和，數十件兵刃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湧向卓寒星。

黑鼠連膽子都給嚇破了。

但卓寒星却還是很鎮定。

一把量天尺，兩支判官筆，還有一條鍊子槍，同時襲向卓寒星。

突地，劍光一閃。

量天尺脫手跌下，握着兩把判官筆的一雙手給廢了，而那個使鍊子鎗的大漢，更是連性命也不保。

三人一個倒下，餘下兩人急退。

又有兩大漢揮刀而來，神態兇狂暴戾至極。

黑鼠閉上眼睛，不敢看。

他很快又聽到了一陣利器刺入咽喉時所發出的怪異聲音。

再睜眼一看，這兩個兇神惡煞般的大漢，已倒臥在地上，滿面都是驚駭之色。

卓寒星一劍橫胸，殺氣騰騰。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絕不敢對敵人有半點的仁慈，否則，死在這裡的必然是他自己。

他一死，黑鼠當然也活不成了。

這一羣人，本來就是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煞星，雖然黑鼠在他們眼中看來，根本就不算是一號人物，但多殺個把人，在他們來說，是舉手之勞，而且也不須要經過半點考慮。

俗語有云：「順手牽羊」。

順手牽羊的事，人人都不難幹得出來，而他們「順手牽羊」也是極輕鬆平常的小事。

但卓星寒還沒倒下。

他就是一堵牆，正在保護着黑鼠。

只要這堵牆不倒下，黑鼠還是很安全的。

* * *

惡漢們的攻勢是猛烈的，瘋狂的。

他們什麼都不像，只是像一羣狂性大發的野獸。

但這情況並未能一直維持下去。

因爲最貪功、最嗜殺的，都已紛紛先後在卓星寒的劍下或死或傷。

他們畢竟還是有思想的人。

就算他們眞的是一羣不通人性的野獸，但當他們目睹同伴一一倒下去之後，他們的獸性也自然會被震駭所掩蓋。

殺人，他們不會手軟。

但給人殺，他們的腿却全軟了，軟得不敢再上前。

但因爲他們都知道，只要自己一上前，結果並不是自己去殺人，而是白白的去送死。

世間上有趣的事情很多，他們爲什麼要揀這種最沒趣的蠢事來做？

這羣大漢的戰意消失，其中兩人甚至已拔足狂奔。

這兩人都是用鬼頭刀的好手，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腦袋是被他們砍了個稀巴爛。

但他們沒有走多遠。

其中一個人忽覺右臉一陣痲痺，刀不見了。

接着，他猛然驚見身旁和他一起奔走的伙伴，雖然還在走，却已不見了一顆人頭。

不見了人頭的身子還會跑，但當然也沒有法子走得太遠了。

他大驚，跪下不敢動。

但他的雙膝甫觸地面，項上人頭也同時滾落地上。

血珠如霧。

紅霧。

每個人的眼珠，都已被這紅霧遮蓋了。

嚴疾雨的聲音同時响起：「誰不盡全力，誰就要死！」

這是他的命令。

非殺卓星寒不可的命令。

* * *

向無羣苦戰關血鵬，雙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向無羣的右肩已經被打碎，左邊臉頰也已被打得不成人形，只像個潰爛的西瓜。

但他沒死。

關血鵬左腿中槍，右胸挨了沉重的一記虎尾蹬，一戰下來他已經兩番口吐鮮血。

兩人的身子都已搖搖欲墮。

關血鵬嘶聲叫道：「中原魔教給了你什麼好處？竟然連性命都不想要了。」

向無羣不理會他說的話，仍然不要命的一味狂攻。

嚴疾雨那邊冷笑不已，道：「向堂主是武林俊傑，他當然知道，誰才是武林的眞正主宰。」

關血鵬怒道：「一派胡言，總有一天，你會自食其果。」

嚴疾雨邊冷笑着，邊已調遣了

五人聯手圍攻關血鵬。

關血鵬若非與向無羣拚得太盡，這五人豈是其對手。

五人聯手圍襲關血鵬，三人受傷，還有一人立斃在關血鵬的掌下。

但一柄利斧，也已在混亂中劈在關血鵬的頸上了。

這一斧是絕對致命的，關血鵬就死在這一斧之下。

卓星寒看得眼都紅了。

「嚴疾雨，你一定會後悔的！」他嘶聲大叫。

嚴疾雨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臉上，說道：「我現在祇是要你知道一件事情，無論是誰與本敎爲敵，結果都是只有一條死路的。」

卓星寒揮軟劍又傷了兩人，同時罵道：「你等衣冠禽獸，正在自掘墳墓。」

嚴疾雨大笑道：「但你一定比我更早一點躺進墳墓裡。」

他的笑聲未已，向無羣已經仆倒在地上。

他還沒有死，但這一身傷勢也是非同小可的。

嚴疾雨似乎絕不想這個人死，見狀立即扶起他，並給他服下了一顆烏溜溜的丹丸。

這時候，一輛輕巧的馬車來到了鼠穴門外。

車廂竹簾低垂，趕車的是個中年婦人。

車廂內傳出一個清脆動人的聲音：「嚴護法，還不快把向堂主送回分舵，他傷得很重，絕不能留在這裡。」

向無羣的眼睛本來已經閤上，但是當他聽見了這人的聲音之後，頓即興奮起來。

嚴疾雨眉頭一皺，說道：「但這姓卓的……」

話猶未了，車廂中人已叱道：「姓卓的怎麼樣我不管，但向堂主如有什麼閃失，這責任你是否擔當得起？」

嚴疾雨臉色一變，忽然叫道：「咱們走！」

那些惡漢本已無心戀戰，聞言之下，如獲大赦，紛紛的急速撤退。

黑鼠鬆了一口氣。

他這一條小命總算給卓寒星保住了。

但老鵬呢？

「老鵬！」他突然警覺，這個曾經救過他一命的大恩人，已死在一柄利斧之下。

「卓公子，他……他死了！」黑鼠的情緒很激動，他緊握着卓寒星的手：「他已死了，但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很好的老人……」

「我……我知道……」卓寒星神色黯然。

黑鼠狂吼：「你一定要爲他報仇，只要你殺了那個老賊，無論你要我幹甚麼事我都一定答應。」

卓寒星目光一沉，道：「我一定會殺死嚴疾雨，爲關長老報仇，但你現在就要答應我一件事。」

黑鼠道：「你說，只要我辦得到，一定答應！」

卓寒星看了他半晌，才緩緩的說道：「你聽我說，我要你冷靜下來，把關長老埋葬。」

* * *

向無羣在馬車裡又再昏過去。

他不想在這個時候昏迷。

但他若知道，當他昏迷的時候，自己躺在端木婉秋的懷中的話，那麼他一定會不在乎這一次的昏迷。

甚至死在端木婉秋的懷中，在他來說，已無憾事。

向無羣是個浪子。

在他未成爲金衣堂主之前，他是個浪子。

直到他已成爲金衣堂主之後，在許多方面來說，他的生活習慣，也和以前沒有太大的分別。

他曾經深深的愛上了一個女人。

他毫不保留的付出一切，甚至連不是自己所擁有的，也儘量想辦法去把它弄來，然後全都堆在她脚下。

他這樣做，並不是要求甚麼，只欲搏佳人一笑。

當時，他不知道她的姓氏，只知道她名字叫楓葉。

楓葉秋裡紅。

但這個叫楓葉的女人，却在他已付出了一切之後，在一個殘秋的下午，悄悄的離開了他。

他幾乎瘋了。

金衣堂若不是有兩個精明能幹的副堂主，忠心耿耿的爲他撐住局面，恐怕金衣堂已然在這段日子裡崩潰了，毀滅了。

江湖中的幫會爭鬥，本來就是無日無之，羣龍無首，結果祇會導致滅亡，徹底的滅亡。

但很幸運，金衣堂沒有崩倒，而且，還勢力日益擴展。

但向無羣却失意了。

他失意於情場。

爲了要找回楓葉，他幾乎用盡了一切方法，包括在神祇面前禱告。

他本來並不是神佛的信徒。

但神佛似乎是未能給予他任何的幫助。

整整五年，他找不到楓葉。

甚至沒有人聽過有楓葉這個女人的名字。

他終於放棄了。

他的放棄雖然是屬於表面，但

那已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可是，等人和找人都是這麼促狹的一回事。

當你等待一個人，等來等去等不到，等到心灰意懶，不再去等他的時候，他往往就會出現在你的眼前。

找人亦復如是。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楓葉忽然又來了。

直到這一次重逢，他才知道楓葉的家世背景。

楓葉原來是她的小名，她的眞正名字是端木婉秋。

端木婉秋的父親，也就是中原魔教教主，銀手帝君端木絕。

當向無羣知道這一切之後，端木婉秋問他，是否感到很震驚？

向無羣搖搖頭。

他說：「無論妳是誰的女兒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妳自己。」

他回答得很眞摯，眞摯而坦率。

但端木絕却認爲向無羣並不配與自己女兒在一起。

他在一座秘谷中，召見向無羣。

他對向無羣問道：「你對婉秋是摯誠的？」

向無羣點頭。

端木絕又問：「你不後悔？」

向無羣反問：「我爲甚麼要後悔？」

端木絕道：「你必須知道，無論是誰成爲了她的丈夫，他的日子都絕不好過，最少目前如此。」

向無羣再問：「理由何在？」

端木絕冷冷的道：「因爲到時你就是本帝君的女婿，你必須和本帝君在一起，驅除本教的異己份子。」

向無羣沉吟了半晌，道：「這理所當然的事。」

端木絕道：「但本帝君認爲，你並無效忠於本教的誠意。」

向無羣道：「只要能夠和端木小姐在一起，在下是萬死不辭的。」

端木絕搖搖頭。

「本帝君不要你死，你若死了，以後再也不會和婉秋在一起。」

他冷眼的盯住向無羣，道：「本帝君只要你服從本教。」

向無羣道：「如蒙教主不棄，在下願效犬馬之勞。」

端木絕問道：「你願意忠心的伺候本帝君？」

向無羣道：「在下是一片忠誠，絕無半點虛詐。」

端木絕道：「但你現在還沒有資格伺候本帝君。」

向無羣默然。

端木絕接道：「爲了要證實誠意，你首先得服從另一個人。」

「誰？」

「灰鶥嚴疾雨。」

「教主之意是，只要在下服從嚴先生，也就是等於服從教主？」

「不錯，你能否辦到？」

「能！」

「一言爲定！」端木絕淡淡的說道：「只怕你受不了灰鶥的氣燄，他並不像本帝君，可不容易相處。」

向無羣臉上露出了堅決的神色，他說：「我不怕，就算他要騎着我走路，在下也是心甘情願的。」

端木絕盯住他，似是呆了好一會。

他忽然大笑：「好，有種！就看看你是否如此的忠心於本帝君。」

* * *

就是因爲這樣，向無羣跟着了灰鶥嚴疾雨。

嚴疾雨也沒有對他怎樣，只是把他當作牛馬一樣，騎着他闖到虎堡。

* * *

當向無羣醒過來的時候，只覺得花香撲鼻，舉目一望，自己躺在一張柔軟的床上，身旁有一座紫檀木几，几上有花瓶，瓶中插着正在盛開的梅花。

楓葉就在這梅花旁，滿臉關切之色的凝視着他。

就只這麼的一瞥，向無羣差點又要昏倒過去了。

他這一次若昏倒，完全是出於興奮。

能夠一睜開眼睛就看見楓葉，這是他近數年來的夢想。

現在，他的夢想似已變成了事實。

「楓葉……」他微笑着。

「我叫婉秋，端木婉秋。」她笑盈盈的走了過來，又說：「但我更喜歡你叫我楓葉。」

向無羣站了起來，微笑道：「我沒有事，根本就不必躺着……」

他才說到這裡，胸口一疼，支撑不住，又跌倒在床上。

一個白髮錦袍的老人走了過來，嘆道：「好倔强的脾氣，他若是眞心的忠心於本教，倒是不錯。」

端木婉秋叫了起來：「爹，人家已爲我們重傷，虧你還能說出這種話來。」

「爹不說，爹不說！」白髮錦袍老人大笑，這人顯然就是銀手帝君端木絕了。

他笑聲甫歇，又拈鬚嘆息道：「以他的武功，本已不能算差，但此刻本教强敵環伺，其中更有不乏武功絕頂之士，再弄下去，恐怕

這條性命遲早不保。」

端木婉秋臉泛不悅之色道：「爹，你爲什麼老是要人家爲你拚命？」

端木絕臉色一沉，道：「這是大勢所趨，鐵衞盟主又已重現江湖，咱們若不先下手爲强，等到對方勢力坐大之後，那時候已是噬臍莫及。」

端木婉秋道：「鐵衞盟主又怎麼？他莫非有三頭六臂，還是刀槍不入？」

端木絕道：「三頭六臂，刀槍不入的都並不可怕。」

端木婉秋道：「爲什麼不可怕？」

端木絕道：「一個人縱然有三頭六臂，但沒有眞實本領，就算六頭十二臂，也不是一樣會給別人統統砍了下來？」

端木婉秋想了一想，不禁點頭道：「不錯，這就和大而無當的大塊頭一樣，不中用。」

端木絕道：「刀槍不入的人也不可怕，自古以來，曾有過若干武功練到登峯造極的高手，他們苦練金鐘罩、鐵布衫、玄門不滅神功，結果眞的練到了刀槍不入，但他們仍然並非永遠不敗的神。」

「刀槍不入，還會敗？」

「他們都有罩門，只要破了這罩門，同樣是會敗，即使別人找不到他們的罩門，但使用其他方法，仍然可以把他置諸死地。」端木絕緩緩的說：「例如不倒神魔于不凡，死於毒酒，泰山第一人孫肇香，死於火攻，至於近三十年前的裕源上人，被困於一座山洞的奇陣內，終於活活的餓死。」

端木婉秋點點頭，若有所思的說道：「所以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並不一定是武功最厲害的人。」

端木絕淡淡的說道：「不錯，鐵衞盟主武功相當，但最可怕的，却是他的心智。」

端木婉秋道：「但他豈非曾經敗在爹的手上了？」

端木絕道：「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雖然爹曾擊敗過鐵衞盟主，還一度把他鐵衞盟瓦解，但鐵衞盟現在又已漸漸復甦過來，對咱們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端木婉秋道：「但江湖上的人，都說鐵衞盟中人，個個忠肝義膽，而且都是抱着爲武林謀取和平、幸福的宗旨而行事。倒是咱們魔教的人，在外面聲譽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胡說！」端木絕怒道：「甚麼聲譽令人不敢恭維，本教是替天行道，爹是武林中的眞正主宰者，在十年之內，爹就要統治整個武林，到時，還有誰敢對本教胡亂置評！」

端木婉秋皺眉道：「常言道以德服人，才爲上策，但爹却是太霸道了。」

端木絕又是臉色一變，脾氣又待發作。

但最後，他臉上的神態還是平靜了下來。

「妳還年輕，不懂事，實在太不懂事。」他長嘆了一聲，離開了這座房子。

向無羣直到這個時候，才又再站起來。

這一次他站得很穩。

端木婉秋望着他，忽然問道：「是不是我錯了？」

向無羣彷彿怔了一怔，旋即笑道：「當然是妳錯了，教主所說的，才是至理明言。」

端木婉秋咬着唇，道：「你怎能說出這種話來，難道你不知道本教弟子在外面胡作非爲，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嗎？」

向無羣道：「爲了要壯大本教聲勢，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在這世間上，你不去吃人，別人就會去把你一口吞掉。」

君端木婉秋臉都白了。

「向無羣，直到現在，我總算弄清楚你是個怎麼樣的人！」

向無羣一怔道：「我有甚麼不對，大勢如此，難道我們逆流而行，自取滅亡？」

端木婉秋的身子開始發抖。

她突然轉身，離開了這座房子。

向無羣沒有追出去。

他既沒有追出去的意思，而且，現在也沒氣力能追得上她。

他回到床上躺下。

他却仰望那些梅枝，臉上木無表情。

* * *

鐵衞盟與中原魔教的糾紛，已是越來越嚴重了。

一場血雨腥風，又再掀起。

這是每一個愛好和平的人，所不願意看見的事。

但風暴既已來了，又有誰能令它立刻消失？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了。

昔年鐵衞盟的精銳分子，他們都紛紛回到鐵衞盟主旗下，誓與魔教決一死戰。

因爲他們都知道，即使想躲避，到來頭還是躲避不了的。

文四與關血鵬的死，已激起他們的怒意和戰意。

遺憾的是，金衣堂主向無羣，竟然在這時候投靠了魔教！

這不但令人感到遺憾，也令人感到驚怒不已！

在白道武林上，他已孤立了。

他現在唯一的靠山，就只有端木絕而已。

* * *

雪在窗外飄忽！室中一燈如豆。

這裡是一個很偏僻的山峯，除了野獸飛鳥之外，可說是罕見人跡。

山峯無名，地勢險峻，道路崎嶇。

誰也很難會發現，這山峯上，會有一間小小的石屋子。

它建在一個很隱蔽的石叢中，即使有人攀登到這座山峯的絕頂，也未必會看見這間小石屋的存在。

尤其是在這種嚴寒的天氣裡，連鳥獸都已絕跡，四週環境更是冷冷清清的。

天色快黑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白衣人，像是一隻白鶴般自凌空飛了過來。

人畢竟是人，是不會飛翔的。

但這人的輕功實在是高明得令人吃驚，看他這登峯而來的姿勢，簡直就和飛鳥般的沒有甚麼分別！

這白衣人，原來就是卓寒星。

* * *

石室外，門戶緊閉。

天色漸漸黯淡，卓寒星在門外佇立。

山風冰冷，他的衣衫是那麼的單薄。

但他却無所懼，靜靜的站在門外。

過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天色已然盡黑。

石室中忽然傳來了一把蒼老的聲音：「你是否已練成了第十九式劍法？」

卓寒星搖搖頭，道：「四師父，弟子愚昧，還未能把第十九式的劍法與第十八式劍法溶滙貫通。」

室中人冷冷道：「既然如此，你登峯是爲了何事？」

卓寒星道：「楚盟主曾秘密約見弟子。」

室中人沉默了半晌，才道：「他還沒有死麼？」

卓寒星道：「當年中原魔教大舉進攻，鐵衞盟玉碎珠沉，楚盟主也確是受了重傷，性命危在旦夕，但他還沒有死掉，只是眇了一目。」

室中人嘆息了一聲：「樹大招風，位高勢危，他這盟主的寶座，爲師早已勸他別坐上去。」

卓寒星道：「楚盟主何嘗不知道這一點，但當中原魔教氣燄正盛，他老人家不組織一股力量與之對抗，後果將更是堪虞。」

室中人冷冷一笑道：「但結果，他幾乎貼了一條老命。」

卓寒星道：「鐵衞盟雖早已遭受到可怕的侵襲，傷亡枕藉，但無可否認，中原魔教也同樣爲之元氣大傷，楚盟主說算是挫了挫他們的氣。」

室中人道：「爲了要挫一挫別人的銳氣，却令到自己幾乎嚥了氣，這到底還是划算的。」

卓寒星皺了皺眉，沉默了下來。

「寒星。」室中人忽然一笑，緩緩地說道：「你是不是覺得師父說的話，很不夠意思？」

卓寒星道：「師父切莫誤會，弟子一直知道，師父絕不是那種自私自利的人，楚盟主能夠做的事，你老人家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室中人默然片刻，終於大笑道：「寒星，你總算很明白師父的心意，剛才那些話，你就當作師父忽然瘋了好了。」

卓寒星忙道：「師父是不是有意重出江湖？」

室中人輕嘆兩聲，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能夠脫離江湖，當然還是不再在江湖的好。」

卓寒星正想說話，室中人又自接道：「但這些年來，爲師已在這裡消磨了悠長歲月，與其老死在孤峯上，倒不如去找老楚，跟他對弈兩手，看看他這門子的技藝，是否還有昔日同樣的凌厲。」

卓寒星心中一陣狂喜。

師父忽然願意下山，重出江湖，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喜訊。

* * *

夜已深。

在湖邊的小木屋中，透出了微弱的燈光。

這時候，湖水早已凝結成冰。

木屋裡住着一對年邁的夫婦，兩人加起來最少超過一百五十歲。

在炭湖附近的人，都知道袁五伯是個終日與酒爲伍的人。

至於他的老伴白頭婆子，雖然人已老了，但針織功夫却還是相當的不錯。

他經常替村民縫製衣服，不但手藝好，而且比年輕的裁縫師還更快捷妥當。

這時候，她正在爲一個未來的新郎縫製新衣。

袁五伯斜倚在一張竹椅上，悠閒地喝酒。

忽然間，他嗅到另一種酒的香氣。

這種酒氣味香醇，中人欲醉，比起他現在所喝的，不知要強上多少倍。

他的瞳孔特地擴大，立刻探頭出門外一看。

只見門外已來了三個中年人，他們每人的手中，都提了一罎酒。

當中一人，身穿灰貂裘，右手持着一根金光閃閃的金杖，臉上堆滿笑容。

「這位可是袁老先生？」

袁五伯怔住了。

「這位大爺……」

白頭婆子也鑽了出來，問那中年人：「你是從哪裡來的？幹嗎提着幾罎好酒來此引誘老五，他可喝不起這種價錢貴得要命的好酒。」

這人淡淡一笑，說道：「別誤會，咱們三人，可不是來賣酒的。」

袁五伯嚥了口唾涎，笑道：「不是賣酒，難道是來送酒給我這老頭兒喝的？」

「嗯，一點也不錯。」這人很誠懇地說：「在下廖青城，川北人氏，這是小小的禮物，就請袁老先生收下。」

袁五伯正伸手去接，白頭婆子却拍開了他的手，冷冷道：「無功不受祿，這種不明來歷的酒，萬萬不能收下，更不能夠喝。」

袁五伯瞪着這個自稱爲「廖青城」的中年人，也說道：「老婆子說得對，這種酒我不能喝，誰知道酒裡是否有毒。」

廖青城臉色一變，態度也立時改變了過來：「你是敬酒不喝喝罰酒。」

袁五伯嘿嘿一笑，道：「還是老婆子有眼光，你們這幾個兔崽子，果然是不懷好意。」

廖青城金杖一頓，道：「咱們的來意，袁老先生恐怕還是不清楚。」

袁五伯冷笑道：「老漢的確不知道三位的來意，但看來看去，你們都不像是強盜。」

白頭婆子道：「就算他們是強盜，也不會看上我們這等窮苦人家。」

廖青城忽然嘆了口氣，緩緩道：「當年在南宮世家，提起了三小姐，人人都知道她揮金如土，在賭場上輸十萬八萬兩銀子，根本不算是什麼一回事。」

白頭婆子冷笑道：「只可惜這位三小姐瞎了眼睛，嫁給一個窮漢。」

廖青成道：「這已是多年的舊事，那時在下恐怕還沒出娘胎。」

白頭婆子的目光有如刀鋒般銳利，「但你現在却對南宮三小姐很不客氣。」

廖青成道：「妳果然就是當年的南宮小姐，南宮世家裡武功最厲害的南宮三小姐。」

白頭婆子道：「三小姐已變成了老太婆，而且，還弄得一窮二白。」

廖青成道：「南宮世家早已聲言與鐵衞盟兩不相干，更絕不會與中原魔教爲敵。」

白頭婆子冷冷一笑道：「南宮歡本來就是膽小鬼，他這種明哲保身之道，看似穩重，其實却是掩耳盜鈴，根本就不知道脣亡齒寒的道理。」

廖青成把酒罎放下，冷冷的盯着白頭婆子說道：「看樣子，你們絕不會和咱們合作的。」

白頭婆子一翻白眼，道：「直到現在，你還沒有說我們應該怎樣和尊駕合作。」

廖青成目光一閃，道：「咱們三人，很想找一個人。」

「找誰？」

「楚柳峯。」

「嘿嘿，原來三位是想找楚盟主。」

「不錯，只要兩位願意說出他的下落，咱們絕不會再加打擾。」

「這算是恐嚇，還是請求？」

「隨便你怎麼想都無妨，咱們只想找楚柳峯談一談而已。」

袁五伯鐵青着臉：「這還有什麼好談的？滾出去！」

白頭婆子橫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喝醉了？爲什麼叫他們滾出去？」

袁五伯一呆。

「不叫他們滾出去，難道叫他們留在這裡麼？」

「不錯，就是要他們留在這裡。」

「要留多久？」

「永遠都留下。」

「永遠留下？」袁五伯一拍大腿，叫道：「老婆子說得對，老漢要你們三個混蛋全都留下來。」

廖青成冷冷的道：「袁承海，你留得下咱們嗎？」

袁五伯一聲怪嘯：「留得下也要留，留不住也要留。」

說着，雙手一翻，射出五根鋼針。

針無毒，但打的部位却全是廖青成的死穴。

廖青成一閃，閃過鋼針。

袁五伯瞳孔暴縮：「你的身法倒不錯，難怪你敢到這裡來。」

廖青成已一杖掃出，他這根金杖下的造詣，委實不錯。

杖風呼呼，袁五伯已陷入如山的杖影之中。

白頭婆子眉頭一皺，「老不死，喝酒的本事不小，打架却不濟事。」

袁五伯忽然一聲呼叫，道：「誰說老子不濟事？」

說着，雙手一翻，兩把短刀如閃電般擊出。

寒光驟閃，短刀迅速無倫的攻向廖青成。

這時候，白頭婆子也和另外二個中年人殺得難分難解。

* * *

誰都很難想像得到，這個平時連走路都不太穩的老太婆，竟然具有這等絕世身手。

即是廖青成，也是感到意外。

雖然他知道白頭婆子武功不錯，但却沒想到，到了這把年紀，她的出手仍然是那麼兇狠毒辣的。

終於，其中一人中掌，悶哼倒下。

餘一人更是爲之手忙脚亂。

白頭婆子冷笑道：「憑你等身手，竟然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簡直不知……」

說到這裡，突覺背心一涼。

一把尖刀，已貫穿她的心房。

她回頭，竟然是剛才倒下那個中掌的人，正在陰險地向自己微笑。

她呆住。

這人淡淡一笑，對她道：「在下是嚴疾雨，灰鶻嚴疾雨。」

嚴疾雨悠然的望着她，緩緩接道：「剛才妳這一掌，只用了七成力道，因爲妳一直以爲，我只是個膿包。」

白頭婆子嗆咳，急以手掩。

但鮮血已從她的指縫中暴射出來。

她的臉色蒼白如雪，身子不斷的在顫抖。

嚴疾雨淡淡笑道：「但妳錯了，這種掌力，根本就對我沒有什麼妨碍，但我這一刀，却一定能要妳的命。」

白頭婆子再也支撐不下，倒下，死不瞑目。

嚴疾雨大笑。

廖青成仍然和袁五伯殺得難分難解。

嚴疾雨突然上前，與廖青成聯手對付袁五伯一人。

袁五伯目睹老婦慘死，心頭驚駭的程度已達到了頂點。

嚴疾雨一出手，他再也無法抵擋。

他右肩挨了一掌，身如柳絮般飄浮不定。

嚴疾雨急點他胸腹五處大穴。

這一戰，嚴疾雨把鐵衞盟的袁承海制住，還殺了個他的老伴，南宮素薇。

＊　＊　＊

午夜。

嚴疾雨以酷刑拷問袁承海，袁承海堅決不肯把楚柳峯的下落說出。

「老漢可以死，甚至可以死得很慘，但却不肯出賣盟主。」

未到黎明，袁承海的人頭已被割下。由廖青成飛馬送到長安。

長安，雪已停。

翠明樓內，响起了一陣熱鬧猜拳行酒令之聲。

一個關東大漢，扯開了皮襖，敞出結實的胸膛，在跟一個白衣書生猜拳拚酒。

這關東大漢又輸了。

「行，你果然是聰明的讀書人，看來就算鬧到天亮，你也不必喝一口酒。」

他說到這裡，又喝了一大碗酒。

由黃昏到現在，他已喝了整整二十大碗。

他喝的酒，就和他的脾氣同樣的猛烈。

這種酒別人只要喝五碗，就會覺得天旋地轉了，連站都站不穩。

但這關東大漢喝了二十大碗，還是若無其事，就像個沒有底的大酒桶一樣。

那白衣書生一直和關東大漢猜拳，但直到現在爲止，居然是從沒輸過一次。

但關東大漢仍然不服氣，還要再來。

等到他喝到第二十八碗的時候，他終於不能不佩服這白衣書生的本事。

白衣書生也同樣佩服他。

他是佩服這關東大漢的酒量。

倏地，一個青衣大漢子臉色蒼白的走了進來。

「舵主，有人送一個人頭來。」

關東大漢瞪目道：「人頭又怎麼樣？你沒見過麼，怕甚麼鳥？」

青衣漢子吸了一口氣、半晌才道：「但那人說，他手裡提着的就是袁承海的人頭。」

關東大漢臉色一變，差點沒有跳起來。

他立刻像一頭猛虎般，向外撲了出去。

他撲出去的時候，碰跌了一個大酒罈，酒罈立即摔個稀爛。

白衣書生搖着頭，嘆口氣，也緩緩的走了出來。

＊　＊　＊

看見是袁承海的人頭，這關東大漢眞的楞住了。

他目不轉睛地盯着一個灰袍人，似是一口就要把他連皮帶骨的都吞掉。

「你是甚麼鳥物？」

「你且先莫管我是誰，這人頭是否願意收下？」

「收下，收下，統統都收下！」

「這裡只有一顆人頭。」

「兩顆，最少有兩頭，」關東大漢怒吼道：「袁承海的人頭，俺收下，在你脖子上的人頭，也都一併收下。」

「你不能收下。」灰袍人倏倏一笑，「因爲你還沒有這種本事。」

關東大漢道：「你是甚麼人？」

灰袍人道：「嚴疾雨。」

「灰鶻就是你？」

「正是在下。」

「你把袁承海的人頭送到這裡來，算是甚麼意思？」關東大漢瞪着銅鈴般的眼睛。

「勞煩閣下把它轉送給楚柳峯。」

「你知道俺是誰？」

「混世魔王諸葛樊。」嚴疾雨慢慢的說：「閣下是長安天魔會的總舵主，只可惜天魔會與中原魔教，雖然同是以『魔』字爲名，却是道不同不相爲謀。」

關東大漢冷笑道：「不錯，俺就是諸葛樊，天魔會雖然不是甚麼名門正派，却還懂得甚麼叫道義。」

嚴疾雨道：「這倒是一件奇聞，想不到諸葛樊居然也會談甚麼道義。」

突聽一人冷笑道：「你若以爲天下間所有的人，都像你們那麼無義無恥，那可錯了。」

「卓寒星！」嚴疾雨脫口道。

「不錯，在下正是卓寒星。」一個白衣書生，緩緩的從酒家內走了出來。

＊　＊　＊

不是寃家不聚頭。

這兩人上次相遇的地方，距離這裡少說也有千里，想不到隔不了多少天，他們又在長安見面了。

嚴疾雨盯着卓寒星，忽然嘆了一聲，緩緩道：「嚴某其實在爲你感到可惜，可惜你這麼年輕就要死在我的手中。」

卓寒星道：「我的牙齒若不是很穩固，現在說不定已笑掉下來了。」

嚴疾雨道：「到現在，你還能笑得出啊？」

卓寒星道：「聽你的語氣，好像這一次我是死定了？」

嚴疾雨道：「僥倖的事，不會永遠都發生在你的身上，上次你能不死，那是奇跡，但今天這種奇跡，恐怕是不會出現了。」

不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慘叫的廝殺聲。

諸葛樊的臉已經漲紅了，那不是喝了酒之故，而是因爲憤怒。

「你竟敢動俺的兄弟，俺宰了你！」他的鐵環大刀已在手，而且一口氣就攻出了三刀。

一股勁風直向嚴疾雨湧來，諸葛樊在這口鐵環大刀上的造詣，倒也是非同小可的。

但嚴疾雨却比他想像中厲害得多。

「撒手！」一聲冷叱，嚴疾雨右爪一伸，急扣諸葛樊右手脈門。

這一手法功夫，奇快、奇準。

諸葛樊竟然給他一爪就扣住，鐵環大刀「噹」的一聲，跌落在地上，接着連穴道都被人點住，登時動彈不得。

嚴疾雨冷笑。

「想不到總舵主的武功，竟叫人如此的失望。」

諸葛樊鬥不過嚴疾雨，居然破口大罵：「俺操你的娘，有種的斃了俺，不敢動手的就是烏龜王八蛋！」

這時候，他的性命正操在他人的手中，而他居然却還敢「操他娘」，倒算是一條不怕死的硬漢子。

嚴疾雨冷冷道：「殺你只是舉手之勞，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諸葛樊瞪目道：「那你還等什麼？殺呀！殺呀！」

嚴疾雨背負雙手，冷冷的凝視着卓寒星：「我現在什麼人都不想殺，只想先殺掉你！」

卓寒星目光如電，寒光一閃，軟劍已掣在手中。

「在下也是這麼的想。」

諸葛樊急忙叫道：「混小子，這可不是猜拳行令，你是打不過他的。」

卓寒星微微一笑：「打得過固然要打，打不過也要打。」

諸葛樊怒喝道：「這豈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嗎？」

卓寒星道：「白白送死，總比一走了之好一點，最少，我這個人還算有一點點的義氣！」

「呸！」諸葛樊叫起來：「你若是夠義氣的就最好馬上滾，別讓老子連死都死得不舒服。」

卓寒星搖搖頭道：「我走了，你也許會死得很舒服，但我一定活得很不舒服。」

諸葛樊楞住。

卓寒星又緩緩說道：「你一死了之，以後什麼事情都不會知道，那麼死的時候舒服與否，又有什麼關係，但我若一輩子都活得不舒服，這段悠長的歲月，可難過得很！」

諸葛樊嘆了口氣道：「將來我若有個兒子，也一定要他讀點書，讀書人講出來的話，往往都好像很有道理，叫人無法反駁。」

嚴疾雨冷冷道：「你錯了，對付這種書獃子，根本就毋須跟他諸多理論。最爽快的方法，就是在他的頸子上砍一刀，好叫他把那些廢話，全都吞回肚子裡。」

他拿起諸葛樊的鐵環大刀。

「這把刀雖然笨拙一些，但要砍斷這個書獃子的脖子，應該不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卓寒星淡淡的笑着：「的確不難，只要你能砍中我的脖子，那就行了。」

嚴疾雨點點頭：「讓我來試試看。」

「看」字才出口，刀已如雪花般舞了起來，刀光亂閃，嚴疾雨的身形也在亂閃。

一時間，人刀已混成一體，根本沒有人能看得出，人在哪裡，刀

在哪裡。

諸葛樊深深的吸了口氣。直到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的刀法實在是幼稚得很。

* * *

其實，諸葛樊的刀法並不幼稚。

他的三十九招鐵環刀法，在長安城內是首屈一指，在中原武林，他已可算是威震武林一方的大豪。

然而，嚴疾雨比他更强，那是事實。

刀鋒呼嘯隱隱如雷，每一刀都是那麼令人不寒而慄。

卓寒星却在對方排山倒海的攻勢中，連接十八刀，他的劍及不上嚴疾雨的刀光兇猛，但却比嚴疾雨的刀更快。

論到他身形的矯捷，兩人都是不相上下。

嚴疾雨的內力，已凝聚在刀鋒之上，每一刀之劈出，都令人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殺氣凝重，戰況進入更兇的境界。

突地，兩個身栽瘦長的灰衣人，分別從卓寒星的背後出現。

這兩人來得很快，出手更快。

兩把長劍，一左一右，左攻卓寒星後腦，右攻卓寒星背心要害。

剎那間，卓寒星已經變成三面受敵之局，倘若卓寒星不是正在全神貫注對付嚴疾雨，這兩個灰衣人絕不會容易傷害到他一根毫髮。

但這時候，卓寒星已無暇兼顧。

眼看這兩把劍立刻就要取了他的性命，這兩個灰衣人突然相繼發出一聲慘叫。

只見他們的脖子上都已中了一枚形狀奇特的飛鏢。

卓寒星大難不死，全憑一個青袍老人出手相救，這青袍老人，一直都在酒家裡自斟自飲，誰也沒有注意他。

想不到，他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暗器高手，令人更想不到的，他原來竟然就是卓寒星的授業恩師！

* * *

嚴疾雨本來還是很有把握可以殺掉卓寒星，但當他看見青袍老人的時候，他的信心頓然消失了。

從那兩枚形狀奇特的飛鏢，他已知道這老人是誰。

那是「麟角神鏢」，而這個青袍老人，當然也是在三十年前即已名滿江湖，在當世十大高手中名列前茅的天麟祖師古今霄！

古今霄的長相，並不威嚴，他的相貌，就和身上穿着的衣裳同樣平淡。

像這種老頭兒，幾乎是觸目皆是，和一個普通老鄉下人，全沒有甚麼分別。

只有嚴疾雨這種高手，才會看出這老人與衆不同之處。

古今霄的一雙眼睛，隱隱透出一種難以言喻的光芒，這種光芒若能化作武器，嚴疾雨必已死在這武器之下。

因爲這簡直令人無法揣測，也是令人無法加以抗拒的，連嚴疾雨都不能。

他只好靜靜的站在那裡，停止了對卓寒星的攻擊。

他不動，卓寒星也不動。

古今霄緩緩走過來，緊盯嚴疾雨。

他突然問：「你吃飽了沒有?」

他手裡居然提着一隻燒得香噴噴的鴿子，並道：「你若餓了，不妨吃掉這隻鴿子，也可以做個飽死鬼！」

嚴疾雨神色不變，說道：「這鴿子不錯。」說着，伸手取鴿。

但那鴿子還沒送到他的手，他的袖裡已射出三枚彈丸，彈丸射在鴿子上，發出一陣輕微的爆炸聲響。

一股黃霧，立刻散了開來。

顯然，這是殺人不見血的毒霧。

嚴疾雨也不顧後果如何，身形一掠，迅速地向後倒退，他出手快，退得更快。

這陣毒霧，能否殺得天麟祖師他已不理，他最主要的，還是要讓自己安全的離開這裡。

他從長街飛上屋頂，施展飛簷走壁的輕功，迅速地向城門掠去。

城門已在望，他的脚步也停了一停。

誰知在他脚步一停的時候，一隻枯瘦而蒼白的手，突然輕按在他的肩頭上。

就是這麼輕輕的一按，嚴疾雨渾身冰冷如雪，如墮萬年積雪的冰窖。

他咬牙，回身拍出一掌，這一掌拍在一個人的胸膛上，發出了「噗」一聲。

但這個人紋風不動。

這個人的手掌仍按在嚴疾雨的肩頭上。

嚴疾雨這一掌，雖然擊中了對方，他竟然是軟綿綿的，使不出半點勁來。

「古今霄……你好毒辣……」嚴疾雨滿頭冷汗，聲音顫抖不已。

古今霄淡淡的對他說：「你能用毒，老夫爲甚麼不能用同樣的手法來對付你?」

嚴疾雨一聲怒吼，身子再向前衝撲。

他的內力不知如何，完全消失了。

這一撲，他沒有撲中古今霄，却撲進了死神的懷中。

一把軟劍，已斜裡刺出，穿過了他的心臟，這是卓寒星的劍。

嚴疾雨的目光已渙散，全身眞氣也已盡洩。

他躺下，死得心服口服，敗在天麟祖師的手下，這是很合理的事。

卓寒星那一劍，對嚴疾雨來說，反而是種很好的解說。

* * *

灰鵬嚴疾雨的死訊，很快就傳入端木絕的耳中，端木絕立刻親手宰了一頭羊，從羊頭裡倒出一碗鮮血，然後把它喝掉。

他現在唯一必須要做的事，就是找楚柳峯、古今霄，還有卓寒星算賬。

這該是一決勝負的時候了。

沒有人阻止這一場風暴，即使端木婉秋也不能。

她只是對父親感到失望。

但眞令他失望的，還是向無羣。

她只覺得向無羣已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他再也不是昔日的金衣堂主。

她寧願回復以前的日子，他還是叫自己一聲：「楓葉」，但從前那段日子已過去，再也不會回來。

* * *

古城下，寒風中。

端木絕約戰楚柳峯、古今霄。

他們依約而來，唯一隨行的，只有卓寒星一人。

端木絕也不是一個人而來，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人，這兩個人一穿紫袍，一穿綠袍，年紀俱在六旬左右。

端木絕冷冷的對楚柳峯道：「你不愧是英雄本色，如今又再捲土重來。」

楚柳峯是個長相很威武的老人，他平時不苟言笑，在這時候更是沉肅，道：「端木教主，楚某不是爲復仇而來，而是爲天下武林安靜着想，是以非要殺你不可。」

端木絕默然半晌，緩緩道：「在本帝君身後的是天河雙老。」

紫袍老人道：「老夫郭無量。」

綠袍老人道：「老夫邵行雲。」

楚柳峯抱拳道：「久仰！久仰！」

郭無量道：「楚盟主不錯是人間俊秀，但想對付本教，那是自取滅亡。」

邵行雲道：「以老夫之見，楚盟主不如加盟本教，自當更有一番作爲。」

楚柳峯冷冷一笑道：「楚某若是怕死，也不敢登上鐵衞盟主這寶座，既然已坐了上去，就算死，也絕不能讓江湖上的英雄好漢笑話。」

邵行雲臉色一沉道：「楚盟主好倔强的性格！」邵行雲桀桀一笑，忽然出手。

郭無量叫道：「老邵小心……」話猶未了，楚柳峯已一掌劈在邵行雲的胸膛上。

但邵行雲並沒退縮，反而施展凌厲的掌法，與楚柳峯週旋。

這人竟似不怕楚柳峯渾雄的掌力。

他已連吃五掌，但居然絲毫未受損傷。

但楚柳峯身手比他迅速，他想擊中楚柳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郭無量突然一聲冷喝道：「楚盟主，老夫來領教一下閣下的驚人絕藝。」

他用武器，他的武器是一支長槍。

長槍抖動，漫天槍影。

楚柳峯的人已陷入一片槍影之中。

兩人合擊之勢已成，但古今霄、卓寒星仍然沒有援助他一臂之力。

他們都似乎對楚柳峯抱着極大的信心，知道他可以對付得了這兩個老人。

古今霄的目光一直都停留在端木絕的臉上，端木絕也沒有注視二老楚柳峯的一戰，也是目光灼灼的逼視着古今霄。

古今霄冷冷道：「昔年楚柳峯打不過你，到了今時今日，他還是及不上你。」

端木絕道：「所以，他找你來對付我本帝君來。」

古今霄道：「不是楚盟主找老夫，而是老夫找上楚盟主。」

端木絕道：「你是一意孤行，一定要與本帝君作對?」

古今霄道：「老夫已是風燭殘年，甚麼風浪沒有挨過，這一次就算是死在你的手下，也是死而無憾。」

端木絕目光一沉。

古今霄嘆了氣，緩緩接道：「實不相瞞，老夫雖然自信武功極高，但碰上你，能夠拚個同歸於盡已是心滿意足。」

端木絕道：「古兄說話坦率，咱們就在這裡見個眞章。」

驚心動魄的一戰終於展開了，這幾乎可以說是近百年來，最重要的一戰。

古今霄可以死，但却絕不能敗。

倘若連他都殺不了端木絕，那麼世間上還有誰可挾制這位銀手老妖?

這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楚柳峯苦戰邵行雲、郭無量，終於分出了勝負，畢竟是楚柳峯技勝一籌。

郭無量中掌，他的長槍也落在楚柳峯的手上，楚柳峯最後終於一槍刺穿了邵行雲的咽喉。

他可以抵擋得住楚柳峯的掌力，却無法抵擋這致命的一槍，但楚柳峯却已元氣大損，一張臉色蒼白得很，有如白雪一樣。

卓寒星立刻在旁嚴加戒備，無論誰想接近楚柳峯，最少得要問一問他的軟劍。

*　*　*

寒風凜冽，端木絕的手也漸漸變了顏色，到最後，他的一雙手，竟已變成了一片銀白色，他的一雙手，早已塗上了一種奇怪的藥物，祇要運用內功緊逼，這一雙手就會變成了這種樣子。

古今霄臉色變得沉重了起來。

銀手老妖端木絕，的確是一個勁敵。

這一戰，絕不能讓他勝過自己，否則鐵衛盟中人的命運如何實在是難以估料。

可是兩人四掌交接下，古今霄竟然是迅速落敗，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即使是古今霄自己也不相信，憑自己的武功，竟然會在短短的時間內，敗在端木絕的銀掌之下。

端木絕獰笑：「古今霄，你的內力，本來在本帝君之上，但講到用毒的本領，却仍然是本帝君勝你一籌。」

古今霄慘笑道：「好厲害的一雙銀手。」他才說一句話，已是口吐鮮血仆倒在地上。

他吐出來的血，已是藍瘀之色。

卓寒星眼睜睜的看着師父死在端木絕的毒掌之下，端木絕緩緩的走了過來，「卓寒星，本來假以時日，你必能成大器，可惜，你現在已無法多活一個時辰。」

卓寒星吸了一口氣，道：「我知道自己並不是你的對手，但身為天麟祖師的弟子，在下絕不會退縮的。」

「好！」端木絕厲聲的笑道：「果然不愧是右今霄的得意弟子，有種！」

突然聽得一人在遠處大聲道：「把卓寒星留給我。」只見一人有如飛馬疾掠過來。

「向無羣！」端木絕大笑：「你來得正好，本帝君就把這小子交給你。」

*　*　*

向無羣的傷勢已復原了。

端木絕望向向無羣道：「只要你殺了姓卓的小子，婉秋就是屬於你的了。」

向無羣面露興奮之色，道：「晚輩一定會殺了他。」

端木絕大笑，揮劍急攻！

向無羣以刀相迎，刹那間兩人殺得難分難解，嗤！卓寒星劍法變幻無倫，忽然一劍刺在向無羣的右肩上。

一道半尺長的血槽裂開，向無羣已處劣勢，一個踉蹌，退後丈三。

卓寒星運劍如風，繼續追擊。

端木絕怒喝一聲道：「小子休得放肆！」

三支毒針飛射而出，他的暗器手法奇準無比，卓寒星似已無法廻避。

就在這一刹那間，一個人的身子擋住這三支毒針。

「向堂主！」卓寒星驚呼。

端木絕一呆，他做夢也想不到，向無羣竟然會救卓寒星，就在他這一呆的時候，向無羣手中的刀突然閃電射出。

端木絕以手握刀鋒，這是向無羣的刀，端木絕的手在流血，胸腔也在流血。

他的眼睛已凝注，彷彿也將要流出鮮血。「向無羣，你早就應殺本帝君……」他的聲音大變，就和他的臉色一樣。

向無羣一笑，笑聲又帶着幾聲嗆咳。

「我想要你的女兒，但更想殺你！」

「為什麼？為什麼？」

「鐵衛盟七大長老之首是我師長。」

「嶺南神仙手洗大申？」

「不錯，他就是死在你的手下的。」

「好小子，你幹得好，本帝君服了你……」端木絕最後一句說話，是由衷之言。

向無羣道：「你也別想寂寞，黃泉道上咱們一起走！」

他身中三枚毒針，已是必死無疑。

但就在這個時候，端木婉秋突然出現。

她什麼話都不說，只是拿了一瓶水，交給卓寒星，這解藥可解針上奇毒。

向無羣嘶聲叫道：「楓葉……」

端木婉秋沒有理他，向遠方而去。

這一戰，端木絕罪惡貫盈伏誅，但古今霄却比他更早一點離開人世。

向無羣傷愈後，到處找他的楓葉，他找不到，一直都找不到了。

直到八年之後，江湖上忽然出現一個法號「楓葉」的和尚，有人懷疑他就是向無羣，却又無法加以證明。

在此同時，卓寒星已憑一把軟劍名震中原，成為中原雄風鏢局的總鏢頭了……（全文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鐵手無敵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妻兒盡歿瞬息間　立碑鐫誌償心願

上文提要：「鐵血鏢局」總鏢頭李南風率領十二義弟押着一輛鏢車趕路，慧明大師帶了一隊「武林盟」人馬攔截，慕容青、慕容赤兄弟亦前來攔截，雙方交戰中，蕭越現身現場，質問他們「奉天令」乃孤堡之物，非所謂有德者居之，雙方的人均答不出理由，大家只好齊去五星坡見鏢主。原來是藍娟利用「奉天令」作餌要尋找蕭文，不料蕭文隱藏鏢車內射盲藍娟雙眼……

七個皆是白衣蒙面，只有一人沒有蒙面，乃是一位少女。

這少女却是蕭越最熟悉不過的了，她正是楚香雲。

此刻她被兩人架着，臉色憔悴，頭髮也很淩亂。

蕭越心頭大亂，眞不知該如何是好。

驀地只聽那「誅心令王」道：「這個人想必你是認識的，現在你只能在她和『奉天令』之間任選一個。」

蕭越只覺眼前一片茫然，又見楚香雲似乎沒有看見他似的，便叫道：「香雲，妳抬頭看看，是我啊！我是蕭越！」

楚香雲似乎聽見了似的。略略抬起頭，却又立時垂了下去，且垂得更低了。

「誅心令王」道：「蕭越，你該選擇了。」

蕭越怒火中燒，雙目欲裂，憤怒的眼光盯着「誅心令王」。

倏地，蕭越一咬牙關，道：「好，你放人吧！我把『奉天令』給你好了。」

「誅心令王」似早知他會如此，因此他並不感驚訝，他只是淡淡地道：「你我雙方各退五十步，我將楚香雲放了，你將『奉天令』放下，然後我們再向對方走去。」

蕭越道：「好吧！」

蕭越一步一步地退開去，一直退了五十步。

而「誅心令王」也和屬下退了五十步，他們鬆開了楚香雲。

蕭越也將「奉天令」放在地上。

雙方又相向而行。

就在擦肩而過的瞬間，雙方同時出手了。

一聲悶哼傳出。

那「誅心令王」撫胸退後，胸前已被鮮血浸濕了。

蕭越目光鎭靜地看着「誅心令王」。

兩人對視良久，「誅心令王」一擺手道：「咱們走！」

他居然連「奉天令」也不要了，率領着蕭文和那七位屬下匆匆離去。

蕭越拾回「奉天令」，揣好後，掉頭奔向楚香雲，却見她依然出神地站着。

「香雲，妳……」蕭越的手剛一碰到楚香雲的手臂，楚香雲便如被火燙了一般，退後數尺。

楚香雲冷冷道：「別碰我，我……我髒得很！」

蕭越沒聽懂楚香雲說的是什麼意思，便道：「香雲，這是怎麼啦？難道妳恨我不告而別嗎？」

楚香雲緊咬櫻唇，半晌方道：「是，我恨你！我恨你丢下我一人，我恨你……」

楚香雲說着，轉身便跑。

「香雲，妳別走！」

蕭越身形一晃，一下子就攔住了楚香雲，伸手便去拉她的手。

楚香雲一甩手，道：「你若是再碰我一下，我就立時死在你的面前。」

蕭越一驚，收回手來，道：「爲什麼？」

楚香雲道：「不爲什麼，若一定要有原因，那就是我不再配得上你了，我已不是一個好女人了，你讓我一個人安靜一下。」

說完，她從蕭越身邊衝了過去。

蕭越整個人都呆了，他終於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這事的殘酷却不是他所能想像的。

當蕭越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後，便立即轉身追了過去，却不敢接近楚香雲，只是靜靜地跟在後面。

楚香雲漫無目標地亂走，她就像是一具行屍走肉。

她那視爲生命的寶貴貞操，已經被一羣野獸無情地給摧殘了。

她此刻腦海中完全是一片空白，生命彷彿已不在她的身上了。

楚香雲只是一個勁的向前走，却並不看脚下的路。

於是她一脚踏空，人摔倒了。

她閉上了眼睛。

接着，一隻强有力的胳膊抱住了她。

楚香雲慢慢地睜開眼睛，映入她眼帘的是張讓她永生難忘的臉，也是她一生不敢再見的臉。

她掙扎着要站起身來。

蕭越柔聲道：「不要動。香雲，安靜一些，一切都已過去了，什麼也不用怕了，我就在妳身邊。

「從今以後，我們不再分離，什麼人也不能分開我們，什麼事也不能阻擋我們在一起，妳不能丟下我一個人走，那樣的話，比殺了我更令我痛苦，妳明白嗎？

「今生今世我都不能失去妳，沒有妳，我也將不復存在，我知道妳受了委屈，可是別爲此太傷心，無論怎樣我都愛妳，至死不悔。」

楚香雲心頭熱熱的，眼中淚水已順着臉頰流了下來。

「越哥，是我對不起你……」

蕭越一下子用嘴阻止了楚香雲的話語。

無聲的吻代替了世上最美好的語言。

久久，蕭越鬆開了楚香雲。

楚香雲凄聲道：「越哥，我……我很髒的。」

蕭越堅毅而又充滿柔情地道：「妳不髒，妳在我心目中只會比以前更聖潔，不要自己糟蹋自己，只要想想我們還有那麼多日子要過，有那麼多事情要做，妳就不該拒絕活下去，更不該以拒絕我對你的愛來表示妳的歉意。這種歉意我是不會接受的，若妳還是愛我，就留在我身旁，分享我的歡樂和痛苦，就像我分享妳的歡樂和痛苦一樣。」

楚香雲泣聲道：「我自然是愛你的，正因爲如此，我不願這痛苦傷害你，這個錯誤不能由你來承擔責任。」

蕭越斷然道：「這不是妳的錯！這是老天爺的錯，天妒紅顏，本就是老天爺常幹的事，無論如何我們是一體的，任何事情都必須我們一起分擔，明白嗎？」

楚香雲不再說話了。

她只是將頭靠在蕭越那寬闊結實的胸膛上，閉上了眼睛。

兩人就這麼相偎相依着。

許久的相偎着。

天色已近黃昏。

冬日的陽光本來就無絲毫熱意，黃昏時更是淒冷。

蕭越擁着楚香雲向鎮上走去……

＊　＊　＊

此刻，四平客棧中。

屋中火盆燒得正旺，整個房間暖融融的。

藍娟被蕭越制住的穴道也已經自解。

所以她醒來了。

雲强以爲她醒來後必然會吵鬧的。

哪知，藍娟竟出奇地冷靜。

「你是誰？我這是在哪裡？」藍娟語氣平靜得出奇。

雲强道：「在下武當雲强，這裡是四平客棧。」

雲强生平還是第一次和少女面對面的交談，顯得有點拘束，因而話無半句多。

藍娟道：「你爲什麼要照顧我呢？我與你非親非故的。」

雲强坦然道：「妳受了傷，我總不能看着妳倒在街上，救傷扶弱本就是我輩中人應盡的責任，更何況是蕭越讓我照顧妳的。」

「蕭越呢？爲何把我托付給你來照顧？」

雲强道：「他去追那個傷姑娘的人了，一直都未回來。我和蕭越是朋友，他托我的事，我不會推托的。」

藍娟一嘆道：「那個傷我的人長得是什麼樣？」

雲强道：「他一身白衣，又用白布蒙面，却不知他是什麼人。」

藍娟聽罷，凝神細思了一陣，道：「莫非是『誅心令主』嗎？」

雲强搖頭道：「那人絕非『誅心令主』，『誅心令主』從不用金針傷人。當今天下以針做暗器的人很

多，但以金針做暗器的人少之又少，僅有兩人。一個是『金針鎖喉』陳陵風，另一個是『一針奪命不見血』的『無血金針』黃玉堂。」

雲强見藍娟聽得很仔細，便續道：「可是，『金針鎖喉』陳陵風十三年前便死在『邪劍』秦不悔手中，而『無血金針』黃玉堂却是去年病死的，這樣天下便無使用金針的人了。」

藍娟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驀地，她打了個寒噤，渾身一陣顫抖。

雲强忙道：「妳冷嗎？對了，妳一直沒進食，想吃些什麼，我吩咐廚房準備。」

藍娟心中嘆了口氣，道：「你讓廚子熬碗粥就可以了。」

雲强道：「那妳先坐坐，我去去就來。」

他很快地出去了。

藍娟却陷入了一片混亂的思想中。

有一件可能是事實的事情使她無法肯定，究竟是相信還是不相信呢？

「金針，金針！文哥不是很喜歡的嗎？不，絕不會是他，他那麼愛我，怎麼會打瞎我的眼睛呢？」

藍娟越想心內越亂，她不由自主地掀被坐起，下了床，想要出房透透氣，却忘了自己的眼睛已不能看見任何東西了。

結果，她被一張椅子絆倒了。

「藍姑娘……」

一雙有力的手將她扶了起來。

雲强歉然道：「藍姑娘，妳沒事吧？都怪我沒有把椅子放好。」

藍娟黯然道：「這不是你的錯，你何必道歉呢？我……我已經是一個廢人了，離開了別人我就活不下去。」

藍娟長長一嘆，又道：「我一向是獨自一個人，如今有誰會理我呢？」

雲强聞言，不由動情道：「我會理妳，我會照顧妳的。」

「你？」藍娟驚叫道。

她搖搖頭道：「不可能的，我有什麼權利要求你照顧我呢？何況我若是讓人照顧着活下去，那我活着有何意義呢？」

雲强急道：「不會的，我相信妳完全可以憑着妳的毅力活下去的。雖然一開始時可能有許多困難，可是我會幫妳克服的，無論如何我都會幫妳的。」

藍娟重新躺回床上，心裡感激萬分，她道：「雲大哥，你這樣對我，叫我……叫我如何報答呢？」

雲强道：「我幫妳並不要妳報答，我完全是自願的，是發自內心的，希望妳能理解。」

藍娟使勁地點了點頭。

因爲，世間最易得到的是錦上添花，而最難得的是雪中送炭，就在藍娟這次處在重要的人生十字路口時，雲强適時地幫助了她，使她重新建立起了生活的信心。

＊　＊　＊

金鷄三唱，燭淚成灰。

又是一天來臨了。

「翠羽樓」的雅座裡。

桌上殘羹冷餚，杯籌歪倒在一旁。

一個黑衣少年伏在桌上正自酣睡。

店夥計猶豫再三，終於硬着頭皮來趕人了。

他推了半天，終於將那黑衣少年推醒了。

「什麼事？」

黑衣少年一手按在太陽穴上，顯然昨晚他喝醉了，這下正如醉鬼一樣，在第二天醒來時頭痛不止。

店夥計陪笑道：「大爺，天又亮了，可還要酒？」

黑衣少年一驚，忙游目四顧。

倏地，他一把抓住店夥計的胳膊，急問道：「那個黃衣少女在哪裡？」

店夥計疼得咬牙咧嘴，好不容易才從牙縫中擠出一句話：「可是那位與大爺同來的姑娘嗎？她早就走了。」

黑衣少年一呆，手一鬆放開了店夥計，口中呆呆地唸叨着：「她走了，她還是走了，爲什麼？爲什麼？」

一低頭，看見酒壺下壓着一張紙條，他急忙拿起細看，上面寫道：

越哥：

我想過了，我必須走，也許你會恨我，可是我寧願讓你恨我。我走了，也許我們不再見面了，忘掉我吧！江妹妹是個好姑娘，別錯過了。

香雲

即日

這一張紙條完全擊碎了蕭越的心，他狂亂地衝出了「翠羽樓」。

他不停地奔跑，顧不得驚世駭俗，將輕功使到極限，人已如閃電般出了鎮子。

蕭越並不知道楚香雲向哪個方向走的。

他只是憑着感覺在盲目的奔馳着。

從清晨一直到中午。

他終於在一條大河邊停了下來。

漢江如玉帶般纏繞在這一片羣山之中。

蕭越忽然覺得眼前景物似曾相識，他倏地想起來了。

這裡，正是他和楚香雲初次相見的地方。

他們不打不相識，從此便再也難以割捨對方了。

可是如今，却只剩蕭越一人了。

突然間，蕭越悲從中來，不由失聲痛哭。

誰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罷了。

天地間彷彿只剩蕭越一人了。

此時，他只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悲涼，孤獨的感覺溢滿了胸間，想喊却又喊不出來。

蕭越站立在漢江邊，從中午一直到夜深。

淚流乾了，便流鮮血。

從來都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千百年來，這一眞理一再被人們所證明。

天又亮了。

蕭越終於動了，他仰天發出一聲長嘆。

這嘆聲包含着痛苦、失望，諸多情感。

蕭越轉過身來，緩緩沿着來路走去，他走得極慢，但却是很有節奏。

一陣脚步迫近了蕭越。

蕭越微微側身，好讓後面的人先行。

一共三人匆匆越過蕭越。

他們看淸蕭越的臉容後，全都驚住了，脫口驚呼道：「蕭越！」

三人同時撤出兵刄。

蕭越已完全恢復了他獵犬般的機敏。

他對三人的兵刄並不在意，臉上帶笑道：「三位大護法，行走匆匆，不知有何要務？」

這三人互相望了一眼。

倏地同時撲向蕭越。

也許在一月前，蕭越要一舉對付這三位「幽靈敎」的護法，只怕也需費一番工夫。

可是如今却大不一樣，蕭越不僅功力倍增，而且武學上也一舉登上了巓峯，放眼江湖，還眞找不到一個對手。

就連「誅心令主」這樣的絕世高手也一招落敗。

三人但覺眼前一花，手中兵刄已到了蕭越手中。

同時脅下一麻，全被蕭越點了穴道。

三人絕沒想到蕭越的武功竟然高到了這種不可思議的程度，不由得臉如死灰。

蕭越笑道：「三位大護法，可否告知蕭某，貴敎的現任敎主是哪一位高人？」

三人猶豫了一陣，道：「便是前任敎主之女。」

「韓玉華？」蕭越驚叫着。

他驚奇的道：「她怎麼會當這勞什子的敎主呢？」

三人中右首一人道：「前敎主親口傳諭，她身爲本敎弟子，自然要遵照敎規辦事了。」

蕭越一點頭道：「好！有勞三位帶路，在下要見見她。」

三人一呆，同聲道：「不可能！」

蕭越道：「這事沒有不可能的。」

說話之時，他已點了三人數處穴道。

三人立時臉上肌肉抽搐，全身極力地想動，但却又被制了穴道而動不了。

三人那難以忍受的樣子就別提了。

蕭越輕輕拂開三人穴道，道：「三位這回該想好了吧？」

三人苦笑了一下，道：「也好，我們就帶你去好了。」

蕭越一笑道：「這還差不多，早知如此也不用多受苦頭了。」

說着，他已解開了三位的穴道，於是一行四人直奔山中……

* * *

走了兩個時辰，剛進了那山谷地，便見房屋錯落有致。

另有一幢富麗堂皇的屋子聳立在山谷中央。

蕭越穿過中間的草坪，走入那最漂亮的房子裡去。

三人中一人道：「蕭堡主請稍候，我家敎主隨後就到，我這去通稟一聲。」

說罷，他丟下同伴，先走入屋內。

稍停，一個約莫十歲的少年奔了出來。

他站在蕭越面前，一雙大眼睛盯着蕭越的臉。

半晌，他終於喊了一聲：「爹！」

蕭越已認出了這個孩子，心中微微有些激動，道：「小偉……是你？」

蕭小偉見蕭越認出了他，立時高興地投入蕭越的懷中。

蕭越緊緊抱住小偉。

「你終於來了，我知道你總是會來的，只是不知道你來得這般突然。」

蕭越鬆開小偉，抬頭瞧見韓玉華正亭亭玉立於自己的面前。

蕭越臉上又罩上了寒氣，道：「妳率『幽靈敎』餘孽躲在這裡，莫非還有東山再起，重霸江湖之心嗎？」

韓玉華道：「我並不想稱尊武林什麼的，只是想爲『幽靈敎』死去的兄弟討個公道而已！」

蕭越冷哼一聲道：「公道？妳難道就不想想，死於妳爹的『幽靈敎』敎徒之手的無辜人，他們孤弱

無助，却又向誰去討公道呢？」

韓玉華一楞，久久回答不出來。

因爲她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她只覺得蕭越的話非常有道理，自己無法駁斥。

蕭小偉皺眉道：「爹，怎麼你與娘見面就吵架呢？」

韓玉華道：「小偉，這裡沒你的事，快練功去吧！」

蕭小偉雖然不很情願，可是也不敢違背母親的命令，於是他只得悻悻地走了。

蕭越道：「韓玉華，我此次來只是希望妳好好統率手下的人，不要再走錯一步，否則可能將會完全葬送了『幽靈敎』。」

韓玉華早知蕭越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便道：「你到底想要我怎麼做？」

蕭越道：「我並不想指使妳去做什麼，妳自己的路得靠妳自己走，我只能給妳一些忠告而已。」

蕭越微一頓，又道：「沒事的話，我就告辭了。」

韓玉華幽幽一嘆，道：「我可以答應你不報仇，不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甚至，我可以改掉我自己一切不好的方面。越弟，我們難道眞的不能復合了嗎？」

蕭越搖頭道：「破碎的鏡子是永遠不可能修補的，妳若願意，我們交個朋友。」

韓玉華心中只覺得陣陣痛楚，她道：「既然如此，你總該留下來喝杯酒再走吧！」

「不錯，難得蕭兄弟來這裡，不喝一杯酒就走，那怎麼可以呢？」聲到人至，一個人正出現在廳中。

蕭越抬眼一瞧，正是陳天雷。

陳天雷此時着了一身錦裘，顯得氣度不凡的樣子。

蕭越淡淡笑道：「既然陳師兄這般盛情，在下也只好叨擾一杯酒了。」

酒席很快就擺了上來，酒醇菜亦香。

韓玉華心緒不寧地陪坐一旁。

只聽陳天雷在那裡獨自一人侃侃而談，而蕭越却好像很有興趣地聽着。

酒過三巡，蕭越似乎有些醉了。

陳天雷笑道：「蕭越，你可知似我們這樣的人，在武林中要唯我獨尊，需要做什麼事？」

蕭越淡然道：「逐鹿江湖，追逐名利，在下沒有興趣，在下立身江湖但憑心安即可，至於有人想要稱雄武林，禍害衆生，那在下便是第一個不答應。」

陳天雷道：「所以說你是當今武林中是圖霸江湖之人的最大障礙，如果將你除掉，江湖武林就垂手可得了。」

蕭越道：「自從我學會武功，出道江湖以來，很多人都想置我於死地，可是他們都死了，而我却還活着。」

陳天雷陰陰道：「你以爲這次你還活得了嗎？」

韓玉華聞言一驚，道：「天雷，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嘿嘿……」陳天雷一陣冷笑。

陳天雷道：「意思不是很清楚嗎？那就是要蕭越的命。」

「命」字話音剛落，他已將手中酒杯摔在地上。

頓時，從廳中的各角落湧出一批人來，少說也有三、四十個人左右。

韓玉華一見，不由一凜，這批人都是「幽靈敎」中最好的高手。

韓玉華不由怒斥道：「你們這是幹什麼？還不給我退下，莫不是想叛敎嗎？」

陳天雷陰笑道：「玉華，他們都是忠於本敎之人，他們不願爲了妳的私情，而葬送老敎主以命換來的這一點點基業。」

「不錯，我們不願跟隨妳和姓蕭的，『幽靈敎』是有仇必報的。」

「你們……」韓玉華不由氣極語塞。

陳天雷道：「玉華，如果妳現在幡然悔悟，和我一同誅殺蕭越，那麼我們仍尊妳爲敎主。」

「否則，我們便尊陳堂主爲敎主，將妳逐出『幽靈敎』。」

衆人羣情激憤，同聲叫道。

韓玉華咬牙道：「若要我殺蕭越，除非讓我死。」

陳天雷裝出一副痛惜的模樣，道：「玉華，妳這是何必呢，就算妳不顧老敎主的重託，可也不能不顧及小偉啊！」

韓玉華臉色數變，道：「你們將小偉怎樣了。」

蕭越忽然開口道：「怎麼，陳師兄以爲，憑這些人就可以殺得了我嗎？」

陳天雷一副傲氣的模樣，口中道：「在喝酒之前不行，但在喝酒之後却可以了。」

蕭越恍悟道：「酒中下了毒嗎？」

陳天雷搖頭道：「你錯了，酒並沒毒，可是酒杯有毒。只怕這是你想不到的吧！」

說完，他哈哈大笑。

蕭越一下子閉上了嘴。

韓玉華聞言，不由痛心疾首，暗悔不該留下蕭越。

「越弟，都怪我，我……我又害了你。」她又轉向陳天雷道：「陳天雷，你到底將小偉怎樣了？」

陳天雷一笑，道：「很簡單，

只要妳不答應殺蕭越，他就會立即死去。」

說完，拍了三下手掌。

裡間的門口處，閃出三人，蕭小偉被兩名大漢挾着，而手中鋒利的刀仍擱在蕭小偉的脖子上。

蕭小偉一見到韓玉華和蕭越，便喊道：「爹，娘！不要管我，把這些壞蛋通通殺死。」

韓玉華只聽得淚水汨汨落下，她不由閉上了眼睛。

雖然蕭小偉不是她的親生兒子，可是這孩子自從跟了她，一向都是非常懂事，討人喜歡的。

蕭越道：「玉華，妳動手吧！」

韓玉華突然一聲長嘆，道：「罷了，我韓玉華如此苦命，竟讓丈夫、兒子受我連累，還是讓老天懲罰我吧！」

言畢，她倏地纖掌揚起，拍向了自己的天靈蓋。

此刻，她耳邊却聽到了一聲嘆息！

「玉華，妳爲什麼這麼傻！」

* * *

蕭越絕沒有想到韓玉華竟然會自盡。

但他的反應也是驚人之極，就在韓玉華揮掌之際，他趁人們一愣之時，已閃電般的出手了。

兩名押着蕭小偉的大漢哼也沒哼一聲，人已倒了下去，咽喉處都插着支竹筷。

蕭越擲出竹筷時，身形已到了韓玉華面前，一指點出。

韓玉華頓時手掌垂落，半分力道也發不出了。

蕭小偉高興地奔到兩人身旁。

陳天雷絕沒想到事情會發生這樣的變化，不由嚇得目瞪口呆。

半晌，他對衆人大聲道：「各位，蕭越這一動了眞氣，毒性發作更快，只怕立時便會死去，大家上啊！」

他話音才落，眼前人影一晃，咽喉一陣劇痛，只見他瞪着眼珠，張着嘴，似乎想知道蕭越出手怎麼這麼快，又這麼準，難道蕭越竟沒有中毒嗎？

蕭越手中拿着的是韓玉華頭頂的玉釵，玉釵鋒利的尖端已經刺在了陳天雷的咽喉上。

蕭越淡然道：「可惜機關算計太聰明，反誤了卿的性命，你只知我武功天下第一，却怎知我的醫術也是天下第一呢？」

大廳裡，那些適才還氣勢洶洶，要一口吞掉蕭越的高手們全都感到一股寒意，這不是外界引起的寒冷，而是由內心生出的寒意。

像蕭越殺陳天雷的這一手法，在場衆人可以說無人能夠躲開這一擊的。

蕭越目光從左至右掃過衆人。

每一個人在蕭越看自己的時候，都禁不住地低下了頭，生怕蕭越的目光停在自己身上的時間過長。

大廳中，此刻靜得掉根針在地上也聽得見。

倏地，屋外傳來嘈雜的人聲和喊殺聲。

衆人全都一驚，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動。

一條人影如飛絮一般輕盈地落在衆高手身前，面對蕭越。

這人沉聲道：「你們還不走！」

衆高手略一猶豫便向門口湧去。

蕭越右手輕揮而出。

一片慘嚎傳出，血雨齊飛。

足有十個人倒了下去。

其餘人等哪裡再敢動半步，多數人已開始嘔吐起來。

這種殺人方法簡直匪夷所思。

攔在衆人面前的那人也呆住了，但他很快就出手了。

蕭越見這人四十餘歲左右，身形勻稱，儀表不俗，不由產生了一種親近的想法。

蕭越身形也不知怎麼動了動，就將那中年漢子的凌厲攻勢化解了，口中却道：「閣下身手不俗，何苦要爲禍武林呢？做一番衞道的事業，豈不更令人欽仰嗎？」

中年漢子哼了一聲，道：「你年紀不大，倒來教訓林某人，你們『孤堡』蕭氏六代爲武林除魔衞道，結果却毀在自鳴俠義的六大門派手中，試問誰還願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

蕭越淡然笑道：「所謂公道自在人心，我『孤堡』對武林正義所做的一切，自然會有很多人記着的，至於二十年前的『孤堡』血劫，案情並不簡單，也許六大門派和正義之士皆受了邪魔歪道的蒙騙，才對付『孤堡』的，這也未嘗可知。總之，這件事情總歸會有一個大白於天下的一天，我相信這一天已經不遠了。到時『孤堡』的聲譽自然會恢復，若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因爲受了寃屈就放棄自己的原則而與邪魔歪道爲伍，做出有損武林正義的事來，那豈不是像沽名釣譽之輩，一旦名譽得不到便露出本來面目了嗎？每一個人做事，但求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地，心安就行。閣下想必不是爲了沽名釣譽才行此舉吧？」

這兩人交談着，手底下却已交手了數十招，當然若不是蕭越相讓，只怕中年漢子兩招也走不過。

中年漢子聽了蕭越一席話，心中頓覺豁然開朗，倏地向後縱開去，將手中短劍向地上一擲，道：「蕭越，你說得不錯，也做得不錯，我林子南服了，聽憑你的處

置。」

他這番話說出來，令身後的衆人皆驚異不已。

只因這林子南是陳天雷帶來的。

陳天雷對這人非常恭敬，而這人所做的事也很令衆人心服，可是却始終不知道這個人姓甚名什麼，究竟是何來歷。

此刻，他將自己的名字說了出來，立時引起衆人的議論：「林子南？敢情他就是二十多年前聲震武林的少年俠客『傲天一劍』？」

當年「傲天一劍」林子南以一柄不足兩尺的短劍，一夜之間連敗三十六位中原各大門派的劍術高手，爲人又仗義，急人之所難，可謂有口皆碑。

韓玉華心情早已穩定了下來，向林子南問道：「你好像並不是本教弟子嘛？」

林子南道：「不錯，在下是陳天雷請來幫他奪取妳教主之位的，本來我們計劃在本月十六日的例會中發難的，誰知陳天雷聽到蕭越蕭少俠來到的消息，竟意圖將他一併解決，哪知會落到今日這等下場，這是當初沒曾料到的。」

蕭越道：「林兄能自强，小弟亦很高興，像『傲天一劍』當年何等英雄氣概，今日却要做人家的幫兇，好在林兄並未深陷於名利圈中。」

林子南赧顏道：「蕭少俠過獎了，若不是蕭少俠今日的當頭棒喝，林某只怕便要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今後只要蕭少俠吩咐一聲，林某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蕭越道：「林兄言重了，只要是爲維護武林正義而出力，就是一條好漢子。」

這時外面的嘈雜聲更響了。

韓玉華早就惦記着外面了，便對衆人道：「你們還要背叛本教是嗎？」

衆人面面相覷，半晌也無言語。

韓玉華嘆道：「我不想追究你們，若還自認是本教弟子，就快出去瞧瞧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衆人聽了這話却並未動。

終於有一人開口道：「教主，其實我們全都是被陳堂……陳天雷脅迫的，他早就在我們體內下了毒，他和『誅心令主』勾結，意在吞併本教，外面想來是『誅心使者』在與本教弟子拚殺吧！」

他這一席話不由得將韓、蕭二人給驚住了。

韓玉華狠狠瞪了衆人一眼，道：「你們簡直已不配做本教弟子，外面的兄弟在拚命，而你們只因爲體內中毒就畏縮不前，若想投靠『誅心令主』，不妨就出去砍殺你們昨日的弟兄吧！」

她說完即掠出了屋子。

蕭越倏地閃動身形。

片刻已爲這二十二人察看過了中毒的情形。

蕭越道：「各位中毒不是很深，只是依目前情形，不能立時爲各位救治，等解決了誅心使者，在下自當爲各位救治。」

言畢，他已掠過衆人，閃出屋外。

山谷中，房屋已四處起火了，到處都是死傷的人們。

而更爲激烈的打鬥隨處可見。

白衣蒙面人一共有四十名，但武功都是極高，「幽靈教」幾乎沒有一人能夠和對方單打獨鬥的。

除了三大護法和韓玉華外，都是幾人與對方纏鬥。

「幽靈教」弟子傷亡極是慘重。

韓玉華竟一人獨鬥兩名白衣蒙面人。

此刻的她，一反平素的嫻靜、高貴之態，顯得驍勇異常，而她武功也詭奇之極。

蕭越見她應付兩名敵人綽綽有餘，便立刻撲向了形勢危急的戰圈之中。

蕭越的武功雖然可謂天下第一，但似這般混戰却是難以發揮他的最大威力。

而「幽靈教」弟子的傷亡仍在不斷增加。

林子南已率那二十二名高手加入了戰圈，只是白衣蒙面人武功太高，他們往往二人一組，互爲攻守。

蕭越眼見「幽靈教」弟子不斷在自己身周倒下，心中不由着急異常。

驀地，蕭越發出一聲長嘯，嘯聲漸高漸尖，淒厲之極。

衆人都不由覺得心中發慌，氣悶之極。

場面漸趨於平和，打鬥的人們都被迫停下手來，全都驚懼地看着蕭越。

蕭越臉沉如水，對身前一位白衣蒙面人道：「你們誰是首領？」

一名白衣人晃身到蕭越面前，道：「閣下是何人，莫非想插手今日之事嗎？」

蕭越冷冷道：「在下蕭越，在下希望你們立刻離開此地，免得多傷人命，有干天和。」

這時，雙方已各自聚在了一起。

蕭越眼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神色。

白衣蒙面人哼了一聲，道：「閣下是『孤堡』堡主，不過若以爲這就可以令我等退走，那豈非太小看我等了？」

蕭越淡然一笑，道：「如果各

位眞要動手，那麼蕭某只好奉陪你們了。」

白衣蒙面人立時衝了過來。

蕭越不知何時手中已多了一支長劍。

長劍橫掃而出，劍芒竟長達丈餘。

蕭越以百餘年的功力掃出了一劍。

血光迸射，慘叫突起。

十餘名白衣蒙面人咽喉都已被劍氣割開，鮮血如箭一般射了出來。

那名爲首的白衣蒙面人見狀，目中幾欲噴出火來。

驀地，他探手入懷，狠狠地道：「我要讓你們嚐嚐『嗜血霹靂珠』的厲害。」

蕭越聞言大驚，身形快速竄起，高叫道：「大家快退！」

話音剛落，一聲巨響傳出。

蕭越只覺一股氣浪湧來，將他拋向更高的空中。

蕭越好不容易才穩穩落下地來。

游目四顧，他不由駭然變色。

「嗜血霹靂珠」將地面炸出了一個巨大的坑，坑裡坑外遍佈殘肢斷臂，血灑滿地。

蕭越幾乎沒有看到幾個活人。

適才那些還活生生的人們，在一聲巨響中已離開了這個世界。

蕭越急急地尋找，終於看到了韓玉華。

「玉華……」蕭越撲了過去。

只見韓玉華全身皆浸在血泊之中。

蕭越抱起她的頭，一探她的鼻息，還微微有些氣息。

他不由一喜，急從懷中取出一藥丸餵入韓玉華口中。

等了許久，才見她微微地動了一下。

蕭越輕呼着：「玉華，華姊，妳醒醒啊！」

韓玉華終於睜開了眼睛。

當她看到是蕭越時，臉上頓時流露出一絲笑意。

「越弟，你……你能活着，我……我眞……眞是太高興了。姊姊是不行了，遙兒還好嗎？」

蕭越忙道：「他很好，我已請了人照顧他，妳可以放心，現在妳少說話，等妳好了，我們就去看遙兒。」

「越弟，我……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我要說，今生今世……我……我就愛……你一人，只是……我沒有想到……我的愛會害了你，你可原諒我嗎？」

蕭越嘆道：「我早原諒妳了，只是因爲我愛着另一個人，不能對妳有所表示罷了。」

韓玉華含笑道：「越弟，我生是你……蕭家的人，死……死也是你蕭家的鬼，我只有一個要求，你……你一定……要答應我。」

蕭越道：「我答應妳，妳說吧！」

「我……我只想在……墓碑上寫下……」韓玉華話還沒有說完，頭已歪在了蕭越的臂彎裡。

「華姊，華姊！」蕭越呼喚着，但却再也喚不回來了。

蕭越喃喃地說道：「華姊，妳放心吧！我明白妳的心意，我不會讓妳失望的。」

倏地，一條人影閃到蕭越身前。

來人不由爲眼前的情景楞住了。

「蕭少俠，韓教主她……」來人是「傲天一劍」林子南。

蕭越心情沉重地點點頭道：「她已經去了，也許這也是一種解脫吧！」

林子南道：「想不到『誅心使者』竟如此歹毒，不惜犧牲自己的人而使用這種傳說中的『嗜血霹靂珠』。」

蕭越道：「這『嗜血霹靂珠』歹毒絕倫，如今却被『誅心令主』掌握着，看來武林這場浩劫將會使這一代武林人損失更慘重了，咱們必須阻止這種慘事的發生才是。」

林子南頷首道：「蕭少俠說得極對。」

蕭越抱起韓玉華的屍身，又在坑周圍尋找了一圈，不幸的事情又映入了他的眼帘。

蕭小偉也倒在血泊中，早已氣絕多時了。

蕭小偉這孩子，蕭越是打從心裡喜歡的。

想不到竟也橫遭了不幸。

林子南上前抱起了蕭小偉的屍身，隨着蕭越走到一處僻靜、宜人的地方。

蕭越很快就找來了木板，又製成了兩具薄棺材。

蕭越黯然一嘆道：「華姊、小偉，委屈你們了。」

他將二人放進棺中，弄妥當後，又與林子南將棺木埋好。

蕭越因陋就簡，找了兩塊厚木牌，揮指寫下了碑文。

一個是「蕭門韓氏玉華之墓」。

一個是「愛子蕭小偉之墓」。

蕭越安好了墓碑，才道：「華姊，我已實現了妳的心願，在墓碑上將妳寫爲我的妻子，畢竟我們夫妻一場，儘管彼此有着無法相容的地方，但終究仍是有情份在的。」

林子南等在一旁，待到蕭越安置好了一切，他才和蕭越一起出了山谷。

（未完・廿一）

天王傳奇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君子婦被地獄門圍攻，易春秋將婦殺死，君子背負婦的屍首，無法突圍，宮本千軍救回瓊衣，願協助君子突圍，後成功逃脫，易春秋也不追趕，因爲他利用瓊衣誘君子婦入彀而將婦殺掉，却引起千軍反感而助君子突圍，但君子的連體婦已死，君子亦有性命之虞，幸遇邪雲先爲婦保存屍首不腐，後帶他去找高興治療……



玉閣佳人射暗箭　琴橋惡客弄把戲

多餘山有多餘洞。

多餘洞隱蔽在山谷之中，而且有十三個洞口之多，如不熟悉路徑，絕不容易能夠找到多餘洞之所在。枯瘦老婦帶着邪雲、君子婦、宮本千軍、瓊衣等人，輾轉地兜圈轉彎，才能到達多餘洞。

邪雲道：「好洞！」

枯瘦老婦道：「好洞不如好武功。」

邪雲道：「高興呢？」

枯瘦老婦道：「他在洞裏爲葉城主打通奇經八脈。」

邪雲冷笑：「葉城主若還能活下去，已經是福大命大，又怎能爲他打通奇經八脈？」

枯瘦老婦道：「那是畜生的事，你要弄個明白，儘管去追問他！」

邪雲哼一聲，一拐一拐地走入多餘洞。

邪雲忽然轉過臉問老婦：「妳怎麼稱呼？」

老婦答：「我是異水。」

「甚麼？異水……妳是天一宮的傳人？」

「這又有甚麼稀奇了，噫？你是甚麼東西？怎曉得老娘是天一宮的人？」

「我……我有一個老伴……她……她叫異火！」

老婦乍聞「異火」這兩個字，陡地臉色大變：「你是邪雲？」

邪雲的臉上浮起了陣陣澀苦、滄桑十足的笑意：「我就是邪雲，妳若有甚麼帳要找妳的姊妹清算，不妨算在我這副老骨頭身上。」

他雖然笑得澀苦，但眼中却又閃出了桀傲之色。

他畢竟是魔童！六十年前叱咤風雲的魔童。

魔童雖然老得連牙齒也沒賸下幾顆，但在異火的姊妹面前，他又緬懷當年的日子。

想當年……

當年的邪雲，是俊美少年。

當年的異火、是俏麗的小師妹。

在白雲下，名山大川之間，他倆總算渡過一段並轡江湖，快意恩仇的歲月……

可是……

歲月無情，人心更無情。

但過去的歲月，都已過去，一切有如已消失在空中的巨飆，來的時候雖然洶湧，消失後卻是一片平靜。

就連心境都已像是止水。

異火是小師妹，當年天一宮的小師妹，但她告訴邪雲，她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子，她叫異水。

異火對異水好，但異水卻抱着「水火不相容」的態度，終於離開了異火，離開了天一宮。

她要闖出一條屬於她自己的道路。

她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沒有答案，就連她自己也沒有答案。

她嫁給了一個姓高的郎中，生下了一個古裏古怪的兒子——高興！

嫁爲人婦，成爲娘親後，她不再惱恨異火，甚至懷念異火。

但就連她由惱恨異火，轉化爲掛念着異火，也已經是六十年以前的舊事。

舊得不能再舊的事，如今回想卻又彷彿只是昨天的思念，昨天的轉變。

邪雲沒有再理會異水。

他太老了，老得不想再理會任何事情。

但對於君子婦的事，他卻很努力。

爲甚麼如此努力？君子婦已死了一半，就算另一半是死是活，對他又有甚麼關係？

這是很難解釋的，就算是邪雲也無法解釋。

——他只知道，當君子央求宮本千軍把婦首級斬下來的時候，他正在那僻冷的地方，思念着異火……

——六十年前的異火，曾經在這地方，跟他渡過一個纏綿甜蜜的晚上。

邪雲懷念異火，但異火卻已死了。

他倆鑄劍數十載，最後還是失敗。

人生！這就是邪雲異火的人生。

人生無奈，興衰無奈。

「到了這把年紀，還有甚麼事可做啊！」邪雲在唏噓嘆息。

就在這一刻間，宮本千軍一刀砍掉婦的首級！

邪雲忽然大起憐憫之意，他並不是憐憫婦，只是憐憫君子。

憐憫！憐憫！這是人生中很平常的感覺，正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但邪雲卻連去「憐憫一個人」的感覺，也已失落了太久太久。

他已不怎麼懂得，甚麼叫「憐憫」！

但君子的遭遇，把他這種感覺喚醒，他決定要做一件毫無把握的事。

他要把君子救出生天！

* * *

多餘洞，竟然洞中有洞，甚至是在洞後別有洞天。

一個左邊太陽穴插着一把折扇的怪人，正在爐火旁邊煎藥。

他臉上的神情，很不高興。

他當然就是高興。

異水走到高興身邊，儘量把嗓子壓低：「你怎麼把『救命鐵令牌』隨隨便便送給別人。」

高興瞪了她一眼：「娘親，妳是不是吃了狗屎？怎麼一張開嘴巴就臭氣薰天？」

異水雙目厲光暴射：「娘親的嘴臭不臭，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高興冷哼一聲：「老子喜歡把令牌送給誰，又跟妳有什麼相干？」

異水怒道：「你是我的不肖子，可不是我的老子，要是眞的我老子現身，就連你的親生老子，也得叫他一聲岳丈大人。」

「什麼岳丈大人，他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是個死人，而且好像還是給我老子活活把他氣死的。」高興繼續煎藥。

藥的氣味相當苦澀，但高興的臉色却漸漸愉快起來。

因爲他知道，自己的娘親，正在爲自己帶來了一個天大的麻煩。

「他娘的！老子只是送出了三個『救命鐵令牌』，倒不曉得這一次前來央求老子出手救人的是哪一位？」

「我兒，你是聰明的，不妨猜猜看。」

「嘿嘿！準是『一脚踢死好漢，兩條腿纏死男人』的『俏娘子』司徒小盼。」

「什麼？你……你竟然跟這騷蹄子搭上了一手？」異水吃驚地盯着高興的臉。

高興也盯着她：「娘親！妳吃錯了什麼藥？我快六十歲了，比起你這副老骨頭也青春不了多少，那位司徒小姐只有四十九歲，我又怎會和她扯在一起，勾勾搭搭？」

異水一怔，想了大半天，這才如釋重負，道：「說的是，我兒若要勾搭女人，那個女人最少也得有六七十歲才合資格。」

高興哼一聲，繼續煎藥、撥火、又搓動左脚的大脚趾。

異水忽然搖搖頭，道：「如此說來，準是『路柳牆花幫』的任幫主。」

異水跳了起來，叫道：「怎麼？你竟把其中一個令牌送給任門慶那個壞蛋？」

高興一臉肅然，一本正經地道：「任幫主是江南一百三十八間窰子的『婊子大總管』，沒有他老人家，恐怕不少鴇母、婊子、王八都得活活餓死，如此英雄人物，結交結交却又何妨？」

異水一怔，半晌才咕嚷着道：「可沒聽過做婊子的也會餓死……」

高興道：「妳又不是個婊子，怎知道做婊子的不會餓死？噫？照

妳這麼說，前來的也不是任幫主了。」

「當然不是。」

「他媽的，不用說了，是那個鑄劍鑄了幾十年，到現在連個屁也鑄不出來的邪雲老妖！」高興的臉色，又再變得很不好看。

異水又是一楞，道：「我兒，難道你不喜歡邪雲老前輩嗎？既然不喜歡，怎麼又把令牌送了給他？」

高興冷冷一笑，道：「老子的事，干你什麼鳥事？」

異水臉色一變：「你不是老子，是我兒子。」

高興道：「人人都說我事母至孝，是個孝順的好兒子，偏偏妳對外人極力否認，這算是他媽的什麼意思？」

異水道：「你不肖，你是個忤逆的畜生！」

高興道：「我是畜生，妳便是畜生的娘親。」

異水道：「我本來就是畜生的娘親，用不着你來提點。」

高興道：「藥煎好了。」

異水怒道：「你煎好了這些臭藥發瘟藥，干我什麼屁事？」

高興道：「他媽的！妳可知道這是什麼藥？」

異水道：「管他是什麼鳥藥？你若以爲用這些東西，就可以治好葉璧天的傷，那是做夢。」

「誰說這些藥是用來治葉璧天的傷？」

「不是你說的嗎？」

「那是三天前說過的話，妳少放屁，這些藥，是老子煎給妳喝的。」

「給我？」異水儍住。

「他奶奶的，妳不是頭疼、心跳、氣虛、肝火過盛、兩腿發軟嗎？」

「是……是又怎樣？」

「還能怎樣？當然只好服下這些臭藥發瘟藥了！只要這些藥毒不死妳，多多少少總會有點好處。」

「我兒……」異水呆住。

高興臉色一沉：「兒什麼鳥，妳喝不喝？要是不喝，老子把這些藥倒入糞坑裏，給那些糞蟲補身補身！」

異水忙道：「別動氣，娘親喝，馬上便喝。」

抓起藥煲，也不管那些藥有多燙，一口氣便把藥喝個乾乾淨淨。

高興「唔」一聲，正要把藥煲取回，異水突然眼光一變，抓緊藥煲，身子急急向後倒退。

高興怒道：「少裝蒜，就算這是毒藥，妳要毒發身亡，也不會死得這樣快。」

異水不理高興說什麼，只是伸手在藥煲裏亂抓。

她在藥煲裏抓到了一塊尾指般大小的東西，瞧了大半天，才顫聲質問高興：「這是什麼東西？」

高興冷冷地「哼」了一聲：「果然好眼力，並未老眼昏花，一眼就看出，這是不同凡响的東西。」

「少嚕嗦！娘親問你，這是什麼藥材？」

「這藥材，自然珍貴之極。」高興眼珠子骨碌碌地一轉，道：「這是洞庭湖內罕見之極的『百載魚頭石』，功能平肝火、補氣血、明目强心，健脾開胃。」

「開你祖宗十八代個屁！」異水臉色漲紅，怒道：「你娘親也是一代名醫，道行只比你老子只高不低，這東西，分明是『秤肉掌櫃』包千足的命根子——『紫鱗金頭大鯉』的『魚中珍珠石』！」

高興的臉色也和他娘親一般，立刻漲紅。

他想否認，但最後一開口，却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異水不是一般的婦愚，雖然她年紀老邁，但頭腦仍然十分清楚，而且對天下各種珍貴藥料，認識極深，要把她瞞騙，並非易事。

高興只能嘆氣，無言以對。

異水却怒氣陡生！

這顆「魚中珍珠石」，來自「紫鱗金頭大鯉」。

據異水所知，像這般大小的「魚中珍珠石」，最少也要五百年，才有一顆。

而在這年代，唯一擁有「魚中珍珠石」的人，就只有洞庭半月島上的「秤肉掌櫃」包千足！

包千足又是個怎樣的人？

他何以被稱爲「秤肉掌櫃」？

* * *

異水的瞳孔在收縮，她突然咧開殘缺不齊的牙齒，命令高興：「脫褲！」

高興心中一急，脫口叫道：「妳要找童子尿，我太老啦……」

異水沉着臉怒叱：「你敢不脫掉褲子，老娘立刻一頭撞死在這山洞！」

高興更急：「娘親，使不得！」

就在此時，異水已撲起！

她手中藥煲，已化作一道銀白寒芒！

那是鋒利無匹的波斯彎刀。

刀鋒急割，高興大叫：「小心我的屁股！」

異水也在大叫：「老娘正是要瞧瞧你的屁股！」

好快的刀！好準確的刀法！三兩下刀勢急割下，高興屁股的布料全給波斯彎刀削掉，露出了兩邊盛臀。

但左邊的屁股，却短少了一大塊肉！

異水的一張老臉，瞬息間由漲

紅化作一片煞白。

高興急急把屁股擰開，只是訕訕地對着娘親在笑。

異水的臉頰，已流滿了淚。

「畜生！娘親已八十歲了……怎值得用你身上的肉，去換取這……這『魚中珍珠石』？」

「這是老子一時興之所至……下次決不換了！」

「畜生！眞是老畜生生下來的小畜生！」異水仍在罵高興，但目光已不再兇厲，而是化作高齡慈母。

* * *

「魚中珍珠石」是稀世奇珍，曠世難求的藥料。

天下間，只有洞庭半月島「莫要來藥局」才有一顆。

「莫要來藥局」不是一般藥局。前來求藥的人，必須在武林中大有名堂，否則免問。

但縱使是大有名堂的武林人物前來求藥，也不易得償所願。

因爲「莫要來藥局」的老闆，是武林著名最難纏的秤肉掌櫃」包千足！

包千足的口號是「一分肉，一分藥！」

但那只是最起碼的「價錢」，要是藥料特別珍貴，那就不能這樣計算。

再者，包千足對每一個人的「肉價」，也有不同評定的標準。

越是份量十足的武林名人，其「肉價」也就越是「可觀」。

即以這「魚中珍珠石」而言，前往「莫要來藥局」求此珍貴藥料之人，不知凡幾，但自始至終，並沒有任何人符合資格，可以「以肉換藥」。

曾有人願意把自己的腦袋割下來，以換取此「魚中珍珠石」，但包千足却搖頭擺腦，道：「眞是十分對不住，閣下這顆腦袋，就算眞的砍了下來，大概只能換取參鬚三錢，另加土伏苓半斤而已！」

而那個甘願以項上首級換藥的人，竟是崑崙派的「萬勝刀王」宋遠嶽！

以宋遠嶽在江湖中的赫赫威名，一旦來到了洞夜半月島，竟似變成一堆垃圾！

宋遠嶽當然是心有不甘的，他軟求無效，遂用硬攻！

但他硬攻之下，並未能如願以償，最終還是慘敗而回。

這是崑崙派的恥辱。

但自此之後，崑崙派沒有大興問罪之師，只是把事情不了了之便算。

不少自以爲是的武林中人，批評崑崙派上上下下都是膽小的懦夫，却不曉得宋遠嶽這一敗，事後向崑崙掌門，甚至是比掌門地位更尊崇的崑崙元老稟告後，所得到的結論是：半月島武功，遠在崑崙派之上，倘若不自量力大興問罪之師！只有再度徒招敗辱的份兒！

但高興却悄悄地前往半月島「莫要來藥局」，用自己身上的一塊肉，成功地把「魚中珍珠石」換取回來，並且將之煎藥，用以侍奉娘親！

* * *

高興對異水說道：「別人的肉，又臭又不值錢，但老子的肉，包千足可不敢小覷！」

異水大奇，道：「包千足搜羅天下武林名人身上的肉塊，有什麼用處？」

高興道：「名人的肉，跟一般人的肉，一旦從身上剜割下來，根本上都是一樣的，比方娘親的肉，雖然是老一點，也韌了一點，但比起從楊貴妃、王昭君之類大美人身上剜割下來的肉，恐怕沒有多少人能分辨出來。」

異水聽得津津有味：「既然這樣，何以包千足偏偏對武林名人身上的肉，大感興趣？」

高興嘆了一聲，道：「這就是……盛名之累……娘親，妳明白了沒有？」

異水點點頭，但接着却又搖搖頭，也不知道她究竟明白不明白！

* * *

這一晚，邪雲帶來了武林中最不可思議的兩個奇人——君子婦！

君子婦已死了一半，要不是邪雲把「養屍活命粉」撒在婦的身上，恐怕婦的屍體已開始霉爛和發臭！

邪雲身上有這種東西，因爲異火在不久之前死了，他向高興討了一大包「養屍活命粉」，撒在異火身上，好讓她的屍體可以保存得長久一些。

但他還剩下一小半，並沒有拋掉，想不到却遇上了君子婦！

高興瞧着君子的臉，君子的臉木無表情。

高興的臉也同樣木無表情，但插在他左邊太陽穴的犀牛折扇，却不停地在顫動。

邪雲瞧着這把犀角折扇，禁不住乾笑着道：「這樣的病人，不由你這個『神醫』不心動！」

高興本是「鬼醫」，地獄門的「鬼醫」，邪雲是知道的。

但他不想爲了這一點芝蔴綠豆的小事，惹怒高興，因此做個順水人情，改稱他爲「神醫」，也可算是拍了他一記馬屁！

常言有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但這一次，邪雲的拍馬屁雖然沒有拍在馬腿上，却也不見得有甚麼作用。

高興的臉還是木無表情，他左

邊太陽穴的犀角折扇，也照樣繼續在顫動，而且顫動得越來越更厲害。

倒是高興的娘親異水，神情關注地瞧着高興，道：「我兒，你瞧這病人到底怎樣了？」

高興這才搖頭，又嘆了口氣，道：「這不是病人，是死人！妳可見過甚麼樣的病人，竟然病得連腦袋都已搬了家？」

異水眨了眨眼睛忽然道：「我兒，你娘親有點不對勁……」

「是不是腦袋脹昏昏、舌頭火熱、渾身滾燙？」

「正是這樣！」

「這是藥力發作了，再過片刻，妳會昏昏欲睡神智迷糊，最少要睡上三天，才能清醒過來！」

「胡說！豈有睡上三天之理？」

邪雲眉頭大皺，又插了一嘴：「這病人……」

「不是病人！是死人！」高興怒叱！

邪雲却不怕他，伸手指着君子的額角，道：「他還有腦袋，你要救的不是那個女的，是這個男的！」

高興道：「這個男和他背後那個女的，二三十年來都是連體雙生，那個女的腦袋不保，這個男的又焉還有活命之理？」

邪雲一呆：「這麼說，你是沒有辦法了？」

「這樣的怪物，你認爲還有甚麼辦法可想？」

「我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養屍活命粉』撒在那婆娘的屍首上，其他辦法，就得看看你這位『神醫』了。」

「對付這樣的死人，任何辦法都不管用！」

「這麼說，這怪物的另一半也死定了？」

「我是說，沒有辦法，但可以試一試刀法！」

「刀法？你要跟誰決鬥？」

「我不是刀法名家，也沒興緻跟別的武林中人爭强好勝，老子說的刀法，是把這怪物一分二的刀法！」

「你是說，可以把君子婦分割開來？」

「這又有甚麼稀奇了？」高興冷哼一聲：「只要有一把刀，不管是鋒利的還是生銹的，都可以把這怪物分割開來！」

邪雲一愕：「一刀割開兩人，那是易如反掌之事，但要是連活着的一半也給這種刀法殺掉，那又怎辦？」

高興冷笑道：「要是一刀分割下去，這男的也跟着那個女的一命嗚呼，那便是生也雙雙，死也對對，又還有甚麼好說的！」

邪雲道：「這豈不是太危險了嗎？」

高興道：「就連吃飯也有給米飯噎死的危險，爲甚麼每個人每天都得吃飯？」

邪雲無言以對，只好呆楞楞地盯着君子，意思是問：「你怎樣決定這件事？」

君子卻神情平靜，緩緩道：「我很喜歡宮本先生的刀。」

邪雲又是一呆。

君子接着道：「就請『神醫』用宮本先生的大刀，來做這一件事情吧！」

宮本千軍一直都在君子和邪雲旁邊，他沒作聲，瓊衣也在他背後默然無語。

君子向宮本千軍走了過去，伸手取刀。

宮本千軍深湛的眼神，陡地迸射出異樣的光芒：「這刀……管用嗎？」

君子微微一笑：「不管用甚麼刀，在下這一次總是九死一生，既然九成以上都是最後一刀，就不如讓我嚐試嚐試這種東洋刀刃的滋味吧……」

千軍的臉色沉了下來，但眼睛却爲之大亮……

他瞭解君子的心思。

君子是痴戀瓊衣的，但瓊衣的一顆芳心，却不在他那邊，而是依附在自己的身上。

君子的心思是：「東洋人啊東洋人，你已斬了我千千萬萬刀，但那是無形的，反正都已身心碎裂，不如乾脆用你的刀來解決一切吧……」

千軍心中如此地忖着。

雖不中，亦不遠矣！

宮本千軍的刀，已落入高興手中。

邪雲問：「此刀怎樣？」

高興答：「沉重如山！」

邪雲再問：「可以一試嗎？」

高興這一次大搖其頭：「這是好刀，但它只是殺人的刀，若然用它來救人，簡直是白癡的行徑。」

語畢，把刀交還給宮本千軍。

千軍把刀接住，吁一口氣，如釋重負。

但君子卻怒目瞪視着高興。

他甫瞪視着高興，高興立刻把一個肉包了塞進他的嘴裏。

衆人無不大爲詫異。

誰都沒看出，這個肉包子是從哪裏弄出來的，只見高興像是變戲法般，手一晃，肉包子已閃電般塞入君子口中！

君子，本是君子婦的一半，更是同根盟的盟主。

在同根盟，以至是整個黑道武林，又有誰斗膽這樣做？

但高興卻一聲不响，突然用「

肉包子攻勢」，把君子的嘴塞個「措口不及」！

若在以前……

誰能這樣對付君子？

但婦死了，君子婦已不再是以前的君子婦。

婦已死，君子也彷彿變成了走肉行屍。

高興的肉包子，一下子就塞入了君子的嘴裏。

君子也沒有把肉包子吐出來，但眼神却在一瞬間完全散渙。

他忽然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邪雲皺着白眉：「這是什麼包子？」

高興道：「這是迷魂肉包子，無論是誰嘴裏銜着這樣的東西，最少在三天之內暈迷不醒，就算用尖刀把他身上每根骨頭挑將出來，他也不會感到痛楚。」

邪雲恍然大悟：「好辦法，你打算怎樣把他和背後的死屍分割開來？」

高興瞇着眼，眼皮下的眼珠子骨碌骨碌地左右轉動，良久才桀桀一笑：「給我一兩天時間想想辦法，如何？」

邪雲呆住。

但他太老了，老得連腦筋都不大想轉動。

他只是呆住，再也沒有答腔。

宮本千軍却在這時候問高興：「大夫，我想見一個人，他的名字叫葉璧天。」

高興陡地猛喝一聲，搖頭道：「有什麼好瞧的，他只賸下一副軀殼，早已死了九成九。」

邪雲却在這時候插上幾句：「你不是要爲葉城主打通奇經八脈嗎？既然他已死了九成九，又怎能把奇經八脈打通？這豈不是睜着眼睛放響屁了？」

高興「哼」一聲：「你才放他媽的響屁，死了九成九，並不等於死了十足十，只要還有一分希望，他就還有機會活下去，既然他是個活人，他就有機會打通奇經八脈，這道理簡淺之極，也只有你這種老糊塗才會不明不白。」

邪雲又閉上了嘴。

這時候，異水已昏睡過去。

她倚臥在一張石椅上，果然是藥力發作了。

在這神秘的多餘山，今夜聚集了一羣神奇的江湖人，發生了一連串神怪的事情。

但在翡翠城，却又是另一番風雲正在不斷起伏。

＊　＊　＊

夜色蒼茫，明珠殿上却是燈火輝煌。

神秘的「主上」，已在殿中坐了兩個更次。

由初更坐到三更。

他面上仍然罩着黑紗，既沒有人能看見他的臉，也沒有人知道他在想着些什麼事情。

由初更以至三更，主上坐姿不變，手不動、身不動、雙足也全然不動。

他仍然坐在雕龍繪鳳的金漆大交椅上，直至四更。

四更鼓響，他倏地長身而立，自喉嚨間發出一聲低沉的吼叫。

他迸叫出兩個字，那是「賤人！」

＊　＊　＊

翡翠城，亭台樓閣數之不盡。

這本是「翡翠天王」葉璧天的江山。

但在一場慘烈血腥決戰後，這大好江山已然易主。

而「琴橋玉閣」，琴橋已修葺峻工。

這琴橋，正是當時三大高手苦戰怒獅之琴橋。

鐵艷初、斧覇琴琬，葉璧天兩男一女三大高手，合共使用了八招驚世絕學，終於在斷橋間成功地擊殺了可怖的怒獅。

琴橋是因了這一戰而崩斷的。

雖經主上下令修葺，但仍難以恢復舊觀。

連主人都已不在琴橋玉閣，一切又怎可還原？

琴橋上冷清清，只有夜風飄送着漫天而來的落葉。

玉閣內，燈火昏黃。

紗窗下，只有一條窈窕但却孤單的身影。

＊　＊　＊

夜風中，主上含怒踏碎滿地枯葉而至。

他仍在發出低沉的吼叫，嘴裏迸叫出來的仍然是那兩個字：「賤人！」

他咒罵的「賤人」，也就是玉閣內的主人。

玉閣主人，本是斧覇琴琬，但琴琬苦戰怒獅身受重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琴琬還能回來嗎？天曉得。

最後，另一個女子鳩佔鵲巢，把玉閣據爲已有，她就是來自藥王仙山的優秀。

優秀已不再年輕，她的生命，一直都充滿着凄迷、殺孽、傷心但却美麗。

她是個美麗但又傷心的女子。

她因爲傷心而鬱鬱寡歡，因爲鬱鬱寡歡而面容冷漠。

優秀，優秀仙子。

她神韻獨絕，靡顏韶齒，明眸似火。

她雖然活着，但她一直憂傷、忿怨、迷惘、失落。

她只羡鴛鴦不羡仙，她心中只有一個人的存在——小葉！

她的小葉，也就是一度被譽爲「不敗戰神」的翡翠城主葉璧天。

但小葉令她失望，她失望是因爲葉璧天無法接受她爲他的「女人」！

千般恩怨，萬種情仇，都只繫在一個「緣」字。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優秀與葉璧天，當非無緣之人，他倆不但有緣，而且淵源深厚，親如姐弟。

在葉璧天心中，確把優秀視如親姐。

但優秀却不是這樣想。

她要成爲小葉的妻妾，甚至只是他身邊的一個女人，於願已足。

她要侍候小葉，她可以是她的奴隸，可以是他的洩慾工具。

但小葉的想法，恰好完全相反。

他可以跟天下間任何女子交合，唯獨優秀姐姐不能，萬萬不能。

她是他心中的女神，絕不容任何人褻瀆的神祇！

別人不能褻瀆她，他更不能！

雖然，他曾犯過了一次「錯誤」，他竟然「奪取」了優秀姐姐的貞操。

但他深切痛恨這一次嚴重的「過失」，他不再會有下一次！

但他「沒有下一次」的決定，卻又令得優秀痛恨他，而且是極度的痛恨……

＊　＊　＊

玉閣有佳人，琴橋現惡客。

主上，就是惡客中的惡客！

翡翠城本非屬於主上，但這神秘莫測的魔君，聯同東海羣雄，突襲翡翠城，終於取代了葉璧天的地位。

夜，他在明珠殿上，等候優秀仙子，而且等了兩個更次。

他明知道優秀不會來，但他仍然等了又等，只盼優秀仙子會突然降臨。

但她一直都在玉閣看着閣外的琴橋。

琴橋今非昔比，葉璧天也不再是以往的葉天王。

主上曾遣婢僕，命令優秀速往明珠大殿，但她聽了便算，置若罔聞。

她不在乎主上，她心中只有小葉。

她越痛恨小葉，也就更加証明，她心中只有小葉。

但她卻迷糊、頭腦混沌不清，無論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勁來。

終於，她在紗窗罅隙看見主上。

主上含怒而至，她是強烈感覺得到的，但她全然不懼。

她只等主上進入琴橋玉閣。

＊　＊　＊

玉閣內，還有媞眉和小藍。

媞眉在玉葉小廳，小藍在琴心殿側，兩人手裏都扣滿着暗器。

暗器是師父發放下來的。

媞眉用蝎尾鎖喉針，小藍用百毒催命釘。

都是歹毒無比的暗器。

優秀仙子要殺主上！

「只要他一踏入玉閣，不管妳們用甚麼法子，都得先殺了他！」

這是師父優秀的命令。

媞眉並不害怕，小藍更是雀躍萬分，能夠有機會施展苦練多年的暗器功夫，那眞是刺激過癮的事情。

小藍並沒想過，一旦失手，卻又如何？

她也不是仗着師父在背後撐腰，她只是感到雀躍，就像個第一次有機會拉弓獵殺野獸的小孩。

主上終於出現了。

他步履沉實，並沒有施展甚麼輕功，像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普通人。

媞眉向小藍示意，着令她打醒精神，切莫輕率大意。

小藍報以充滿信心的微笑。

媞眉卻小心翼翼，絕對不敢輕敵。

她不敢輕敵，是因爲她知道就算姊妹倆出盡法寶，也殺不了主上。

她仍然遵照師父的意旨暗殺主上，那是因爲師命不可違。

既不可違，也不願違。

她只寄望師父隨後的一擊，能夠殺了主上。

＊　＊　＊

主上每踏一步，步幅尺寸完全相同。

步與步之間，時間相同，尺寸無異，極具規律。

小藍眼力敏銳，雖在夜色中，主上的每一個細微動作，儘入她狡黠的眼睛內。

她心下冷笑：「這莫非就是循規步矩的臭男人？」

男人，臭男人，可惡的男人！

但她一想起「男人」這兩個字，卻又漸漸爲之神不守舍，如墮迷離境界。

她甚至又再想起了雲烟。

雲烟是男人，但卻也是個和尚。

好一個年輕和尚：他白淨，他虔誠，他說不出的眉清目秀。

他太純樸，太虔誠了。

但他心中只有三千世界，只有法力無邊的諸神諸佛。

於是，這個原本很可愛的年輕出家人，已變成了一個臭和尚！死和尚！

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抓不到的和尚，當然也是世間上最可惡的臭男人！

可是，雲烟的禿頭、雲烟的膚色、雲烟的眼神，總是在小藍腦海中繞纏不散，只要一想起了他，小藍的臉就會發燙，一顆芳心也會無緣無故「噗噗」地亂跳個不亦樂乎……

她並不是無時無刻都想念着雲烟。

但當雲烟的影子忽爾襲上心頭的時候，卻總是無法迅速將之趕跑。

而且，她也不曉得會在甚麼時候，突然想起那個要命的和尚。

就像是在這一夜，這要命的時候……她手裏扣滿殺人不見血的暗器，本該是殺意充斥全身，兩顆眼珠子噴出火焰般才像話……

但這「殺手」卻眞的太不像話了。

她竟在這絕對不能夠分神的時候，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雲烟和尚！

這還罷了，她這想念男人的意念，竟由想念一個和尚，忽爾蔓延到另一個人的身上！

她竟想起一個布匹綢緞莊的少東！

她想起了她在十三歲那一年的某一天……

她央求媞眉，一起偷窺男人洗澡。

姊妹倆坐言起行，最後選中了這名少東。

這少東當年十八歲，在男人堆中可算是鶴立鷄羣的俏郎君。

豈料恰好在那一天，他並不在澡堂裏洗澡，卻在乾涸浴盆中引刀自宮！

這俏郎君，竟在那一瞬間變成世間上最血腥最可怖的男人。

不，他甚至已不再是個男人！

他竟把男人最重要的器官棄如敝屣！

太可怕了，小藍發誓，再也不要看見這一個人！

但這人的名字，她是知道的。

他叫易春秋！他將會在武林中做成一場大氣候！

際此大敵當前時刻，小藍眼前浮起的，不是和尚便是引刀自宮的少東，如斯「殺手」，當眞可笑得令人噴飯。

但媞眉懵然不知。

她再機警再聰明，也無法料想得到小藍竟會有這最要命的時候胡思亂想！

她不知道，優秀仙子也不可能知道。

而那個可怕的主上，他的腳步終於踏入了一片黑沉沉的玉閣！

* * *

「主上一踏足玉閣，立刻出手！」這是優秀的命令！

師父的說話，媞眉永遠不會聽少半個字。

當主上的右足甫踏入玉閣之際，媞眉便已出手。

她毫不留情出手，數十枚碧綠寒芒閃現的蝎尾鎖喉針，無聲無息地打向主上的胸腹！

她這一手暗器手法，詭異絕倫，要是一般武林人物在這等情況下遇襲，決難躲避開去。

主上也沒有躲避。

但他並不是無法躲避，只是不屑躲避。

他仍然一步一步踏入玉閣，步履姿勢始終如一，並未改變。

他只是左袖輕輕一揚，媞眉的暗器立刻全數無影無踪。

媞眉出手落空，小藍第二擊應當緊接而至。

只要小藍的百毒催命釘一出手，媞眉下一殺着也會隨之而撲去！

不管戰況進展如何，不管主上是否能夠把姊妹倆的暗器攻勢先後化解，媞眉已決意拚死力戰下去。

可是，小藍的百毒催命釘，竟然沒有配合媞眉而發出，她似是儍住了。

沒有人知道她爲甚麼會儍住。

等到她驀然驚醒過來的時候，媞眉已給主上出手封點了身上八大要穴！

小藍如夢初醒，滿手歹毒的殺人暗器正待發出，但她定睛一看，只見媞眉已全身酥軟，嬌軀斜斜地落入主上懷抱中！

投鼠忌器，小藍再糊塗，也知道這一把暗器，是再也撒不出去的。

但師命不可違，怎辦？

只好施展小藍最引以爲傲的「仙姬微步」，輕巧靈逸地繞到主上背後出手！

她繞過了！

主上的背門，已在小藍眼底之下。

小藍不再遲疑，手中暗器，仿如飛蝗般怒射主上。

媞眉的蝎尾鎖喉針，使用之際無聲無息，但小藍的百毒催命釘，卻「嗤」聲大作！

嗤！嗤！嗤！

最少有七八枚毒釘，沒入一個人的身上。

但小藍非但沒有喜悅之色，反而驚惶得差點昏倒過去！

因爲這些毒釘，沒有一枚打中主上，卻全部射中了媞眉的身體。

主上仍然背對着小藍，他沒有轉身，但在間不容髮之際，媞眉的身體卻像是軟綿綿的被子，忽然擋在主上的背後。當然，這是主上的把戲。

（未完·十）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凰劫

上文提要：岳麓送歐陽雄上船後在岸邊觀看，見有可疑，又返回船上找歐陽雄，但他已被殺害，岳麓悲痛不已，決心要爲兩位義兄報仇。鳳峯生在揚州連殺商天河與歐陽雄後去杭州尋找舊伢子莫傲，莫傲暗示鳳峯生有危險，並設法告知他有人出高價要買他的命。莫傲因其女莫憂喜歡鳳峯生，故爾與之商議對付的謀略……

湖心亭上遇殺手　香飄白堤見焚燒

莫憂道：「上次梅一章見到的那副容貌才是易過容的，臉上長着大黑痣，還長着毛，鬼才相信，這美人兒會嫁給這般難看的男人！」

樂襯歡道：「鳳少俠，小女這次說的可有道理。」

「叫我名字就好，少俠這兩個字教在下毛管直豎。」

「娘，他是沒這份福氣，你別折他的福。」

鳳峯生仍不生氣，「莫姑娘說得有理，問題是這對狗男女到底是什麼人？」

樂襯歡道：「由他暗中殺了朱家山來推測，可能他跟天台派有仇，是以來本店等候機會，若要知道其身份，也許問一問梅一章會知道。」

「在下已問過他了，不過梅一章對那廝完全沒有印象，更說不上仇人。」

莫傲仍堅持己見，道：「以老夫愚見，這對狗男女極有可能是殺手，今日做這些事若不是爲了梅一章，便是爲了你。」

莫憂問道：「爹，你的意思是有人僱他殺鳳峯生或梅一章？」

鳳峯生沉吟道：「若是爲了對付我，他不該殺朱家山，因爲如此會引起我之注意。」

「你們懂什麼？這叫虛者實之，實則虛之，反正他是易容而來，你注意又如何？下次來時，他已換了一副面孔。」

樂襯歡脫口道：「如此說來，這對狗男女，道行可十分之高，如今會否在外面伺伏？咱們可得小心提防。」

莫傲目注鳳峯生。「峯生，是次全靠你啦，不但得把情況摸清楚，必要時還得乾乾淨淨地殺掉他倆，若弄個不好，後患無窮，說不定連此處也呆不下去。」

鳳峯生道：「這個自然，不過需令嬡與我配合。」

莫憂道：「你的事與姑奶奶何干，要我配合。」

「若我撒手不管，人家自會找上令尊，怎能說與你無關？」鳳峯生道：「所謂配合，也不是要你冒險，只要你陪我到處遊玩。」

莫憂又搶着問：「爲何要陪你到處逛？」

樂襯歡道：「儍丫頭，這自然是爲了引他們現身啦，妳不是一直嚷着不願幹賣酒娘麼？讓妳去樂幾天，不是正中下懷？」

「正是如此，但亦未必能成功。」鳳峯生皺皺眉頭，道：「對方之一切，咱們毫不知情，只能見一步算一步，只希望對方之耐性不要太好，否則守株待兔的日子實在不好過。」

莫傲道：「丫頭，就聽峯生

的。」

「事不宜遲，你的酒店也不能關門太久，如今便行動，今夜我會匿在附近，有什麼風吹草動，自會現身。」

莫傲道：「小心爲上，千萬不可大意，若對方是你之同行，你可得更加謹慎。」

莫憂撇撇小嘴。「爹，你這不是明擺着瞧女兒不起麼？兩個對兩個，咱們勝算比對方高。」

莫傲喝道：「丫頭，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一切聽峯生的命令，這一仗只能勝，不許輸。」

鳳峯生笑嘻嘻地道：「在下艷福不淺，得美人相陪，眞乃三生有幸，莫姑娘請！」

鳳峯生及莫憂在白堤上漫步，時已黃昏，西天夕陽倒映在湖中，一片嫣紅，春風拂面，美人在側，夫復何求。

莫憂不發一言，咬着唇跟着鳳峯生。

鳳峯生忍不住道：「姑娘這般神情，人家還以爲咱們剛吵過架呢，那裡像是情侶？」

「哼，情侶便不會吵架？你爹跟你娘就沒吵過嘴？」

「在下那有你之幸福？家父家母是什麼樣子，叫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哩！」

莫憂心中升起一絲歉意，低聲道：「對不起，姑奶奶一時口快，下次不提就是。」

「你跟在下一起，請莫再自稱姑奶奶，你是姑奶奶，我是什麼？姑爺爺？」

莫憂「噗嗤」一笑，隨即板起臉道：「你沒這份福，以後不許你胡說八道。」

「姑奶奶眞不好服侍，請問咱們如今去何處？」

「爹不是叫我一切聽你的麼？你怎麼反來問我？」

鳳峯生心中暗道：「你那有這般溫順！」嘴上却道：「趁天未黑，咱們租隻小舟，到湖心亭或三潭印月遊一遊如何？」見她不反對，便到「平湖秋月」處租了一條小舟，兩人上了船，鳳峯生操槳，只划了幾下，小舟已盪出老遠。

莫憂脫口讚道：「想不到你還在行！」

鳳峯生邊操槳，邊望着堤上來往之遊人，嘴上不經意地道：「當殺手的，什麼都得會，若只懂武藝，不懂百藝者，必定不是一位出色的殺手。」

「臭美！」莫憂忽然問道：「喂，你到底殺過多少個人？姑奶奶是指受僱而殺的人！」

「你對我好一點，我什麼都會告訴你。」

「你要我如何待你好？這樣還不夠好麼？姑奶奶從來不陪臭男人遊玩。」

鳳峯生得意道：「聽你這樣說，在下心中更是難安，若非我跟令尊約好，今早你也不會給那廝白佔你便宜，可憐我這位眞的『孫長良』反而要遭你奚落。」

莫憂又羞又惱，玉臂伸入湖中，手掌突然提起，一股水柱便向鳳峯生射去，「你敢再看我不起，姑奶奶絕不饒你！」

鳳峯生急道：「天地良心，在下絕無看不起姑娘之心。」他被湖水潑得一頭一臉，空出一掌來，在臉上抹了一把，忽然嘖嘖地道：「奇怪，這湖水爲何是香的？」

「胡說，湖水怎會是香的？」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爲你手掌的香氣滲進水中，湖水便變成了香水。」

莫憂芳心暗喜，却哼道：「胡說……油腔滑調！」

「你整天在店內不悶？」

「天天面對西湖十景，怎會悶？人家做夢都想來一趟西湖哩！」

「有景無人豈不遺憾？面對佳景，沒有心愛的人陪你，那有意思？我猜想最近你一定甚少遊湖。」

「胡說，我是懶，不喜歡動，不是……你這是什麼意思？說我無人喜歡麼？」

「非也！像姑娘這可人兒，也不知道多少男人想天天陪你哩！」

「你知道就好！喂，你風不風流？男人都是到處跑，到處留情的，我看你也不會例外。」

「在下既不英俊，又不瀟洒，又不會討姑娘歡心，想找一處地方留情都找不到。」

「唔，你總算還有自知之明。」

說着話，小舟已至湖心亭，那湖心亭乃西湖中的一座小島，面積甚小，只有一座亭子，只是坐在亭子裡觀賞湖景，另有一番風味。

莫憂喃喃地道：「天快黑了，有什麼好看？還是回去吧，你引蛇出洞的美夢，恐怕要落空了。」

「那倒未必！」鳳峯生向遠處一指，道：「看，不是又有一艘小舟盪過來了麼？舟上坐着一男一女，說不定便是那對狗男女。」

「胡說，這兩人年紀已不小，不可能是他們。」

鳳峯生悠然地道：「在下却認爲可能性極大！這種年紀的男女應是老夫老妻了。老夫妻會有這麼大的興趣，自己盪舟來遊湖心亭？要來也該明天才來，一定是他倆假裝成一對中年夫婦，準備到『香飄白堤』等候出手之機會，不料咱們却來這裡，遂引他們只好改變主意，不料如此却露出馬脚了。」

「若你對自己之判斷有信心的話，爲何仍這般悠閑？」

鳳峯生反問：「咱們不正希望他倆出現麼？人家自己送上門來，還緊張什麼？剛才你跟令尊說的話可是眞的？」

莫憂一怔，問道：「你是指那一句話？」

「把你也算上一個，咱們兩對是二對二！」

莫憂啐了他一口，「誰跟你一對？別臭美。」

鳳峯生忽然問道：「你水性如何？能否游到蘇堤？」湖心亭比較靠近蘇堤。

莫憂道：「姑娘我若沒有這份本領，怎敢住在西湖湖畔？」

「那就好，他們到了亭子之後，我估計會想辦法破壞咱們的船。記住，我如今叫做『周禮』，他們到了，看我眼色動手。」

莫憂抬頭望去，果見那對夫婦正在繫舟，看外表年紀約在四十三歲至四十八歲，步履起落間，十分沉穩，一看便知練過武，天色向晚，光線不足，看不出是否經過易容。

那對中年夫婦進了亭子，拿眼望着他倆，坐在另一邊。

鳳峯生笑道：「區區最喜落日景色，想不到賢伉儷也有這份雅緻，足証吾道不孤。」

那女的道：「咱們遠道而來，剛剛抵達，因爲聞西湖大名，便急不及待先來一睹丰姿了，兩位也是外地人？」

鳳峯生道：「區區是閩北人氏，遊學到此，這位姑娘就住在白堤上，區區也是剛到。」

那男的抱拳道：「原來閣下是飽學之仕，失敬失敬！」

「不敢當不敢當，假遊學之名，到處遊山玩水罷了，失敬失敬！」鳳峯生言畢拉着莫憂長身道：「兩位慢慢欣賞，小生先走一步！」

那女的問道：「這位姑娘是你的未婚妻子？」

鳳峯生看了莫憂一眼，道：「小生跟她交往時日不多，尚未屆提親之時！」

那男的突然伸出脚來一勾，鳳峯生身子微微一晃，將莫憂推開，那男的長劍已經抽了出來，鳳峯生比他更快，下身一沉，左肱向後一撞，右臂翻起，五指如鈎，抓向男的手腕！

這幾個動作乾淨俐落，事先毫無預兆，連莫憂都不得不佩服，她還未定過神，那女的以臂一格，借勢翻出亭子，繞路向她撲來。

莫憂這才瞿然一醒，連忙抽出柳葉刀來，準備應戰。

那邊廂的中年漢子反應亦十分快，手臂一掄，避過鳳峯生那一爪，長劍當作大刀，向鳳峯生脖子砍去。

鳳峯生也非省油燈，頭在地上一點，打了個觔斗，右脚蹴向對方面門，右手改抓對方下陰，這一着連消帶打，十分厲害。

那漢子顯然沒料到他會出此怪招，忙不迭倒退閃避。鳳峯生直起身來，一個風車大轉身，劍出如風，直指對方喉頭！

那漢子陣脚未穩，左手在欄杆上一按，身子已翻出亭外，鳳峯生笑道：「賢伉儷喜歡比武，怎地半途而廢？莫家妹子，你過來！」那漢子趁他立足未穩，揮劍强攻，鳳峯生想與莫憂靠近，好互相照應，已難如願。

那中年婦女之武功十分嫻熟，經驗又豐富，使的也是柳葉刀，莫憂雖然自幼得其父指點，但如何是其對手？不出二十招，已經落於下風，她心中害怕，却又拉不下面子向鳳峯生求救，只好呼道：「兀那婆娘，好生厲害，快報上名來！」

那婦人冷冷地道：「待你死後，我自會告訴你，免得你做個糊塗鬼！」

莫憂忽然乖巧起來，道：「你們不是爲了比劃比劃，而是要殺人！你我到底有甚麼仇？」婦人一聲不吭，莫憂再道：「你們是爲了錢麼？」

「不錯，咱們盤川已經用罄了！」

「那你住手吧，姑奶奶把身上的錢，頭上的首飾全部給你！」

婦人又不吭聲了，莫憂怒道：「你是啞巴不成？殺人也總有個道理才是，姑奶奶從未在江湖上混過一天，絕對沒有仇家……」

那婦人也惱了。「就憑你囉囉嗦嗦，惹人討厭，就已該殺！」她手上柳葉刀加緊進攻，迫得莫憂也退出亭外去；鳳峯生見狀，連忙也退了幾步，與她靠在一起，她一顆心才稍定。

鳳峯生忽然道：「林行山，是誰僱你倆來殺我的！」原來他自對方之劍法及作風，已隱隱猜出其身份，突然呼出對方姓名，以求收效。

果然那男的中計，冷冷地道：「不錯，某家正是林行山！姓鳳的，你也是吃這行飯，爲何還會問這樣的傻話？」

「既是同行，相煎何太急？」

「殺手沒有朋友，只認銀子，你只能嘆自己倒霉！」

「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不錯，咱們一定要做成這筆生意，待婆娘殺了你女友，你武功再高，雙拳也難敵四手！」

話音剛落，忽聞莫憂慘呼一

聲，鳳峯生像被人在胸膛刺了一劍般，立即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急速後捲，原來莫憂經驗不夠，久守必有一疏，左臂吃了那婆娘一刀，那第二刀又劈至，幸好鳳峯生那一劍去得及時，「噹」地一聲，將刀格開！

林行山見機不可失，揮劍急刺過去！鳳峯生後背「中門大開」，千載良機豈能坐失，眼看劍尖離鳳峯生後背只有數寸，突見他標前一步，再一個轉身，長劍迴旋，正好又將林行山之劍盪開！

這幾個動作，充份表露經驗及反應，連林行山都忍不住叫了一聲好！第二劍繼續刺出，嘴上却道：「婆娘，快殺了那小妞！」

鳳峯生手腕一抬，欲擋其劍，但林行山在有去無回之勢中，居然能及時避開鳳峯生之長劍，劃了半個弧圈，改削對方脅下。

說時遲，那時快，也不見鳳峯生如何作勢，左手手指一曲一彈，一件小物如矢一般射進林行山之小腹，同時頓足後退，揮劍改攻那婆娘。

這一着大出對方之意外，林行山取勝心切，一時看走了眼，便鑄下終生大恨，只聽鳳峯生問道：「林兄可知所中何物？」

林行山只覺小腹像被螞蟻叮了一口，但一股痲痺之感迅速擴張開去，他是大行家，暗吃一驚，急問：「你那東西淬了甚麼毒？」

「你聽過『鐵指甲』沒有？鳳某所用之毒十分霸道，你敢再妄動一下，毒氣立即隨着眞氣流遍全身！」鳳峯生長劍死死纏住那婆娘，不料那婆娘也厲害，揮刀應付，左手摸出一柄飛刀來，使鳳峯生暗暗防備，却不料她手臂一甩，飛刀却是向後射出！

鳳峯生大驚，急呼小心，莫憂急忙一閃，仍然慢了一步，腰上被飛刀射中。

那婆娘格格大笑！「姑奶奶飛刀上也淬了毒，快取解藥來交換。」

鳳峯生住手跑過去扶住莫憂，只見她臉色又青又白，隱隱泛着黑氣，鳳峯生自懷內取出一個瓷瓶，問道：「妳解藥何在？」

那婆娘也取出一個瓷瓶來，道：「我的在此，我喊一二三，咱們互相把解藥拋過去。」

「好！一二三！」鳳峯生三字出口，兩人同時將解藥拋過去，婆娘倒出藥丸來，塞在林行山嘴巴裡，然後扶他上船。

鳳峯生急問：「留下姓名。」

「姑奶奶姓霍單名一個秀字，你若沒聽過的，只須記住『毒娘子』三個字就行。」

霍秀此名，鳳峯生確不曾聽過，但「毒娘子」三個字，他則如雷貫耳，當下立即扶莫憂坐下，倒出一顆藥丸，餵她服下。然後替她拔出飛刀，只見傷口流出來的血，竟是鮮紅的。

莫憂叫道：「刀上無毒，咱們中計了。」

鳳峯生道：「沒有中計，我給她的解藥，只能暫時穩住毒勢，却不能治本！哼，對付那種人，怎能不預留一手，萬一她眞的使了毒，給的藥又不能對症下藥，我憑什麼跟她討價還價？」

「難怪她匆匆上船。」莫憂抬頭望去，只見霍秀在搖槳，但小舟離岸不遠。

鳳峯生略爲替她整理一下傷口，便道：「咱們也上船吧！」他扶她上了船，操槳駕舟。「眞不好意思，讓妳受了傷。」

莫憂紅着臉道：「不好意思的是我，今日才知道自己實在太不濟了。」語音剛落，又聽她尖呼起來道：「峯生，你看！」

鳳峯生隨其目光望下，只見艙底一塊船板突了起來，湖水不斷湧進來，再抬頭望去，但見林行山那艘小舟已去遠，分明是那婆娘做了手脚，可恨剛才竟沒有發現。

湖水湧進甚急，刹那間已半艙水，小舟慢慢沉下去，鳳峯生只好拋槳，拉着莫憂跳進湖裡。

入水之後，莫憂用力划動了幾下，牽動了傷口，鮮血又湧了出來，再說手臂及腰均受傷，大大影響其水性之發揮，鳳峯生索性勾住其下頜，單臂泗泳：「你盡量放鬆身體，四肢不要動。」

所幸鳳峯生氣力悠長，速度雖慢，終於游到了岸邊，但也有筋疲力盡之感。他先上了岸，船家立即提燈跑過來索償。

鳳峯生先伸手握住莫憂玉掌，再用力將她提起。春天衣衫單薄，又在水中泡久了，衣領早已鬆了，再用力一提，拉得更低，露出半截雪白的酥胸來，長裙濕濡盡貼在胴體上，凹凸分明，就像沒穿衣服一樣。莫憂接觸到船家那對快掉出來的眼珠，方霍然一醒，刹那間又羞又憤，忍不住摑了他一巴掌，罵道：「你是不是狗！」罵畢拔步跑回去。

船家哭喪着臉道：「她，她……這女人好凶，毀了我的船，還打人。」

鳳峯生塞了兩錠銀子給他，道：「若我是她，就不止給你一巴掌。」話音未落，人已在三丈之外。

莫憂赤着脚在路上急奔，此刻若有人在其面前，看到的將是一副活色生香的「奇景」，幸虧天色已黑，遊人早已歸去，倒少了不少尷

尬。

鳳峯生很快便已追上了她，道：「莫姑娘且等等。」

「你不要跟來，有話明天再說，啊！」莫憂叫了一聲，倏地站住，鳳峯生虞不及此，收勢不及，撞在她背上，把莫憂撞得向前飛，他一急之下，伸手一抓，只抓住後衣，但聽「嗤」的一聲響，後衣竟被撕破，露出雪白的後背來，但莫憂之去勢也止住了。

這刹那，鳳峯生方發現「香飄白堤」冒起一股濃烟，黑暗之中但見裡面隱約有火光閃爍，和畢畢啪啪的響聲，「香飄白堤」爲何會着火？

莫憂呆了一呆，便向前撲去，這一次鳳峯生猿臂一舒，抓住香肩，硬生生將她拉住，道：「不要魯莽！」

「爹！」莫憂邊呼邊掙扎：「快放手！」

鳳峯生用力一扳，拉住她向旁掠去，低聲道：「沉住氣，也許敵人就在附近，先看清楚形勢再說。」

莫憂伏在他懷內哭道：「難道見死不救，你快放手！」她用力掙扎，兩人少不免肌膚相觸，鳳峯生只覺得十分好受。

莫憂掙扎了一陣，因掙不脫便索性倚在鳳峯生懷內，把頭枕在他肩上，喘着氣道：「你是不是要我做個不孝女？」

鳳峯生只覺得軟玉溫香抱滿懷，他閱人不少，但像這樣美麗動人，又天眞無邪的少女，如此親近還是頭一次，只覺雙脚如踩在雲端，迷迷糊糊間，竟忘了答話。

「死人，你爲何不作聲，裡面有我爹和我娘，你到底知不知道？你還是不是人？」

鳳峯生暗中吸了一口氣，道：「令尊一定已離開，你別緊張，難道他會坐以待斃？你爹比妳我都聰明，說不定咱們沉船之情況他已看見，甚至這火就是他自己放的。」

「胡說，家父會說過，這爿小店就是他的命根子，又怎會自己放火？」

「形勢所迫，不能不爲，並非他自願，咱們沉船，說明身份已經暴露，倒不如化明爲暗，敵人更難捉摸，這是他聰明的地方，你先別說話，咱們再瞧一陣再說。」

過了片刻，火舌已捲了出來，給湖風一吹，火勢更猛，鳳峯生拉着莫憂到達樹後偷窺，但過了良久，竟不見有人來，更不見暗中有人匿伏。

「咱們走吧！」

莫憂問道：「咱們去何處？家父家母他們又會去何處？」

鳳峯生道：「先到我客棧去，相信令尊一定會去找咱們。」兩人走了幾步，莫憂忽然停步，鳳峯生訝然問道：「你不相信我？」

「不是……」莫憂喃喃地道：「我……我這副樣子如何進城？」鳳峯生暗覺好笑，當下解下自己外衣給她披上，但他的衣服也是濕的，走了幾步，又貼在身上，仍然不甚雅觀，「你……你沒有別的辦法？」

鳳峯生道：「有，先到前面那棟平房去借套乾淨的衣服，我的坐騎也安放在那裡哩！」

當下上前拍門，鳳峯生付了銀子，向主人要了兩套衣服，匆匆換上之後，騎上馬便往城內跑。

莫憂道：「這套衣服還是不行，而我又沒帶錢……」

「進了城之後，先到客棧。」鳳峯生恐她尷尬，雖拉馬走路，也挑小巷繞路而進。

到了客棧，他震開窗子，讓莫憂爬進去，自己再上街找了家成衣店，內內外外買了好幾套衣服，然後斯斯然走向客棧。

店小二打開門鎖，鳳峯生便塞了一塊碎銀給他，道：「弄點吃的東西來。」將他打發掉，他才推門進去。只見床上有人，他乾咳了一聲，便聽莫憂道：「知道是你來了，咳什麼？」

鳳峯生忖道：「你知道是我回來，但我却不知道床上睡的是不是你。」當下敲着火石將燈點亮，把衣服往床上拋去道：「先換衣服，稍候吃的東西便送來。」

莫憂仍躺在床上。「你倒不傻，點了燈才叫我換衣服！也罷，反正都差不多給你看遍了，便索性給你看一個徹底吧！」

鳳峯生吃了一驚，忙一口氣將燈吹熄。

「喂，黑漆漆的，那一件是你的，那一件是我的，教我如何分辨？」

「這個？隨便穿一件吧，明天再裝扮。」

「哼，是不是嫌我難看，點着燈看會污你雙眼？快把燈點着，你若害怕的，不會閉上眼睛？」

鳳峯生縱橫江湖數年，殺人無數，今夜在莫憂面前，却似一個不懂事的孩子般，給人家搶白，便手足無措。火石敲打了二三十下才把燈點着，燈光一起，他便連忙背過身，閉上眼睛。

老實說，莫憂臉蛋不但不難看，而且十分標緻，尤其是玲瓏浮突之玉體，更加惹人遐思。鳳峯生閉上眼睛之後，忽然有點後悔，爲何要轉身以背相向，若不轉身，微微睜開一絲眼縫，也可大飽眼福，不由暗罵自己膿包，半生英名付之流水。

雙耳只聽見悉悉索索的聲音，過了一陣不聞聲響，又聞莫憂道：「你轉過身來，睜開雙眼！」

鳳峯生依言轉身張眼，只見莫憂只穿褻衣，一手拿着一套衣服問道：「喂，你說我穿那一套比較好看？」

「隨便！你穿什麼都好看，這是眞心話。」

「眞的？」莫憂雙眼似冒起一層水氣，「不過我還是要你告訴我，你喜歡我穿那一套？我穿衣服就是要給你看的。」

鳳峯生一怔，低聲問道：「在下不懂。」

「你是死人？爹說你十分風流，你見過無數女人，連這個也不懂？」

鳳峯生忙道：「所以你得趕緊穿好衣服，保護自己。」

「哼，我自然是由你來保護，我才不擔心這個。」

鳳峯生見她越說越離題，忙道：「姑奶奶，你趕緊穿好衣服吧，要不店小二進來可不大好。」

「聽你這句話，我還放心一些。」

鳳峯生訝然問道：「你放心什麼？」

「你吃醋，你怕我給店小二看見，証明你還有點良心。快說，你喜歡我穿那一套衣服？」

鳳峯生不想她再歪纏下去，忙道：「左手那一套好看。」

「你來替我穿上。」莫憂把衣服遞給他，走到他身旁，一切動作十分自然，就像是老夫老妻的關係，鳳峯生只好乖乖替她穿戴起來。「你要知道，我穿衣是爲了你，不穿衣服也是爲你脫。」

鳳峯生心中更驚，「你洗澡都穿着衣服？」

「怕給別人看見，店內有人時都穿着衣服洗。」

鳳峯生心中暗道：「眞是活見鬼。」嘴上却道：「這樣洗得乾淨麼？」

「我冰清玉潔，幾天不洗也是乾淨的。」

「天啊，你怎麼越說越離譜。」

「難道你認爲我不乾淨？」

「乾淨，不過這個……這個……」

「乾淨就是乾淨，還有什麼這個那個的，峯生，稍候店小二來時，你叫他替咱們換張紅色的床、巾。」

「爲何要換？這床巾早上才換過，乾淨得很。」

莫憂食指在他額上輕輕戳了一記。「死人，你對我一點都不風流，問這話不煞風景？」

鳳峯生正容地道：「煞什麼風景？我怎能對你……風流？床巾的確是乾淨的。」

「今夜是咱們的第一夜，怎能用白色的床巾？你眞是糊塗。」

鳳峯生幾乎一頭栽倒，急道：「你胡說什麼？什麼第一夜？」

「哼，你還害什麼羞，孤男寡女睡一張床，司馬昭之心，還跟姑奶奶裝蒜。」

鳳峯生急道：「在下並無意與你同睡一床，在下只是害怕暴露行踪，是故安排……住在一起，我是希望你睡床，我坐在椅上調息就行，姑娘千萬不要誤會。」

「喂，你得先說清楚，到底是我誤會，還是你沒良心。」

「是你誤會！」鳳峯生狠下心來，道：「也可以說是姑娘自作多情。」

「我呸，姑奶奶自作多情？你用力撕破我的衣裳，我身子都給你看遍了，你不要我，我還能嫁給誰？你叫店小二來評評理！剛才在白堤時，你雙眼只瞪着姑奶奶的奶子，那是我自作多情？你今夜不給我解釋清楚，咱們便沒完沒了！」

「船家也看見，爲何你不找他？」

他話未說完，左臉已吃了莫憂一記耳光，「沒良心的，虧你連這種話也說得出口，你可知否，我爲你守了三年的貞操，這三年，多少個王孫公子追求我，姑奶奶對他們都不假詞色，你今夜竟對我說這種話！」

鳳峯生又好笑又好氣。「我的姑奶奶，在下認識你才三天，一共見面才兩次。」

「但這三年多來，家父每次都在說起你，如何英俊瀟洒、如何聰明能幹、如何風流，是故……姑奶奶一顆心早就給了你。」

鳳峯生呆了一呆，半晌才道：「再見令尊時我一定問清楚，他簡直是個混蛋。」

「你大可以問，他一定十分贊成我嫁給你，早前我故意試驗你，但你果然有風度、有能力、有責任心，是個徹頭徹尾的男子漢，這種男人我不嫁，要嫁給什麼廢物？」

鳳峯生完全答不出話來，幸好房門被敲響，鳳峯生問道：「誰？」却原來是小二送飯菜來，只弄了兩個小菜，一碗湯，一籠包子，他看見屋內多了一個人，甚是詫異。

莫憂却道：「怎麼這般少？那夠吃？」

「小的不知道客官要請客，這個……再去吩咐廚房多弄兩個小菜就是……」

鳳峯生揮揮手，道：「不必了，多送一對筷來就行，先湊合吃一點吧。」他關上了門，又道：「你怕不夠的話，你先吃，我還不餓。」

莫憂白了他一眼，「胡說，你以爲我是位沒教養的女子？你放心，保証是位賢妻良母，你在家時，我就好好服待你，你出去做『生意』，我就在家裡教子；萬一你有什麼閃失，姑奶奶一定爲你鳳家守寡到底，把鳳家的香燈養大，讓你沒有後顧之憂。」

鳳峯生倒吸了一口氣，知道今番麻煩不小，但他不甘心「失敗」，又道：「鳳某生性風流，到處拈花惹草，正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你跟着我，只怕日後以淚洗臉，終日要罵沒良心的……這又何苦？」

「風流而不下流，這種男人才可愛哩！」莫憂居然一本正經地道：「單看今夜你之表現，姑奶奶已十分放心，你雖然風流，却絕對不是登徒子，如果野草來纏你，也是姑奶奶之驕傲，証明我眼光不錯。」

鳳峯生冷笑一聲：「女人大都如此，事前說得輕鬆，事到臨頭，怕又有另一套說法。」

「你是人中龍，姑奶奶是人中鳳，與一般凡夫俗子不一樣，我才不怕丈夫風流哩，只要他仍愛我，仍視我爲妻，依然回家，男人在外面風流一點，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如果你討小星，她一定要尊重我這個大的。」

鳳峯生一聽，幾乎暈倒，幸好店小二又敲門了，不但送了一對牙筷，還加了一碟炒鷄蛋，還有一壺酒，他「不懷好意」地道：「客官，這壺酒給你助助興。」

鳳峯生沒好氣地塞了一吊錢給他，打發他走，「別盡說廢話了，先吃吧，我餓了。」

「怎麼一下子便餓了？」

「是被你嚇餓了，你不吃我自己吃！」

莫憂溫順地替他佈菜，嗔道：「眞是胡說八道，我怎樣嚇餓了你？你以爲我是雌老虎？你要了我，對你一點也沒有影響，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快吃吧，菜涼了，唉，誰叫我性情太溫順，不敢跟你拗，今夜就在白床巾上給你，也罷，我也不是凡夫俗子，不在乎這個，只要你喜歡，我實在沒有反對的理由。」

「你自說自話，把菜擱涼了，可別怪我。」

「我才不怪你！」她挾了一塊鷄蛋，塞到他嘴巴，道：「快張大嘴巴。」

鳳峯生看了她一眼，乖乖把嘴張開，接受她的情意。

忽然房門被人拍響，莫憂問：「誰啊？」鳳峯生却希望有人來解圍，連忙走過去開門，料不到來拍門的居然是莫傲及樂襯歡！莫傲閃進來之後，立即將房門關上。

樂襯歡叫道：「餓死啦，快再叫點東西吃！」

鳳峯生道：「廚師已回家了，叫小二再送兩副食具，湊合吃一點吧！」他開門走了出去。

莫憂不悅地道：「爹，你倆怎會在這時候闖進來？」

樂襯歡道：「咱們已如喪家之犬，不來這裡，還能去那裡？」

「你自己看看，只有一張床，能睡四個人？」

樂襯歡睜大雙眼，吃驚地問：「你倆本來打算睡在一張床上？」

「難道還有別的床？你沒看我受了傷？難道他不睡地板，要我睡？」

「你腰上受傷更加不能跟他睡在一張床上……他可不會放過你，傷口還能合攏麼？」

莫傲板着臉道：「女兒家怎能這般隨便？你喜歡他也不能這樣……你越這樣，他越看不起你，以後可有你苦頭吃！」到底親生父親比較了解自己女兒之品性。

鳳峯生剛好回來，聞言道：「有這理，這種事一定要你情我願，水到渠成！在下不是說令嬡不好，而是剛才認識，何況我是個殺手，隨時會被人殺死，實在不願有感情上之負擔！」

莫傲點頭。「何況目前咱們都在危機之中，更不該分心！」

樂襯歡見莫憂一臉不悅，忙打圓場：「不要說了，快餓死了，先吃吧！」

莫傲回頭對莫憂道：「你爲何不先問父親怎樣逃出火場，只顧你自己？」

莫憂這才問道：「爹，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爲何店子裡會起火？」

「因爲你倆走後，有人不斷來窺探，老夫估計不能再躭下去，是以自己放一把火將之燒掉，然後悄悄來這裡找你們！」

「如此說來火是爹你放的？」

「不錯，你爲何會受傷？」

鳳峯生這才將經過告訴莫傲。「老莫你對此有何高見？」

莫傲沉吟道：「至今老夫尚未理出頭緒來！不過此處不宜久住，吃飽飯便得轉移，對方絕對不會輕易放手！」

鳳峯生嘆息道：「整日打雁，終被雁啄眼，此話當眞沒錯！我當殺手只會暗殺別人，今日才嘗到被人暗殺的滋味！」

樂襯歡道：「你們男人比咱們還婆媽，再說下去，就連一塊炒鷄蛋都沒了！嘆息有何用？要想辦法化明爲暗，把暗中的敵人揪出來，老娘還想當老闆娘呢！」

莫傲怒道：「你就會說，做起

來眞是談何容易！男人說話，女人不許插嘴！」

鳳峯生問道：「今晚轉移去何處？」

「狡兔三窟，老夫在西三巷有一棟平房，門簷下掛着一個燈籠，上面有個字：傅！老夫先去，你們隨後來。」

鳳峯生道：「在下要求單獨行動，而且你們不必等我！也許我守在附近，會有收穫！」

莫傲放下竹箸，道聲小心便出去了，鳳峯生也由窗口躍出，莫憂只叫了一聲，來不及拉住他。

* * *

鳳峯生離開客棧，迅速往遠處掠去，他故意引開敵人，到了城東，越城牆而出。一直往遠處馳去，入林之後，把外衣脫掉，裡面是一套黑色的緊身衣靠，然後繞了半圈，重新進城，這次他小心翼翼，蛇行鼠伏，重新返回高陞客棧。

他伏在斜對面監視着自己之客房，只見黑燈瞎火的，不見有任何動靜。他是著名殺手，有異乎尋常人之耐性，毫不鬆懈，一對眼睛四處掃射。

遠處傳來三更之梆子聲，更夫慢慢走過來，又慢慢地在街角消失，但期待之敵人並沒有出現，他心中暗自尋思：是敵人早已來過，因不見有人而跑了，還是自己疑心太重，敵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住在何處？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更夫已敲着四更的梆子走過，鳳峯生估計敵人不會再出現，於是改變初衷，向莫傲之巢穴方向馳去。

杭州城他已來過多次，西三巷亦很好找，莫傲那座平房也不難找。

屋簷那盞寫着一個斗大的傅字的燈籠，早已沒火，但仍在夜風中微晃着。鳳峯生伸手欲去拍門，忽然心頭一動，住手轉身抬步，貼着牆，慢慢升高。

到了牆頭，居高臨下，整個地形全在眼底，屋子裡靜得落針可聞，鳳峯生一顆心忽然忐忑起來，他悄沒聲息地滑落天井，再小心翼翼地走上小廳。臥室就在小廳之兩側，他閉住氣，緩緩走向左首那間臥室，將耳朵貼在門板上凝神靜聽。

房內連呼吸聲都沒有，鳳峯生有點奇怪，便向對面走去。他仍然伏在門板上偷聽，說時遲，那時快！房門倏地被人拉開，一把長劍如毒蛇一般，悄沒聲息地向其腰部插去！招式詭異，出手沉穩，高手風範。

鳳峯生不愧是奇材，反應比一般人快得多，只見他似泥鰍般向旁滑開幾尺，長劍擦腰而過；同時手中長劍暴長，向黑暗中刺去。

他這一劍同樣落了空，鳳峯生心頭剛一緊，東屋內已竄出一個蒙面黑衣漢子，手上那柄劍又尖又長，就像柄尖細而長的錐子一般，他一出房，又揮劍向鳳峯生攻去。

鳳峯生退了一步，還以顏色，兩人默然而鬥，以快制慢，互爭先機，眨眼間已換了三四十招，雙劍居然未曾碰過一次，但其險惡之情，當眞是生死一髮。

那廝招式十分詭異凶狠，但數十招下來，鳳峯生却發現一個異常之象，對方似乎久疏戰陣，反應及火候以及經驗均呈不足，他信心大增，出劍更疾。

眨眼間又過了三四十招，鳳峯生心懸莫傲一家之安危，不住問道：「屋內的人呢？」

那廝不吭一聲，一味啞鬥，鳳峯生恐對方尚有伏兵，不肯再糾纏下去，悄悄摸出一柄小飛刀，趁對方長劍刺出之際，偏身讓開，長劍一抖，泛起幾朵劍花，籠罩住其眉眼，左臂輕輕一抖，飛刀脫掌而出！

那廝顯然虞不及此，腰腹被射個正着，身子不期然地縮了一下，鳳峯生見機不可失，長劍如流星曳空，碰開對方長劍，刺進其心房。

這一劍他無意取其性命，但受雙劍碰撞之影響，偏了三寸，恰好成了催命使者！那廝喉頭胡胡作響，捂胸慢慢蹲下去。

鳳峯生不進反退，轉頭望一望四周，不見有人，這才再上前彎腰伸臂，扯下其蒙面黑布。黎明前一刻最是黑暗，看不清其面貌，他隨口道：「快報上名來，誰派你來此伏擊？」

「峯生，你……你快去救……救小女……」

聲音一入耳，鳳峯生大吃一驚，連忙摸出火摺子來，迎風晃亮，目光一及，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道：「怎地是你？」

他萬萬料不到，伏在房內暗殺他的人竟是莫傲，他稍一定神蹲下身去，問道：「你剛才說什麼？」

「快去救小女及拙荊……」

鳳峯生急道：「你眞是沒頭沒腦的，她們去了何處？落在誰的手中？是誰僱你殺我的？」

「老夫是被迫的……對方是什麼人……不知道……他們拿小女及拙荊的性命脅迫我。」

「他們在何處？」鳳峯生連忙抱起他。

「不知道……」莫傲聲音越來越弱：「總之……老夫將她們交給你了……」話沒說畢，頭一歪，經已氣絕，也在此刻，鳳峯生倏地放下莫傲之屍體，雙脚一頓，人如大雁

一般穿窗而出，凌空左脚在右脚上一踢，改了個方向，向上提升，左臂輕舒，抓住屋簷，微一用力，翻身而上。

放眼望去，只見一條纖細之黑影往遠處逝去，鳳峯生毫不猶豫，提氣急追，不料對方輕功十分了得，幾個起落之後，反而失去了影踪。

鳳峯生頹然而止，重返莫傲小屋，點燃了桌上之油燈，在屋內各處仔細勘察，對面那間臥室似有掙扎過之痕跡，窗子洞開，看來莫憂及樂襯歡是在此被人擄走的。

鳳峯生心中倏地泛起一個念頭：今夜若答應莫憂之求，也許如今還在高陞客棧纏綿，如此則她亦不會遇險，回心一想，最難消受美人恩，若在客棧纏綿，說不定此刻自己已身首異處了。

莫傲雙眼圓睜，死得極不情願，鳳峯生搓熱雙手，再輕撫其眼皮，讓其合上，然後搜查其身上之東西，莫傲身上有銀票，有幾錠銀子，還有兩個精巧之鋼針噴筒。

噴筒未曾用過，証明莫傲無意要殺鳳峯生，莫傲城府極深，謹愼小心，而且做事極有心思，鳳峯生不心息，開始在房內搜查起來。

過了一陣，天色漸亮，晨曦自窗口照射進來，倒方便他搜索，他查得十分仔細，以劍柄在各處敲打。終於在床底下找到一塊活動的磚頭，磚頭一尺見方，他以劍尖慢慢將它挑起來，下面是個深三尺的地洞，磚下還黏着灰，只有半尺厚，若非他仔細，耳力又好，根本很難發現。

地洞裡有一本賬簿，賬簿下面還有十多張銀票，共有兩萬多兩銀子，大概是莫傲之老本。鳳峯生想了一下，將銀票放回原處，然後揭開賬簿細看。

這本賬簿原來記載着他生意上之收入，還頗爲詳細，某年某月接到什麼殺人生意，酧金多少，分紅有多少，一共竟有三十多單，而收入也超過三萬兩銀子。

鳳峯生心頭一沉，忖道：「原來這廝不但是我之伢子，還替不少人拉生意。」莫傲一共才給他四宗生意，雖然絕大部份之生意是在他們認識之前交易的，但之後也有五宗不是他幹的。

莫傲到底跟那位殺手聯繫？殺他的人，跟這幾個殺手是否有關係（其實五宗生意可能只有兩個殺手，其中一宗，相差兩天，兩地相隔千里，不可能由一個人做）？他到底還藏了多少秘密是自己不知道的？

鳳峯生有點惘然，自己對莫傲來說，其實十分陌生，而他對自己却十分了解。幸虧今日他已死了，否則他將寢食難安。他定一定神，把那五宗生意之苦主名字記下來，其中一個叫錢源，乃溫州著名之富商，本身是雁蕩老人之入室弟子，武功不弱，此人是去年十月被害的，五位苦主祇有他最靠近杭州，是故鳳峯生暗下決心，到溫州走一趟。

鳳峯生看畢，又將賬簿放回地洞裡，然後再將磚頭輕輕蓋上，地上不留半點痕跡。

天色已經大亮，鳳峯生歇了一下，打定主意，日間若在杭州找不到樂襯歡母女，明早便下溫州，打探錢源被殺之情況，希望可由此找到線索，忽然他自己啞然失笑：到底自己是殺手，還是查案的捕快？自從到了杭州之後，像後者多於像前者。

經過一夜勞累，鳳峯生飢腸轆轆，他不便多躭，立即轉到另一間臥室搜索。花了半個時辰工夫，找不到什麼東西，只好離開。

街上行人已多，鳳峯生找了麵店坐下，忙不迭着小二準備早飯。店小二見他如此猴急，殷勤侍候，很快便端上一大碗麵。鳳峯生也不客氣，舉箸便吃，呼呼作響，就像剛從牢獄出來般。

他一口氣吃了大半碗，偶然抬頭，只見店外有一乘小轎經過，轎帘揭起一角，露出半張清麗妖艷的臉龐來，只覺十分眼熟，鳳峯生心頭一動，抛下半塊碎銀，立即追出去。小二訝然嘆道：「客官，你還未吃……」他未說畢，鳳峯生早已走遠。

鳳峯生見那頂小轎轉入小巷，也跟着進巷，旋即見小轎直抬進一扇大門之內，當鳳峯生趕至，大門已「砰」地一聲關上，他略爲一猶豫了一下，伸手拍門。半晌，裡面傳來一個粗暴的問話聲：「誰在搗門？」

「請開門，在下有事請教。」

「你是什麼東西，老子要開門？有話便站在外面說！」

鳳峯生不由猶疑起來，突然道：「閣下再不開門，便休怪某家硬闖了。」

不料裡面傳來一個鶯聲嚦嚦的聲音：「開門讓他進來！」大門果然打開，轎伕怒目視之，鳳峯生只顧進去，全不將其放在眼內。

入門是座庭院，客廳寬闊高雅，但廳內竟無一人。

鳳峯生藝高膽大，抬步上廳。「小姐既然讓某進來，爲何又躲起來？」

裡面傳來一個嬌嗔聲：「你急甚麼？奴家補了胭脂自會出來，且坐下歇歇。」

既來之則安之，鳳峯生索性斜倚在太師椅上。

（未完・三）

上文提要： 袁天行、小脚和尚、席美姬與來如風等六人，好不容易等來了和本初，一行七人再度入七王爺墓穴，個個求寶心切，唯來如風最機智，暗中作了設防措施。墓穴中，大家尋找寶物，和本初貪念不泯，爲了取寶，却中了七王爺奸計而致身首異處，六人見了大驚不已，原來此墓中根本沒有寶物，而是用來坑人的……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梟雄聯手捉七王　死裏逃生方清醒

小腳和尚後面，成青不但沒幫忙推，反而去拉和尚，口中叱道：「可惡的和尚，爲什麼不叫女人先過，你算什麼男子漢？」

小腳和尚急了，道：「我是出家人，我不是男子漢。」

江彩雲怒道：「你再過不去就退過來。」

小腳和尚當然不會聽，他吸氣收腹，頭也左右偏，他一大半身子才擠出來。

袁天行一見，他雙足抵住石壁，背抵石壁另一端，吐氣出聲：「起！」

果然，石壁不再滑了。

另一邊，成青奮起一腳，正踢在小腳和尚的半個屁股上，便也把小腳和尚踢出來了。

「我的媽呀！」

小腳和尚跌坐在地上大喘氣。

成青先把江彩雲推過來，他才擠著過來。

來如風當即去抓他的鋼棒。

袁天行也鬆開身子抓他的鐵膽。

這二人還眞費了一番工夫才把自己的兵器拔在手，便聽得咚隆之聲響起，石壁立刻密合上了。

石壁既合，眼前一片漆黑。

來如風叫道：「喂，有火摺子的快取出來。」

剎時間袁天行的手上已舉著火摺子亮起來了。

來如風指著一道石壁，道：「咱們進來的時候，和本初是怎麼發動這石壁的？」

他一共問了四五聲，竟然無人回答。

六個人就擠在這一丈餘方圓的地道頭端，眼看著隔了一道石牆出不去。

六個人都在冒汗珠子，當然是急出來的。

席美姬摟著來如風，道：「來如風，咱們這是坐以待斃了，是嗎？」

來如風道：「我看差不多是這樣。」

席美姬道：「眞好。」

她此言出口，自覺不太對勁。

果然，袁天行沉聲道：「席幫主，妳說好，好在什麼地方？」

小腳和尚道：「我以爲席幫主是嚇糊塗了，瘋子才會在此刻歡笑。」

「格……」席美姬還眞的笑了。

來如風也不管大伙擠在一起，立刻抱緊了席美姬，關懷備至的道：「席幫主，美姬呀，妳眞的會……」

席美姬伸手堵住來如風的口，笑道：「人都是會死的，我們能死在一起，然後共遊虛幻世界，豈不是另有一番快樂嗎，你說是不

是？」

來如風一聽，大爲感動，忍不住便吻上席美姬。

這光景令一邊的小腳和尚大爲不滿。

「喂，這是什麼時候了，還男歡女愛呀！」

他這話令在他後面的江彩雲火了。

「和尚，你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呀，你懂什麼，世間只有愛最偉大，可惜你是個和尚。」

小腳和尚道：「貧僧看不慣。」

江彩雲道：「可以閉上你的眼睛呀！」

小腳和尚忿忿的道：「有傷風化呀！」

江彩雲道：「少在這裡假道學。」

她說著，不自然的摟住成青的腰，便也把臉貼上去了。

*　*　*

就在這幾人一陣沉默中，忽聽得遠處傳來吼叱喊殺聲，殺聲不只一處，好像由幾個方向傳來。

來如風便把沉醉的心情復又振作起來了。

「聽，外面不少的人幹上了。」

袁天行道：「咱們再逃不出去，怕是要死在這裡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難道你們忘了墓穴中的毒霧了？我以爲毒霧就快逼近了。」

席美姬道：「急也沒用呀！」

來如風道：「大家再想想，咱們進來時候是如何幫那和本初推動這石壁的？」

袁天行道：「怎樣？」

來如風道：「快說出來。」

袁天行道：「是袁某與和尚幫著和本初推石壁的。」

小腳和尚道：「不錯！」

來如風道：「如何推法？」

袁天行想了一下，道：「和本初叫咱們推進三尺之後往左方推轉。」

他說著又嘆了一口氣，道：「石壁由外往內推三尺深，當然容易辦，但由內往裡面拉，怎麼拉呀！」

來如風立刻往石壁的兩邊撫摸著。

他一邊摸，一邊自言自語：「天無絕人之路呀！」

突然，他對袁天行道：「快把火摺子照過來。」

聽了來如風的話，大伙彷彿又有了希望，立刻往來如風身邊擠過來。

火光照射下，來如風的手已插在那塊石壁一端，他緊張中帶著些許微笑。

席美姬道：「來如風，如何？」

「有希望出去了。」

席美姬立刻撫掌笑了。

「還是我的來如風有辦法，嘻……」

小腳和尚立刻問道：「有什麼希望？」

袁天行道：「各位可以想得到，如此巨大石塊，不會那麼準確的裡外密封，外面密縫最重要，但最重要的乃是如何運這麼大的巨石。」

他得意的拍拍石壁，又道：「如果運來這麼巨大的石頭，除了繩索之外，石壁兩端必然有石臼用以插鐵把，這樣方能把繩索綑牢。」

袁天行撫掌道：「對，必有凹臼可以利用。」

兩千斤的巨石，兩端各鑿了四個臼，從裡面摸去，每個臼也有半尺深，這塊石壁是機關，它突出一尺未與兩邊密合，來如風立刻對袁天行道：「總鏢頭，咱二人各以兵器插入凹槽中，你由小腳和尚幫忙，我則請成兄協助，咱們用力往回拉，如何？」

幾個人分兩邊，袁天行的鐵膽尖頭處用力的插在凹槽處，這一面，來如風的鋼棒也插入石槽中了。

席美姬與江彩雲閃身在一邊，來如風一聲呼叱：「來，用力，拉！」

袁天行也隨之大吼一聲，與小腳和尚已奮力拉了。

這四人齊用力，巨石雖大，仍然慢慢的被拉得往裡面移動著。

席美姬撫掌笑道：「動了！動了！」

江彩雲也叫道：「加油，加油呀！」

來如風吃力的雙臂貫力，他還啞著聲音道：「二位女士呀，妳二人快站到石塊左面，一旦石塊滑到石槽上，立刻往右邊推。」

不料小腳和尚大叫：「不對，不對，是往左面推去，不是往右邊推。」

來如風叱道：「放屁……你……和尚糊塗了，怎麼往左推呀？」

小腳和尚道：「當初我們就是往左推的呀！」

來如風道：「那是在外面，如今人在裡面，娘的，你何不低頭看地上。」

小腳和尚楞了一下，哈哈笑了。

裡面往右推，就是外面往左推，席美姬與江彩雲立刻併肩站在移動中大石的左面，二人等著推石壁了。

火摺子仍然在亮，席美姬忽然叫道：「看，有毒霧自石縫中進來了。」

她這麼一吼，來如風幾人吃奶

的力氣也用上了。

袁天行四人齊聲大吼：「嗨喲，嗨喲！」

巨石移動中，一縷山風吹進來，不旋踵間，巨石已被拉進石槽中，席美姬與江彩雲立刻往右面推去。

來如風已拔出他的鋼棒，合力推動巨石。

「轟通」一聲悶響，立刻陵穴現出個洞口，嚄，洞中的六個人立刻擠擠蹭蹭的跳出來了。

日光眞美，日光太可愛了，日光也照得那洞口處似有毒霧飄出來。

眞是好險吶！

＊ ＊ ＊

來如風拉著席美姬抬頭看去，嚄，老爺嶺下面的山溝處，正在搏鬥吶。

席美姬只一看，便對來如風道：「怎麼來了那麼多的韃子兵？」

來如風道：「咱們過去瞧瞧。」

袁天行道：「等等！」

來如風道：「袁總鏢頭，我的尋寶美夢已醒，我勸你也別再尋什麼寶了。」

袁天行道：「死了十名鏢師，我不甘心！」

來如風道：「又怎樣？」

袁天行道：「折騰這些天，我以爲咱們都受騙了。」

小腳和尚拭著汗水，道：「九死半生呀！」

袁天行道：「來如風，我袁某以爲，咱們漢人到了該團結的時候了。」

他這話令席美姬心中一熱。

「袁總鏢頭的意思呢？」

袁天行道：「過去的怨仇不提了，咱們合力殺韃子，我他娘的恨透了忽必顯。」

來如風道：「也正是我心中的話。」

江彩雲道：「咱們尋寶各懷鬼胎，爾虞我詐，如今才眞正是合作的時候了。」

成青道：「既然每位心胸已坦蕩，咱們還等些什麼？」

來如風指著山溝狂吼如下山猛虎，道：「殺！」

「殺韃子呀！」

別看只有他們六個人，論力量可以比上百個人。

這時候山溝裡的殺戮可眞淒慘，血與淚水匯聚成一片紅溝了。

＊ ＊ ＊

來如風六人奔到半山下，荒林中他們發現一批韃子兵隱藏在林子裡，每個韃子兵背了一筒箭。

韃子們原本善騎射，山溝裡的人不少中了冷箭而倒在血泊中。

來如風伸手攔住身邊的人，他指著林中放冷箭的韃子不出聲。

來如風只對袁天行幾人指東指西。

袁天行的雙手可忙了，左手持鐵膽，右手執飛刀，他只對來如風點點頭，立刻潛入林子裡。

於是，來如風等也紛紛潛入林中，不旋踵間，荒林中傳來陣陣尖嘷聲，那些暗中躲在林子裡的弓箭手，已被殺得一個不剩。

來如風當先躍到山溝一邊，他這才看清楚了。

他也呵呵的笑了。

他還笑得出來？爲什麼？

＊ ＊ ＊

原來來如風發現，遠處一道山崖上站著五個人，五個人之中就有七王忽必顯在。

忽必顯站在正當中，他親自指揮韃子兵。

山溝裡韃子兵不下百多人，而迎戰的人正是西陵堡、萬家莊與寒山包家的人。

這三方面人馬不過六七十，如今已死傷二十多，韃子們先是箭雨射，然後包圍了殺，西陵堡堡主萬子才舞動著三眼砍刀左衝右殺披頭散髮。

萬子才還厲吼叫：「集中，集中殺。」

那面，萬家莊莊主萬寶山的四週也盡是舉彎刀的韃子兵，那萬寶山已掛彩，抖著鮮血狂吼著：「殺！」

再看壩上包家的人，包家來了二十多個人，如今能殺的也只有包家兄弟老婆與十個武功高的漢子。

只不過包家的殺法有一套，只要衝殺的人出刀，另外就會有個護駕的。

包成玉也尖聲叫，她的四個嫂子全拚上了。

＊ ＊ ＊

地上躺了不少死傷的人，那面斷崖上面，七王忽必顯還撫髯呵呵笑。

只見他大手一揮間，身邊有個武士立刻把一面黃旗迎空連著揮不停。

立刻間，山溝中搏鬥的韃子們便往山邊疾退。

山溝裡只有萬子才三方面的人了。

那包成剛大吼：「小心韃子們放冷箭！」

萬寶山也大叫：「注意林子裡來箭吶！」

斷崖上，又一面白紅相間的旗子揮展開來了，只不過那面白紅相間的旗揮了半天，林子裡毫無反應。

於是，斷崖上的七王忽必顯厲吼一聲：「弓箭手吶，人吶！」就在他的吼聲未已，荒林中走

出男女六個人。

這六個人不是別人，來如風六人走出來了。

來如風的手上還拿著弓與箭，他只一露面，立刻張弓搭箭，道：「我偉大的七王爺，你看箭！」

「忽」的一聲，一支利箭直奔忽必顯的面門射去。

忽必顯忿怒的一瞪眼，舉手撥落來箭。

便在這時候，山溝裡有人尖聲呼叫了。

「來如風，來如風呀，你來了呀！」

來如風不用瞧，這是包成玉在吼叫。

立刻，又有人尖聲叫：「來如風，來如風，快過來呀，殺完了韃子咱們結婚呀！」

這是萬小紅的呼叫，來如風無奈的看看身邊席美姬。

席美姬卻淡淡一笑。

來如風道：「妳還笑？」

席美姬道：「我高興呀！」

來如風道：「妳……妳不吃醋？」

席美姬道：「那是無知女子的行爲，我不是……」

「怎麼說？」

「我喜歡的男人有那麼多的女人喜歡，這証明我很有眼光呀，我應該高興。」

來如風道：「妳不怕她們搶走妳的男人？」

席美姬道：「不怕！」

來如風道：「妳不怕我被她們搶走？」

席美姬道：「你如果那麼容易被她們搶去，我也早不會喜歡你了。」

她暗中捏了來如風，又道：「我還等著咱們二人共遊天涯海角吶，嘻！」

便在這一怔之間，斷崖上的黃紅白三旗齊揮，那些退到山邊的韃子們又在狂吼中往敵人圍殺上去了。

「殺！」

「殺呀！」

「狠宰呀！」

雙方又混戰在一起了，而七王忽必顯突然張臂而起，直往來如風這面撲過來了。

袁天行打橫閃出三丈外，他橫身攔往另外一人。

那人不是別人，七王府內總管戈幹是也。

再看另外三人，其中兩人正是太原府衙的領班捕快與統領。

這二人迎上小腳和尚與成青二人。

那統領戟指成青與小腳和尚叱，道：「你們好大膽子，造反不是？」

小腳和尚哈哈地怪笑起來了。

小腳和尚戟指那統領吼道：「娘的，佛爺不但造反，而且正打算殺光你們韃子兵！」

那統領咬牙怪叱道：「反了，吃我一刀！」

他舉刀便殺，彎刀橫掃千鈞，左掌隨之也拍擊過去，一招兩式，這人武功不俗。

小腳和尚嘿嘿一笑，禪杖在身前倒立，攔住橫來一刀，肩頭左甩，已閃過對方一掌。

小腳和尚在陵穴中挨了箭，他的傷處未復原，但對付這統領人物，他却也不放在心上。

另一邊，袁天行迎上了王府內務總管戈幹，那戈幹見是袁天行幾人，先就吃一驚，暗想他們怎麼會逃出來了，有疑問不問不痛快。

「是你們呀，袁總鏢頭。」

袁天行冷冷道：「姓戈的，你以爲是何人？」

戈幹冷然道：「袁天行，咱們王爺拿你各位當朋友對待，你們却心存貪婪呀，一心打算着王爺的寶物，你們這叫甚麼朋友！」

袁天行怪笑一聲，道：「哼，別再拿咱們當鴨子了，姓戈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七王忽必顯存的甚麼心，你比咱們還清楚。」

戈幹道：「七王存心交你們呀，難道不是？」

袁天行道：「當然不是，忽必顯製造假象，他眞正的目的是想消滅咱們江湖人。」

他忿然的重重哼了一聲，又道：「忽必顯消滅咱們各地方地下力量，先安定北方，再南下平反，嘿嘿嘿，只可惜元朝氣數已盡，他弄的詭計難得逞，咱們又逃出他設下的墓穴了。」

戈幹道：「你們……那和本初呢？」

袁天行道：「你故意有此一問？」

戈幹忽然哈哈狂笑了。

「是的，和本初死了，只可惜他的死沒把你等拖上，眞是美中不足。」

袁天行道：「不是美中不足，是你這老小子要倒大楣了，殺！」

他說着舉起鐵膽便轟上去了。

戈幹也非弱者，一時之間二人大打出手。

太原府衙捕頭姓趙，這人身材高大，擅長摔跤撲擊，與成青二人交上手便不要命似的貼身肉搏。

守在成青一邊的江彩雲幾次要出手相助，皆被成青叫住，他要獨殺這個橫行太原府的趙捕頭了。

＊ ＊ ＊

林子邊上殺得凶，山溝下面更慘烈。

仔細觀看戰局，萬子才三方面

的人馬似乎慢慢地在扭轉劣勢了。

林子裡失去了偷射他們的弓箭手，再加上七王這面的人已被袁天行的人堵住，那些韃子們雖多，却也不是包家人與萬家莊方面的聯手殺的對手，尤其是西陵堡的人馬，他們幾乎奮不顧身的幹。

這三方面的人決心要報仇了。

他們已經忘了來此是爲了掘七王陵穴而來的，當然，掘墓的目的是爲寶。

然而他們再也沒想到，七王忽必顯已暗中率來人馬，打算把他們消滅在老爺嶺前面的山溝裡了。

＊　＊　＊

來如風一上來便迎上了忽必顯。

七王忽必顯年近七旬，滿面紅光，雙目烱烱，甩動着蒼蒼鬢髮對着來如風上下左右的仔細看。

來如風也冷然卓立，這二人對於附近的搏鬥似乎不看在眼裡似的。

席美姬持打狗棒爲來如風掠陣，她神色凝重不開口，但嘴巴在嗡動不已。

緩緩的，似乎聽得碎石聲，那是發自忽必顯的足下。

來如風一片冷漠，他彷彿沒看見。

「來如風，在你們七人之中，本王最欣賞的便是你，你知道嗎？」

來如風淡淡的道：「榮幸！」

忽必顯抖一抖黃緞披風，又道：「聽說你養活上百孤苦無依的人，是嗎？」

來如風道：「那些可憐人還不是你們韃子造的孽！」

七王雙目厲芒泛現。

來如風却說得十分平淡。

忽必顯短短的一聲哼，道：「來如風，你們仍然有活命的機會！」

來如風道：「王爺，你打算抬舉在下？」

忽必顯道：「不錯，如果你此刻站在本王一邊，本王保你接掌那該死的和本初總管之職。」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王爺，免了吧，我姓來的不想侍候韃子，你老就把我當成不識抬舉的人吧！」

忽必顯欲移動身形了。

但他忽然雙眉一挑，道：「來如風，我想知道，你們這七人之中進陵墓的有六人，你們是怎麼逃出來的？」

來如風心中早就知道忽必顯會有此一問。

來如風也早等着了。

「王爺，你又何必多此一問？」

「怎麼說？」

「咱們陷入陵穴深處，怎能逃過你的法眼！一切不都是在你的安排下嗎？」

「可是你們却逃出來了。」

「那只有一個解釋。」

「說！」

「你們韃子的氣數快完了。」

忽必顯大怒，全身顫抖。

一邊的席美姬却在笑，道：「來如風，說得好啊，哈哈……」

七王忽必顯道：「看得出你相當得意。」

來如風道：「當然，死裡逃生的人大概都會哈哈一笑，咱們自不例外。」

七王忽必顯道：「本王想知道，你們原已陷入陵穴之中再難逃生，本王也以爲先消滅萬子才他們三方面的叛逆之後，再去陵穴中清屍，然而你們却安然的逃出來了，爲甚麼？本王甚麼地方出了問題？」

他咬牙如嚼豆似的又道：「本王設在壁上的八處噴毒霧地方，只一聞入鼻中必昏死無疑，而你們……」

來如風哈哈的一笑，反手拔出略帶彎曲的鋼棒，道：「七王，你瞧，你的陵墓設得巧妙，但我却在走入二道石壁時發覺那巨石有滑道，墓已關，但我却把我這傢伙抵在滑道上，二道緊閉的石板便閤不攏了，哈……」

七王忽必顯一聽之下，戟指來如風道：「就知道你這可惡的東西壞了本王的計劃，你……該死！」

來如風道：「七王，費了半天口舌，該說的咱們全吐出來，該問的你也滿意了，所剩的還不是雙手放手一搏，你老還等甚麼？」

七王忽必顯忽然振臂仰天哈哈狂笑，那聲音如洪鐘的大笑直入雲霄，四山迴鳴久久不息。

來如風臉色凝重的不爲所動。

席美姬也冷然持棒準備迎戰。

忽必顯大笑中，忽然拔身旋身騰空，他那巨軀在旋動中金黃色的披風宛若翅膀般，便在他罩向來如風的剎那間，左右雙手各操着兩把金刀旋向敵人。

來如風暴吼如虎，他不退，彈身反而迎上，於是……

於是空中響起一陣激烈的金鐵撞擊聲，就在辟啪稍歇之間，忽必顯與來如風二人幾乎是停峙在半空中的身形，突然間分開來了。

只見兩團人影分往地上落下，看樣子誰也沒佔到任何便宜。

就在忽必顯再次拔空的時候，斜刺裡聽得有人大吼：「吃我一傢伙！」

聲音中，一點寒星直射忽必顯。

這眞是突如其來的一擊，一把飛刀已扎入忽必顯的右後肩頭。

不錯，袁天行奔過來了。

袁天行人未到飛刀先已出手，他仍然發鏢打招呼，可惜忽必顯沒料到……

忽必顯回頭看，遠處地上躺了兩個人，其中一人正是同袁天行搏鬥的戈幹。

七王府內總管戈幹的脖子上狠狠地扎着一把飛刀，袁天行的飛刀例無虛發。

另一死在地上的人也正是他的近衞統領，只不過他不是鐵木長風。

鐵木長風正在山溝中督戰狂殺着。

忽必顯的忿怒從他的雙目赤紅可以看出來。

忽必顯反手在肩後拔出飛刀，重重的拋在地上，沉聲對袁天行叱道：「可惡，你敢偷襲本王！」

袁天行道：「雙方已至捨死忘生了，袁某有什麼不敢了，狗王啊，你的陰險手段咱們算是領敎了。」

忽必顯道：「可惜沒有整死你們。」

袁天行道：「所以你就得死。」

便在這時候，抖臂流血的小脚和尚走來了。

小脚和尚大聲吼：「袁兄，咱們宰了這狗王啊！」

原來他與那統領幹得凶，當他肩頭上挨了一刀砍，他的禪杖也搗中敵人的頭，生生地把那統領半個人頭打爛。

而遠處，成青仍然與那姓趙的捕頭狂殺不休。

＊　＊　＊

這裡，忽必顯面對來如風、席美姬、袁天行與小脚和尚，他仍然有一副冷傲之色。

「今天本王要把你們這批狂徒碎屍萬段！」

來如風冷然一哂，道：「忽必顯呀，你別叱唬了，眼前擺着是誰挨刀，已經十分明顯，只怕碎屍的是你了。」

袁天行嘿嘿冷笑，道：「忽必顯，你太過跋扈了。」

來如風接道：「七王爺，你年近七十也應該死了，那麼大年紀你不覺得活膩呀！」

袁天行道：「死吧，至少沒人說你短壽。」

他二人你一言他一語，氣得忽必顯吹鬍子又瞪眼的暴喝一聲拔空而起。

兩道金芒忽然暴射開來。

狠的是忽必顯再次攻殺並非攻向來如風或袁天行。

兩道金芒直射席美姬而發出「絲絲」銳風。

席美姬一聲叱吒：「來得好！」

打狗棒十六手中最神奇的「暴打南山虎」她立刻施展出來，便聽得幾聲脆響中，席美姬拚命空中怒翻空心觔斗，幾滴鮮血已在飄洒。

席美姬甫站定，來如風已狂吼如豹：「殺！」

打橫，他一頭撞進追殺席美姬的那片金光之中，立刻便聞得一聲響「咚」！

金芒在一片棒影中頓時消失，忽必顯腰眼上挨了一棒，他怒視來如風，道：「你找死！」

來如風救下席美姬，立刻沉聲道：「老奸巨猾的老狗，我饒不了你！」

他拔身便往忽必顯撞去，於是又聽得一片撞擊聲。

「啊！」

「啊！」

來如風的胯上挨一刀，但他却一棒打得忽必顯昏頭轉向的原地打轉，而不辨東西方向。

這眞是絕佳機會，袁天行突然發動，他丟下鐵膽，雙手各兩把飛刀打出。

四把飛刀射至半途，袁天行才開口大吼：「看刀！」

於是「噌噌」之聲起處，忽必顯的胸臂與大腿上狠狠的扎入四把飛刀。

七王忽必顯痛得再一聲大叫：「啊！」

他果然是老薑，立刻拔身而逃。

太出乎各人意料之外了，忽必顯會拔腿而逃，等到來如風欲追，忽必顯已在十丈外了。

席美姬厲吼：「不能放過這老狗，快追！」

來如風還眞聽話，立刻與袁天行二人啣尾直追過去了。

小脚和尚與席美姬二人回頭看，只見成青正與那太原姓趙的老捕快拚得忘了一切。

那江彩雲却又緊張得跟在附近不出手。

席美姬道：「這時候還充什麼英雄？」

小脚和尚道：「我過去。」

只見他雙手端着禪杖大步走到林子邊，正迎上姓趙的捕快斜閃過來。

小脚和尚突然暴吼：「吃老衲一杖。」

只聽得「砰」的一聲響，姓趙的打個倒轉往地上倒，口中咬牙咒罵：「他媽的！」

小脚和尚第二禪杖已到，正敲在姓趙的腦袋上，立刻打得姓趙的腦漿迸流死在地上。

成青衝向小脚和尚叱道：「誰叫你多事！」

小脚和尚道：「這是什麼時候，你還在你女人面前當什麼好漢英雄呀，你看山溝。」

江彩雲道：「對，咱們下去殺韃子。」

她拉着成青往山溝衝去，小腳和尚向走來的席美姬道：「席姑娘，當年我爲何要出家，只爲全家人死在韃子們的手中。」

席美姬道：「花子幫兄弟們也是受害的人吶！」

小腳和尚道：「那麼，咱們還等什麼？」

他再看看席美姬的身上，又問道：「席姑娘的傷……」

席美姬道：「只被老賊的寶劍掃破皮肉，不要緊！」

她已往山溝下面衝過去了。

* * *

此刻……

山溝中的搏殺場面在擴大，江彩雲與成青二人先衝到，只見那七王府的近衛武士統領鐵木長風與萬子才二人殺得難分難解。

萬子才的三眼砍刀雙手抱，每出一刀便叱喝一聲。

鐵木長風的長短刀全部抖閃似電芒，撞擊之中流焰激閃，他的雙腿已經被砍刀生生砍得退到了山溪中。

就在這時候成青暴吼一聲：「萬堡主，咱們來了！」

這是生力軍。

當來如風等出現，萬子才等已士氣大振了。

* * *

萬子才聽得成青的呼叫，立刻大聲道：「成大俠，你們來得太好了，快宰了這傢伙。」

鐵木長風當然認得成青，他更認得撲過來的小腳和尚與席美姬，當然，江彩雲他也早已知道與成青二人是情侶。

鐵木長風三年多來不只一次的同這幾個江湖大豪一起吃酒，他深知這些人都是一方霸主而不容忽視。

鐵木長風有些膽怯了。

但此刻豈容他思考？

成青忿怒的叱道：「看你今天往哪裡逃？」

大殺手「十方瘟神」成青剛才實在沒面子，他想不到姓趙的捕頭老江湖，竟如此高手。如今他堵住鐵木長風，立刻殺性又起，就聽他暴叱聲中，雙手抱刀已指向鐵木長風刺去。

鐵木長風見來勢狠毒，右手刀疾劈，左手刀前指，他上當了。

半空中成青一聲冷笑，他那三尺尖刀突然斜出，便聽得卡的一聲。

「哎……唷……」

鐵木長風收刀不及，右手生生被一刀斬斷。

他抖着斷臂大聲厲嗥之時，一邊的萬子才出刀暴砍，「叭」的一聲，鐵木長風的肩頭挨一刀深逾半尺，他打着血旋，「通」的一聲倒在山溪水中了。

* * *

鐵木長風一死，萬子才立刻大叫：「兄弟們，鐵木韃子已死，加把勁殺光這些韃子們呀！」

他這一吼不大緊，韃子們立刻慌了。

「殺！」

「殺呀！」

斜刺裡，包成鋼與兄弟包成金衝過來了。

那包成鋼大叫：「萬堡主，咱們贏了。」

「是的，咱們勝了。」

不旋踵間，萬寶山也奔來了。

萬寶山的背上方還有一支斷箭。

「好哥兒們，咱們在丁家集的聯盟行動，總算有了成果，哈哈……我太高興了。」

大家再四下裡一看，韃子們死傷大半，幾個韃子往林子裡奔逃，却有更多的人追進去追殺了。

於是，老爺嶺的山溝裡，漸漸的只剩下受傷者的呻吟聲在各處哀號着。

* * *

搏殺是勝利了，但勝利的果實並非眞的香又甜。

只聽得遠處有人呼叫了。

「爹，爹，快過來呀，姐姐的傷極重呀！」

這是萬小彩的呼叫，萬寶山立刻奔過去。

他只一看萬小紅一身是血，不由黯然，道：「女兒呀，妳傷在甚麼地方？」

萬小紅慘然的道：「我……中了三刀……在……」

萬寶山道：「別說了，爹帶你去治傷。」

他再看萬小彩，又問道：「怎麼不見梁上青那小子，他一開始便不見了，去哪兒了？」

萬小彩道：「我也不知道。」

萬寶山冷哼，道：「咱們走！」

萬家莊有兩個漢子把萬小紅背起來，那萬小紅却高聲的道：「爹，我不走。」

萬寶山道：「去丁家集治妳的傷呀！」

萬小紅道：「我要同來如風結婚……爹！」

她傷得那麼重，仍未忘記來如風。

便在這時候，西陵堡堡主萬子才與包家兄弟過來了。

萬寶山一看，道：「各位，咱們這就回丁家集？」

萬子才道：「不，咱們不能走。」

包成剛接道：「萬莊主，難道你放棄忽必顯的寶物嗎？你不去陵墓看看？」

萬寶山道：「對呀，拚了半天命，爲的是甚麼？」

包成鋼道：「韃子們死絕了，我相信忽必顯也活不成，這時候正是咱們暢所欲爲的搶他那寶物之時了。」

萬子才已對圍過來的人們大手指向半山上的陵墓，大聲吼道：「兄弟們，走啊！」

「走！」

大伙誰也不落後，順着山道往七王爺忽必顯的陵墓直奔而去。

* * *

來如風窮追不捨，袁天行也不甘七王逃掉，他比來如風還焦急。

前面奔逃的忽必顯偶爾還回頭看一眼，心中那股子忿怒就甭提有多大。

他却也不敢稍停，身上中了飛刀，頭上挨的一棒也開了花，有鮮血順腮流過白鬍子往身上滴。

七王的潛意識在導向他往老爺嶺的後山奔，這一路他奔行的毫不猶豫，就好像他常來此似的。

他還眞的常來，否則他怎麼知道後山有山洞。

後山的山洞是在斷崖附近，那兒荒草蔓徑，野樹盤根糾結在洞附近，如果不仔細看，誰也不會相信這兒會有一條山洞。

七王忽必顯到了這洞口，毫不遲疑的便鑽進洞口中去了。

來如風看得十分清楚。

袁天行也看到了。

「來如風呀，奸王躲進山洞了。」

「我發現了，哼，他逃不掉的。」

兩人很快的追到洞口，袁天行看看來如風，來如風身上仍在流血，他即刻取出刀傷藥，道：「來老弟，快，先把你的傷紮起來，咱們不急。」

來如風也不推辭，立刻接過藥來敷在傷處，扯破衣襟紮住傷口。

袁天行還在遙望山洞裡面吶！

來如風道：「看到洞底沒有？」

「黑漆漆一片，不知有多深。」

來如風道：「點個火進去。」

袁天行道：「我看不太好。」

「怎麼說？」

「咱們摸進去，咱們便成了明，敵暗我明吃虧的是咱們呀，萬一奸王在咱二人之中弄倒一個，另一個也完了。」

來如風思忖了一下，吃吃笑了。

袁天行道：「來老弟，你又有甚麼鬼點子了。」

來如風道：「有。」

袁天行道：「說來聽聽。」

來如風向袁天行招手，二人走到五丈外，來如風只在袁天行的耳邊小聲幾句。

「哈……行，可以！要得。」

來如風道：「那就動手吧！」

只見這二人砍樹剁草撿柴薪，那來如風更把洞口一棵松樹砍倒橫在山洞口，袁天行取出火種立刻把野草燃起來。

火光一起，劈啪聲不斷響起，來如風與袁天行二人便脫了外衫對着濃煙用力的煽着。

還眞的把那棵松樹也燃燒着了，濃煙立刻往山洞中灌去，便火苗子也往山洞中吐個不停。

來如風在洞外大聲喊。

「忽必顯，快出來吧，你逃不掉了。」

袁天行也大叫：「忽必顯，你以爲你逃得了？光棍些走出來吧！」

來如風叫，袁天行跟着叫，二人也不停的把野草往洞口的火苗裡堆着，光景這二人好像在燒瓦窰似的，就這麼燒不停。

看看就快一個時辰過去了，來如風越燒越覺不對勁，難道這洞……

「袁總鏢頭，咱們似乎應該歇歇手了吧！」

袁天行道：「不能停手，非把奸王逼出來不可。」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馬痳子偸聽到艾家集藏有龍珠一對，是天下至寶，他便帶了二十來個手下來到艾家集準備搶龍珠，只是他的運滯，正巧碰上狂風暴雨，崩了黃河堤水勢如猛虎般的淹沒了村莊……小子艾慈的師父臨終前，心中惦掛艾慈的安全，他讓出棺材叫小子跳進去，結果他師父被洪水淹沒了，小子隨被逐流，碰上了馬痳子，馬痳子餓得慌要吃小子身上的嫩肉……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逃過災難獲重生　砍柴之餘勤練功

小子嘻嘻笑道：「痳子大爺，你若答應，我就把這小腿肚的肉送你吃，不過……你可要慢慢吃，而且……也得留一塊給我吃，我也想吃肉。」

馬痳子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了。」

小子托住自己的腿，道：「來吧，把刀給我。」

馬痳子的刀正要往下切，小子已伸過手來。

馬痳子一頓，道：「你自己切？」

小子道：「我的肉當然由我來切。」

馬痳子道：「你殺過人？」

小子大眼露出純眞，道：「我沒殺過人，但殺過羊。」

他頓了頓，又道：「一斤肉該切多少，該怎麼切，我最清楚不過，你把刀拿給我。」

馬痳子正要將刀遞給他，但突然又收回了手。

小子的手還在等着接刀。

馬痳子冷笑道：「好小子，你別有用心吧！」

小子故作不解道：「我割肉給你吃，有什麼用心？」

馬痳子道：「小子，別騙我了，老子已經在艾家集陰溝裡翻船，又沖進黃河裡，可不能再上你的當。」

小子嘻嘻笑道：「上我什麼當？」

馬痳子道：「我把刀交在你手上，你不割自己的肉，反過來刺老子一刀，他奶奶的，我豈不慘了？」

小子聳聳肩道：「那你不吃肉了？」

馬痳子堅決道：「吃，我當然吃，我下手了。」

在這波浪濤濤的滾滾黃河裡，一口棺材漂漂搖搖的往一片山邊撞去的刹那間，馬痳子的尖刀已往小子的胸口刺去。

小子雙目厲芒一現，忽然間他側身壓在棺材左面。

那棺材猛一頃，就見小子雙手撐住棺材沿，一雙脚已暴踢在馬痳子的右脅上。

馬痳子一刀刺空，右脅一陣痛，不及回轉身再殺，便聞得「轟」地一聲響，棺材撞上山岩邊，也把馬痳子震落在洪水中。

馬痳子伸手去抓棺材沿，不料小子一拳搗在他的痳臉正中央。

別看小子只有十二三歲，但他也是個練家子，那一拳打得馬痳子只叫了半聲，便被洪水捲入水底不見了。

小子拍拍手，自言自語：「武大郎約鬥西門慶——找死。」

「轟隆！」

小子嚇了一大跳。

小子尚未看清楚，棺材忽然翻過身。

小子用力一抓未抓牢，三個巨浪滙成一個大漩渦，嘩嘩啦啦一陣響，直把小子往水底漩。

小子心中想：「這下可完蛋了。」

他正想大喊大叫，對這個雖然不大可愛的世界，做最後的告別式時，不料屁股剛剛撞上硬東西，便又轟的冒到水面上。

哈哈！有救了。

小子喝了多少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覺得現在不餓了，肚皮還有點脹。

光是喝水就喝飽了。

小子有點迷糊的雙手用力抓，右手頓感滑滑的，還以爲摸着了石頭。

豈料小子張開眼看，只見摸在一個和尚的頭頂上。

難怪覺得光滑，嘻嘻，大光頭嘛。

那和尚正抱着個長木棒，忽覺頭上挨一掌，他回頭看，便立刻伸手拉住小子的臂。

「小施主，你沒有死。」

眞是廢話。

翻了翻白眼，小子道：「我快死了。」

和尚很年輕，頂多十八歲，他把小子拉在身邊，道：「快抱緊，這一段水道十分窄，兩岸都是山。」

小子眨眨眼道：「小師父，你怎麼知道？」

和尚道：「我就住在山那面。」

小子怔了一下，道：「那你怎麼落到河裡來的？」

和尚道：「中原河水決堤，沖下不少屍體，也沖來很多東西，我是在河岸邊撈屍體，也順便撈木頭，不小心被大浪捲入河裡了。」

小子莫名奇妙地道：「你撈木頭當柴燒，你撈屍體做什麼？難道廟裡沒吃的，吃死人呀？」

和尚急忙道：「阿彌陀佛，出家人慈悲爲懷，不忍屍體葬身魚腹，撈上來掩埋。」

原來如此。

小子鬆了一口氣，道：「還以爲你們也像那個馬痳子一樣，吃人肉。」

年輕和尚驚訝地道：「你遇見馬痳子了？他是個土匪。」

小子道：「我躲在棺材裡，中途遇上馬痳子，他從抱着的樹幹上跳進我的棺材裡，他餓昏了頭，想吃我的肉，哈哈！」

和尚道：「他一定沒吃到你的肉。」

小子道：「那當然，不然我還能在這兒笑。」

和尚道：「那馬痳子他人呢？」

小子道：「水龍王那兒報到去啦。」

和尚道：「阿彌陀佛，壞人嗚呼，小施主，你做了一件功德，你有福了。」

小子苦笑道：「我有豆腐，還不知能不能爬上岸吃稀飯，還說有福，和尚，你是『棺材裡睡大覺』，不知死活了。」

和尚笑了笑道：「小施主，你難道看不出，貧僧並不發愁嗎？」

小子依然愁眉苦臉地道：「和尚四大皆空，活的時候自覺一身罪孽，死了叫超生，到極樂世界遊玩去了，你們視死如歸，我可不是和尚，我發愁，我現在就愁得想哭。」

和尚又笑了笑，道：「小施主，你別愁，你死不了的。」

小子道：「你是在安慰我，少來了！」

年輕和尚說道：「沒有遇見我，你也許不能活，今天既然遇見了我，想死也不是那麼容易。」

這是什麼意思？

小子嗤之以鼻道：「你會法術啊？那就先救救你自己吧！」

年輕和尚道：「別發急也別發愁，小施主，我也不會什麼法術，出家人不打誑，我就老實告訴你，這條水道我最熟，斷魂崖、閻王灘，外加一個小鬼潭，全都在這一段，不信你看看。」

小子一瞪眼，道：「看什麼？盡是大洪水，我喝也喝不完，馬痳子說得對，頂多我比他多活一天半天，我死定啦！」

年輕和尚不再多說，不過他雙眼望在浪頭上。

大木頭滾動的時候，他就叫小子快放鬆，不能抱得太緊，他解說得也對，水底下不定有大石頭，撞到頭就完蛋。

這時候他笑笑對小子道：「我剛才說的幾處險水道，都已經過去了，再漂個三五里，有一處彎道，附近有個岔道，洪水會在那兒打轉，我們到了那兒，立刻用力往岸邊划，小施主，那地方我最清楚了，我曾在那兒游水呀。」

小子有了笑，高興地道：「哇呀！原來有這麼一處鬼地方，我有救了，你也有救了。」

年輕和尚道：「你會游水嗎？」

小子雙眼眨了眨，道：「會一點，不過不大行。」

年輕和尚道：「會就好，到時候你聽我的叫，我叫你怎麼做，你立刻怎麼做。」

小子歪頭道：「你叫我怎麼做，能不能先說說，這樣我比較安心。」

年輕和尚道：「咱們到了半岔

水道，大木頭我們用力往彎道邊上推，那地方原是個柳樹林，如今被水淹到半山上，可也更多樹林子，你記住，我倆頂着大木頭，順着大水往岸邊漩過去，只一到岸邊三丈遠，我二人立刻猛一推，大木頭一定會插入老樹根。」

年輕和尚想了一下，又道：「到那時我用力頂牢大木頭，你馬上順着木頭往岸上爬，小施主，你只要一上岸，千萬拖住木頭那一端，我再上岸。」

小子一聽忙點點頭，道：「小師父，你比馬麻子好多了，你們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年輕和尚笑了笑，他未開口，但心道：「廢話，我和他當然不一樣，他是土匪，而我是和尚吔，出家人慈悲爲懷啊！」

小子又說道：「馬麻子一見到我，就想吃我的肉，而小師父你却叫我先上岸，你在急流中頂木頭，我好感動哦！」

年輕和尚道：「小施主不用感動，我們這是魚幫水，水幫魚，兩人都活命。」

小子眼珠兒轉了幾轉，道：「我看這樣辦，到時候我在水中頂木頭，你快快上岸，再換我上。」

年輕和尚一怔，道：「你水中功夫行嗎？」

小子嘻嘻笑道：「不算很好啦，不沉罷了。」

年輕和尚道：「還是照我的方法，你先上岸。」

小子猛搖頭道：「小師父，我這個人很堅持，不想佔你便宜，再說，我到了岸上不一定有力氣拖住木頭，那怎麼辦？」

這倒是挺有道理的。

年輕和尚點點頭，道：「那就依你。」

* * *

濤濤水聲變了音，發出嘩啦啦的聲音。

兩岸高山變了樣，似乎矮了一大半。

年輕和尚往前看，他猛一喊：「快到了！」

小子立刻伸頭看，遠處的洪水寬無涯，浪也小多了。

有不少的房舍泡在水裡面，房頂上有人在抽煙。

看來，那些抽煙的人很懂得苦中作樂的道理。

年輕和尚指着遠處道：「小施主，快把木頭往左邊頂，快呀！」

大木頭有四丈長，不知是誰家的屋樑。

小子發足勁用力頂，忽然間水流好像下山崗，轉了個彎便隨着漩渦往十丈外的彎岸邊撞過去。

去勢之疾，就好像有動力在後面推，挺嚇人的。

年輕和尚不開口，他卯足了勁，在推木頭。

「咚！」大木頭頂在岸邊的石頭堆與樹枝間。

大木頭的尾部在調頭。

如果大木頭調過頭，立刻又會往急流中漩。

豈料小子頂着木頭雙腿一蹬，年輕和尚匆忙的爬上岸。年輕和尚吃一驚，這小施主的水中功夫比自己的强得多了，心中暗想：「這小施主也太會裝了。」

小子見年輕和尚上了岸，又見和尚拖牢大木頭，他哈哈笑的爬在木頭上。

小子的童心來了。

他站在木頭上跳起洋人的健康舞啦！

他就這麼搖呀搖，扭啊扭，翹屁股，踢大腿的，可惜他只是個十二、三歲的小男生，若換了個「大女生」來跳，嘿嘿，那就有看頭了。

年輕和尚大聲喊：「快上來！」

小子道：「眞好玩，大木頭還會轉。」

年輕和尚之所以要小子快上來，並不是太難看，看不下去了，而是……

年輕和尚道：「我快抓不住呀！快快上來。」

小子又笑道：「你不下來玩？」

年輕和尚急得直冒汗。

這是什麼話，他若下去玩，那誰拖住木頭呢？難不成木頭自己會支撐住啊？

小子就是不上岸。

他知道出家人慈悲心，他是在開玩笑了。

年輕和尚也以爲，這小子在開他玩笑。

但是……

「你再不下來，我……吃不消……了……」

大木頭又滾了兩圈，年輕和尚鬆開了手。

在鬆手的同時，年輕和尚在心中大聲唸：「阿彌陀佛，我佛慈悲，不是弟子慈悲心不夠，而是這小子太……太過份了，弟子實在吃不消……」

不料，小子就在大木頭上翻了個觔斗，躍上了岸。

年輕和尚一瞪眼，道：「你是武林人？」

小子故作天眞地道：「什麼叫武林人，比你們和尚好不好？」

年輕和尚那裡會知道，小子已學過七年武功。

他五六歲就開始學武功了。

年輕和尚更不會知道，小子的師父就是「嵩州老怪」趙光斗趙瘋子。

江湖上多年未再出現過趙光斗

的踪影，不少人還以爲趙老怪失踪了，殊不知他帶着個娃兒混跡在一羣乞丐中間過日子。

趙光斗就對小子說：「要苦其心志，就得要幾年飯，先知道什麼叫苦。」

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論調，反正師父這麼說，小子就這麼信了。

不料，趙光斗却病了。

他病得很重，他咯血，元氣大傷，偏又遇上這場大水災，趙光斗就這樣死在廟裡，又被洪水冲走。

* * *

年輕和尚道：「武林中人會武功，和尚不會武功。」

小子一笑，抖抖破衣衫上的水，道：「眞冷，我跳幾跳就是袪袪寒嘛。」

他走近和尚道：「小師父，你別騙我小孩子了，我師父告訴過我，嵩山的少林寺和尚都會武吔。」

年輕和尚道：「我師父就是少林寺來的，但我可沒見過他會什麼武功。」

小子皺皺鼻頭道：「你師父一定不教你武功，他叫你們唸經，多沒意思。」

年輕和尚聳聳肩道：「小施主，那你現在要去那兒？」

小子看看天色，細雨似乎小多了。

至少比艾家集時候下的雨小多了。

他伸頭看看深山，反問道：「你以爲我會去那裡？」

年輕和尚道：「我怎麼知道你要去那裡？」

小子道：「什麼地方有飯吃，我就去什麼地方。」

年輕和尚想想道：「你怕不怕苦？」

小子眨眨眼問：「什麼叫吃苦？」

年輕和尚道：「你連吃苦也不知道？」

小子嘻嘻地道：「你一告訴我，我不就知道了？」

年輕和尚道：「比如說挑水澆菜，打掃房舍，餵牛養蠶等等。」

小子又笑道：「這叫做幹活，不叫吃苦嘛！」

年輕和尚道：「粗活幹久了就是苦，也會覺得苦。」

小子揮揮手道：「別管那麼多，我只想知道幹這些活管不管吃飯？」

年輕和尚道：「當然管飯。」

小孩眼睛一亮，道：「管吃飽嗎？」

年輕和尚笑笑指着小子道：「你能吃多少？」

小孩正經八百地道：「我比個大人還吃得多，鷄蛋一頓十二個，半斤重的饅頭吃六個，稀飯來上三大碗，如果好吃我就跳一跳，還可以再加上一碗半的粥。」

和尚驚訝地道：「你八輩子沒見過飯？一頓就想撑死呀。」

小子瞪着和尚道：「你嫌我吃得多？」

和尚道：「吃得多拉得多，屁股眼可囉嗦，小施主，你變成造糞機器了。」

小子撇撇嘴道：「別管我吃得多，我能幹活呀！」

和尚臉現微笑道：「能幹活就成，跟我走吧！」

小子道：「我跟你走，去那兒？」

和尚指着後山，道：「跟我去『三官廟』呀！」

小子搖頭道：「我不當和尚，沒意思。」

和尚笑道：「我沒叫你當和尚呀！」

小子斜睨着和尚道：「不當和尚，你們也管飯？」

和尚道：「這兩年我們『三官廟』住了幾十個娃兒，他們都不是和尚。」

小子好奇地道：「和尚廟也辦孤兒院？」

和尚道：「出家人慈悲爲懷，供孩子們一口飯吃，餓不死也吃不飽，不過倒是很歡樂的。」

他拉住小子的手，又道：「走吧！你去了就知道。」

小子想想道：「好，我跟你去，不過……我得把話說淸楚，我不當和尚。」

年輕和尚道：「你不會當和尚的，你與我佛無緣。」

和尚拍拍小子的頭，又道：「你大概只會吃飯。」

小子哈哈笑，跟着和尚往山裡跑。

山谷中傳來隆隆聲，黃河的洪水好嚇人。

小子走在大山裡，他問年輕和尚道：「小師父，你爲什麼出家當和尚？」

年輕和尚楞了一下，道：「大概是佛渡有緣人吧！」

小子眸子一轉，道：「你該不會是受了什麼刺激吧！」

年輕和尚道：「我受什麼刺激？」

小子白眼一翻，道：「我怎麼會知道你受什麼刺激，唔！比如說你心愛的人跟別人跑了，什麼的……」

年輕和尚一瞪眼，道：「你說什麼？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

小子拍手笑道：「我猜對了吧！」

瞎貓碰到了死老鼠。

年輕和尚不開口，但他的臉色

已在變。

小子胡亂一句話，還眞說中他的心窩裡。

小子又笑道：「小師父，我看你長得很瀟洒，可惜是個大光頭，沒頭髮，我想起來了，聽我師父說，莘莘學子們的髮禁已開，自由留髮，你們和尚廟爲何不開髮禁？」

年輕和尚冷冷地道：「沒聽說過。」

小子用手肘頂頂年輕和尚，道：「你的愛人一定很『碎』，要不然你會氣得出家當和尚？」

年輕和尚道：「小僧早已把煩惱忘了。」

小子笑道：「眞是自欺而後欺人之談，小師父，你這一輩子也忘不了，如果你的愛人美得……美得就好像……人們說的胡鶯夢那麼美，你就忘不了。」

年輕和尚道：「誰又是胡鶯夢？」

小子嘻嘻笑道：「你是乾和尚過悲慘人生，你連江湖上傳言的大美人胡鶯夢也沒聽人說過，眞是井底之蛙，只看到盤兒大的一片天。」

年輕和尚道：「我只聞過四大美人，西施、楊貴妃什麼的，可未曾聽過什麼胡……」

「胡鶯夢。」小子眨眨大眼睛，又道：「一個土包子，你說的是前朝美人兒，我說的是當今萬人迷吔。」

年輕和尚道：「那一定很美了？」

小子道：「眞是廢話，那還用說，想不想去看看？」

年輕和尚道：「不想。」

小子聳聳肩道：「我也不想。」

年輕和尚道：「你並未出家，還可以去看呀！」

小子指着自己的翹鼻子道：「我太小了，胡美人太大啦！」

年輕和尚道：「有多大？」

小子晃着腦袋瓜，道：「不能當我奶奶，也足夠當我老媽子了。」

「唔！」年輕和尚一聲嘆，道：「美人遲暮了。」

小子搖着手，道：「才不呢！美人的手段高，她能迷死佛陀呀，她美得還像十八歲。」

年輕和尚楞然道：「什麼？我佛也能被她迷死？」

小子翹起大拇指道：「她有本事迷死佛陀呀！」

他想了想，又道：「就是她在臉上擦那麼幾下子，老皮全不見了。」

年輕和尚道：「易容術！」

小子猛點頭道：「對！對！一定是易容術。」

管他是什麼東西，反正自己不知道的事，別人說的大概準沒錯。

這時年輕和尚遙指着遠處山坳，道：「小施主，你看！」

小子莫名其妙地道：「看什麼？」

年輕和尚道：「對面那片山坡地，就是三官廟的莊稼，綠油油的麥芽出來了。」

小子笑道：「黃河兩岸沒吃的，想不到山中還能種莊稼，新鮮！」

年輕和尚道：「我們想法子不叫麥苗枯萎，我們大家動手挑水。」

小子道：「從山溝裡挑水啊？」

年輕和尚道：「不錯，你若不想餓肚子，就得挑水。」

小子笑笑道：「好，只要叫我吃飽，別說挑水，挑石頭也照辦。」

年輕和尚道：「挑大糞你幹不幹？」

小子揑着鼻子道：「臭不臭？」

年輕和尚道：「大糞當然臭。」

小子搖頭道：「我怕臭，你挑。」

年輕和尚道：「我挑大糞，所以我每天可以多吃一個大白饅頭。」

小子眨眨眼道：「如果能夠多吃兩個蛋我就挑大糞。」

年輕和尚笑了笑，道：「出家人不吃蛋。」

小子有點洩氣，道：「出家人不吃肉，連蛋也不吃呀？」

年輕和尚道：「蛋會生鷄，也是葷。」

小子嘆口氣，道：「你們這條戒律不徹底，要知道鷄吃五穀才生蛋，你們乾脆連五穀也別吃，你們啃觀音土吧！」

年輕和尚笑道：「你愛說笑，土怎麼能吃？」

小子翻白眼道：「是你太沒見過世面，我就吃過觀音土，我還啃過柳樹皮。」

年輕和尚道：「阿彌陀佛，施主可憐。」

小子聳聳肩，道：「我還不算很可憐，被洪水冲走的人才可憐。」

這時……

突然附近一聲喊：「師弟！」

年輕和尚看過去，只見一個大和尚飛一般的奔過來。

年輕和尚迎過去，道：「師兄。」

「阿彌陀佛，師父還在傷心呢，你落入洪水之後，師父這兩天沒吃過東西，替你唸經超渡，想不到……」底下的話也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想不到年輕和尚並沒死。

大和尚指着小子又道：「他是誰？」

年輕和尚拉過小子，道：「我們『洪』水相逢，能活着回來，眞是我佛慈悲。」

小子笑笑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大師父我已經餓了。三天沒吃飯，只喝黃水。」

大和尚咧嘴笑道：「走，跟我回『三官廟』，你們大概都餓了。」

小子拍着乾扁的肚皮，道：「什麼大概，我們實實在在的餓了。」

* * *

三官廟眞熱鬧，一羣小孩子哇哇叫。

小子見這麼多孩子忙着提桶澆菜，有的還在抱柴火往廟裡去，心中還眞有些兒發酸。

這些都是孤兒，同自己一樣的可憐哪！

觸景生情，人人皆同。

小子搖搖晃晃的走進那座兩進大院的廟門內，年輕和尚已對走過來的老和尚跪下來，叫了聲：「師父！」

老和尚悲喜交集的伸手拉起年輕和尚，道：「法了！你眞的回來了？」

還眞叫人有點不大相信呢！

年輕和尚道：「徒兒眞的回來了。」

小子抬頭看，只見這位老和尚額頭層層皺紋，皮膚極端粗糙，但雙目炯炯有神，寶相莊嚴，脖子上掛的那串佛珠，一顆顆就好像核桃那麼大。

年輕和尚又拉過小子，道：「師父，徒兒在洪水中與這位小施主相遇，我們一同游上岸。」

慈悲的拍拍小子的肩，老和尚說道：「快，你們到後面吃飯去，今晚早早歇着，叫你大師兄找兩套衣衫換穿。」

小子聞得有飯吃，便立刻滿面愉快地道：「只要有飯吃，衣服換不換沒關係，我能湊和着穿。」

他就像是呂洞賓一樣，顧嘴不顧身。

* * *

這一頓齋飯眞過癮，吃得小子直打噎。

年輕和尚就嚇一跳，滲玉米麪的饅頭小子就吃了七個半，稀飯喝了三大碗，三盤小菜也吃了一大半，還拿饅頭把菜湯也蘸乾，差一點沒連盤子也啃破。

年輕和尚不敢相信地道：「你年紀小，眞能吃。你師父就會教你吃？」

「我師父也教我功夫。」

小子拍拍鼓脹的肚皮，又道：「練武得多吃東西，這話是我師父說的。」

年輕和尚道：「我們不學武，我們種菜種糧食。」

小子笑道：「別擔心，我幹起活來像大人。」

他走出膳堂咯咯笑，師父不在眞是好，不用練功了。

懶啊！

年輕和尚道：「你不練功？那就去挑水吧！」

小子道：「吃飽了就幹活？先睡一覺嘛！」

就在這個時候，有個大和尚走來，他把幾件舊衣衫抛給年輕和尚，道：「你們去換衫，明日開始工作。」

小子笑道：「小師父，你領我去睡覺吧，我睏啦！」

* * *

小子住在三官廟，他白天擔水挑柴，還得上山去砍柴，他比大人做得還要多。

小子不喊累，却在笑。

誰也不知道他笑個什麼勁！

不過別擔心，小子很健康，更正常，不是腦筋「短路」亂笑。

三官廟收養了三十八個小娃兒，每天老和尚還會教這些娃兒唸上三五個字，然後再分工合作。

小子也唸字，他唸得比別人快，老和尚唸一遍，他立刻就學會。

他不是天才兒童，只因爲他要趕快進山裡砍柴。

不過，練武的孩子本來就比較聰明，這不是他說的，是他師父趙老怪說的，不過嘛！他倒是深信不疑。

* * *

「嵩山老怪」趙光斗在洪水冲來的時候，急急忙忙的把一部刀譜秘笈塞給小子，還諄諄告誡小子要在逃過劫難之後，苦練輕功。

刀法配以輕功，趙光斗就說過，他小子在江湖上吃香吃辣，誰也搶不過。

小子上山砍柴，他却把大部份時間用來苦練功。

他練輕功，也練刀法。

他把油紙包打開來，把「刀譜」用石頭壓住，拿着半截棍子當刀，練得可也還算認眞。

一想到練好可以吃香喝辣的，不用逼他，他也會拚命地練。

* * *

小子挑着一擔柴，飛一般的從山中走下來，他繞到了三官廟後面的大菜園，有四個娃兒在抬菜。

兩個人一籮筐大白菜，壓得人直叫娘。

小子一見，哈哈笑道：「放下來，看我的。」

四個小孩一瞪眼，却見小子雙手把肩上的擔挑穩一穩，便張開雙臂。

他把兩筐菜提起來就走。

而且，走得更穩更快。

四個小娃兒跟着跑，前面一個小孩拍手叫：「艾慈哥，你眞有勁力。」

後面的小孩也在叫：「艾慈哥，下回你吃五個饅頭，我們不會再向老師父打你小報告了。」

另一個禿頭娃兒道：「下回你喊吃不飽，我的饅頭分給你一個。」

小子艾慈不開口，他彆着一口氣往廟裡走。

不是他拿蹻不說話，而是他用盡了力，壓得臉紅脖子粗，差一點沒有岔了氣，那還有餘力開口啊！

身後跟着的小孩直誇他眞有勁，小子艾慈更賣力，一口氣進了三官廟，直把柴與菜送到廟後面。

四個小孩拍手笑，小子喘氣像老牛。

小子全身上下一陣抖，便立刻又恢復過來。

他對四個娃兒道：「話是你們說的，吃不完的饅頭要送我吃。」

趕緊趁熱打鐵，免得小娃娃後悔。

四個娃兒點點頭，忽然圍着艾慈要學本事。

小子艾慈猛搖頭道：「你們免了吧，學本事只會多吃飯，你們怎麼不想一想，個個都像我一樣，智慧老師父準叫我們喝稀飯。」

＊　＊　＊

小子艾慈在三官廟住了一年多，他吃得飽又睡得着，活兒又幹得多，三官廟裡的和尚十一人，沒一人不喜歡這小子。

可也怪了。

三官廟裡面的十一個和尚，竟然沒有一個知道小子艾慈會本事。

小子艾慈只有在山中苦練。

他起得早，天剛亮就扛着扁擔往山中走。

他幹最苦的差事——砍柴。

三官廟最苦的差事，就是上山去砍柴。

廟裡有兩個大和尚，已經半年多沒上山砍柴了。

小子艾慈，由每次五十斤，直到八十多斤乾柴，足夠廟裡燒用了。

小子艾慈也長得像頭小壯牛。

夕陽餘暉仍在，山中雲霧清淡，小子艾慈遙望回程，三官廟那面忽然一片紅。

還紅得眞漂亮。

小子艾慈猛一楞，心中思忖：「這是什麼玩意兒？」

腰上插着斧頭，肩上扛起劈柴，小子艾慈飛也似的往三官廟奔去。

他越過兩道小溪，翻過一道高山坡，他楞住了。

只見三官廟後院人頭鑽動，前面的邊廂在燃燒，還有人在叫。

叫什麼？他聽不清，但有二十多個黑衣人在扛東西，這些人一個也不是廟裡的人。

該死！這是怎麼一回事？

三官廟除了十一個和尚，就只有三十多個孤兒。

小子艾慈就是孤兒。

小子艾慈也把三官廟當成自己的家。

他也以爲自己是孩子中的老大。

有幾個小孩就喊他爲艾慈哥哥。

此刻，他見三官廟一把大火在燃燒，拋下乾柴就奔過去，他還在大喊：「失火啦！」

小子艾慈奔到廟後面的山道上，迎面不見廟裡的大和尚，連小孩也不見了。

只有二十多個黑衣人在哈哈笑。

其中一個人的吼聲最大：「廟裡的銀子少，廟裡却不缺糧，大伙盡量裝，路上就不會鬧飢荒，快呀！」

有個大漢笑着道：「當家的，灶裡還有一籠饅頭，你先吃一個。」

那大漢把一個大饅頭往他們頭兒手中拋，不料中途被那石頭砸落在地上。

「誰？」

台階上拋饅頭的怒漢已跳到後廟院。

那頭兒也轉過身來了。

小子艾慈便在這時候衝進廟後院。

「是我！」

那人猛一瞪眼，便忽然哈哈的笑了起來。

他笑的模樣與不笑沒有分別。

都是一樣的醜。

他是個大痲子，笑起來滿臉都是坑洞，看起來仍是一張痲子臉。

小艾慈也笑了。

因爲他看到了熟人啦！

他笑得很開懷：「呵呵！是你呀，馬痲子。」

來人正是馬痲子。

馬痲子沒有被洪水捲走，更沒有淹死在泛濫的黃河中，他還活着。

實在是「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有什麼辦法呢？

馬痲子被小子艾慈一脚踹落洪水中之後，他走運，他一口氣彆出水面，正好被浪捲近岸，那地方有棵樹根連在山崖上的老樹，他一把就抓牢樹枝，坐在樹上直喘氣。

他喘過氣就笑了。

他笑小子艾慈這一脚踢得妙，也踢得好，更踢得呱呱叫，把他從鬼門關口又踢回來。

馬痲子不但不恨小子艾慈，他還坐在樹枝間伸手向已遠去的小子艾慈招手叫：「小子一路順風，再見啦，謝謝你小子這麼神來的一脚，哈哈……」

然後，馬痲子匆匆地走了。

狗改不了吃屎，他又召集了二十多個大漢，他仍然當老大。

人少不進城，他往山中走。

馬痲子拉着他的二十多人，盡在山中打劫。

他們無惡不作，貧富一樣搶，現在……

現在他們搶到三官廟來了。

雖然好像有「盜亦有道」這句話，但是這些論調對他們來說，却是狗屁一個，值不得一文銀子。

馬痲子見小子艾慈對他直呼名字，他心中可沒有這麼小的好朋友。

但這小子怎麼知道他叫馬痲子？

這可得問個清楚。

馬痲子指着小子艾慈道：「你認識老子？」

小艾慈吃吃地笑道：「我怎麼會不認識你，而是你不認識我了。」

馬痲子道：「你是……」

小子艾慈眨着大眼睛，道：「你眞是貴人多忘事，我們會同甘苦、共患難過，你難道……」

七八個大漢已放下手中袋子，圍了過來。

這些人本想出刀砍了小子艾慈，聞得這小子曾經與當家的同甘苦、共患難，這是自己人，誰還會對自己哥們動刀？

當然，他們也就停下手來了。

馬痲子指着自己滿臉的痲子，道：「我還同你這小子共過患難？」

小子艾慈噘起嘴兒道：「你眞的想不起來了？」

馬痲子道：「你說，我們是怎麼共患難？」

小子艾慈嘻嘻笑道：「我們去年不是同乘一具棺材嗎？你全忘了？」

馬痲子猛一瞪眼，道：「哇呀……」

他走向小子艾慈又道：「好小子，你沒被水淹死呀！」

小子艾慈笑道：「這話應該我問你，馬痲子，你的命可眞大啊！」

馬痲子道：「老子本來到了鬼門關，可是閻王見老子長得醜，小鬼又被我嚇跑掉，沒人收，哈哈！這又回來了。」

小子艾慈指着前面，道：「你又活了，所以你來火燒三官廟？」

馬痲子笑道：「小事一樁，我燒過許多地方。」

小子艾慈睜大眼睛，道：「你搶，還用火燒呀！」

馬痲子道：「你懂個屁。」

小子艾慈撇撇嘴道：「我就是不懂才問你。」

馬痲子道：「你也想學？哈哈！這可是一門大學問。」

小子艾慈挑高了左眉道：「殺人放火也有學問？」

馬痲子道：「當然有學問。」

「什麼大學問？」

「好，我就費一番唇舌教教你這小子，不過我看你也活不了多久了。」

小子艾慈嘻嘻笑道：「我知道你忘不了我一踢，你告訴我，也叫我心裡有個底兒。」

馬痲子雙手插腰哈哈笑道：「殺人要看對象，殺人也要撿地方，如果那個人比你胳臂粗，你敢殺嗎？跑吧！」

他又笑了笑，說道：「要是這地方官兵多，或是在衙門口，你還敢殺人，躲還來不及吶，小子！」

小子艾慈歪着頭道：「那爲什麼要放火？」

馬痲子道：「放火燒也要有學問，像我帶的這幫好兄弟，只是想弄幾個，再拿點糧食，運氣好的話，遇上大肥羊，往後還可以佔山立寨，如今是小股，這和尚廟又是小小的，所以我放把火叫那些和尚在前面忙，我們也好在後院裡仔細的搜，慢慢的搶。」

他指着一地的袋子，笑道：「你瞧瞧，弄得可眞不少。」

小子艾慈皺眉道：「馬痲子，你都弄光了，我們吃什麼？」

馬痲子笑道：「我要是想那麼多，早就不幹土匪了。」

這話也有道理，土匪就是不管人的死活，否則，他幹得下去嗎？

小子艾慈嘆口氣，說道：「說眞的，閻王小鬼怕你，人更怕你，馬痲子，你大概有九條命。」

馬痲子一瞪眼，道：「你小子說我老兒是貓呀！」

小子艾慈搖頭道：「你是貓命，頭腦像狐狸，行動又像……像……」

馬痲子在拔刀……他沉聲地道：「像什麼？」

小子艾慈大聲道：「活像花果山上的孫猴子。」

馬痲子齜牙咧嘴地罵道：「奶奶的老皮，洪水中你一脚把馬大爺踢落水裡面，差一點沒把老子淹死，老子找了你一年多，想不到你小子變成了半個出家人。」

他的尖刀已握在手中。

一旁的大漢高聲道：「當家的，原來這小子不是你朋友呀！」

「他是老子的仇人！」

（未完・二）

上文提要： 康少峯在石室內跟死神左玄練功，練習「殘琴三絕」、「斷劍八招」與「御氣神功」，小峯正演練之際，突來了呂松林、少林與武當掌門及黑白兩道齊圍攻左玄，他們都是爲銀圖秘籙而來，結果都被左玄打走，不能走的都死在飛來峯下。經此血戰，小峯藝業再進一步，左玄欲將女兒慧姑嫁給小峯，小峯猶疑不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紅綾白玉傳下代　一龍一虎作信符

一聲哀鳴劃破沉寂的夜空。

哀鳴聲中，可從右側山腰上閃亮的火光中，隱約看到有一條人影畢直的摔下絕命谷。

死神左玄目光銳利，夜可視物，已看出峯腰共有二三十人，個個手持火把，背負薪柴或松油等易燃之物，正與另一人大打出手。

可惜，來不及看清楚另一人是誰，便火把盡熄，惡鬥全止，回歸原來的寂靜。

小峯的反應好快，情知事有蹊蹺，道：「莫非飛來峯下又有更厲害的魔頭出現?」

左玄道：「你可能猜對啦，又有高人現踪，將那羣持火把的傢伙打得落花流水，屈指算算，大概只有血女、鬼谷谷主以及那個逆徒有此能耐，果不幸而言中，可是大糟特糟之事，咱們師徒是否能夠留得命在，實在不可過分樂觀。」

話雖如此，依舊鎮靜異常，道：「坦白說，爲師的之所以會收你爲徒爲婿，因目下處境艱危，殘琴斷劍等託付無人，只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的還是看中你是一個可資信託之人，因此才在收徒之外，又將女兒許配給你，這樣，一來你們彼此有個照應，二來爲師的也好安心瞑目。」

聽到「瞑目」二字，小峯心頭一震，來不及出言安慰，死神左玄又道：「不過，終身大事，關係一生幸福，爲師的絕無强求之意，答不答應由你自己決定。不論如何，你還是我的好徒弟，現在就開始修練斷劍八招吧。」

取過斷劍，正要施展，康少峯正容說道：「婚姻是兩個人的事，徒兒答應慧姐不願意也是枉然，我看這件事就由我們兩個人自己決定吧，師父勿須多慮。」

死神左玄笑道：「你們自己的事就由你們自己決定，現在就開始練劍，你看好啦。」

沒有，才施出半招，便被另一聲慘叫打斷，左玄發現左側山腰上的火把也熄滅了，黑暗中鬼影幢幢，有好幾個人眼看就要爬上飛來峯。

左玄凝神細觀，神色大異往常，一陣青，一陣白，似驚懼，更似憤怒！

放下斷劍，取過殘琴，躍至石室門口，一瞬不瞬的盯着來人不放，自言自語道：「是他！狠心狗肺的傢伙，來得好，老夫能在臨死之前把他殺死在飛來峯，死後做鬼也會含笑九泉！」

弄得康少峯一頭霧水，問道：「是誰來了！」

死神左玄一字一咬牙道：「如果爲師的沒有看走眼，來人正是本門的那個叛徒。」

小峯道：「師父還沒有說本門的那個叛徒究竟是誰?」

左玄指一下走在前面的一個黑影，小聲道：「二十年前，也就是你師祖打敗血女，奪得銀圖秘籙的第二年，他老人家正坐關潛修，不料，變生肘腋，禍起蕭牆，這個叛徒，選了一個月黑風高之夜，遽下毒手，本門所有的弟子幾乎都是在睡夢之中被他殺害，龍虎門的一片大好基業，頃刻化爲灰燼，你師祖至今仍生死下落不明。」

說了半天，還是沒有說出那逆徒的姓名來，康少峯追問道：「他叫什麼名字?」

死神左玄道：「他叫楊威！是你師祖最寵信的弟子，我的師弟！爲師的今天如果不能制他死命，日後你和慧姑一定要把他殺掉。」

「楊威」這兩個字，使小峯想起不少往事，玉面郎君楊明是斷送了母親一生幸福的那個江湖浪子與趙婉君所生，這小子既然未隨母姓趙，那麼，是從父姓楊。

再者，病叟龍雲曾說過，他曾是宇內一聖張子漁的得意門徒，如此這般，兩相一對照，事情已清清楚楚的擺在眼前。

想着想着，康少峯不禁血脈賁張，怒火中燒，瞪着那黑影道：「師父，楊威是不是一個姓名、臉孔多如牛毛，妻室、兒女多如牛毛，不仁不義，無惡不作的傢伙?」

「不錯，他正是這樣的一個人，時常更換姓名，又精於易容之術，內奸外和，笑裡藏刀，毀了多少女人的名節！」

一字一句，在在証明楊威正是小峯最恨最氣要找要殺的人，拾起斷劍，就往外衝。

死神硬把他拉了回來，道：「你要幹什麼?」

小峯沒敢道出實情，推說：「徒兒最恨這種忘恩負義，敗德亂行的人，我要殺了他！」

「不行，此人雖然陰險毒辣，却是絕頂聰明之人，功力之深，罕有其匹，爲師的今日若能與他同歸於盡，已感心滿意足，你還差得遠，千萬別輕舉妄動。」

事實如此，師命難違，小峯只好將怒火收起，打消了拚命的念頭。

山壁陡峭，寸步難行，楊威一行數人仍在數丈以外，黑暗中只見肩寬背厚，鬼鬼祟祟的樣子，耳目口鼻難辨。

死神左玄忽然想起一件大事來，急匆匆的找來早先用過的那把匕首，交給小峯，道：「快把師父前胸後背上的皮剝下來。」

康少峯倒抽了一口寒氣，說話的聲音有些兒發抖：「師父，你老人家……」

死神四下一望，發現摸黑來到飛來峯的人，不止楊威這一夥，別處也有，但因路險難行，心存顧忌，一時半刻還到不了峯頂，忙移至石室中央，振振有詞道：「小峯，羣雄齊集黃山，屢犯飛來峯，前仆後繼，死而無懼，爲的就是師父前胸後背上的八張寶圖，楊威爲此寢食難安，此番率衆前來，更志在必得，師父早存搏命之心，今日寃家路窄，在此重逢，正是同歸於盡的千載良機，快將人皮剝下，以免落入賊手。」

左玄話剛落地，怪事又生，只聽前面山腰上有人嚷嚷道：「血女來啦！血女來啦！血女來啦！」

接下來是一連串喝叱、殺伐、奔逃的聲音。

火把很快熄滅，所有的聲音隨之全部靜止。

血女幾乎等於是死亡的化身，更像是瘟疫，一瞬間便傳遍飛來峯。

死神左玄師徒嚇一跳！

左側山腰的楊威嚇一跳！

右側山腰的黑影也嚇一跳！

然而，銀圖秘籙乃天下第一珍寶，在他們心目中比自己的性命還重要，微微怔愕之後，還是不顧一切的衝上飛來峯。

死神左玄急得直跺脚，「小峯，事到如今，恐怕連同歸於盡的機會沒有了。」

言外之意是，寶圖尚未剝下，叫他如何安心瞑目?

正前方紅影一閃，一條血紅如火的人影首先映入眼簾。

藉淡淡月光之助，康少峯認得是黑白二道聞名喪膽，曾大開絕命宴，火燒迷魂樓，獨鬥鬼谷谷主的血女。

血女立足未穩，右側人影亦至，神簫玉女與玉笛金童簇擁着一個藍紗罩面，身材纖巧，雍容華貴的女人，想必定是鬼谷谷主無疑。

楊威果然詭計多端，行至近處便不再登峯，在暗中窺伺，沒人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康少峯怕師父不識，指明道：「這個面罩藍紗的女人就是鬼谷谷主。」

鬼谷谷主是個謎樣的女人，死神左玄雖不知其出身來歷，但她曾君臨武林，號令江湖，主宰黑、白二道十幾年，自非等閒人物，用不到交手過招，亦知十分難纏難惹，聞言咬一咬牙，已有所決斷。

血女、鬼谷谷主、叛徒楊威，都是拔頂拔尖的超級高手，任何一人連死神左玄都沒有致勝的把握，如今三人同現飛來峯，怎不叫人動魄驚心?

雖有與叛賊同歸於盡之心，至

此也不得不改變主意，另作他圖，只見左玄全力連劈三掌，將臨近絕命谷的石壁劈倒，道：「小峯，此時求死不得，求生更難，爲了你和寶圖的安危，且先退走，再作計較。」

將小峯往懷中一抱，縱身朝白霧迷濛的絕命谷疾墜而下。墜勢如電，兩耳風生，由於驚嚇過度，康少峯已進入昏迷狀態。

* * *

當康少峯醒來的時候，發現直挺挺的躺在一個大池塘邊的沙灘上，師父就坐在一旁，正慈祥可親的注視着自己。

翻身坐起，這才注意到，師徒二人的衣裳俱已濕透，顯然是掉在水裡，被師父救上岸來的。

死神左玄昂首望天，但見雲霧繚繞，根本看不見飛來峯，感慨萬千的道：「幸虧這個大池塘救了咱們師徒的命，要不然怕不粉身碎骨才怪，看來老天有眼，不絕龍虎門，你將來一定可以創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小峯流目四顧，附近蔓草沒脛，人影全無，眼前水塘中則漂浮着不少殘軀斷肢與血汚，道：「師父，咱們師徒能活命，被你老人家劈下絕命谷的滄海遊龍莊宗毅等人，若落在此塘，也有活命的可能。」

死神左玄道：「嗯，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也許就潛伏在這附近不遠，不過，這些人即使人數再多，也奈何不了爲師的，怕只怕血女、楊威、鬼谷主也循線追來，爲今之計，咱們還是先找一個隱蔽所在，傳你『御氣神功』、『斷劍八招』，以及參悟被呂松林、夏宏光奪去的那八張寶圖上的絕學要緊，只要你能盡得師父眞傳，老夫就死而無憾了。」

說走就走，以手代足，順着山形地勢往絕命谷更深處行去。

行行復行行，不大工夫已將水塘遠遠拋在身後，死神左玄在一個隱蔽的石洞口停了下來。

夜空中乍然傳來一陣衣袂破空之聲，左玄內力精純，夜能視物，循聲望去，立見雲霧中瀉下一條血紅色的人影來，驚道：「血女來啦，鬼谷主和叛賊楊威也會隨後趕到，絕命谷裡免不了將會有一場浴血大戰。」

仔細觀察一下眼前石洞，見四處雜草叢生，洞口籐葛交錯，地勢甚佳，不易被人發覺，當即隱入洞中。

洞內更黑，伸手不辨五指，深入三丈多，靜立許久後，死神左玄才看清楚此洞口小腹大，支穴甚多，上有萬年鐘乳，下有清澈細流，師徒二人選了一處乾燥、高亢而又彎曲難尋的支洞盤膝坐了下來。

二人俱感身心疲累，暫將一切拋下，閉目行起功來。

運氣三十六週天，下行四肢百骸，上達十二層樓，直至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神充氣沛，方始睜開雙眼。

時間寶貴，分秒必爭，死神左玄立道：「小峯，絕命谷內追兵四起，咱們處境危急，隨時都有被人闖入的可能，快將斷劍八招及御氣神功學會，再晚說不定就來不及了。」

先詳詳細細，逐字逐句的將這兩種神功的口訣、精義、架式解說了三遍，再不厭其煩的做給他看。

斷劍八招是一種技擊神技，講究技巧與變化，康少峯很快便學會了，但還沒有達到得心應手，運用自如的程度，尚有待日後勤修苦練。

御氣神功則不同，乃銀圖秘籙中最玄奧艱深的上乘內功，非長時間的苦修精研，無法登堂入室，發而爲用，康少峯花費了七八個時辰，直至第二天中午，也不過才僅僅學得一點皮毛而已。

小峯大感氣餒，歎息道：「徒兒太笨，簡直是塊木頭，學了這麼久，御氣神功還是無法發而爲用，僅僅才摸到一點點門道而已，太對不起你老人家啦。」

死神左玄却不這樣想，道：「峯兒，你能在如此短促的時間之內便摸到門道，這在龍虎門還是第一人，爲師的以你爲榮，須知御氣神功非一般技擊功夫可比，一旦修練成功，一舉手一投足，皆蘊含着無比威力，意動招發，無相無形，可制人死命於不知不覺中。」

說到這裡，忽覺胸中一陣翻騰，忙暗中運氣壓住上衝的血氣，繼道：「爲師的本想將呂松林、夏宏光手中的那八幅寶圖中的經文圖式也給你講解一番，奈何此時內傷忽發，恐已無能爲力。」

康少峯道：「那八張寶圖上所載之學爲何？」

「御氣神功。」

「叛徒楊威手中的又是什麼？」

「也是御氣神功！」

「噢，都是御氣神功？」

「不錯，所有二十四張銀圖，每一張皆記載有御氣神功，可以單獨鑽研，也可以全面修練，但如欲使御氣神功達到造極登峯的境界，則非將二十四張全部參悟透徹，並且至少要苦修三十年不可。」

左玄運氣調息一下，又道：「銀圖秘籙可貴之處就在這裡，每一幅圖上除了有一個御氣神功的坐功圖像外，還有一招掌劍技擊的功夫，能修習粗、淺的內家玄功，也

能琢磨一招實用掌劍，師父教你的斷劍八招和殘琴三絕，就是從十六張銀圖，與師門絕學互相印証融會而成，他日奪回寶圖務必要痛下苦功才行。」

小峯見師父的臉色更蒼白，額頭有冒冷汗，一臉焦急道：「師父，講話太勞神，先歇一歇吧，你老人家的傷勢如何？可有救治之法？」

一面說，一面替他擦汗，患難見眞情，這一對師徒在患難中已建立起眞摯的情誼。

死神左玄愴然一笑，道：「爲師的早在師門慘變的那一役中，被叛賊楊威傷及內腑，是以，雖然持有的寶圖比他多，成就却略遜半籌，之後，括蒼、天目二山又與黑、白兩道中人鏖戰甚久，元氣大傷，內傷日益沉重，藥石早已無效，全憑一口振興龍虎門的浩然之氣在苦撐着！」

說到這裡，喉中有異，忍不住噴出一大口鮮血。

這一來，康少峯可慌了，忙道：「師父，快說有什麼法子可使你老人家恢復健康，縱然赴湯蹈火，徒兒也無所懼。」

吐了一口鮮血，胸中反而舒坦一些，左玄徐徐說道：「辦法是有，可惜一切爲時已晚，你慧姑姐姐離開飛來峯，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去採擷一種稀世靈藥。這種藥少之又少，可遇而不可求，何況……」

康少峯道：「師父鴻福齊天，慧姐也許已經採到，此刻正被羣豪堵在黃山脚下，咱們這就離開絕命谷前去會合。」

死神左玄搖頭反對，道：「使不得，使不得，眼前強敵環伺，血女等幾個魔頭正愁找咱們不到，怎可自露形跡，你我師徒生死事小，讓龍虎門從此滅絕却非同小可，必將遺恨千古！」

小峯側耳一聽，外面寂靜無聲，道：「師父過慮了，這幾個魔頭可能早已遠去，這一夜半日平安無事，外面也沒有什麼動靜，何妨先出去看看再說。」

死神左玄頷首道：「老是躲在洞裡，等於和外界隔絕，出去看看動靜也好，以便速謀應對之策。」

來至洞外，日正中天，飛來峯雲霧已散，代之而起的是濃煙、火舌，有不少人聚集峯頭，向下俯瞰。

康少峯道：「這一把火八成是夏宏光他們放的，如能把楊威、鬼谷谷主那一幫人燒死在飛來峯，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死神左玄道：「天下英雄居心陰險，確有一把火將你我師徒及血女等人燒死在飛來峯的打算，可惜白費心機，不但奈何不了我們，想燒死那幾個魔頭更加難如登天，弄不好反會惹來殺身之禍，眞是愚不可及。」

小峯靈機一動，道：「羣豪遠在飛來峯上，其他的人又不知去向，絕命谷內闃無一人，何不趁此機會離開黃山，去找慧姑姐姐，你老人家的傷……」

死神左玄不以爲然，道：「血女、楊威、鬼谷谷主，乃至其他武林人物，在沒有親眼看到我的屍體以前，是絕對不會輕易離此一步的。你瞧瞧，水塘附近的山腰上有一條紅色人影，應是血女無疑。另一邊，遠處，亂石叢中，有三個人往來穿梭，可能是鬼谷主師徒。至於叛賊楊威，此人最是狡詐邪惡，不知潛伏到那裡去了。」

康少峯展目遠眺，果見師父之言不虛，魔踪時隱時現，暗自驚愕之餘，更爲師父的安危憂心不已。

左玄自有定見，從容不迫道：「此洞十分隱蔽，一時半刻還不會被人發覺，爲師還有很多事情亟待交代，再則你雖已學會殘琴三絕、斷劍八招與御氣神功，畢竟功力太淺，必須助你三十年的功力，方可跟羣雄一爭短長，咱們還是回洞去吧。」

死神當先入洞，行至一處岔路口時，霍地騰身而起，抱着康少峯，疾竄數丈，來到另一個乾淨僻靜的洞穴中。

小峯正想問師父爲何不返回原處？左玄已開口說道：「峯兒，快盤膝坐在師父面前，讓爲師的將數十年的內力全部導入你的體內，這樣一來，你在瞬息之間便可成爲武林高手，御氣神功固可發而爲用，殘琴三絕、斷劍八招的威力也會暴增，只要別跟血女、鬼谷谷主、楊威硬拚，應可安然退出絕命谷。」

康少峯想都不想，斷然拒絕道：「徒兒不答應！」

「這是爲什麼？」

「你老人家把數十年性命交修得來的功力全部給了徒兒，師父自己豈不變成廢人一個？小峯承恩師垂憐，收我爲徒，已覺天高地厚……」

死神左玄聽至此，打岔道：「爲師的重創在身，已是將死之人，留此功力何用？只要你能恪遵師命，重整龍虎門，爲師的雖死猶生，於願已足！此時寸陰如金，不可虛擲，還不趕快盤膝坐下！」

康少峯吃了秤鉈鐵了心，依舊不肯答允，道：「別的事情小峯萬死不辭，此事事關師父的生死安危，徒兒歉難應命，尚祈三思而行。」

死神左玄聞言勃然大怒道：「眞英雄講的是大是大非，大仁大

勇，再這樣婆婆媽媽為師的就與你脫離師徒關係，逐出門牆！」

武林中人最重師道人倫，康少峯見師父大發雷霆，那還敢再說半個不字，當即端端正正坐在左玄面前，淚流滿臉的說了聲：「徒兒遵命！」

左玄自知時間寶貴，不敢浪費，小峯一坐好，便將數十年的內力運集於右掌心上，輕輕地按住小峯的「天靈」穴。

起先，康少峯清清楚楚的感覺到，有一股滾滾熱流從頭頂貫入，穿經走脈，暢行四肢百骸，由緩而疾，舒暢已極。

不久，衝力加劇，肌脹骨響，氣血逆轉，全身冷汗淋淋，苦不堪言，人也渾渾沌沌的半睡半醒。

稍後，滾滾熱流好似萬馬奔騰，血湧氣翻，暗力澎湃，洗髓換骨，移花接木，全身熱氣騰騰，彷若蒸籠。

最後，萬流歸一，百鳥朝鳳，滾滾熱流化作一縷徐柔之氣，納入丹田，移功導力大法於焉大功告成。

可是，康少峯却昏昏沉沉的暈了過去。

當他甦醒時，師父已移坐至他面前，臉色蒼白，臉容憔悴，一下子好像老了十幾歲，長可及膝的鬢髮脫落過半，皺紋更深更密，顯得那麼蒼老，那麼虛弱，眉宇之間却又是那麼欣喜，那麼快慰，把一個叱咤風雲的江湖異人臨終前的情懷表露無遺。

噗通一聲，康少峯神智一清，便跪倒在恩師面前哭訴道：「師父，你老人家對我恩深義重，天高地厚，勝過再生父母，徒兒……」

死神左玄沒讓他繼續說下去，輕撫着愛徒的肩胛笑語道：「傻孩子，別哭，死神的徒弟不准哭，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更不能哭，快站起來，為師的還有話要說。」

小峯起身垂首道：「師父有話但請吩咐。」

左玄先不答話，從貼身衣袋內取出一個紅綾錦包，打開來，裡面有一塊白玉，玉色晶瑩剔透，隱約中有一龍一虎雄踞其間，肅穆而又莊重的說道：「此乃龍虎門的掌門信物，你已經是本門的第三代掌門人，自應隨身帶着，小心珍藏，在沒有相當把握之前，千萬不可讓叛賊楊威得知你的眞實身份，此物乃龍虎門的存亡興衰的關鍵所在，楊威之所以會藏頭露尾，一直未敢以你師祖繼承人的身份昭告武林，領袖黑、白二道，就是因為少了這塊白玉信符，萬一落在此人手中，不僅是龍虎門一派的不幸，抑且是天下武林的大不幸！」

雙手恭恭敬敬的將白玉信符交給康少峯。

小峯躬身接過，死神左玄忽又對掌門信物拜了三拜，道：「從此刻起，你已正式成為本門的第三代掌門人，應謹記飛來峯上的誓言，和為師的所說過的每一句話，嚴格遵守，拳拳服膺，竭忠盡智，毋怠毋忽，務使龍虎門聲威重振，茁壯！光大！」

康少峯畢恭畢敬的說道：「師父但請寬心，你老人家的諄諄教誨徒兒將烙印在心，永世不忘，一定會向呂松林、夏宏光討回那八張寶圖，各廢爾等一條腿，逆徒楊威欺師滅祖，罪大惡極，更是死有餘辜。」

猛聽石洞外面有衣袂飄拂之聲傳入。

沒多久，有一個陰沉沙啞的聲音道：「教主，這個石洞十分僻靜，不易察覺，姓左的或許會潛伏在內，咱們進去搜一搜吧？」

小峯反應敏銳，從石縫中望出去，立見洞外並肩站着三個黑衣蒙面人。

右面之人全身骨瘦如柴，雙手枯黃，乾巴巴地彷若鬼爪，肩上斜背着一支白骨做成的「白骨劍」。

左面那人身材略矮，肥瘦適中，衣襟上面沾有血漬，兩隻賊眼轉來轉去，肩後也有一支「白骨劍」。

中間的大漢最為威猛，魁梧昂藏，虎背熊腰，兩隻手叉在腰上，一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樣子。

三人一色黑衣黑褲，黑巾蒙面，露在外面的眸子精芒似電，顯係內外兼修的一等高手，尤其中間那人神采飛揚，顧盼間華光四射，巨細靡遺，想來必定是個足智多謀，陰險狡詐的傢伙。

中間那人默察片刻，忽道：「左玄傲骨天生，自視極高，怎會往狗洞裡鑽，咱們到別處去。」

左面骨瘦如柴之人道：「可是，絕命谷差不多已經搜遍了，這……」

「沒搜的地方還多得很，走！」

「是！教主！」

左右二人齊聲應是，跟在那人身後離去。

小峯喘了一口大氣，道：「師父，這三個人鬼頭鬼腦的一定不是好東西。」

死神左玄急忙伸手堵住他的嘴，附耳道：「別聲張，中間那人就是毀滅龍虎門的逆賊。」

「楊威？」

「對！」

康少峯與楊威有雙重奇仇大恨，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好久好久，百恨齊集，萬怒齊發，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腿就往外衝。

左玄用力拉住不放，斥責道

：「胡鬧！你想找死？此時師父功力已廢，你雖已具備第一流的身手，畢竟實戰經驗不足，尚須多加磨練方可運用自如，慢說楊賊帶有幫手，單憑他一人你也接不下三招來，小不忍則亂大謀，你知道嗎？」

師命難違，小峯只好忍住，道：「那兩個傢伙稱楊賊為教主，是怎麼回事？」

「叛賊沒有掌門玉符，無法打出龍虎門的旗號，創了一個『幽冥教』，自任教主，號『幽冥秀士』。」

側耳一聽，聲音壓得更低：「楊逆為人最是狡獪陰毒不過，剛才說不定業已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使出欲擒故縱之計，也許馬上就會……」

果被死神料中，左玄言猶未了，幽冥秀士楊威已去而復返，一掌護胸，一掌蓄勢待發，一聲不響的溜進來。

兩個黑衣蒙面人手握白骨劍，緊隨在後，寸步不離。

三個人的脚步緩慢而又沉穩，宛若三條經驗老到的獵狗，正在尋找獵物。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康少峯又熱血沸騰起來。

死神左玄的臉上第一次出現驚懼、惶恐，雙手緊抓着康少峯，以「千里入密」之法說道：「峯兒，別妄動，別莽撞，龍虎門的存與亡，盛與衰，全在你一人身上，要忍耐，要等待！」

楊威久尋不見人影，揚掌劈倒了一大片洞壁，道：「哼，本教主天天打雁，今天會看走眼？分明有足印進入此洞，怎麼會找不到人？老子就不信邪，把這個狗洞搗翻了也要把左玄的人皮剝下來！」

身形疾旋，招出如梭，瞬間連攻十幾掌。

其中三掌是朝康少峯師徒藏身的洞穴打來。

幽冥教主楊威好雄厚的掌力，三招攻畢，景物全非，洞頂洞壁塌下來一大片，洞口被堵住一大半，小峯師徒也被大量土石活埋。

楊威探頭向內一瞧，毫無所獲，轉對隨行之人道：「你們兩個也別閒着，快將所有的狗洞都搜一遍，左玄跳下飛來峯，十之八九會受傷，一定是躲起來了，說什麼也不能讓他逃出絕命谷！」

兩名黑衣人諾應一聲，分頭行事去了。

幽冥秀士則仍卓立原處，蘊勁待發，準備隨時應付突發變故。

才片刻工夫，乾瘦黑衣大漢便扣着一個人，從另一個洞內走出來，道：「教主，這個人在洞中行功打坐，敬請發落。」

小峯雖被活埋，外面的事物仍可從石縫中看到，認得是「武林四老」中的陸地騰蛟湯鵬，心道：「好險哪！想不到石洞之中覓另有他人，剛才在行移功大法的時候，若是被他撞見，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幽冥教主命手下繼續搜查，對陸地騰蛟湯鵬道：「你看到死神左玄沒有？這狗洞裡一共有幾個人？」

陸地騰蛟湯鵬被左玄打下飛來峯，傷得不輕，一直在此行功療傷，正當功力將復之際，冷不防被人活捉出來，正感惱怒不已，今見幽冥教主問話的口氣像是在審問囚犯，湯鵬好歹也是個人物，怎能嚥得下這口氣，聞言一語不答，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連攻三掌。

此人身手不凡，又是全力施展，小峯原以為至少可以跟楊威鬥上二三十回合，孰料，只聽幽冥教主大喝一聲：「滾！」劈面一掌便將陸地騰蛟湯鵬打趴在地，變成陸地死蛟了。

可把康少峯給嚇壞了，在心中狂減：「我的娘呀，這個魔頭好厲害，難怪師父會懼他三分。」

死神左玄却不憂反喜，附耳道：「叛徒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一步棋可不錯了，湯鵬一死，楊威就查不清這洞裡究竟有幾個人。」

果然，幽冥教主楊威見手下再無發現，便結伴離去。

康少峯毫不遲疑，立將師徒二人身上的土石推開，移往一處較為平坦的地方。

死神左玄道：「眼前可能有一段短暫的平靜，趕快把握機會，在楊威返轉前將師父身上的八張寶圖剝下來。」

不等小峯開口，又補充道：「這是命令，也是你拜師行絕世之禮的最後一條，不得違抗！」

既是命令，那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康少峯嗚嗚咽咽的哭泣道：「徒兒遵命，只是這未免太悲慘了……」

左玄的神色很平靜，道：「不悲慘，一點也不悲慘，若與師父同朽，或落入歹徒之手，事情就糟啦，別哭，趕快動手吧。」

事到如今，小峯只有遵命行事一途，別無良策，取來匕首，一刀一淚小心翼翼地開始剝師父前胸後背的皮。

康少峯悲痛欲絕，一淚一刀，任由自己的淚水和師父的鮮血混合在一起，再也分不清那一滴是淚？那一滴是血？

死神左玄依然臉不改容，談笑自如，道：「有關師父的恩怨愛恨，深仇奇寃，看情形已無法一一交代，好在你慧姐知之甚詳，他日相逢自可從她口中得知一切。」

此刻，小峯已剝下四幅寶圖，望着師父血肉模糊的胸膛，淚眼汪汪道：「慧姐的年齡、貌相、打扮你老人家還沒有說呢。」

死神左玄「哦」了一聲，將女兒的一切告訴小峯，並且撕下一片衣襟，蘸着胸前鮮血，用手指寫好一封血書，交給康少峯道：「有關你的身份，咱們師徒的關係，以及你與慧兒的婚事等等，爲師的都寫在上面了，只要把血書交給她，你慧姑姐姐就會瞭然於胸。」

背後的人皮也剝下來了，康少峯將寶圖與血書小心收好，道：「你老人家雙腿已斷，功力全失，現在又……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呀，徒兒……」

左玄從繫在腰間的包袱中取出一件衣裳，命小峯幫他穿好，道：「爲師的自有去處，峯兒不必躭憂。」

這時的左玄，已瀕油盡燈枯之境，全憑强烈的意志撐着，用雙手緩緩的向外爬行。

小峯如在五里霧中，困惑不解道：「你老人家這是幹嘛？要到那兒去？」

死神左玄有氣無力的回說：「血女、鬼谷主、幽冥教主，乃至其他的武林人物，來到黃山的目的，都是爲了銀圖秘籙，爲師的如能爬出山洞，爬出絕命谷，定可將他們引開，給你製造一個脫身的機會。」

相處的時間雖短，但對師父的心性却知之甚詳，康少峯情知勸也無用，更不敢攔阻，只好含淚目送他爬出去。

左玄不愧爲是龍虎門的第二代掌門人，意志力超强，雖然命在旦夕，還是被他咬緊牙關爬出山洞。

洞外，夕陽西下，晚霞燒天，絕命谷的景色絢麗多采，美不勝收。

左玄無心觀賞，繼續爬行，僅爬出去二三丈遠，便被滄海遊龍莊宗毅給堵上。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死英雄還可以嚇死活人，莊宗毅吃過左玄的虧，倒退三步，未敢輕舉妄動。

及見死神臉色有異，爬行遲緩，一副傷重將死的模樣，這才恍然大悟，呼！呼！呼！連攻三掌。

康少峯睹狀駭然，人如箭射，掌若閃電，莊宗毅來不及看清楚出手之人是誰，便被强而有力的掌風震飛。

晚了，死神左玄被莊宗毅擊中一掌，已癱在地上，僅僅還剩下半口氣。

小峯急得淚下如雨，顧不得追殺莊宗毅，撲到在師父身旁。

死神左玄傷上加傷，極端危急，話都說不出來了，但從他的眼神眸光中，却顯得格外焦灼而又憤怒！

小峯明白師父的意思是，叫他什麼都不要管，趕快回到洞裡去，暗將鋼牙一咬，忍痛返回原處。

死神左玄眼睜睜看着愛徒走後，這才將雙目閉上。

而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江湖奇人便從此與世長辭。

康少峯看在眼中，愴然涕下，痛不欲生，咬着牙，瞪着眼，握着拳，跺着脚，簡直要發瘋。

滄海遊龍莊宗毅沒有死，被康少峯震飛，恰巧摔落在丈許外的小山溝裡，當他爬出山溝時，小峯消失不見，至今還不知道揍他的人是誰。

銀圖秘籙的誘惑實在太大，莊宗毅不顧重創之身，又跌跌撞撞的行向死神左玄。

可把康少峯給氣壞了，恨得牙癢癢地暗中自語道：「不知死活的老東西，命都保不住了，還想搶奪寶圖，如非師命在身，不准我在此時此地和血女、楊威正面衝突，早就把你送上西天了。」

莊宗毅來至左玄停屍之處，正要俯身剝皮取圖，一條血紅如火的人影宛若幽靈鬼魅般出現在他的眼前。

滄海遊龍一看是血女，嚇得魂不附體，雙腿發軟，不聽使喚，想逃也逃不走。

血女依然紅巾蒙面，寒眸殺機重重，冷若冰霜道：「老匹夫來此作甚？可是相中了這裡的風水？」

不等莊宗毅開口，纖掌倏展，暗力猛吐，可憐滄海遊龍霉運當頭，一再受辱，悶哼一聲，又雙脚離地飛起，無巧不巧的再度滾下山溝去。

血女星眸疾轉，瞥見倒地身亡的死神左玄，用樹枝挑開衣襟一看，發出一聲驚「咦」！認定死神的皮是被莊宗毅剝去，嬌叱聲中，身形倒轉，也隨後縱落山溝內。

血影甫逝，袂聲再起，死神的屍旁又來了三個殺人魔王。正是欺師滅祖，罪大惡極，毀滅龍虎門，誤了康雪梅一生的幽冥教主楊威，以及那兩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夥伴。

幽冥秀士楊威目注左玄遺體，惡狠狠地咒罵道：「哼，你倒死得痛快，這樣未免太便宜了！」

霍地上前三步，剝去衣服，只見到一片模糊血肉，那有半幅寶圖，猛然飛起一脚，將左玄踢得翻了一個身，背部同樣見肉不見皮，寶圖被剝了個精光。

直氣得楊教主目眥俱裂，搜遍全身，未見一物，暴跳如雷道：「可惱啊，可恨啊，找不到銀圖秘籙，龍虎玉符，本教主重整龍虎

門，主宰武林，號令江湖的雄圖大略就要變成泡影，活着時未能剝你的皮，抽你筋，死後也要分你的屍，鞭你的骨！」

可不是空口白話說着玩，振臂一抖，照準死神左玄的屍體連劈三掌。

心中惱恨，出手極重，左玄好似俎上之肉，網中之魚，當場頭碎腦溢，腹破腸流，整個軀體四分五裂，變成一灘肉泥血漿，慘不忍睹。

小峯耳聞目見，火冒三千丈，怒氣貫目，殘琴挽起一縷哀鳴，挺身而出。

不！只是心想與楊威一決死生，但當他想到師父臨終遺言時，便又將滿腹的憤火怒氣咕咚！一聲嚥下去，心中自語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看你橫行到幾時。」

乾瘦黑衣人這時說道：「教主，江湖上盛傳左玄腿上的八幅寶圖，早在數月之前便分別落在神州一奇呂松林，冷面人魔夏宏光之手，不知確否？」

楊威冷傲而又充滿自信道：「此事本教主亦有個耳聞，呂、夏二人不足爲慮，只要兵臨集賢莊、黑風崗，便可手到圖來。倒是左玄的這張人皮透着古怪，我懷疑姓左的已有傳人，携圖遠走高飛。」

另一名黑衣人道：「黃山冠蓋雲集，武林人物隨處可見，也許是被別人剝走的。」

幽冥教主另有高見：「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爲以左玄的功力心性，雖在重創將死之際，別人也休想近身剝皮，退而言之，就算無力抗拒，也會人圖兩亡，再者，掌門玉符，對別派毫無用處，沒理由會一起不翼而飛，說他有了傳人，應非猜測之詞。」

言來頭頭是道，絲絲入扣，乾瘦黑衣人驚呼道：「眞是這樣事情就麻煩了，教主成立幽冥教，本是權宜之計，最終目的還是要回歸龍虎門，領袖武林……」

「住口！」楊威臉色一沉，粗聲大氣道：「有什麼麻煩，姓左的本人本教主都不曾放在眼內，何況是一個狗屁徒弟，只要查出此人是誰，就叫他灰飛煙滅，血流五步。」

「是，教主天人神技，才華絕代，任何人皆不堪一擊。」

乾瘦黑衣人的馬屁拍得好，楊威哈哈一笑，拾起左玄的脊椎骨，抖弄一下，道：「這倒是一把上好的『白骨劍』，本教主要用此劍殺盡天下所有敢於反抗我的人！」

將白骨劍往背上插，又道：「得去寶圖玉符的人可能尚未走遠，咱們動作快些也許能截下來，走！」

立與兩名手下發足狂奔而去。

康少峯目送三人消失不見後，方始緩步行出。

出得山洞，天色已暗，四野寂然，絕命谷風聲如吼，似在爲死神左玄吟詠輓歌。

血女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滄海遊龍莊宗毅死活下落不明。

東一塊肉，西一根骨，觸目皆是師父支離破碎的遺骸。小峯含淚一塊一片收集在一起，就地挖了一個坑，埋起來，搬了一塊巨石，當作墓碑，並以「金剛指」功上書：「一代江湖異人龍虎門第二代掌門人左玄之墓」十九字。

諸事完畢，復在墳前祭拜一番，然後才大步離去。

這位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背負殘琴斷劍，身懷寶圖與玉符，以及他自己和死神左玄的所有恩、怨、愛、恨、仇、債，一邊昂首疾行，一邊喃喃自語道：「娘，妳老人家知道嗎？妳的峯兒終於找到了名師，學成了絕技，從此刻起，將會遵照母親的叮囑，挺着胸膛走路，瞪着眼睛看人，要殺神簫玉女，要殺鬼谷主，要殺所有欺侮辱罵過咱們母子的人！

「當然，更要殺楊威——娘，妳老人家放心，在名義上他雖然算是我的父親，但是，孩兒恨他入骨，不承認！爲了娘，我要殺他，爲了龍虎門，也饒不了他！

「啊！對啦，妳老人家一定沒有想到，妳的峯兒現在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過去的苦難與屈辱已一去不復返，一定會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會用鮮血討回血債，會叫罵咱們的人永遠開不了口！」

這一番話都是康少峯多年來積壓心頭的肺腑之言，也是今後天下武林命運的縮影，此次出道江湖，將會掀起無邊血雨腥風，天曉得會有多少英雄好漢，綠林豪客會斷送在他的手中。

不說康少峯滿懷恨世之心，沿着絕命谷向外飛奔，且說血女和幽冥教主楊威，眼見死神左玄曝斃荒野，却不見銀圖玉符，料定是被人剝走，或者已有傳人，因而大肆屠殺。

使整個絕命谷，眞的變成了絕命之地，所有滯留在內的武林人物，只要被這兩個魔頭撞上，必定慘遭殺害，無一倖免。

絕命谷無異屠場，打殺慘叫聲時時可聞，血淋淋的屍體處處可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至少已經倒下去百多人，大有末日將至，人人岌岌可危之勢。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段柱子與父親在深山相依爲命，以狩獵爲生。這日段柱子將捕到的一隻大黑豹背去甜水鎮出售，不料豹腸中有顆晶芒四射的藍寶石，原來兩個老朝奉已喪生豹腹。見了寶石，李家寨的人出一萬兩欲買，段柱子不賣，呂不邪却悄悄地未到段家，拿出貴重藥材爲段柱子之老父治病，却隻字不提藍寶石之事，反要求段柱子再去捕隻大黑豹……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奪魂血咒

寶石血咒生靈驗　誰人擁有定遭殃

段柱子大吼一聲如雷轟，端着鋼叉便衝出來了。

那大黑豹見段柱子奔來，雙目厲芒閃爍間宛以仇人見面分外的眼紅，就聽牠又是一聲長吼，三隻小豹往林中躍，好像聽牠的叫快逃似的。

段柱子奔到大黑豹面前，他舉叉便往黑豹的要害處插上去，大黑豹搖頭擺尾平地躍，七尺鋼叉自牠的左腹滑過，這麼一閃之間，黑豹的右爪對準了段柱子大腿根上猛一抓，段柱子一聲「唷……」

就在他褲破血外流的時候，段柱子發了野性往黑豹的左側閃，隨之又往黑豹身上揍，他這一回刺了個正着，只是黑豹不甘心，長身又是一口咬，牠咬中段柱子的左肩頭，生生扯下一塊皮肉來。

只不過就這麼一口咬，黑豹再也無力了，牠大喘氣的往地上臥下，安靜的臥下了。

段柱子忍痛忙閃開，附近林中三隻小花豹看得不敢撲過來，段柱子端叉往小豹衝去，嚇得那三隻小豹逃入林中再也不敢出來了。

段柱子就是要把牠們嚇跑，免得多麻煩。

＊　＊　＊

先是，段柱子把隨身帶的藥先把傷處包紮起來，然後以鋼叉挑了這頭大黑豹吃力的便拉回去了，段柱子不忘呂不邪的話，要把黑豹送去，爹的藥材便免付款。

段柱子就快走到家門了，他知道呂大夫要三天之內得到黑豹子，便立刻又不回家門，他轉向往甜水鎮去。

段柱子年輕力壯皮粗肉厚，雖然身上帶着傷，包紮以後不在乎，何況到了呂大夫的藥舖還可以由呂大夫替他把傷好好治療。

段柱子的心眼太靈光了。

＊　＊　＊

段柱子背着一頭大黑豹進了甜水鎮的時候，他又成了英雄人物，甜水鎮上立刻間熱鬧起來了。

段柱子一身鮮血還哈哈笑，鮮血算什麼，當英雄人物走在人羣中的時候，鮮血便更能襯托出他的偉大。

段柱子有些飄飄然了。

急匆匆的走進呂大夫的藥舖，段柱子把黑豹拋在地上，於是，呂大夫由後面走出來了。

呂不邪雙目一亮：「好傢伙！你小子果然兩天就把這大黑豹捉到了。」

段柱子道：「我也受傷了。」

呂不邪道：「小事一樁，有我在你怕什麼？」

段柱子道：「所以我帶傷來了。」

呂不邪指指後院，道：「快，

拖到院子水井邊，立刻剝皮切肉。」

段柱子道：「這頭黑豹是你的了，需要我動手？」

呂不邪道：「像你切大花豹一樣，快去辦吧！」

段柱子道：「我這傷……」

「沒關係，等你割完了我會爲你上最好的傷藥。」

「好，我這就爲大夫去割豹油。」

他還以爲呂大夫需要豹油吶。

＊　＊　＊

呂大夫把圍觀的人哄出門外，他守在井邊看段柱子剝豹皮，切豹肉，剝骨取油的忙完，他指着豹的五臟，道：「你……仔細的在牠肚腸中找……」

「找什麼？」

「寶呀！」

段柱子聽得噗嗤一笑，道：「大夫，你開玩笑，黑豹三天不拉屎呀！」

呂不邪道：「你懂個屁，野獸如果不吃東西，七天也不會拉屎，你……」

他指着黑豹肚腸，又道：「你慢慢的切，小心的擠，不定牠的腸中有更好的寶，那可是我的。」

段柱子還眞有些後悔，他便是想動手腳也難了。只不過段柱子把黑豹的五臟全割碎，肚腸中什麼也沒有，呂大夫動手了。

呂大夫取來個鐵棒子，他把黑豹腸中的尿糞也搗開來仔細的找，慢慢的扒，扒了半天糞也沒有半個寶。

於是，呂大夫反已又哈哈的笑了。

段柱子當然不明白呂大夫爲什麼發笑，就聽呂大夫把兩個伙計找來，他叫伙計剝豹肉。

「段小弟，你跟我來。」

「爲我治傷？」他很愉快，因爲如果眞的有寶，他就窩心了。

他跟呂大夫走到前邊舖子裡，門口就有人大聲問：「有寶沒有，有寶叫大伙瞧瞧。」

段柱子道：「屁個寶，油倒是不少。」

他這話一說，門口站的人立刻散去，這些人也帶着幾分的失望，可見人人愛寶。

＊　＊　＊

段柱子的兩處傷早已忍受不住了，他痛得齜牙咧嘴跟着呂大夫走進治療室，呂大夫看看段柱子的傷，不住口的嘖嘖道：「好傢伙，你傷得不輕呀！」

段柱子道：「也是爲了大夫的交代，我忍痛的趕來。」

呂大夫道：「你令我感動，我當然要用我珍藏的奇藥爲你療傷。」

他取出一隻宛似酒瓶的瓷瓶，那裡面裝的是淡紅色藥粉，呂大夫把藥粉洒在段柱子的兩處傷口，段柱子好一聲舒暢的大喘氣，道：「呂大夫，你這藥眞妙呀，傷口立刻涼快了。」

呂大夫哈哈笑道：「我對自己的病人總是照顧得無微不至，就如同對你老爹一樣。」

段柱子道：「你令我感動了，大夫。」

呂大夫笑笑，他又包了幾包草藥，對段柱子道：「拿回去熬了吃，明天你就知道了。」

段柱子謝了再謝的出了門，走出甜水鎮，他又覺得奇怪了，因爲他覺得爲什麼呂大夫不提他的藍寶石，他應該問一問的，可是呂大夫一直都不問。

當段柱子走出門的時候，呂大夫站在門口嘿嘿笑，他口中喃喃的：「小雜種，你也配擁有那種稀世奇寶呀，不怕折了你的陽壽。」

當然，段柱子永遠也鬥不過呂大夫，便加上他爹段長根也不是呂大夫的對手。

呂大夫口中不提藍寶石，但他的心中想死了。

＊　＊　＊

段柱子回到家的時候已是日落西山近黃昏了。

「爹，我回來了。」

屋子裡，段長根道：「抓到那黑傢伙了嗎？」

「爹，已經送去呂大夫家了，眞可笑，哈……」

段長根見兒子高興，忙問道：「怎麼了？」

段柱子放下叉又掛起弓，收了刀又脫了外罩，一瘸一瘸的走進門，他爹一見叫道：「兒子，你受傷了？」

段柱子仍然笑：「傷好多了，可笑呀，哈……」

段長根道：「你受了傷還高興呀！」

段柱子道：「爹，咱們不是得了寶嗎？可笑那呂大夫，以爲黑豹的肚腸中也有寶，他才叫我山中去獵黑豹，我獵到了豹背去他家，爹，笑死人了，黑豹肚腸中什麼也沒找到，哈……」

段長根道：「呂大夫想寶想着迷了。」

段柱子道：「好了，咱們也不欠呂大夫什麼了，等我把李家寨借的銀子還掉，咱們以後的日子就太平了。」

段長根道：「爹以爲不是的。」

段柱子道：「放心啦，他們任何人也休想把咱們到手的寶石弄走。」

段長根道：「找機會去把藍寶

石賣掉，像那麼貴重的稀世之寶，在這黃山方圓三百里地也只有李家寨寨主爺有這個寶命，咱們怕不宜留在身邊。」

段柱子冷笑道：「爹，我就不信邪！」

段長根道：「以後多加小心吶，別是禍害精咱父子二人就不幸了。」

段柱子不多言了，他弄些吃的來，父子二人塡飽了肚皮。那段長根的病果然好多了。

* * *

原是以爲太平了，只不過當二更天，段柱子獨自把他珍藏的滿天星藍寶石自暗處取出來，他愉快的把玩着，然而當他聞到寶石上的那股子怪味道時候，忽覺傷口一陣刺痛，這眞的是怪事。

段柱子忙把寶石收起來，匆匆的走回床上躺下來。

他以爲休息一下就好了，豈知他的傷口處越發的痛疼得不得了，痛得他忍不住哼起來。

段柱子哼的聲音大，段長根吃驚的舉燈仔細瞧，不料他一看之下大吃一驚，兒子的傷口流的膿是綠色的，看得人不舒服。

「兒子呀，你這傷口流膿了。」

段柱子道：「爹……好痛啊！」

「兒子，是呂大夫爲你上的藥？」

「是呀！好痛，好像無數毒蟲在噬着我。」

段長根道：「怎麼辦，怎麼辦？上當了呀！」

段柱子道：「個呂老狗，他用藥來整我呀！」

段長根道：「我說嘛，姓呂的在咱們藍寶石上打主意，他用陰的。」

段柱子道：「他休想，我死也不會把那稀世之寶交出來的。」

段長根道：「看來未蒙其利先見其害了，兒子呀，那是個不祥之物呀！」

段柱子道：「爹，我不信邪，這與寶無關。」

段長根道：「那寶上爲何有種怪味道？這種怪味道怎麼又洗之不去？」

一怔，段柱子也覺察出，當他聞了那股子味道後立刻傷處痛得不得了，難道眞是個不祥之物？

但當他想到那麼可愛的藍光條條映目，令人愛不釋手的時候，他咬咬牙道：「爹，無論如何我是不會輕易的放棄這顆寶石的。」

他痛得冒出汗珠子，但他强忍着哼也不再哼了。

段長根有癆病，他還得反過來侍候兒子，父子二人在大山之中慘透了。

* * *

更淒慘的事還在後頭，那段柱子的傷處不論上什麼傷藥或吃呂大夫的藥全都沒效果，不吃還好些，吃了藥反而更痛苦，如今傷處快見骨了，流的綠色膿漿帶臭味，比之藍寶石發出來的臭味還叫人難忍受。

更奇怪的恐怖事也來了，段長根已兩天兩夜沒閉上眼睛好生的睡一覺了，他不是不想睡覺，他的雙目赤紅，眼皮子好像掛了重鉛一般重，但他就是睡不着。

一個害了癆病的人，如果連睡也睡不着，這個病人可就痛苦了，段長根瘦得自己也吃驚了。

於是，就在第三天過午不久，呂不邪呵呵笑着來了，呂大夫來到深山中了。

呂不邪先是在茅屋附近仔細觀，且又四下打探許久，當他聽到段柱子一聲喊叫：「唉，痛死我也！」

呂大夫等的就是這一聲叫，聽聽他說的甚麼話，就不難知道他的陰狠了。

「娘的老皮眞能忍受得了，應該呼天搶地大叫的，你小子半天才出一聲，嘿……老夫的手段還怕你不乖乖的交出那寶石來！要命還是要寶，我看你還是命要緊！」

他咕噥着便走到大茅屋的台階上：「喂，開門啦，我來了吔！」

「誰……呀！」

「怎麼，才幾天不見，我的聲音也聽不清呀！」

「是……是……大夫嗎？」

忽聽一聲「呼通」傳來，就聽屋內的段柱子大叫：「呂！呂……不邪呀……你好狠吶！」

呂不邪哈哈一笑走進屋子裡，只見段柱子臉色泛青無血色，再看他爬伏在地上喘息，便知道他自床上跌在地上，他顯然在生着氣。

呂不邪再看另一小床上的段長根，那段長根只是在翻大眼，啞着喉對呂不邪道：「救……救救……」

呂不邪見這光景，幾乎以爲那顆藍寶石已有一半已到了他的手中了！

呂不邪得意的笑了！

呂不邪走向段長根，道：「段老兒，我給你配的藥吃了有精神，你……大概精神過了頭，你睡也不想睡了，是不是呀？」

段長根道：「想睡睡不着呀！」

呂不邪道：「那是補得過火，我忘了你們原是窮苦人不常補身子，一旦用上大補藥吃不消！」

段長根道：「我……不要補了……呀！」

呂不邪道：「大補是應該的，只不過大補以後不能過度的興奮，你是不是過度興奮呀？」

段長根道：「大夫，你眞……

神仙……我……是過……度……我……想睡……呀！」

呂不邪道：「簡單啦，這容易辦……」

段長根道：「快……說……怎麼辦呀！」

他此刻幾乎是閉着眼睛說話，那種想睡又睡不着的樣子實在好可憐。

呂不邪不會對段長根同情，這原是他的陰謀，他弄了個小小詭計，叫段家父子一步步的進入他的圈套。

呂不邪對段長根道：「藥物上你的身子應該大補，精神治療上你此刻要痛苦，要後悔的樣子，更要想着悔不當初的搥胸頓足！」

段長根道：「怎樣才會有這想法？我只是害了癆病！」

呂不邪道：「你自己去想想吧，例如你們得到甚麼的東西，却又到手又失了，這樣的事你……」

他這兒正解說着，另一邊段柱子開了口。

「呂不邪，你娘的老皮，你早就打我們寶物的主意了，原來你這狗……叫我爲你找到黑豹也是你的陰謀呀！」

呵呵一聲十分得意的笑，呂不邪道：「你小子反應太慢了，你怎麼這麼大意呀？」

段柱子忍痛大吼：「你娘的，可惡啊！」

又是一聲笑，呂不邪道：「我限你三天之內抓到那頭黑豹，我也斷定你會獵到，你就難免不會受傷。」

段柱子忿怒的道：「如果我不受傷呢！」

呂不邪道：「老夫自有另一手段叫你死不死活不活的，看你還不把那藍寶石交出來。」

段柱子忽的仰天一聲慘然尖笑，道：「可惡啊，你便是弄死我段柱子，你這惡魔也休想得到那寶石，哈……」

呂不邪立刻奔過去，他一把揪住段柱子，吼叱道：「小子啊，你要命還是要寶？」

段柱子突然發威，他拚命的雙手抓住呂大夫，厲吼道：「你死吧，呂不邪呀！」

呂大夫見段柱子要玩命，雙手去揑他的脖子，口中發出一聲冷笑，只見他疾伸右拳，「叭」的一聲拍上段柱子的那受了傷的右肩頭。

「噢！」

段柱子再是想拚命他也吃不消呂大夫的這一巴掌，呂大夫這一掌非普通的一掌，那是含着內力的！

段柱子到此刻才明白這呂大夫也是會家子，他心中那股子忿怒幾乎要爆炸了。

「你還會功夫呀……你個狗操的！」

呂不邪雙目一厲，道：「叫你知道厲害！」

他話聲甫落一掌又拍在段柱子的氣海，只見得段柱子「哇」的吐出一口鮮血。

「別……打我……兒子……呀！」

段長根見呂不邪變了樣，他急得大叫起來。

段柱子却慘然的道：「你最好把我打死，我死……也不會交出藍寶石給你……打……吧！老狗……」

他好像眞要死的樣子，又罵：「操你奶奶的！」

他這麼一罵，呂不邪反而不打了，他哈哈一笑，立刻雙掌齊拍打在段柱子的身上。

說來奇怪，段柱子反而不太痛苦了，呂不邪隨之取了一顆藥丸，他揑緊了段柱子面頰，生生地把藥丸爲段柱子拋入喉中，段柱子不吃也不行的嚥下去了。

呂不邪在吃吃笑，段長根大叫道：「呂不邪，你要毒死我兒子呀？」

呂不邪叱道：「放屁，寶未到手，我怎麼會叫他死呀，操，我是叫他舒服些，這樣他才可以吃些飯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老段呀，你們今天還沒吃飯吧？可不能餓死！」

段長根道：「我們如此淒慘，你是大夫呀，怎下得了手整人呀！」

哈哈一笑，呂大夫道：「幹我這一行的會爲人治病解除痛苦，却也能對那些頑固的人施以痛苦。」

他戟指段柱子對段長根又道：「你這個寶貝兒子就令我十分的不高興。」

段長根對兒子道：「兒呀，我的好柱子，你把藍寶石藏在甚麼地方了？快取來送給呂大夫，呂大夫自會把咱們醫治好的……呀！」

呂大夫聽這幾句，他全身一陣熱，搓搓雙手，道：「放心，只要你藍寶石交出來，我保証三天叫你父子二人活蹦活跳的一齊山中打獵去，如何？」

段柱子道：「要命一條，藍寶石你休想！」

呂不邪吃吃一笑，道：「沒關係，我是個十分有耐心的人，我等，我……」

他邊說邊往外走，又道：「我爲二位作羹湯，吃飽之後便也容易多用用腦筋，寶是玩物，命才重要嘛！」

他果然去灶房，爲段家父子二人作了飯菜端進門，這呂大夫也吃，他吃得十分愉快。

「吃，吃吧，我的手勢是不錯的。」

段長根端起碗來，對兒子道：「柱子呀，吃吧，咱們已被他整得不成人形了，命也只剩小半條了，還怕甚麼毒藥呀！」

段柱子一聽，他再也不多想了，抓起碗來便狠吞虎嚥地吃起來。

呂大夫很高興，他還爲這父子二人把菜添上，笑道：「吃，吃吧，吃了以後再商量。」

段柱子冷哼一聲，道：「沒甚麼好商量！」

呂不邪笑笑道：「不急不急，哈……」

又是一陣折騰，飯也吃完了，但過不了半個時辰，先是段長根用力搔着胸口，大叫：「癢，我的心口好癢唷！」

他叫着搔着，幾乎想把胸口扯破。

段柱子還在吃驚着，忽的自己也抓起來：「癢，我的傷口好癢唷！」

段柱子搔上自已的傷口，他的傷口有兩處，那是左肩背與大腿上面，如今傷口不但流着膿血，又再加上忍無可忍的癢，他幾乎把傷口扯得肉骨難辨。

呂不邪却在此時端了一張櫈子坐門口，他悠哉遊哉的看山景，口中發出讚嘆：「美唷，黃山之美美在雄偉，美在意境神奇，美在它似仙境在人間……唔……」

屋中病人痛苦的在呻吟，在拚命的搔癢，呂大夫却十分逍遙自在觀賞着黃山風景。

於是，屋中的段長根猛的大叫道：「柱子呀，把藍寶石送給他吧，爹再也難以忍受了，好像萬蟻在我的胸口裡面鑽呀……唷……癢呀！」

段柱子是個小頑固，他回應得狠：「爹，死就死吧，死也不給，操他媽，變鬼再找他！」

門外的呂大夫當然聽到了，他把口氣一改，又道：「天下多少美味佳餚唷，南京的板鴨風味好，上海的點心八十樣，太湖的醉蝦令人永難忘懷呀，唔，三斤重的老黃魚配紹興，你說妙不妙？」

他回頭看看屋內，又大聲道：「人生本是美，只可惜太多的人不知道去享用呀，美景與佳餚，享受了便是這一生你賺到了，人言吶，今朝有酒今朝醉，美人面前不退畏，該吃該喝不放過，莫待機會白錯過，哈……」

段長根厲聲對兒子道：「柱子呀，你原是孝順兒呀，怎麼有了藍寶石你就變了，變得不聽爹的話了？」

他還以爲兒子聽他的話吶，不料段柱子一聲低吼：「不，咱們死有什麼關係，寶物他休想得到手！」

眞是頑固得無可救藥了。

再看他把兩處抓的膿血染身，肉綻骨露的淒慘樣子，還眞令人不忍卒睹。

段柱子抖着兩手血膿，厲吼：「呂不邪，你個走狗呀，你爲什麼不殺了我呀！」

呂不邪緩緩走進門：「嘖嘖，段小兄弟呀……」

段柱子大怒，咒罵道：「去你娘的老皮，誰是你這狗操的兄弟呀？」

呂不邪並不惱怒，反而笑道：「小兄弟，罵吧，只要能消消你胸中之氣，罵罵又何妨！我說過，我是個不但有耐心的人，也是個極爲容忍的人……哈……」

段柱子傷處又擴大了，但他咬牙苦撐着，他此刻心中只有一件令他放不下，那便是他老爹，要知道段柱子本是個孝子，但不知怎麼的，當他有了那顆滿天星藍寶石的時候，竟然會性情大變，幾乎就是六親不認的樣子。

段柱子如果不想及藍寶石，他就會想到他爹，也立刻會有一份歉意流露出來。

段柱子此刻便看着床上張口喘氣的老爹，帶着幾分嗚咽的道：「爹，爹，你怎麼樣了？」

段長根已忍無可忍的道：「畜牲啊，你別叫我爹，我沒有你這個孩子，你去愛你的寶石吧！」

提到寶石，段柱子全身一緊立刻又變了。

「爹，我愛寶，我也愛你……」

段長根叱道：「眼前咱們受制於人，你爲愛寶石，咱父子就沒命，柱子呀，你怎麼不聽我的話了？往日你不是這個樣子呀，你……唔……我明白了……」

段柱子臉皮綳得緊，他心中被寶石迷惑住了。

段長根又道：「我明白了，那個藍寶石啊，是個魔界的東西，是個不祥之物，它那股子臭味……啊！」

段長根欲撲上兒子，但他此刻一些力道也沒有，他如果像平日一樣，他必會逼着兒子把寶石送給呂大夫。

但段柱子却反抗了。

「爹，別擔心事，誰也弄不走那藍寶石的，誰也找不到我把藍寶石放在什麼地方。」

段長根大怒，叱道：「你人命也沒有了，要那麼個石頭幹什麼呀，你怎麼想不開呀？」

段柱子道：「爹，別再說了，壯士死於沙場爲了盡忠，我段柱子爲寶而亡，死得自在，哈……」

笑了，而且笑得十分悲壯，難道這不是那顆藍寶石的血咒附了他的身？

段柱子有了藍寶石，他早已不顧一切了。

這時候，門外的呂大夫走進門來了，呂不邪冷冷的對段柱子道：「你這小子啊，眞狠心，老夫以爲你見了你爹受那麼大的罪，會爲了你爹而乖乖的交出寶石來，我也好爲你們解除一身的痛苦，豈知你中了邪一般六親不認老爹不要，只要那顆藍寶石呀，個小王八蛋……」

他忽的抓住痛苦的段柱子道：「你小子也不要你老爹了嗎？操！」

段柱子道：「有種你一掌打死我，我知道你會武功，你下手吧！」

呂不邪大怒，他左右開弓的一陣打嘴巴，打得段柱子口吐鮮血才住手。

一邊喘氣的段長根叫道：「別打我兒子，你別打我兒子，打我吧！」

呂不邪還眞的打向段長根。

「你娘的，你養的好兒子，看我揍你！」

他立刻又是一陣巴掌打去，也把段長根打得噴血。

段柱子大叫：「別打我爹，呂不邪呀，你個王八操的，你出手打一個無法還手的人，你是人嗎，你不要臉，有種過來打我！」

呂不邪哈哈笑了。

「好，我不打你爹，段小弟呀，咱們原本是朋友嘛，你只要把藍寶石送我，我立刻爲你父子把一身的傷痛醫好，而且我還送你們白銀一千兩，你看怎麼樣？」

段柱子只一聽到藍寶石三字，立刻變了一個人似的猛一瞪眼，吼道：「休想主意打在我的寶石上，滾！」

呂不邪哈哈又笑，道：「你小子像是三槍扎不透的鍋蓋……氣也不冒呀，你更加像茅坑石頭又臭又硬，嗨，你說吧，你弄個那玩意在身邊，是能吃還是能喝？老實說，一旦江湖人物知道，你父子的命就完了。」

段柱子道：「我父子二人的半條命已經被你這狗操的快折磨完蛋了。」

呂不邪道：「我在開導你呀，小子，你別不識好歹，惹火了我你們二人只有吃虧受罪！」

段柱子道：「你還想怎樣？」

呂不邪道：「不急，不急，你再多想想，命與寶之間你會選命的，任何人也會要命的，是不是？」

段柱子立刻又想到那藍汪汪晶瑩美麗的藍寶石，而且他也立刻又似中邪般的帶着邪笑喃喃的道：「寶物啊，你太美了，天上的星星怎可比呀，哈……」

他幾乎半瘋了。

段柱子的這種反應漸漸的令呂不邪也吃驚了，他實在想不通爲甚麼段柱子爲了那藍寶石而變得六親不認的樣子，這是有悖常理的！

其實世上許多有悖常理之事，怪事數不完，段柱子這事只是其中一個。

江湖上有人以爲別人是瘋子，但瘋了的人反而以爲人們不對勁，是誰中了邪？天知道。

但此刻呂不邪以爲段柱子中了邪，他的命賤，經不起寶物臨門，他受不了太大的福氣，所以令他快瘋了。

呂不邪眞怕段柱子發瘋，因爲段柱子如果發了瘋，他必會忘了寶物藏在甚麼地方，到那時他再問再恨也是枉然，一個瘋子是不會顧及一切的。

心念間，呂不邪急忙取出一粒丹丸，匆匆的塞入段柱子口中，這才對段柱子道：「歇着，歇着，有了精神再計較。」

段柱子服了呂不邪的丹丸，沒多久就睡着了。

呂不邪却衝着段長根嘿嘿笑起來了。

* * *

現在，呂不邪就坐在段長根身邊，他變得慈祥多了，而且關懷備至的細聲問：「還難受嗎？」

段長根道：「呂大夫，你救我父子，我必勸說我兒子把藍寶石送給你。」

呂不邪道：「晦，你兒子如果同你一般的想通這回事，我怎麼會動這種陰狠的手段呢？不過我看你兒子像着了魔中了邪一般，他是『一口咬住根大鳥嘀溜轉死不鬆口』，你說也白說。」

段長根道：「呂大夫，你先解了我胸口的毒，實在奇癢難過，我保証，我必叫我兒子把寶物送你，如何？」

呂不邪想了一下，點點頭，道：「好，我解你身上毒，只不過你可得說動你這寶貝兒子！」

段長根道：「一定，一定！」

於是，呂大夫又取出兩粒金丹讓段長根服下去。

段長根豈有拒絕之理，急忙把兩粒金丹吞入腹中，果然是靈藥，段長根沒多久便大大的喘了一口氣，他撫摸着胸口，道：「舒服多了，不癢了！」

一笑，呂不邪道：「段老頭，江湖之上都知道一件事，你父子是想不到的。」

段長根道：「甚麼事？呂大

夫，你說說我聽聽！」

呂大夫一笑，帶着幾分得意的道：「狠字訣！」

段長根道：「狠？」

「不錯，狠字！」

他吃吃一笑，只道：「當然不能亂來，運用得當誠乎在心，用得好踩在人頭上，用錯地方一命亡！」

段長根道：「呂大夫果然高明！」

呂不邪道：「不是高明，你應說我厲害，你心中就在罵我夠厲害，對不對？」

段長根嘆服了，他心中果然是這麼以爲！

段長根頓了一下，道：「呂大夫，你答應送咱們一千兩銀子的，對不對？」

呂大夫道：「我沒有忘記，我說過的話是算數的，絕不騙你們父子！」

段長根心中在想，似你這善用狠字的傢伙，你說的話會算數，鬼也不會相信！

但他仍然嘆口氣，道：「唉，人家有人出價一萬兩，我這楞小子沒有賣！」

呂不邪道：「我知道，那個大漢在甜水鎮上出過這個價錢的，他……眞傻，賣了不就沒事了！」

呂不邪嘿的一聲又道：「段老頭，你應該明白一件事情！」

「甚麼事呀，你又說說我聽聽！」

呂不邪道：「你父子消耗了我不少平時絕少用的珍貴藥材，論價碼足有幾千之數呀！」

段長根道：「包括你坑我父子所用的毒藥？」

「不錯，二十年前我行走江湖時的藥丸，嘿……如果我說出當年的俏郎中就是我呂不邪，江湖上不少人聞之喪膽，嘿……老夫在甜水鎮上裝老實，已經是二十年掛零了，倒也過得太平日子蠻愜意！」

段長根道：「有件事情我想對你說！」

「甚麼事？」

段長根道：「就是有關那件藍寶石！」

提到藍寶石，嚄呀，呂不邪的雙目睜大了，他急問：「藍寶石怎樣？」

段長根道：「那寶石爲何發出陣陣腥臭又酸的味道，令人聞之作嘔呀！」

一怔，但旋即一笑，呂不邪道：「你別胡扯，寶石怎會有怪味……唔……」

段長根道：「呂大夫，我說的是眞話呀！」

呂不邪道：「如果你說的是實情，那麼我只有一個解釋你聽聽！」

「是甚麼解釋？」

「你們的福薄命賤寶物有靈，寶物也要擇主而立！」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看看你們住的茅草屋，吃的是上頓不接下頓，靠打獵殺生而活，這樣的人物豈能把天下至寶留身邊，你們也太不自量力了。」

段長根半信半疑，他是山中人，城中人善於唬人，呂不邪更會唬人。

段長根看看沉睡中的兒子，立刻對呂不邪道：「你說得對，我聽得迷糊，只不過我叫醒柱子，我定會叫他把寶物交你！」

他用巴掌拍打床邊欲叫醒段柱子，却被呂不邪攔住了。

呂不邪道：「不，你等等！」

段長根道：「等？我叫醒他，如果他不把藍寶石藏的地方說出來，我死給他看！」

呂不邪搖搖頭，道：「此乃下下之策！」

段長根道：「呂大夫，你有上策？」

呂不邪奸佞的一笑，道：「有！」

段長根又是那句黃山土話：「你說說我聽聽！」

呂不邪道：「你們吶，山裏人就是直筒子，需知江湖上許多事情是要靠這個的……」

他指着自己的腦袋，又道：「有勇無謀是莽撞，有謀無勇空自悲，有勇有謀才坐大堂當主席呀！」

段長根聽得直點頭，道：「好像有道理！」

「甚麼好像，根本就是至理名言。」

「那要怎麼動腦筋呀，你指教！」

呂不邪想了一下，道：「我躲起來，由你先勸勸你這固執頑石的兒子，叫他把寶取出來，就說你幫他藏個更好的地方，等你兒子答應了，事情不就好辦了？」

段長根山中的老實人，他立刻問道：「可是，可是大夫說的一千兩銀子的事……」

「嘩」的一聲响，呂大夫的手上多了一卷大銀票，他往段長根的手中塞去，道：「吶，百兩銀票共十張，你先拿了好安心。」

他笑得十分坦然，又道：「我呂不邪就是說話算話，爲甚麼起名叫不邪呀！」

段長根不能數，他急忙塞入衣袋裡，於是，呂不邪輕悄悄的往門外走了，他只差沒吹口哨。

* * *

半個時辰過去了，段柱子悠悠的醒過來，他擦擦眼睛抬頭看，只見老爹在身邊垂淚吶！

「爹，那可惡的郎中呢？」

「走了！」

「他必會再來的，他是不會死心的。」

「兒子，我也想通了，寶物既得，咱們要全力護寶，不能落入壞人之手。」

段柱子點頭，道：「爹，你老開竅了！」

他伸手拉住他爹一手，又道：「咱們要那麼多銀子幹什麼？咱們一天吃多少？多年來自從娘過世，咱們也沒餓過肚子是不是？」

段長根含淚點頭，道：「是呀！」

段柱子道：「銀子可以賺，但寶石却只一件，咱們段家雖苦不窮，但天下最好的寶物在段家，有一天它將變成咱們段家傳家之寶，咱們代代是富人了。」

他還眞的想得遠，只不過却令他爹大爲慚愧，他段長根還是狠心的道：「兒子啊，快把寶找個更安全地方藏起來，小心姓呂的再回來。」

段柱子哈哈一笑，道：「任他帶再多的人來，也休想找得到藍寶石。」

段長根道：「你把藍寶石藏在……」

「爹也找不到。」

段柱子這麼一得意，呵呵笑了，但他忽的一皺眉，傷口又痛了。

「孩子，可苦了你了。」

段柱子道：「再是痛苦，只想到藍寶石我便立刻又愉快了，哈……」他也笑得出來。

段長根見兒子得意，立刻對兒子輕拍拍，道：「你把藍寶石上面的腥臭味洗掉了嗎？」

段柱子收住笑，道：「洗不掉。」

段長根打鐵趁熱的道：「快拿來，爹想到一個方法了，這方法是古法子……」

段柱子機警的先四下看看，這才小聲道：「爹眞有良方把寶石上的怪味除去？」

「取來便知道。」

段柱子吃力的移到他藏寶的地方，沒多久藍寶石又出現在段長根面前，果然，那顆滿天星藍寶石他托在掌中了。

那眞是天下少有的至寶，只見萬道星芒反射得屋中一片的藍，便蒼穹也失了顏色。

段柱子道：「爹，臭味道更厲害了。」

「拿來我有辦法。」

段柱子把藍寶石往他爹手中放下，段長根一把握得牢，便在這時候，暗中躲藏的呂不邪哈哈笑地走過來了。

「好，太好了，有時候頭腦比武功有用多了。」

段柱子去搶藍寶石，他爹又冷冷道：「咱們不要這害人精寶物，咱們命中無此物，兒子，他已給咱們一千兩銀子了。」

段長根另一手把那千兩銀票亮給兒子看，又道：「啊，這是銀票……」

「我不要，爹，你也騙我呀。」

「給他吧，兒子！」

忽的，呂不邪走過來，他出腿把段柱子踢一邊，段長根叱吼：「你怎麼還踢我兒子？」

呂不卻冷笑，道：「一個人不但要有武功也要有腦筋，有了這些還不算，還得會運用，什麼時候用腦筋，什麼時候用武力，那也是一門大學問，哈……此刻正是老夫用武力的時刻。」

他出手奪過「滿天星藍寶石」，而且咬牙又出手，「嘩」的一聲把段長根手上的一千兩銀票也奪了過來。

這些還不算，呂不邪果然狠角色，他對準段長根的頂門一巴掌打下去。

「哎唷」一聲叫，段長根的雙目直不楞的瞪得大，可再也不會轉動了。

呂不邪以爲段柱子挨踢後必然倒地難動，他怎知年輕人活力旺，段柱子吃力的爬起來。

就在呂不邪欲向他再施毒手的時候，呂不邪才剛回過身來，就聽段柱子吼聲如虎：「我要你老命。」

呂不邪幾乎要閃開了，但段柱子的大手未受傷，他右掌一把抓得緊，正好把呂不邪那半斤不到七兩有餘的一大串褲襠中懸掛的鳥蛋撈個正着。

也就在同時，呂不邪的一掌也拍上段柱子的傷口處，段柱子不叫痛，他大吼一聲猛一拉又拔。

「叭！」掌聲。

「呀！」叫聲。

這是二人同時叫出的聲音，聽得人頭皮也痲了。

呂不邪的第二掌打在段柱子的頂門上，打得段柱子暈頭轉向的雙目難辨東西南北。

但段柱子的手中抓了一團東西，那是連布碎片也在內的一團血污東西，細看之下，那是兩個卵蛋，血糊淋漓的卵蛋，段柱子也難以相信自己會有那麼大的掌力。

其實這也是人類的本性，人類的潛能往往令人意料之外，一旦在危難之中爆發出來，那是不可思議的驚人。

段柱子便把這種人類潛能激發出來了。

只不過段柱子最後一眼看到呂

不邪尖嗥着拚命的往屋外躍去。

呂不邪幾乎是全勝，寶物已掌握在手中了，他絕想不到段柱子會有這麼一手對付他。

段柱子見呂不邪奔出門，他也自認活不成了，他此刻忽然靈光重現，不顧一切的爬到段長根身邊，哭道：「爹，爹，兒子不孝呀，兒子也不知道爲什麼寶迷心竅，我該死，我該死……呀……」

他已是目迷黑暗中了，但他也不知怎麼會仍有一股說不出來力量令他心頭一亮。

段柱子只不過認識幾十個字而已，他爬在血泊中以血在地上劃了個「呂大夫」。

段柱子只寫了這麼三個字，他便也倒地死了，他同他爹一樣，死得眞是不值。

他父子不知道那顆滿天星藍寶石早已附了血咒，誰擁有藍寶石，誰就得被詛咒。

* * *

呂不邪奔出茅屋，他忍痛急急的取了一把藥丸吞入腹中，再跌坐在石堆邊疾忙出手截斷關元以下的脈絡。

呂不邪乃是大夫，他自會拚命的救自己。

呂不邪必需走出茅屋，因爲他眞怕段柱子會拖緊了他來一個同歸於盡。

寶既到手，他不想同一個必死的小子同歸於盡，是以呂大夫毫不遲疑的跑出茅屋外。

此刻，天空中一片紅霞照滿天，呂不邪在一陣折騰之後，他不想留在是非之地，何況山中有野豹，於是他忍痛的往甜水鎮走去。

呂大夫走得十分怪異，他的褲襠破了個洞，所幸他的長衫擋遮了起來，他還眞後悔，當時自己的長衫如果不是把前衣襬掖在腰間準備動武，段柱子那小子也不一定會一把就抓個正着。

呂大夫雖然痛苦不堪，但一想到那顆滿天星藍寶石，他便會痛苦大減，反而得意的笑了。

* * *

呂大夫不用擔心有人會發現他走路像是褲襠下拖了大油桶似的不自在，左腿邁向左前方的時候還得身子橫向左邊去，當然右脚朝前就得把身子朝右橫，看上去他在量大路似的，只因爲當他走回甜水鎮的時候，已經是二更天過後一半了，更何況呂大夫住在甜水鎮頭第二家，很快的便到了門外。

這玩意不是開玩笑的，個卵蛋被人摘掉，換是一般人早就死掉了。

呂大夫不一樣，呂不邪當年在江湖上有俏郎中之稱，他還眞的過了不少風流日子，直到他落戶在甜水鎮上改了行當大夫，人就變得老實多了，如果人不是壞在一個貪字上，如果「滿天星藍寶石」沒在他的眼皮下出現，呂大夫仍會繼續的老實下去。

* * *

呂大夫幾乎是爬上台階去拍門，「彭彭」之聲起處，開門的不是別人，開門的是呂大夫的二姨太！

這女人今年四十整，狠虎之年正當旺，她吃得好長得美，皮膚白又紅，聲音就像黃鶯細細的怪好聽。

「誰呀！」

「我……爲丈夫的回來。」

「喲，當家的回來了，這兩天你去了哪裡，叫我到處在找你……」

「呀」的一聲門開了，二姨太立刻往呂不邪懷中靠！

「不……痛死我也！」

二姨太吃一驚，睡在二門後的伙計也出來了，伙計的手上舉着燈，伙計把燈舉高着，吃驚的道：「血！」

二姨太也瞧見了，但呂不邪突然冷冷的道：「我受傷別對外人說，如果有人問，就說我在家中沒出門，去，告訴另外三個人！」

那伙計忙點頭，東家交代誰不聽。

伙計關心的急問：「東家呀，你傷在哪兒呀！」

呂不邪道：「別多問，記住我的話就對了！」

二姨太想問，但覺呂不邪走得怪，她急忙攙了就往後院走。

呂不邪邊走邊「哎呀」，二姨太忍不住的問道：「阿邪呀，你傷在甚麼地方？」

呂不邪道：「痛吔！」

二姨太再問：「要緊不要緊？」

呂不邪道：「十……分！要緊呀……」

二姨太再問：「要命嗎？」

呂不邪道：「若非我治得快，早死了！」

二姨太已扶着呂不邪進了房門，他見呂不邪不坐下來，反而仰天躺，急急把門關上，她桌上舉起燈，走到床邊來，低頭只一瞧，不由一聲叫：「老爺，你的褲襠有個大窟窿呀，你……」

呂不邪道：「快取熱水來，再把我珍藏的生止血肌散拿來。」

二姨太道：「誰把你殺成這個樣，下刀此處最缺德，陰損人家要命處嘛！」

呂不邪已大喘氣的直哆嗦，二姨太的話他聽不進，反而吃吃笑。

二姨太沒發覺呂不邪笑，她以爲丈夫在雪雪呼痛吶！

箱子裡找來一應藥丸，呂不邪自己動手治。

呂不邪原打算把二姨太轟出門，因爲那兒他少了兩個要緊的玩意兒，只不過，他需要人幫忙，幫他把綳帶自身後交叉了綁起來。

於是一盆熱水端過來，二姨太這兒正忙着，忽的，呂不邪的老婆進來了：「怎麼了？兩天不見你去哪兒？」

二姨太道：「阿邪受傷眞不輕，妳來看，流了那麼多的血。」

大老婆低頭看，一聲尖叫，道：「不好，不好了！」

熱水仔細洗，二姨太洗着洗着她一聲叫：「姐，妳瞧瞧，阿邪這地方好像少了甚麼東西呀！」

大老婆再細看，不由又是一聲尖叫：「是有些不對勁，兩個雞子兒不見了（雞子兒是黃山方言，是雞蛋的意思）！」

二姨太也驚叫，道：「對，少了兩個雞子兒，天爺呀，完了呀！」

大老婆已抹淚，道：「怎麼辦，丈夫變成太監了呀！」

呂不邪已忿怒的叱道：「娘的，半夜三更天妳二人哭叫他娘的甚麼勁！住口！」

兩個老婆忙住口，呂不邪又道：「沒有卵蛋怎麼樣，我是大夫呀，我自有辦法不叫妳們失望的！」

二姨太道：「你眞會治？」

「不錯！」

大老婆道：「你瞧瞧，你的小鳥幾乎縮得不見了，這還是咱們二十年夫妻頭一回變得蛹一般！」

呂不邪道：「放心啦！等傷口癒合之後，我自會有調理的方法。」

二姨太忽又抱住大老婆哭道：「完了，完了吔，姐！」

大老婆也哭道：「兩天不在家，回來變成無用人，這是那個缺八輩子德的傢伙把我的丈夫折磨成這樣。」

她幾乎是撲向呂不邪，又道：「你快說，我去找那人拚命去！」

呂不邪道：「拚的甚麼命，人已死了！」

他似是得意的又道：「弄我成這樣，這個人就死定了，我會吃虧嗎？」

他安慰兩個老婆，又道：「我對我的醫術信心十足，不多久必然又顯英雄本『色』，嘿！」

二姨太撒嬌的道：「虧你還笑得出來！」

兩個女人正忙着爲呂不邪清洗上藥又包紮，猛古丁呂不邪一掌把燈拍滅！

兩個女人還以爲有敵人來了呢，忽的一室藍星四射，光華宛如碧藍青天，再細看，呂不邪手上托了個藍寶石正自華光閃耀吶！

兩個女人看得既驚且喜，不知如何開口了。

兩個女人突然一聲叫：「寶！」

呂不邪低聲嘿嘿笑，道：「叫妳們見識見識這眞正的寶物是甚麼，哈！」

二姨太道：「眞寶也，兩個卵蛋換這寶，值得值得呀，哈！」

她伸手去拿，呂不邪擋住了！

「只許看不許摸，別叫寶物失顏色。」

大老婆道：「阿邪呀，是前日那打獵的小子他……」

呂不邪低聲叱道：「從此不許提此事，小心我割舌頭，知道嗎？」

兩個女人齊點頭，這光景是人命關天的事，只不過呂不邪把玩了那顆「滿天星藍寶石」之後，忍不住的把寶物放在唇邊嘖嘖吻了幾下。

他吻着吻着皺眉頭，自言自語的道：「甚麼味道，怎麼怪怪的！」

於是，他又放在唇邊慢慢的伸出舌頭舔，然後放在鼻端聞了又聞。

呂不邪怔住了。

「哪有這種事情發生呀，好像女人的月經，操，歪嘴的斜眼，邪門（諧音）不是？」

「哦呸！」連聲往地上吐，就好像他眞的舐到女人的月經了，那玩意多髒呀！

只不過呂不邪還眞不信邪，他冷冷的道：「過幾天等我能下床，我自會用藥泡上幾天，不怕上面的怪味道不除掉，嘿……」

他又小心翼翼的把藍寶石收起來了。

* * *

「姐，妳瞧，不就是在那個山窪嗎？好大的一間茅草屋嘛！」

「大妹子呀，走得我兩腿也發了酸，咱們總算是找到了，不容易呀！」

這是兩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仔細瞧，兩個姑娘長得還眞美，眞夠瞧。

說她二人是小家碧玉吧，但二人走起路來婀娜多姿，千嬌百媚，兼有一種小巧玲瓏冰肌玉骨的味道，總之，這二女實不應出現在如此荒涼的大山中，那實在太危險了，至少山中會有豹子出沒。

只不過當人們知道這二女的出身與來歷，就不會再爲她二人擔心了。

原來這二女來自李家寨，李家寨的雙嬌便是此二女，她二人也是李家寨女人之中武功出衆的姑娘。

李家寨寨主「黃山劍客」李存正的入室弟子，也是李存正的兩個寶貝姪女，一個叫李紅，另一個便叫李蘭。

（未完・五）

上文提要：長孫虎在小郭授意下假冒小郭和蘇喜歡好，毛小珠與林小玲誤當其是小郭，闖入捉姦，突來了蘇可香和令狐蟬，長孫虎趁機逃去，二女人道出眞相，三少女才明白，蘇喜忿而追趕長孫虎，怒氣之下一劍揮去，長孫虎血流如注，蘇可香又趕至怒責其女，並勸導她放棄小郭，但蘇喜心中只有恨綿綿……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自恃武功世上無　到處風流播情種

　這六人當中富有者只有二人，小康者一人，赤貧者三人，這三人的家庭負擔都要小郭設法。

　這位文士道：「枱面十萬，輸了之後再賭『奥賽』。」

　小郭道：「有些規矩要先說明白。」

　「請說。」

　「同樣的牌莊家贏。」

　「這是當然。」

　「牌的大小順序排列是桃杏梅方，而不是桃杏方梅。」

　「好，一言爲定。」

　小郭洗牌，花樣很多，衆牌友開了眼界。

　他能把牌洗成一條圓拱橋，一張跟一張分毫不差。

　他還能把這條牌橋翻覆不定，但絕對不亂。

　另外他還能使其中兩張牌飛出，像蝴蝶一樣翩翩飛舞一匝，再飛入小郭的掌中牌內。

　觀衆大叫過癮！

　小郭這一次也等于和這文士賭。

　當時幾家枱面上只有二三千兩銀子。

　第一張明牌文士是A。

　另外二家一張是9一張是Q。

　小郭是10。

　當然是文士說話，一下子就是一萬兩。

　另外兩家立刻被嚇跑了。只剩下小郭和文士賭了。小郭再發第二張明牌。

　文士是一張J。

　小郭是一張9，又是文士說話，湊成三萬兩。

　小郭又發了第三張明牌。

　小郭是8，文士是10，仍是文士說話。

　他居然湊成十萬兩。

　小郭跟了。發了最後一張牌。

　文士來了一張9，小郭又來了一張Q。

　毫無疑問，文士已無順子希望。

　小郭是「嵌」J順。

　而且照牌面最後一張牌，也是小郭說話，他道：「反正枱面十萬兩都已經用完了，翻牌吧！」

　「不，還可以賭個『奥賽』！」

　「兄台要賭什麼？」

　「賭人！」

　小郭一楞，道：「沒聽說過，賭人如何賭法？」

　文士道：「我如果贏了，你要保証我們家中能添丁。」

　「這……」小郭道：「這種事還有保証的嗎？」

　「這就叫着賭！」

　「如我不賭這『奥賽』呢？」

　「賠上一百萬兩。」

　小郭道：「這就太不合理了

吧？」

　這時有些觀衆道：「是這位文士事先說好的，這位小友也當衆答應的，怎麼可以反悔？」

　小郭道：「我怎麼能使你們家添丁？」

　「我說你能就能。」

　小郭終於點了頭，因爲他猜出了文士是誰。

　兩人把牌揭開，衆人大嘩。

　原來二人都沒有順子，也沒有一對。

　當然也沒有「同花」了。

　像這樣的牌，在大場面上偶然也會出現。

　這就是所謂「投機」所造成的。

　小郭的牌是：1098QK，暗牌是K。

　文士是AJ109Q，暗牌是Q。巧的是兩人都沒有順子、同花，甚至也沒一對。

　在此情況下必須比牌了。文士的牌中有一張A。

　小郭最大的一張牌却是K，所以文士贏了。

　二人出了賭場，文士道：「小郭，我不要你的銀子，你贏的仍歸你，只要你再播種一次。」

　小郭大吃一驚。

　這播種工作根本不是他，乃是哈巴狗。

　如果她硬要他來作這件事怎麼辦？

　「原來妳是鳳一飛。想不到妳的賭技很不錯。」

　「彼此彼此！」

　「這種事可沒有打包單的。」

　「你非包不可，而且我還會給你好處。」

　「什麼好處？」

　「將來『金雞獨立』潘大春的金雞山莊有你三分之一。你知道金雞山莊三分之一有多少嗎？」

　「不知道。」

　「少說也有一百萬兩出頭。」

　小郭道：「上次約定三次，已經履約了。」

　「但以種上爲定，沒有種上，算是失約。」

　小郭道：「要是妳一輩子都不生，那豈不累死人？」

　「不會的，」鳳一飛道：「你看我像個不下蛋的雞？」

　「看起來是不像，雙峯怒聳，屁股蛋大大的。」

　「這就是了，況且這是一件美差，又不是要你去搬石頭。」

　小郭道：「怎知上次沒有種上？」

　鳳一飛道：「別說外行話，上次播種距今已經兩個多月了。」

　「好吧！明天晚上，妳在哪裡等候？」

　「在金雞山莊如何？」

　「不成，作那事要講情調，情調好，什至生出的孩子都會聰明的，一定要找個好地方才成。」

　「那你就指定一個地方如何？」

　「找個破窰洞吧！」

　「那是幹什麼？」

　「這就叫着情趣，只要有情趣，破窰洞乃至於破廟或山洞，都是上好的地點，那才能製造『偷情』的氣氛，有那氣氛才容易種上。」

　「眞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的什麼都懂。」

　「這不過是一點小常識而已……」

　「甚麼時候？」

　「明天三更，在此鎮東南方三里許有一破窰，先去鋪些稻草，記住，不可點火燭。」

　「爲甚麼？」

　「這又和情趣有關，這種事在黑暗中進行，播種的成功率高達八九成之多……」

　「能不能說話？」

　「當然以不說爲妙，有件事我要聲明，這次再種不上，只能怪自己命中無子，契約到此結束。」

　「不是種子有問題，而是地太荒了！另外不說話也是爲了情趣？有情趣才能種上……」

　小郭回去時，對哈巴狗談了這件事。

　哈巴狗既想又怕。

　一旦被鳳一飛覺察，吃不了要兜着走。

　當然，他又响往那種偷情的滋味。

　前幾次他領略了鳳一飛的熱情，但也知道，這女人不好打發，萬一穿幫，可能當場小命不保。

　「郭少俠，我有點怕了……」

　「怕甚麼？」

　「萬一她發現不是你怎麼辦？」

　「不可能，在黑暗中進行，尤其中年女人，乃狼虎之年，在慾火烤燎之下，那會去注意是不是某人？」

　「郭少俠，我眞的怕了，再說，一連三次，怎麼會失敗？」

　「也許是地太荒了吧！」

　「萬一再種不上呢？」

　「契約即到此爲止。如果哈兄對鳳一飛仍有胃口，小弟再爲你聯絡，這叫着額外服務。」

　哈巴狗道：「郭少俠別見笑，我是勉爲其難，希望沒有下次了。」

　「明天三更，到此鎮東南三里處破窰中。」

　「甚麼事啊？」二女正好趕了回來。

　哈巴狗道：「沒有甚麼。」

　毛小珠道：「我明明聽到小郭剛才說明夜三更在甚麼破窰中，你們二人是不是有甚麼秘密？」

小郭道：「噢！原來妳是說這件事，明天鎮上一家大戶老太爺慶祝百歲大壽，要在那兒放煙火。」

「是這樣的嗎？」

「不信明天三更去看看就是了。」

哈巴狗以爲小郭說的這個謊不怎麼高明，因爲放煙火老遠都能看到。萬一明夜她們眞的到屋頂查看就穿幫了。

＊　＊　＊

令狐嬋和蘇可香住在一起，這兒是伏牛山麓。

這別墅背山面水，景色宜人。蕭露和蘇喜也來了，儘管她們很不願意來。

黃昏時刻，殘照一片絢麗，令狐嬋和蘇可香坐在溪邊大石上，令狐嬋道：「可香，這兒還不錯吧？」

「好，好，太好了！」蘇可香道：「早知這兒如此引人入勝，我早就來了，嬋姐，妳怎麼會想在此處建此別墅來？」

令狐嬋喟然道：「提起此事，不免令人悵惘！」

「是不是有一段不愉快的往事？」

「往事不能說不愉快，而是看到此屋閑置十餘年，不免觸景傷情，眞正是往事不堪回首。」

蘇可香道：「嬋姐一定有一段動人的艷史吧？」

「甚麼艷史，那是一段傷心史……。」

「妳和那人在此流連過？」

「這別墅就是他選的地點，鳩工建造的，但完工後才三天，他的仇人追上門，從此下落不明……。」

蘇可香怔了好半天，也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令狐嬋喟然道：「所以這些年來，我一直很少到這兒來，以免觸景傷情，這次來此是不得已也！」

「我知道，嬋姐。」

這兒確是世外桃園，人間仙境，長日無事可作，二人教二女吟詩作對，二女有情仇，表面敷衍，內心緊張。

這天午後酷熱，令狐嬋和蘇可香二人到河中游泳。

河水清澈，並不太深，二人並不是水中高手，二人練習潛水，比賽誰潛得久，誰潛得遠時，發現水底多了一人。

出水一看，竟是一個中年男子。

二婦先是一驚，然後一怒。

原來二人都認識此人——「南海一萍生」胡笙。

「賊！」蘇可香厲聲道：「我還以爲你死了呢！」

「我的命長得很，怎會死？」「南海一萍生」笑笑道：「昔年仇家追到，我不得不暫別二妹。」

蘇可香一聽，胡笙居然也認識令狐嬋，更是心頭震動。

令狐嬋冷冷地道：「原來所謂仇人追到云云，不過是另有女人，你不過是一個好色之徒，却害得我情絲牽纏了十餘年。」

蘇可香道：「嬋姐，你說建此別墅的人就是他？」

「是的。」

「昔年他也花言巧語，騙去了我的貞操，蜜月過了之後，大概已經膩了，從此失去踪跡！」

「原來如此！」令狐嬋道：「香姐，我們合擊把他拿下，以便出這口被遺棄的怨氣如何？」

「慢來，慢來！」胡笙道：「看到沒有？妳們，也可以說是我們的女兒在這兒，要她們說句公道話如何？」

二女走近打量此人，果然十分酷像她們。

也可以說，她們很像這個人。

這大概正是她們二人酷像的主要原因吧？

蘇喜道：「你就是和我娘創造我的男人？」

「妳……」胡笙道：「蘇喜，妳是我的乖女兒，怎可這麼說話？」

「不這麼說又該怎麼說？」蘇喜道：「我不是你們追歡取樂的副產品嗎？你們能否認這一點嗎？」

此言一出，所有的人都爲之色變。

也許，有許多男女之婚嫁確是爲了解決慾念，他們眞的還沒有想到傳宗接代的問題。

但作子女的把話說得如此露骨，前所未見。

由此可見這個少女心胸中充滿了反叛意識。

蘇可香大怒，一掠而上，揚手就是兩個大耳光。

蘇喜雖然想閃避，却未能成功。

這兩個耳光打得她更火爆，別人却十分痛快。

因爲令狐嬋母女十分不愛聽這類話。

「本來就是這樣的，你們昔年認識了，就以身相許，就和他睡覺，我和蕭露不是副產品是甚麼？」

蘇可香又要上前摑人，蘇喜却躲開了。

這工夫二婦已撤劍在手。

她們雖不承認昔年自己是蘇喜說的那樣，至少她們以爲「南海一萍生」胡笙是那樣的。

「南海一萍生」胡笙一生萍踪無定，風流不羈，但武林中却沒有採花的淫行傳聞，這可以說是願者上鈎。

人長得一表人才，風流倜儻。

若非如此令狐嬋和蘇可香二人也不會和他有一手。

二婦雙雙出招，胡笙閃過一招。

他知道陡手接不下二婦，也撤出兵刃。

他的長劍乍看綿軟無力，但施展開來，周密無方，連綿不絕，柔中有剛，剛中含柔。

二婦合擊，武林中找不出幾人能接得下來。

但二婦雖能不敗，却無法取勝。這已經很了不起哩！

胡笙道：「我的兩個乖女兒叫我一聲爹吧！」

蕭露道：「你不配爲人之父！」

蘇喜道：「我叫你一聲渾球！」

胡笙哈哈道：「親生骨肉叫我渾球，看來家教眞是差唉！」

這工夫胡笙和二婦已打了六七十招，蕭露和蘇喜又雙雙撲上，而且眞殺眞砍，毫不留情。

胡笙絕對接不下這四人合擊，虛晃一招抓住衣衫，退出三丈以外。

由於二婦身上沒穿多少衣服，也不便去追他。

胡笙溜了。

大約奔出十里之外，在林中停下來穿衣服。

剛穿好，忽然身後傳來冷冷的聲音道：「一箭雙雕。」

胡笙急轉身，大約兩丈外站着一蒙面人。

就好像一根石柱本就站在那兒似的。

胡笙不由暗驚，此人的身手十分了得，是不容置疑的，道：「尊駕這一手非同小可，不知有何指教？」

蒙面人道：「你玩了人家便想一走了之，人家當然不服了！」

「這和尊駕何干？」

「我是打個抱不平而已！」

「只怕尊駕管不了這檔子事兒！」

「若我管不了，就乾脆不插手。」

「這麼說，尊駕是有備而來了？」

「嘿嘿！差不多！」

「放肆！你可知自己在對誰說話？」

「你不就是『南海一萍生』胡笙嗎？」

胡笙不由微震，道：「尊駕何人？」

蒙面人道：「如果我能告訴你姓名，還會蒙面嗎？」

「對！尊駕意欲何爲？」

「我只要你到我身邊作事。」

「說話明確點，就是找我作你的部下對不對？」

「不是部下，是共謀大事，共襄盛舉！」

胡笙道：「胡某一生獨來獨往，不慣受人呼喝。」

蒙面人道：「你不就範，只好以武力解決！」

雙方撤出兵刃，胡笙攻出一劍，對方還他一鞭。

胡笙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使鞭的高手。

這一次他開了眼界。

他駭然發現，不久前二婦所用的劍術路子，和此人相似，但不如此人的鞭法精煉老到。

有所謂「鞭長莫及」之說，七尺長的烏金蝎尾鞭在他的手中一點也不顯得笨拙碍手，反而十分靈活。

胡笙在二十年前就已是聲名大噪的人物。

提起「南海一萍生」無人不知。

由於人品好，劍術高，武林少女傾心者太多了。

那時候，在他來說，還要挑挑撿撿哩！

這一二十年來也曾進修，本以爲這次重現江湖，必然再次造成空前轟動，那知道並非如此。

他以爲此人身手之高，畢生僅見。

甚至他相信自己接不下人家五十招。

這眞是一個令人氣餒的數字，憑他胡笙，全力以赴，居然接不下此人的五十招，這可能嗎？

不論他使出什麼絕招，總是敵不住此人的攻勢。

結果未出五十招，中了人家一掌。

這一掌不輕不重，剛好拍在他的「氣海穴」上。

眞氣一散，他的長劍攻出的招術自然變慢變弱，被對方抓住了「臂臑穴」，長劍落地。

胡笙想哭，木然地不說一句話。

「你也不用難過，更不必難爲情。」蒙面人道：「我還有比你更傷心更難堪的事兒，我都忍下去了！」

「你少說風涼話！」

「眞的！我遇上的事比你更難堪！」

「免了！不必安慰我！」

「我也沒有必要安慰你，事實上也許使我難堪的、傷心的正是你，但我並不計較什麼却還要成全你。」

「你說什麼？」

「我是說使我難堪的也許是你！」

「你胡扯什麼？」

「不是胡扯，你先後弄了蘇可香和令狐嬋，我也先後弄了她們二人，但我在你的後面……」

胡笙不由大大的一震，這是很多男人所忌諱的事。

「你是說……你也弄過她們？」

「當然，而且是拾你的牙慧！」

胡笙道：「我和她們之後，被人追殺。」

「你不用解釋，至少你有了兩個孩子！」

「有了孩子又如何？」

「足証你對她們負情，有了一個就不該有第二個。」

胡笙道：「你是不是也犯了同樣的罪過？」

蒙面人道：「對！我也犯了！所以我也不能怪你！」

「你要我同流合污？」

「在一件事未成之前，都會這麼說。」蒙面人道：「竊鈎者誅，竊國者侯。這兩句話你總會懂吧？」

「當然。你教過二婦劍法？」

「不錯。」

「尊駕的身份可否告知？」

「不久就知……」

＊　＊　＊

太白居是這大鎮上最具規模的一家酒樓。

時值三更，本是本酒樓挑灶打烊時刻，但佳賓未去，做生意的又不能明着逐客。

此刻武林維持會會主蕭松樵和左右二護法，正在小酌。本來會主手下還有「五密使」，是專門爲會主調查案件的，另有六名護法，此刻都不在身邊。

會主蕭松樵道：「時已不早，咱們該走了吧？」

左護法左劍魂道：「店主說無妨，因爲還有別的客人。」

原來還有「小天星」藍玉和他的未婚妻「黑鳳凰」羅筠，「隻手擎天」卓榮和他的妻子卓大嫂。

另外還有「毒郎君」李澍和「素手飛刀」朱四姐等人。

就在這時，大門外突然進來五個人。

五個人全部蒙面，爲首之人筆直走向會主蕭松樵。

右護法站起一攔，道：「尊駕要幹什麼？」

這爲首的蒙面人伸手一撩，左劍魂連退三步。

衆人不由色變，這爲首的蒙面人道：「在下就是『北海神龍』秦葆琪，有幸巧遇，想和會主討教幾招。」

這兩個人碰到一起，眞是太不容易了。

而「北海神龍」南下志在會主，在此巧遇，自會向會主討教的。

會主蕭松樵抱拳道：「久仰秦兄大名，心儀已久，蕭某即將卸任，實在無意爭强鬥勝！」

秦葆琪道：「一會之主，豈能萎縮？」

蕭松樵道：「在下不以爲是萎縮。古人說：『武人不苟戰，是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乃文中之武。』討不討教實在無關宏旨！」

秦保琪竟站了起來。

當然，所有的目光都注在他的身上。所有的目光稍後又投在會主蕭松樵的身上。

老會主爲人謙虛，人所共知。但要是過份謙卑，那就是儒弱或虛僞了吧。

沒有人希望一個懦弱的會主領導他們。

秦葆琪往中央一站道：「蕭會主，不必客氣，咱們二人不見個眞章，你的會主交不出去，我想接會主，武林同道也會有人不服！」

這話的確不錯，但蕭松樵仍然坐着不動。

兩護法有點沉不住氣，右護法忽然站起，道：「會主是位謙恭禮讓的人，別人却誤會了他。」

秦葆琪道：「誤不誤會，一試便知！」

右護法費天儀道：「會主的身份不便與人動手，就讓我來吧！」

蕭松樵道：「費護法，不要多事！」

費天儀道：「會主還看不出來，人家是非出手不可嗎？」

蕭松樵道：「就由我來接待吧！」

費天儀道：「會主的身份不宜出手……」

秦葆琪當然不喜歡這些話，冷冷地道：「你們左右二護法就一齊上吧！免得說我以大欺少。」

左劍魂大喝一聲長身亮爪抓去。費天儀也沒閑着。

這左右二護法聯手，非同小可。

整個酒樓中鴉雀無聲，秦葆琪閃了開去。

二人連攻三招，秦葆琪都沒接招。

第四招才接招，二護法似感招式沉重，幻變無窮，「小天星」等人在一邊觀戰，眞是大開眼界。

看來秦葆琪出招很慢，但總能適時接架破解，明明是普普通通的招式，却是威力無窮。

二護法絕招盡出，仍是守多攻少。

大約在六十招左右，左劍魂被砸了一個踉蹌。

兩招後費天儀被一脚踩出五步。

這可以看出，雙方的差距很大，但是，任何一個旁觀者都感覺秦的武功並無奇特之處。

也好像都以爲秦的武功比想像中低得多。

也可以說，二護法的身手也比想像中低得多。

「北海神龍」更神氣．道：「蕭松樵，你還要萎縮。」

蕭松樵道：「萎縮二字豈可亂用，在下爲一會之主，不能助長好强鬥勝之風，各位應懂我的意思。」

話是說得很體面，黑白兩道的人物此刻却覺得蕭會主八成是自知不是對方的敵手而不敢出手。

「小天星」藍玉的未婚妻羅筠道：「會主再不出手，人家可就不以爲會主在忍讓，而是技不如人了！」

顯然「毒郎君」李澍及「飛刀」朱四姐等都有同感。

蕭松樵泰然道：「技不如人並不丟人！」

卓榮說道：「會主不嫌丟人我們却嫌丟人！」

也許是由於會主任期即至，所以他們敢出此言。

像卓榮甚至朱四姐這等人物，是不敢說這種話的。

接着除了藍玉和羅筠，其餘諸人都附和着。

蕭松樵笑笑道：「好吧！其實各位並非想看到此事端之解決，不過是想看我們二人之打鬥而已。」

蕭松樵離座，所有的人精神都爲之一振。

這兩個人動手，就等於未來爭盟主之戰的序幕已開。

看了這兩人的搏殺，就不必再看別人的了。

蕭松樵抱拳道：「秦兄……」

秦葆琪也抱拳道：「蕭兄……」

蕭松樵道：「秦兄何不亮出眞面目？」

「爲甚麼？」

「因爲不論贏輸，誰都想知道蒙面者是何人。」

「不必，秦某一向蒙面，已是在下的招牌，大可不必懷疑了！」

蕭松樵道：「好吧！咱們只玩十招，其餘的留待將來會主之位之戰再行決一勝負，秦兄諒不反對！」

秦葆琪道：「蕭兄顧前怕後，在下也不便反對！」

說話間，已經攻出一拳。

不論拳掌，高手施出必然是虎虎生風，嘯聲盈耳，但這二人的拳掌却悄然無聲，如同無物。

會主的拳掌還偶爾有些「騰騰」聲，秦葆琪的絕對無聲。

只不過二人拳來掌去，洶湧的暗勁，使四周的觀衆也感到兩人都排出了體內充沛的罡氣。

會主博大精深。

秦葆琪詭奇無端，玄妙絕倫。

兩個人眞的是分不出勝負來。

只不過十招已到，會主疾退三步，道：「十招已足。」

「罷了！罷了！」秦葆琪道：「反正以後還有機會，我們走吧！」

微微抱拳，招呼部下出門而去。

使人覺得此人的武功高强，風度却很低下。

不久，會主也帶着左右護法走了。

藍玉和羅筠也出了酒樓，羅筠忍不住道：「藍玉，你以爲剛才之戰，哪個行哪個不行些？」

藍玉道：「我總以爲，蒙面的秦葆琪高些。」

「對，但他爲甚麼不在十招內擊敗會主？」

「在十招內擊敗會主却很不容易。」

「小藍，以前你有沒有見過會主蕭松樵？」

「沒有。」

「我們這邊哪個見過蕭松樵的？」

「這個……」藍玉想了一下道：「『窮神』阮逢時。」

「還有誰見過？」阮逢時已經死了！

「至少小郭未見過，小郭身邊兩個姑娘也未見過。老前輩的『玉女銀鈎』蘇可香以及『秋風落葉』令狐嬋甚至『四不像』和『金毛聖母』等有否見過我也不知道。」

羅筠道：「我總感覺剛才這兩個頂尖人物有點怪。」

藍玉道：「怎麼怪？」

羅筠道：「我也說不來，反正有點怪就是了。」

這光景投宿都很難，二人找了幾家才投了宿。

小郭和哈巴狗及二女在店中吃冰瓜。

盛夏之季，古代不會製冰，只有鑿地窖冬季藏冰，有所謂浮瓜沉李，又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這些冰水的冰就是這樣來的。

也有用籃子把水菓沉到深井井底的泉眼處兩個時辰，泉眼處的水冰涼，水菓就奇涼無比，就像冰過的一樣。

大家吃得很過癮，門外忽然站定一人。

這個人五十左右，衣着十分華麗，雙目發直盯着小郭一會，當林小玲發現時，他才大叫道：「對，你就是殺人通緝犯小郭，錯不了啦！」

衆人一齊望去，誰也不認識此人。

再看看小郭，似乎很怕此人，居然自後窗中溜了。

這人叫着「你又要跑？殺人犯！你別跑！」

這人也會武功，自後窗追出，而且輕功還不弱呢。

衆小不由茫然，小郭變成殺人通緝犯了？

小郭可從沒說過，看他見了此人的神色，八成沒錯。

衆小以爲，這個人絕對追不上

小郭，所以都沒有離開。大約半個時辰之後，那個華服中年人又回來了。

他指着三人道：「你們哪一個跟我回去打官司。」

哈巴狗道：「誰跟你去打官司？」

中年人道：「郭羣殺了我的妹妹，他是通緝犯，這小子很不好抓，既然你們和他在一起，必是他的朋友。」

「笑話！」哈巴狗道：「我們和他也是仇人！」

「仇人？」

「當然！」

「你騙誰？仇人會在一起吃冰瓜？」

哈巴狗道：「小郭說，他請客吃冰瓜，吃完之後，要帶我們去拿錢，因爲他欠我們的賭債。」

中年人道：「他欠你們的賭債？」

「當然囉！千多兩。」

中年人看看兩個少女道：「這兩位姑娘是……」

哈巴狗拍拍胸膛道：「我的女朋友。」

中年人道：「老弟貌不驚人，衣不壓衆，居然有這麼兩位如花似玉的女朋友，眞是前世修來的。」

哈巴狗道：「是不是前世修來的，我不知道，在下學富五車，滿腹經綸，而且武功超羣……」

中年人道：「老弟是何人門下？」

哈巴狗道：「『不老仙』『老神童』門下……」

「噢！這眞是失敬了！」中年人道：「這眞想不到。」

哈巴狗道：「很多人都想不到，因爲我雖是長了副巴狗相，却是貴格，後半世榮華富貴、享用不盡，而且子孫滿堂。」

中年人左右打量，實在看不出哈巴狗是富相，只看出這小子自幼失怙，老年孤寡，一生勞碌。

只不過中年人沒有說出來，却道：「小友貴姓？」

「我叫哈重生。這位老兄你貴姓？」

「我叫夏侯龍……」

三小聽人說過此人此名，是南陲武林世家。

哈巴狗道：「久仰夏侯家的盛名。」

夏侯龍道：「夏侯家少有名氣，是家叔夏侯元吉爭來的，在下不學無術，只是沾了家叔的光。」

毛小珠道：「請問小郭犯了甚麼罪？」

夏侯龍道：「他本應是夏侯府的姑爺，但他殺了家妹夏侯綿綿逃走，現在南陲官方和夏侯家都在抓他。」

毛、林二女不由一怔，道：「他本是夏侯家的嬌客？」

夏侯龍道：「正在商議中，可能成爲夏侯家的女婿。」

林小玲道：「可能成爲和已經成爲有很大的差別。」

夏侯龍道：「有點差別！」

毛小珠道：「你是說，雙方正在商議是否招親或入贅時，小郭殺了令妹而逃走了，是不是？」

「對，就是這樣的，我們希望他招贅，他反對！」

林小玲道：「怎知是他殺的？」

夏侯龍道：「不是他殺的爲甚麼要在事發後潛逃？」

毛小珠道：「這可就不一定了，夏侯大俠，我看這件事一定有問題，他逃走也許另有原因。」

夏侯龍道：「如果不是他殺的，爲甚麼不出面解釋？」

林小玲道：「那是因爲夏侯家的人不問青紅皂白，就認定殺人者是郭羣，使他沒有辯白的餘地。」

夏侯龍道：「事情不是這樣的。」

毛小珠道：「令妹的容貌如何？」

夏侯龍道：「姑娘問這個幹甚麼？」

林小玲道：「這個就不能問嗎？」

夏侯龍道：「夏侯家家財萬貫，良田萬頃，屋宇數千間，就算容貌差些，也無關宏旨。」

「錯！」毛小珠道：「這些對小郭來說，沒有甚麼效果。」

夏侯龍道：「有，他當時答應了！」

林小玲道：「我想必是在威脅之下答應的。」

夏侯龍道：「不然，誰也沒有威脅他，而且他還要求在大定之前，先借白銀五千兩花用。」

「你們借了？」

「由於小郭的條件很好，家叔點了頭，先借五千兩，但沒有想到五千兩借出之後，舍妹被殺，他逃逸無踪。」

三小沉默了很久，哈巴狗道：「知不知道他借五千兩銀子作何用途？這一點對此案很有用處。」

夏侯龍道：「聽說是去救濟上任被暗殺之會主『殘月刀』曹伯年，此人兩袖清風，身後蕭條。」

哈巴狗道：「由此推斷，殺令妹者更不是小郭。」

「爲甚麼？」

哈巴狗道：「你想想看，小郭近來不斷地弄錢，大多是進賭場，弄了錢就救濟近來被暗殺者如商鴻、雲中豪、朱濤、冷芳、單于高以及『窮神』阮逢時等人的家屬，這些人中有半數是赤貧的。」

夏侯龍道：「憑他一個小孩子

能救助這麼多的人？」

「信不信由你，事實上到目前爲止，他捐出的銀子已超過五萬兩了！你聽說過他殺了甚麼人嗎？」

夏侯龍道：「這五萬兩銀子是怎麼來？」

哈巴狗道：「在賭桌上贏來的。」

「他是老千？」

「這多難聽，說他『郎中』我們也不能否認。」

「玩假騙人，和殺人有何分別？」

「這分別可大了！」哈巴狗道：「在賭場中下大注，視金錢和糞土之流，十之八九是『郎中』，他們的錢是贏來的，所以贏他們的錢不傷天理，何況是濟世救人！」

夏侯龍道：「聽口氣，你們根本不是他的仇人！」

毛小珠道：「却也不是朋友，只是我們說的是良心話。」

夏侯龍道：「說來說去，哈少俠還是要跟我去作質。」

哈巴狗道：「小郭是我的仇人，我作人質？你弄錯了吧？」

夏侯龍道：「我以爲你們都不是小郭的仇人，想想剛才你們在吃東西時有說有笑的神情，你們非但不是仇人，而是朋友。」

毛小珠大聲道：「你這個人怎麼老是不上路？」

夏侯龍道：「我不是容易受欺騙的人。」

哈巴狗道：「甚麼人欺騙你？」

夏侯龍道：「有很多事極不合理！」

林小玲道：「甚麼事不合理呀？」

夏侯龍道：「第一，你說這兩位姑娘是你的女友，在下就不相信，因爲你絕對配不上她們。」

兩女不由暗笑，這人果然不單純。

哈巴狗心想，這老小子內心一定在想，兩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哈巴狗大聲道：「笑話！世間男女絕配的很少，不是醜夫配嬌女，就是醜女配俊夫，天老爺老是愛開玩笑。」

夏侯龍道：「我不信！」

哈巴狗道：「不信又如何？」

「你要跟我走。」

「我看你是自討苦吃。」

「那只有見個眞章了！」夏侯龍自背抽下兩桿短槍，槍鏃大、紅纓大，槍桿却只有三尺左右。

哈巴狗哂然道：「我是宇內第一人『不老仙』之徒，豈能與你動手？來，妳們二位來教訓他一下。」

此刻二女又不能不配合演雙簧，儘管內心暗罵。

二女也撤出兵刃，一刀一劍，左右攻上。

才不過兩招，一陣金鐵交鳴，二女就知道未必討好，因爲此人的雙槍力大沉猛，招術怪異。

夏侯龍道：「兩位姑娘恐怕不成……」

二女接了三十招左右，就十分吃力了。

這夏侯家果然非同小可，但在中原，却很少有人提起夏侯家，看來邊陲不毛之地，仍是藏龍臥虎。

大約五十招時，林小玲挨了一脚，滾出五步以外。又七八招，毛小珠的長刀被槍擊落。

哈巴狗雙臂一張道：「好好，我就知道，她們不成，這也是由於她們素日不肯用功，想傳她們幾手絕活她們又不想學。只不過，以我的身份實在不便和你動手。」

夏侯龍道：「就算你是『不老仙』之徒，也未必就不能與在下動手，據說小郭也是『不老仙』之徒，還不是總是挾着尾巴逃？」

哈巴狗道：「他跑必然另有原因！」

夏侯龍道：「姓哈的，你不出手，就只好跟我走了。」

哈巴狗道：「我與你無怨無仇，萬一打死了你……」

「你少吹，夏侯家的武功不比『不老仙』差。」

哈巴狗抓耳摸腮，想不出辦法來。

一旦動手，立刻穿幫，因爲他這兩手還不如二女。

夏侯龍看出他是個空心老倌，持槍逼上，逼他們動手。

就在這時，進來兩個，一個是「四不像」裴不凡，另一個自然是「金毛聖母」翁玉琴了。哈巴狗不由一樂。

哈巴狗先對裴不凡使個眼色道：「裴兄，你看這件事有多糟，這位是南陲武林世家夏侯龍大俠，說是小郭殺了他的妹妹逃走，原因是不滿那段婚事，當然，那件婚事八字還沒有一撇，剛才小郭在此，見到這位夏侯大俠就溜了，我想這其中必然另有蹊蹺。我是『不老仙』的長徒，不便隨便與人動手，你就偏個勞吧……」

哈巴狗大吹特吹，裴不凡不以爲忤。因爲他本身經常來這一手。

只不過「金毛聖母」翁玉琴可忍不住了，她厲聲道：「小崽子，你知不知道你有幾兩重！」

這工夫裴不凡急忙扯了她一下，道：「原來是哈前輩，恕我眼拙。的確，以你的身份來說，實在不宜和阿貓阿狗隨便動手，以免弱了『老神童』的名頭。」

翁玉琴在一邊氣得直翻白眼。

因爲哈巴狗和小郭曾在她的被窩中調皮搗蛋看到她的身上特徵，



這口氣一直還沒有機會出呢！

哈巴狗道：「是啊！我怎麼可以隨便出手，只不過老裴你這把子年紀，也不必稱我長輩，咱們還是平輩論交吧！」

裴不凡道：「好吧！以後咱們就平輩論交。你要我如何處置此人，要他重傷還是輕傷？」

哈巴狗道：「此人無甚大惡，教訓他一頓就成了。」

裴不凡撤出劍來，道：「請賜招！」

夏侯龍道：「你可是『四不像』裴不凡？」

翁玉琴大聲道：「你竟敢這麼問話！」

夏侯龍道：「武林中人都這麼叫，難道我叫錯了？」

「沒錯，沒錯！」裴不凡道：「下次見了面，你老兄儘管大聲呼叫『四不像』，我絕不在乎。」

夏侯龍道聲「有僭」，雙槍交錯攻擊。

裴不凡毫不客氣，劍勢凌厲，咄咄逼人。

夏侯龍使盡力氣，用盡絕招，接了將近十七八招，裴不凡詭異的一劍，挑開了夏侯龍的髮髻。

夏侯龍也很識趣，知道不是人家的敵手，收起雙鎗抱拳道：「在下認輸，就此別過。」

夏侯龍走後，哈巴狗兜頭一揖道：「前輩成全了。」

裴不凡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也不知道。」哈巴狗還是說了一切。

裴不凡道：「小郭這小子到處留情，我猜想夏侯姑娘一定很醜！不過話又說回來，就算美的，要小郭招贅他也不幹！」

毛小珠道：「裴前輩近來有無消息？」

裴不凡道：「這方面的事去問小郭和梁人傑。」

林小玲道：「夏侯家的人是不是夏侯龍最厲害？」

裴不凡道：「不，夏侯龍和夏侯綿綿是第二代，只怕第一代夏侯元吉也來到中原，那就痲煩了！」

毛小珠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小郭又不說。」

裴不凡道：「我馬上去找小郭，一定要把此事弄清楚，也要提防夏侯元吉來到中原……」

裴、翁二人走後，三小也返回客棧。

哈巴狗也要外出尋找小郭。就在這時，院中忽然有人大聲道：「這一位不是海大國手嗎？」

「不敢，區區正是海歌……」

二女不由精神一振。哈巴狗反而未注意，匆匆外出。

（未完・十八）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